亲戚

〔匈〕莫里兹·日格蒙德 著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亲戚

〔匈〕莫里兹·日格蒙德著

张春风　冯植生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Móricz Zsigmond

ROKONOK

本书根据匈牙利 Szépirodalmi Könyvkiadó出版社 1966年匈牙利文版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莱比锡 Paul List出版社 1954年德文版译出

亲 戚

〔匈〕莫里兹·日格蒙德著

张春风 冯植生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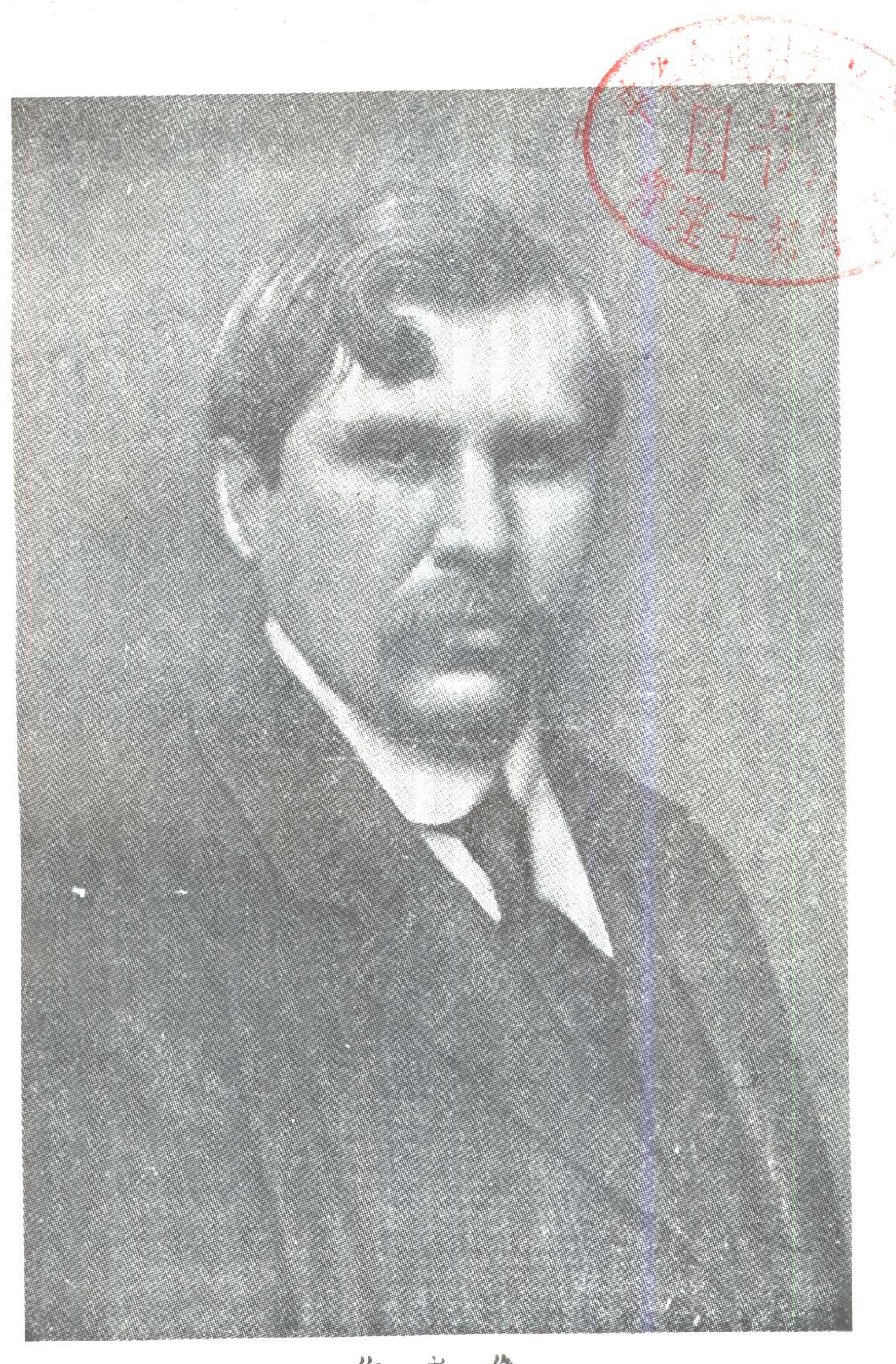
责任编辑：杨 实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249,000 印张：12.5 印数：1——14,400
统一书号：10109·1950 定价：1.45元



作 者 像

作 家 和 作 品

匈牙利现代杰出现实主义小说家莫里兹·日格蒙德（Móricz Zsigmond, 1879——1942)是继匈牙利文学史上著名的小说家约卡伊和米克沙特之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出生在匈牙利萨特马尔州蒂萨齐齐村一个农民家庭。父亲是村里一名精明能干的工匠，凭借自己的双手和机智，挣得一份不少家产，娶上一位乡村牧师遗孀的女儿。这在村子里曾经引起过轰动。但好景不长，莫里兹六岁那年，父亲在一桩买卖上失利，招至经济上的破产，从此一蹶不振，家庭生活也陷入窘境。因此，莫里兹青少年时期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几经周折，才念完中学，后就学于匈牙利东部城市德布雷森的神学院，还在布达佩斯大学读过法律、哲学和文学，但都没有卒业。他当过短时期的教育部小职员。接着于1903年担任《新闻日报》社的记者和编辑，从此同这一职业结下不解之缘；作为记者，他有机会走访全国各地，哪怕是穷乡僻壤也留下他的足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以战地记者身份，深入战壕跟士兵们交谈，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反映他们的要求和呼声。通过记者和编辑工作，他收集到大量的

素材，这也为他的写作提供极其有利的条件。

1908年，莫里兹发表了短篇小说《七个铜板》。这篇作品立刻以它深刻的思想性和新颖的描写手法和艺术风格得到进步文学界的好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匈牙利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阿第对莫里兹这篇小说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同莫里兹建立了真挚的战斗友谊，使莫里兹在思想上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创作的信心。

《七个铜板》的发表为莫里兹的创作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他一生写出了七十多卷作品，广泛而生动地描绘和反映出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生活画面，其中著名的长篇小说，有以农村和小城镇生活为背景的《沙金》(1910年)、《在上帝背后》(1911年)、《火炬》(1917年)和《幸福的人》(1932年)；揭露贵族、乡绅和上层统治阶级罪行和丑恶面貌的《破晓》(1926年)、《老爷的欢宴》(1928)年、《亲戚》(1930年)和《孤儿院的孩子》(1941年)；描写农民反抗斗争的《强盗》(1936年)和《罗若·山陀尔》(1940——1942年)；还有以历史题材为主要内容的《爱勒德伊》(三部曲，1922——1935年)；另外，他还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莫里兹是一位具有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小说家。他在创作过程中遵循艺术创作必须积极反映时代，大胆揭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并通过塑造生活在特定社会环境里的人物典型形象来反映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写作原则，因此，他的作品在反映时代的精神实质，揭露封建社会

制度的没落和崩溃，揭露和抨击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等方面，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莫里兹1942年9月5日在布达佩斯逝世。虽然官方（包括官办的文学团体）对他的死反应冷淡，但当时的进步作家和广大工农群众参加了他的葬礼，向一代文豪告别。

《亲戚》是莫里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最初在1930年9月7日至10月31日的《佩斯日报》上连载，1932年作者加以改写，使一些上层人物的面目更加可憎，又增添描叙劳动人民生活贫困等部分，突出全书的社会批判意义，由雅典出版社出单行本。后又改编成话剧，由民族剧院在1934年2月16日第一次搬上舞台。

《亲戚》是一部直接描写匈牙利二、三十年代社会生活的长篇小说。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同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对匈牙利的冲击，以及匈牙利的社会结构本身所暴露出来的无法解决的矛盾有密切联系。正是在那些年代里，社会上贪污受贿、偷盗行窃成风，欺诈拐骗、腐化堕落事件层出不穷。所以当这部小说出版后，曾引起公众的广泛注意，人们纷纷猜测，作品里的约拉特诺克城指的是哪一座城市，市长指的是谁，谁又是那个副州长，储蓄银行总经理，等等。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大家对这些人物太熟悉了。至于作者，他对这个问题只置之一笑。有一次，他对一位好奇者说："谁穿着这件外套不合身，就别穿在身上。如果好奇心使您憋得太难受，您可以放心大胆地认识一下您自己，因为我的意图是用

它来唤起良心……”意思是说，约拉特诺克城并不是哪一个确定的城市，而是当时整个匈牙利社会的缩影，里面活动着的人物都是有代表性的。对这个社会和那些掌握实权人物的种种不法行为的揭露，表明这个社会固有的弊端和祸害再也无法令人忍受了，为此必须大声疾呼：该是改变这一切的时候了。这就是作者在《亲戚》这部著名长篇小说里要表现的主题思想。

这部作品的社会意义甚至是超越匈牙利国界的。当1949年这部小说第一次被翻译成罗马尼亚文出版时，罗马尼亚的评论家指出：它的活动舞台和人物，在三十年代的罗马尼亚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的确，《亲戚》抨击的矛头主要是对准上层统治阶级的，这也表现出了作者的巨大勇气。通过新上任的检察长的最后结局，清楚地表明，同这个既腐败又凶恶的社会除了进行坚决的斗争之外，没有任何价钱可讲，想走妥协的第三条道更行不通。作者在《亲戚》里严正谴责那些阴险卑鄙、惯于耍手腕和权术的权贵们的罪恶行径，也不满意那些动摇不定，不敢起来同这个社会的邪恶行为作坚决斗争的人。主人公柯普亚斯的悲剧下场，自然同那个社会制度有关，但他本人的软弱、动摇和爱慕虚荣的思想性格，也促使了他的自杀。

在《亲戚》里，莫里兹着重塑造了一个具有两重性格的典型人物——柯普亚斯。他从小家庭破落，生活在一个清贫的环境里，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使他更加了解劳动大众的疾苦，内心产生了“要做一个人类的战士和士兵”的真

挚愿望。战后回到家乡，当上收入微薄的文化参事，对城市老爷们贪污腐化、道德败坏的行径持批判态度。他被选上市检察长后，也表示要维护民众的利益，想坚持正义立场，下决心揭发上层人物滥用职权、假公济私、侵吞公款的不法行为。但是，在柯普亚斯身上还存留着另一方面的东西，那就是他同那个社会有藕断丝连的思想联系。这首先表现在他的虚荣心上头。他上任的第一天，当储蓄银行总经理在大街上挎着他的胳膊，同他攀亲戚时，他明知这个很少跟他打招呼的总经理的行为有点出格，内心仍然感到幸福和满意；市长对他的赞赏使他感到高兴，尽管在私下他把市长叫做“老贪污犯”；明知不对头，仍然接受储蓄银行的赠款和总经理出面为他做中间人贱价购买别墅，当然，这一切的代价是要他服服贴贴地听从他们的支使；然而柯普亚斯却以为随着个人地位的上升，物质条件也应随之提高，从而不仅应该同他们平起平坐，还可利用抓住他们的把柄的机会，驾驭他们，而当发现并不是这么一回事时，他出于自尊心受到伤害才决心起来揭露他们，但他凭个人力量是绝对斗不过他们的。

在亲友问题上，同样暴露出柯普亚斯的思想弱点。他平日洁身自好，痛恨那种靠裙带关系，通过找亲戚门路往上爬的不良社会风气。但他在一个偶然机会当上检察长后，多年不来往的穷亲戚们都立刻找上门来，伸手向他要钱要职位。长期受到的封建社会家族观念的影响，使他在思想上同情他的亲戚，在行动上迁就，袒护他们，一句话，他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无法摆脱包括他自己在内的那个寄生的“亲戚社

会"。他的理想同他的思想弱点之间的冲突揭示了这个人物的悲剧的社会根源。

在私人生活情感方面也表现出了柯普亚斯动摇的性格。本来他同妻子过着平静的幸福生活，可是当他的地位上升之后，跟城里那个上流社会的贵妇有过的暧昧情感又在心中萌发，以至达到不能控制自己的地步。

莫里兹正是通过柯普亚斯的遭遇和不幸下场，对整个上层社会的尔虞我诈，唯利是图，勾心斗角，道德败坏的丑恶面貌作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

"匈牙利是个亲戚和贪污的泥潭"。这就形象地描绘出那个社会的真正面目。统治阶级就是凭借这种密如蛛网般的社会家族关系，牢牢地掌握着政权，决定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约拉特诺克城的头面人物，如市长、副州长、以及同他们勾结的申特卡诺伊一家都是拥有大量耕地的地主，还有那个掌握经济实权的储蓄银行总经理，他们之间的关系都非同一般；正是这些在政治上结成亲戚关系的封建地主官吏和大资本家把持着城市的大权。不就是在那个本城显要人物，包括主教大人都出席的银行总经理家每逢星期四举行的晚餐会上，决定城市的大小事务的吗？可是，这个以亲戚为基础组成的上层社会，它的另一个主要特征是犬儒主义和不当责任。他们关心的只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成员的特权和幸福，对于人民大众和国家却完全缺乏起码的责任感和义务感。负人们谈论农民的困苦，工人失业时，他们当中的那个大人物却微微一笑说："穷人总是有的，一向如此。"老市长的形

象最好地体现出这个统治圈子的特征。这个其貌不扬，又不善词令的市长居然主宰那座城市达三十八年之久，他靠的就是在亲切微笑的掩盖下，干着杀人不见血的勾当。他同储蓄银行总经理设下圈套，最后使柯普亚斯不能自拔而开枪自杀。总之，作者通过活生生的事例，揭露和谴责这股阻碍社会和国家进步的反动力量，同时也通过这些人物的所作所为揭示出社会的深刻危机，反映出他们所代表的那个社会制度必定要灭亡的历史趋势。至于象柯普亚斯这种表面上对这个社会不满，但思想动摇不定，行动上怯懦和畏缩不前的出身破落中、小贵族家庭的知识分子代表人物，作者既有同情，又怒其不争。

应当肯定，莫里兹在《亲戚》里对腐朽、没落的社会和反动统治阶级的揭露和批判是相当彻底的，说明了他站在民主主义立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旧的社会制度斗争的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但是也应该指出，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作者虽然深深同情劳动人民的困苦，但对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工人阶级及其历史使命缺乏深刻了解，所以他的作品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找到真正的出路，并以悲剧结束。尽管如此，莫里兹在他的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里展现的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作品的思想，广度和深度，以及他的富有戏剧冲突的独特的艺术风格，对今天的读者无疑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和艺术创作上的欣赏和借鉴作用。

译　者

一九八二年九月于北京

一

妻子在隔壁房间打电话的声音把他吵醒了。

“喂，朱莉斯卡，亲爱的，那天在你们家吃的烤兔子肉，上头浇的卤汁是怎么做的？……彼斯托可爱吃啦。”

一股热流通过他的心房，他深深地感动了……他的妻子……，在打电话……，询问女友，他喜欢吃的烤兔子肉是怎样做的……

他觉得在自己的眼睫毛中间有些象眼泪似的湿漉漉的东西渗出来。

他想，当年他躺在俄国俘虏营里时，从不曾听到有人从一间营房往另一间营房打电话，这么询问……

“我父亲给我们送来一只兔子……可怜的父亲老在抱怨战后他很烦闷，不想同人交往；现在世界完全变了，他也老

了……要是彼斯托愿意接过他那份产业，他会很高兴的……什么，彼斯托吗？现在是这样……亲爱的，大伙都来献殷勤……托他找门路……他还在睡呢，因为市政厅的宴会一直到今天天亮才散……”

他趴在床上，用手托着脑袋，竖着耳朵听妻子打电话，心里直打鼓……她会不会数落他，嘲笑他或者谴责他？没有，一点也没有。莉娜的声音是那样甜蜜，那样自信，那样幸福，他已经许久没有听到她用这样的声音说话……任何事物都会迷惑人，可是声音是不会骗人的……声音是真实的，会揭示出人的全部感情。莉娜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母亲式的骄傲；她在谈到他的时候，就象在谈论自己抚养成人的儿子，为他感到自豪，因为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毕业考试，或者在比赛中获胜，或者挣钱回来……

莉娜显然发觉门是敞开着的，于是尽量压低嗓门，同女友接着谈怎么做卤汁的事。彼斯托有点迷迷糊糊，又进入甜蜜的朦胧的梦乡。呵，一定很迟了。现在是几点了？大概已经十点了。十一月的早晨总是那么靠不住。

昨天晚上，市政机关的头面人物，或者说……他的朋友们为他举行的晚宴的确拖得太长了。昨天上午，他在市议会上当选为市检察长。这就是举行晚宴的原由。

这一切对他来说简直就象一场梦。他的当选完全出乎意料。市长之所以提名他为市检察长候选人，仅仅为了需要一个不至于把这次选举搅乱了的第三者。

麦克罗茨……昨天夜里麦克罗茨怎么能睡得觉呢？这个

职位本该是归他的。昨天早上，还没有人敢预言麦克罗茨会落选。作为副检察长，一年来，老麦克罗茨就对这座城市的事务发号施令了；麦克罗茨，这位天生的宠儿是州长的猎友，市长的知交，城里最有影响的人物。按道理下次选举就该轮到他当市长了。老市长已经年老体衰，当市长也当腻了，更何况他已经搜刮足了，至使他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必须引退了。倘若他不愿意……，嗯，反正今天绝对不能再容忍那些老家伙们占据市政机关的最高领导职位了。现在，工作和未来应属于较年轻的一代。必须换掉那套老人马，不能让这些老贪污分子们继续搜刮民脂民膏了。需要有一个新的世界，一种新的精神，一个新的、更有效的速度，因为时局突变，经济面临崩溃……

彼斯托伸了个懒腰，舒适地躺在床上，根本没有想起床的意思。现在，他既用不着急着上班，也不需要再到处奔波了。一阵畏惧感向他袭来。他现在手中有了权，还必须懂得如何去运用它。在这之前，他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文化参事，每天都得早起早走，以表明自己的存在。那时，他制定了许多计划，无数无用的计划，到头来，一个也没能实现。

多遗憾，多遗憾……

旋律，一支《强盗之歌》的旋律掠过他的脑际，使他感到脸颊发烧。他不禁一怔。邪念会把某种思想偷偷塞进人体，又马上通过沸腾的血液将人出卖……昨天晚上，他叫吉卜赛乐师拉这支曲子足足拉了一个小时，却没有人知道，究竟是为了什么……是为了玛克托连娜呵……晚宴上有人提起

勃龙柯伊·弗利，还说："他准来，因为很快就要调查养猪场的事啦，他准会来讨好新检察长的。"……于是，血一下子涌上他的脸颊……当有人谈起勃龙柯伊·弗利或议论有关他的事时，他便马上联想起玛克托连娜，致使他想同勃龙柯伊有更多的来往……玛克托连娜……玛克托连娜……每当她的名字闪进他的脑际，即使不可能同她再有任何瓜葛，他都要脸红，手指开始神经质地颤抖……申特卡诺伊·玛克托连娜，嫁给勃龙柯伊了……七年来他一直念念不忘这支曲子，没有任何人会猜想到这支曲子包含了多少的回忆……即使有人向他的妻子告发，她也无从想象，这支歌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伸直胳膊腿躺着，闭上眼睛。他现在的姿态有点象一具僵硬的死尸，或昏迷的病人在静卧……他在听音乐，乐声是那么清晰，仿佛整个宇宙都充塞着这支乐曲……他振作精神，作出一种强有力的男子汉般的决定，不让这种愚蠢的感情控制自己……

在这之前，他所做的一切，他的计划，他的纲领，从一开始统统被判失败。他订计划只是想表明，他是有本事的；他以前忙于业务，仅仅为了"呆在上面"……现在，他却懒洋洋地躺在床上……人是能很快适应高官厚禄的生活的……要是有人在等候他，就让他们等着好了，反正所有的人都知道，昨天晚上举行了盛大的宴会，他现在理所当然还得睡一会儿……

房门发出轻微的嘎吱声，他知道，这是妻子推门偷偷往

里瞧，看他是不是被打电话声吵醒了。他并不急于睁开眼睛，可是，一阵突然渴望得到他的妻子，一个漂亮的女性的冲动向他袭来……于是，他干咳了一声。

"早安，老熊！……"莉娜听到丈夫的咳嗽声，便笑吟吟地走进来。"狗熊，老狗熊……哼，你这个放荡的老酒鬼，睡醒啦？你知道你是几点到家的吗？"

他对着妻子笑，装着还迷糊的样子，象睡过头的学生那样躺在那里。

"我肮（当）然知道。"

从他的声音听得出来，他有点伤风了……

"你肮（当）然知道？"妻子用嘲讽的口吻说，"你肮（当）然知道？……昨天晚上你简直象个嘴里还在冒酒的醉汉。爸爸给咱们捎来一只兔子。"

"没有捎酒来？"

"捎来了，还有一篮子苹果。"

"有谁打电话来吗？"

"没有。"

妻子在床沿坐下，拢拢他的头发，用手指摸摸他的脑门，然后，把暖烘烘的手心贴在他的头上。

"头痛吗？"

"不……肮（当）然，可是，……"他笑着回答。

"欸，把昨天晚上的事说给我听听！"

他不吭声，只是愣愣地望着妻子。

她着实显得年轻多了。她的脸孔象做姑娘时那样，既爽

朗又水灵。他呆呆地端详了她好一会……不知这女人发生了什么变化，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

他张开双臂，象稍稍伸个懒腰的样子，因为他拿不准妻子是否愿意，所以只好做了一个好象要驱散睡意的动作。

然而，莉娜茨卡[1]丝毫不觉得难为情；他的动作显然使她非常高兴，索性俯在他的身上，用手臂支撑着自己的上身。

“哼，你这老无赖，你这酒鬼，瞧你，酒气熏天，哼，真讨厌，”说完，她还温情地亲吻了他。

他满脸堆笑，心想，昨天早上，要是他还在外头没有回家，或者就在今天早晨，要是他得参加庆贺麦克罗茨当选才回来，他听到的可能会是另外一种话语……她会白着脸走过来抱怨、咆哮，话里带着责备，甚至是轻蔑和伤人的口气……可是莉娜茨卡今天到底怎么啦？

他一把抱住她的腰部，顺势把她小心翼翼地紧紧搂住。噢，怪事，这女人竟俯允了。她让他拥抱，不怕她的衣服被弄皱，也不说她还有许多活要干叫他放开她……，可是他现在的确头痛，在这种时候是不该干这种蠢事的。然而妻子没有从他怀里挣脱出去，也没有跑去关门……显然她进来时已经把通隔壁房间的门闩上了……一想到这，他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到头上，于是使出全身的力气去搂抱她，以至她的小细腰快被抱折了，莉娜也任从他去摆布，仿佛是一个第一次给丈夫欢乐的女人。

---

① 莉娜的爱称。

他象是刚得到一个崭新的女人。他朦朦胧胧记得，很久很久以前，她好象也是现在这个样子的。可是，近十年来，在他身边的却是一个总是发牢骚的、尖酸刻薄的女人；这个女人没有任何激情，什么也没有给予他，当丈夫的不论做什么，她都不满意。

当妻子松弛而幸福地躺在他身边歇气时，他心中暗暗思量：嗯，过去的一切算是结束了。

莉娜突然想起了什么，蹦起来，匆匆走出房间时，他忍不住笑出声来。她出去干什么呢？

过了几分钟，她把早餐端进来了。

在床上吃早餐，这是他孩提时最大的享受。他的母亲一向非常溺爱孩子，尤其对他这个长子更是如此。他只要呻吟一下，母亲便把早餐送到床前，给他一杯加奶的热咖啡和一大块圆蛋糕。可是，莉娜则不然，她要他养成整洁的习惯，每当他象孩子似的撒娇，要在床上吃早点时，她便用轻蔑的口吻说他，这样会把面包屑撒在床上啦，会把床弄脏啦，会招苍蝇啦，什么还会给孩子们树一个坏榜样啦。嗯，可是这次她却压根没有想到孩子们。怎么回事？刚才莉娜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孩子们。当然，孩子们早已上学去了。现在究竟是几点啦？

“欸，说呀，昨天的宴会怎么样？”

她边问边把放在漂亮的镀镍大托盘上的香喷喷的加奶咖啡和新鲜蛋糕递给他。

“莉娜，在这次抽疯似的选举中，你知道我该感谢谁

吗？”

“谁？”

“咱们得有自知之明，我不是完全凭自己的能耐上去的……，”他自我解嘲地笑着说。

莉娜并没有跟着他笑。她是否当真相信，他之所以当选，是因为市当局转而信任他科普亚斯·伊斯特万①呢？……这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最好别去提它。

“你知道这是因为什么吗？……那头老驴吃了自己舌头的苦头啦。在会议室的前厅，他说了Zs.v.”

“他说了什么？”

“他说了Zsé vé.②”

“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那是一颗自杀的子弹。‘Zsè vè’把麦克罗茨击中了，打断了他的脖子，也是套在他脖子上的一根绳索……”

说着，他纵声笑了起来。

“这就是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麦克罗茨是自作自受。其次是大伙对他的独断专横早就受够了。当他耷拉着红红的双下巴颏，挺着肚子，粗野地站在壁炉旁，象个暴君似地接受大家的祝贺时，嘴里叼着雪茄烟，对他的朋友们耳语，说现在他的生活目标终于实现了：Zsé vé.”

“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

① 彼斯托是斯特万的爱称。

② 字母Zs.v.的发音。

“Zs.v.……凡是市政府的家具，或市属的物品上头都有这几个字母，连市属的牲口的腚上都烙上这几个字母。Zs.v.是约拉特诺克城的缩写……可是，大家都知道，老百姓管市政府叫Zs.v.，意思是‘我把你装进口袋里’。”①

莉娜咯咯地笑了起来。

“笨蛋！”她快活地说。

“是够笨的。一会儿功夫，麦克罗茨讲的话就传遍整个会场。本来，麦克罗茨并不是认真说的，只不过开个玩笑罢了。你知道，他是个粗鲁人。但是，这么一来，整个会场的气氛马上变了，乱得象一窝蜂。这下大伙都不饶他，说他简直象阿尔弗勒德②的总督。大伙都说他早把市长紧紧攥在自己的手心里，现在他想当这个城市的太上皇了……这种悲剧式的转折是常常发生的。站在荣誉顶峰的麦克罗茨被复仇女神追上了。大伙早就厌恶他了……听到他的话后连市郊上万霍尔特③的土地都在颤动，肯定连风也听到了，整个草原都在吆吆地叫Zsé vé，Zsé vé，……连地球也抖动了，把这个老骗子从自己背上抖落下来。就这样，大伙把他的名字从选票上勾掉。听说，连州长也这么干呢。”

莉娜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的丈夫。麦克罗茨……居高官的他，从不曾注意到他们这些小人物的存在，而他们也处处

---

① “我把你装进口袋里”是左右某人或操纵某人的意思。而这句话的开首两个字母同约拉特诺克城的开首两个字母正好一样。

② 匈牙利最大的平原，位于匈牙利东部。

③ 匈牙利土地面积单位，一霍尔特约合0.57公顷。

小心谨慎，不去触犯他……彼斯托当文化参事时，一向默默无闻，于是麦克罗茨才毫不犹豫地同意彼斯托作为折衷人物写在候选人的名单上；因为麦克罗茨考虑在那些有可能当选的候选人名单中，彼斯托是一个他最不害怕的名字。他根本没有把彼斯托当一回事，好象他不存在似的。在彼斯托说来，得感谢莉娜，正是由于她坚韧而又顽强、机智的监督，才使得他有可能从俄国俘虏营回来后，在市政府获得原来的职务，而且从不露锋芒，才不致招来当权者的敌视。他得到一个没有风险的职位，几年来一直担任一个最微不足道又最清闲的科的头头，即文化参事。文化参事，……这是什么意思？……一个根据法律必设不可的机构。要是有经费，他可以安排粉刷粉刷学校。他还可以制订有关乡村小学和扫盲班的计划，在他任职的十年里，这些计划不曾在这座城市的广大乡村培养出十个能读会写的人来。最近两年，他还得干些分发失业救济金的工作。

“是呀，亲爱的，”彼斯托沉思后接着往下说，“在土耳其人统治时期，乡村的居民为了逃避敌人的迫害，跑到城里寻求保护，于是象麦克罗茨那样有权有势的骗子们便在城市的大片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统治。在城里他们把逃来的人当公民看待，却把他们的土地占为己有。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全保存在档案库里，可是连苍蝇都没有见过。直到今天，还不许任何人去翻阅。就是这个麦克罗茨家族，整整三百年来一直在掠夺这一广大地区。在建立国家档案馆时，政府曾明文规定，只有国家档案馆的人员，才有权整理现存的所有档案

材料。各地的档案库，自然也包括本市的在内，都乱得一塌糊涂，根本无法查阅。当时的麦克罗茨们觉得国家档案馆人员来整理档案会对他们不利，干脆不让上面派来的人进档案室的大铁门。迪萨·卡尔曼[①]亲自出面干预此事，声称任何人不得扰乱这座高贵的城市。他是出于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否则在下届议会选举中将危及政府的地位。”

彼斯托点燃一根香烟，莉娜居然默许了。尽管她一向极力反对丈夫吸烟，而且一刻也不放松对他进行干涉，即便是禁止不了他抽烟。更何况他现在是在床上吸烟！……现在，虽然她强忍着丈夫的胆大妄为，当着她的面吞云吐雾，她的脑门上仍不免浮现出一朵小小的乌云。

彼斯托只顾说呀说，转而变成作一篇真正的政治文化史的报告。有机会如此详尽地分析这偌大城市的发展史，他显然非常愉快。可是，这些细节再也提不起莉娜的兴头。她冷不防提出一个问题，把他的科学报告给搅乱了：

“欸，昨天晚上的娱乐你花了多少钱？”

彼斯托停住了，仿佛是烟把他的演说给冲了。他吞吞吐吐地重复着：

“花了多少钱？……嗯，多少？……天晓得……我要付车钱的时候……”

“付车钱？”莉娜急于想知道。

“是呀，我总不能走着回家嘛……”

---

① 迪萨·卡尔曼，匈牙利著名政治家，1875—1890年任内阁总理。

“怎么不能？难道你一向不是走着回家的？”

“呵，可这次有点不一样……当检察长以后还从来不曾，”他笑着说。“嗯，我到了家，要付车钱的时候，发现口袋里连一个弗勒①也没有了。”

“胡说！我给了你二十个庞克②呢……”

“不错，是二十个庞克。二十个庞克能有多少花头呀？”

“整整二十个庞克……你总不能抡起腮帮子把二十个庞克全吃下去吧？”

彼斯托得原谅莉娜有时会说出这种粗俗的话来。他本以为在昨天的大喜庆也就是他当选检察长之后，一切都会大变样，比如莉娜会不计较他的一些算不了什么的老毛病，不会用这种话来刺他。可是跟一个女人是无法较劲的，要改变一个女人的秉性，比剔除整个城市的陋习还要难。

“我是把二十个庞克全吃了，”他忿忿地说。“可你说的多难听……我只不过吃了一份辣焖羊羔肉罢啦。”

“呸！”

“你呸什么？”他吃惊地问。

“呸，羊羔肉怎么能吃！”

“大家都吃嘛。这是地道的匈牙利菜呀。”

“一份辣焖羊羔肉就花了二十个庞克？”

① 匈牙利最小的旧辅币。

② 匈牙利旧币名，一庞克等于一百弗勒。

“哪能呀！我的晚饭花了两个庞克七十个弗勒。”

“一份辣焖羊羔肉就要花两个庞克七十个弗勒？”莉娜光火了，“这不是明明在吃钱嘛。”

“不是两个庞克七十个弗勒，是一个庞克二十个弗勒。我还吃了一个煎饼，六十个弗勒，这就花了一个庞克八十个弗勒……，还有半升葡萄酒，七十个弗勒……这就两个庞克五十个弗勒啦，还给了二十个弗勒的小费，不就是两个庞克七十个弗勒嘛。”

“就算那样吧，还剩下十七个庞克三十个弗勒……”

“你简直象个审讯员！……我还要了一瓶香槟。”

莉娜愣了好一会儿。她先是凝神琢磨自己丈夫同喝香槟这事之间的联系，然后，对已经发生的事只好默认了……在他们的生活里，香槟酒是奢侈品。呵，她也很喜欢喝香槟，但是，她只享受过有数的几次……在家里做姑娘时，有一两次她喝香槟时感到昏沉沉的。香槟酒的确好喝，可是，现在喝不起，因为喝香槟就要超支……她认为喝香槟会给生活带来甜蜜和精神清爽的说法是很荒唐的，因为她只要一听到香槟酒这个词，就象听到索多玛①和哥摩拉②的信息……她于是真的感到昏昏沉沉，用断断续续的声音重复刚才的话：

---

① 索多玛为基督教传说中的城市，在今巴勒斯坦死海的地方，相传该城居民罪恶深重为上天降火所灭。

② 哥摩拉为旧约全书中所载巴勒斯坦的城名，因市民罪恶过甚，导致沦亡。

“花了多少钱？”她嘴里虽然这样问，其实，她心中对花了多少钱已经不感兴趣，反正已经超支了。

“七个庞克，”彼斯托回答，实际上是八个庞克。

“七个庞克，”莉娜重复着，闭上了眼睛。七年来她一直过着节衣缩食的生活，埋头操劳家务，安排生活，洗洗涮涮，缝缝补补，照顾孩子和侍候丈夫……她自己却一无所求……香槟……

她摸摸自己的脑门。她突然记起来了，前不久她在一家店铺前看到用斗大的字写的广告：一瓶香槟二庞克六十弗勒……那时，她看了价格后不禁噗嗤一笑，因为有一次他们在布达佩斯曾经看见有人花十二个庞克买一瓶香槟。不过，那是法国香槟……于是，她好斗似地宣布：

“在杂货店只花两个庞克六十个弗勒就能买到一瓶香槟。”

“可你就是不肯买，”彼斯托强笑说。

“你还有理……剩下的十个庞克呢？”

她已经不去计算零头了，只是模模糊糊觉得，除了十个庞克的整数外，还应该有三十个弗勒什么的零头似的。

彼斯托不吱声，只伸伸懒腰。他多少还有点醉意。晚宴上大家都拼命喝香槟；香槟多的是，花的钱也多的是。参加晚宴的有揣着鼓鼓囊囊的钱包的人，企业家，还有承建养猪场的胡鲁勃公司老板。而他彼斯托的一瓶香槟只不过象征性地表示一下他的高雅和绅士派头罢了……

“难道就不该给吉卜赛人钱吗？”彼斯托开始说话

了。

“吉卜赛人？你扔给吉卜赛人十个庞克，你疯啦？”

“他拉的曲子好极了——‘漂亮的女人，我崇拜你，我崇拜，我崇拜’……”

“什么，那儿也有女太去吗？”莉娜怒不可遏地问道。

“哎呀，我求求你，“彼斯托红着脸，有点尴尬地进行自卫。

“你在那里叫人给哪个漂亮的女人奏演呀？”

“我求求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他从床上坐起来，准备下地。

他模模糊糊记起勃龙柯伊·弗利来赴宴的情景……，他很晚才到，大概在什么地方先吃了饭才来的……总之，他是来了，而他彼斯托象是被什么使劲螫了一下……仿佛来的不是勃龙柯伊·弗利，而是玛克托连娜……，玛克托连娜……

他的脑子昏昏沉沉。只要不思念那个女人，他可以是一个安稳、可靠、幸运的人。有时，他可以整整一年不去想她。可是，要是偶然见到她，或者有人在他面前提到她，或者不知怎么在他的脑海里出现她的身影时，他就会失去常态……他祈求上帝保佑，千万别叫他同她面对面相遇，因为这个女人会迷住他。他觉得这不是爱情，而是一种恐惧，惧怕自己会爱她爱得发狂，然后完蛋，这完全是可能的。

一般来说，他不是沾花惹草的人。他对自己的妻子很满意。她满足他的一切要求，而他也不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更多

的东西。他认为她是个贤内助，同她一起生活能使他的心灵保持平静；可是，就象人们的心总感到受旋风和危险的吸引似的，长期来，他一直就在观察自己，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还保留着一个危险的梦境。

幸运的是，玛克托连娜生活在同他的妻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世界里，所以他们一直没有能够见面。不错，她是他妻子的堂姐妹，但两家从来没有什么交往。那一家过的是豪华的生活，在州长那样的生活圈子里活动，而他和他的妻子却在懵懵懂懂中过着拮据的市民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她们怎么能有见面的机会呢？

也许，这正是使他思想上产生困惑的原因。这两个女人长得很像，具有某些家族的共性征；不过，莉娜比较朴实自然，而玛克托连娜却显得更有修养，仿佛具有异族的血液，像一朵自负的鲜花。

确实，昨天晚上他无疑有点失常，好在大家把他的疯狂当做酒后失态，还以为他是当选后胜利冲昏了头脑呢。实际上，这跟他放肆的心境毫无联系……他的这种举动只是当勃龙柯伊出现时才产生的，他臆断从勃龙柯伊身上闻到了玛克托连娜的香气……这种幻觉无时无刻不在他的胸中燃烧，因为他从这个做丈夫的人的手上、衣服上，甚至从他的言行举止上感到那个女人的存在。这个勃龙柯伊显得很有教养，谈吐高雅，身材修长，留着唇髭，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连他的唇髭都在宣告，他属于另一个人种，来自另一个世界……

现在，他又感到脸上一阵发烧。过去整整一个星期里，

他怎么会一点也没有想起那个女人呢？他在这里一直过着那样平静而简朴的生活，仿佛那个充满着神秘和兴奋感的女人不存在似的。

显然是为了给他时间，莉娜久久站在窗子旁，额头紧贴着玻璃窗，望着窗外的大街。

给那个吉卜赛人小费的事一直在使她心烦意乱。她担忧的是在新的境况下，丈夫会不会还是原来的样子。她是个非常拘谨的女人，不禁为丈夫突然升荣大吃一惊。他高升了，她还能不能满足他？他会不会有离开她，离开她的简朴的世界的想法？……

她突然转过身，两眼红润，对丈夫说："爸爸来信说，要是咱们搬到乡下去，由你接管他那份地产，他会高兴的。"

"他总是那么固执……"彼斯托嘟哝着。

"在那里，你可以随心所欲地雇人演奏……在这儿，一个约拉特诺克市的检察长……能有多少薪水？……没几个子儿……"

她补了一句后，揉揉眼睛。彼斯托对她这番话很不高兴。

"你要知道，薪水一定不会少，否则不会有那么多人抢这个位子……"他喃喃地说。

"哼，我懂。你要是也学会那些人的歪门邪道……那么就可以说，已经开始了……"

"别担心，我不会变成贪污分子的……检察长可以搞律

师业务，契约签定后有额外收入……不用光靠微薄的薪水啦。外快总是少不了的。”

莉娜忧郁地叹了口气。她开始感到某种担心。丈夫高升了，而她还留在原地不动的话……有一样是确定无疑的……她将来会痛苦。丈夫已经大大超过了自己……她开始为过去美好而平静的生活感到惋惜；即使当时生活很艰难，没有任何外快，光靠丈夫的微薄薪水，凭她的巧安排，至少使她具有某种安全感，觉得他们的小小窝巢是建筑在坚固的岩石上的……

就在她沉思的当儿，彼斯托已经穿好衣服，走进餐室。在那里，已经有许多邮件等着他。他象往常一样，穿着吊带裤，开始看信件。所有信件毫无例外地都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当看到个别几个名字时，他便爽朗地大笑起来。显然，寄信人都是对他有所求的。而对于有些人，他不用看信也能知道他们要求的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是他任文化参事时管辖下的中小学教师；对于另外一些人，他不免有些惧怕，因为他弄不清楚他们要的是什么。他把信一一匆匆浏览一遍后，便放回原处。信里大多是一些恭维话，竭尽夸张之词，说什么选他当检察长是对他的功绩的应得奖赏……，也是本城的光荣……，功绩与公正……

全部信件都已拆开；这也是莉娜的一个坏习惯，总爱私拆丈夫所有的信件。她说，他对她不应该保留任何秘密……他刚拿起一封很不显眼的信，莉娜便对他说：

“别看那封信，亲爱的。”

经她这一提醒，他反而更仔细地读起来。

信是他母亲的弟弟，也就是他的拉约什舅舅从乡下寄来的。他已经有十年没有来信了。

他舅舅在信里写道：“亲爱的好外甥，我刚看到布达佩斯的报纸，知道你交了好运。可我的情况糟透了。你一定过得很不错……”他以全体柯普亚斯家族的名义向外甥表示祝贺，并祈求上帝降福他亲爱的外甥。他接着在信里写道，要是他有一套象样的衣服，会亲自登门向他祝贺，反正他也要进城办点事，可惜他无法前来，因为他连一件衣服都没有，要是他外甥有多余的衣服，他恳求外甥发慈悲，把衣服交给来人捎回去给他，要不然他就无法从乡下进城亲自拥抱他最喜爱的外甥了，何况现在的天气对他是那么严酷。他在信中还提到他的儿子艾勒麦尔虽然毕业于音乐学院，可是找不到工作，只好在咖啡馆靠演奏糊口；虽然那原先是个乐团，也算个上等乐队，大伙叫它四重奏乐队，不过毕竟是咖啡馆的乐队呀。当初要是魔鬼夺走他的音乐爱好就好了！现在彼斯托要是能为他在市音乐学院谋到一个职位，那就再好不过了。现在，他有权啦，愿上帝为此赐福于他……“我亲爱的外甥，给来人一点东西，再把二十个庞克塞在给我的衣服口袋里。我们这里闹猪瘟，乡下的贫困生活真是一言哪难尽……”等等。

“这拉约什舅舅，”他谨慎地说。

他知道，妻子不愿意认婆家的亲戚，而他这句话“这拉约什舅舅”的语调是想赢得她的好感。其实，他心里却很高

兴，因为在这头一批信件中，至少有一封是他自己的亲戚的。这使他回忆起儿时的许多往事。拉约什舅舅是他母亲的满弟。他在孩提时代，最喜欢这个舅舅，同他在一起是他最大的欢乐。小舅舅会讲许多故事，很诙谐，很会吹口哨，还会扮演小丑，而且演得非常滑稽。总之，他什么都会，只有一样不会：生活……能给他哪套衣服，又不致遭到妻子反对？也就是说，即使给的话，也得通过莉娜。

“拉约什舅舅的消息多灵呀……，”他大声说。

“可不是，”莉娜证实了他的话。

说完，彼斯托走进浴室，使劲地擦洗一番。他把水溅了一地，然后舒舒服服、慢慢悠悠地把脸刮得干干净净。

“那个捎信来的人还在这里吗？”他从浴室走出来时问道。

“在，他还在忠实而顽强地等着呢，”莉娜说。

“嗨，这个拉约什舅舅，”彼斯托抱怨道。“咱们能给他点什么呢？亲爱的，你说说，我有什么用不着的衣服能给他吗？那套浅色的旧毛料衣服我又舍不得给。那套猎服倒是挺旧了，可我正需要猎服，当然不能给……”

莉娜茨卡一声不吭。

当他收拾公文包，看看里头有什么东西，还要往里头放什么东西时，他突然想起来了：“可以把那套旧礼服给他，反正他是个瘦子。那套衣服十年前我穿着已经太紧了，拿去翻改嘛又不值得，料子已经糟了。放着嘛，也是喂虫子的料。”

“那就给他吧，”莉娜叹了口气说。“至少柜子里可以

省个地方。”

彼斯托马上放下公文包，走进过道，打开大衣柜，那还是妻子从她一位姑妈那里继承下来的呢。是的，这衣柜很大，摆在他们家现代化的家具中间显得很不相称，不过，它能放许多东西。这套旧礼服挂在衣柜左边紧里头，他把它拿出来仔细看了看。这套衣服满可以给他舅舅，因为它简直象一张挂在阁楼上晾干的羊皮。他又把衣服细细检查了一下，看是不是被虫蛀了；他没有发现虫眼。妻子在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正是与蛀虫作不懈的斗争。

“那个捎信的人在哪里？”彼斯托问。

他走进厨房；捎信的人正恭顺地坐在一张凳子上。

“喂，我的朋友，您是从高贵的先生①的村子来的吗？”

那个人站了起来，说：“是的。”

“高贵的先生还好吗？”彼斯托很有礼貌地问。

“还过得去，”来人往后退了一步。

“您带口袋来了吗？”

“没有。”

“那您怎么把这衣服带回去呢？”

“不知道。”

“喂，尤丽斯②，我的孩子，搁楼上有一只箱子，你上

① 这是匈牙利农民对地主流行的尊称。倘若地主不是贵族，可使用比这低一些的尊称。即使是已经完全没落的乡间小贵族的后代——柯普亚斯家族便属于这一类型——对一般平民百姓来说，也是“高贵的”。

② 彼斯托家家的使女。

去把它拿下来。”

接着，他又转身对妻子说：

“那是我纯粹为纪念学生时代留下来的，已经没有用了，破破烂烂的，我出差也从来不带它，把它给了舅舅吧。”

他很满意地发现妻子没有表示反对。于是他瞥了一眼挂在厨房墙上的挂钟，不由得大吃一惊，叫喊起来：

“怎么？已经十点半啦？”

他急忙吻了吻妻子匆匆走出家门。

走过院子时，他突然感到这幢老式房子多么寒碜呀。院子里有一条石子路，家里的污水就是经过这些石头流到街上去的。

二

彼斯托想，他同妻子谈到麦克罗茨在这次选举中败北时，竟一次也没有提到市政厅秘书长瓦格涅尔的名字，这该有多么奇怪呵。由于下水道工程事件，瓦格涅尔也落选了，他卷进操纵贝拉迪尼计划的事件里了。人人都知道，他是主张敷设下水道的狂热分子，如果他闯过这次选举关的话，这座城市还得接着受原先进行的敷设下水道之苦。为敷设排污主干管道已经花了一大笔钱，这笔钱本来是足够用来敷设整个城市，至少是市区的下水道的。人们把瓦格涅尔的名字从选票中划掉，而且庆幸有机会摆脱他的折腾。大伙都一致认为，“同麦克罗茨相比，他是更大的贼。”

彼斯托每迈一步都得多加小心，因为在每一户人家的门前，他都得跨过臭水坑，只有少数几处上面搭了块木板。

他寻思，无论如何得把家搬到繁华的大街去，不能再住在这条偏僻的胡同里了。

说来也奇怪，这条他一直安安稳稳地居住的街，突然显得又臭又脏。要是能得到那笔美国贷款，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这对建设整个城市来说会有好处，因为花不了太多钱……他微微一笑，觉得嘴里有一股可口的滋味，那是公正和廉洁……要不是被历届的检察长们盗走的话，敷设阴沟的代价是要便宜得多的。

不管下水道能否敷设，反正得从这条街搬走。这条街又脏又乱。他很想自己有一幢房子。现在，市政府在森林边角上划出一些地皮给官吏造住宅。他在家里也提到要买一块地皮。爸爸，也就是他的岳父若能给他一笔钱的话，他现在就把地买下。管理自己的小园子，栽种果木，培育小树苗，这会有多好呀。要盖一幢有三间漂亮小卧室的房子，那是最理想的了。妻子不用花费很大力气就能把房间收拾得整整齐齐，而且开销也不会太大……也许盖一幢四间房的更好，这样，他自己就有一个单间，哪怕很小的单间也好呀……

"你好哇，你好哇，亲爱的！"当他走到弗仑茨·尤若夫环行路时，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冲着他叫喊。

他从沉思中惊醒过来，定睛一看，原来是本城储蓄银行总经理在先跟他打招呼！

彼斯托以往日的恭顺表情答谢他的问候。科勒迪茨是位很有身份的人，由于他在银行任要职，成了本市最强有力的人物。他自己有一幢很大的房子，本城的大小财政事务都是

在那里决定的。过去他很少同彼斯托说话，只是在开会时同他寒暄过有数的几次。昨天，他大概还不会这样同他打招呼，顶多是随随便便举一举帽子。

储蓄银行总经理科勒迪茨如此热情而又友好地同他握手，使彼斯托感到巨大满足。

科勒迪茨抓住他的手不放，对着他的脸喊：

“喂，彼斯托，我妻子说，她的母亲也姓柯普亚斯，你知道吗？”

彼斯托惊愕而若有所思地望着对方的脸，他当然知道科勒迪茨太太是柯普亚斯·弗尔德南的外孙女……

见他不开口，科勒迪茨又说开了：

“是的，没错，她是威莱柏斯人，柯普亚斯·弗尔德南的……”

“叫柯普亚斯·西多妮娅，”彼斯托补了一句。

“对，正是我岳母，”科勒迪茨证实道。

“她是我父亲的堂姊妹。”

“瞧，这不就对啦！”

他们彼此对着看了一会儿，仿佛现在他们才发现对方的存在，而且还是活生生的人。

柯普亚斯·弗尔德南……对，柯普亚斯·弗尔德南……州里最大的地主，至少是州里最大的地主之一……是的，他是位很有名望的人，非常阔气，出门总坐驷马高车，而且是四匹雪白的马……他的名气太大，以致人们不敢直呼其名。他是国会议员迪萨·卡尔曼的一个亲信。他当过一个时期的

州长，可是由于他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后来连州长职务都看不上眼。

“噢，柯普亚斯·弗尔德南，”彼斯托在自言自语，“威莱柏斯的柯普亚斯·弗尔德南……”

他没有往下说，他猛然想起来，他们在自己家里不叫他柯普亚斯·弗尔德南，而叫他“黑心肝”。根据家谱记载，柯普亚斯·弗尔德南在彼斯托的祖父去世后，乘坐驷马高车来到死者家中，厚颜无耻地把所有能找到的文书全部拿走，然后占为己有……其中有一份文件能证明彼斯托家在贝斯特斯的产业上享有一份产权。从此以后，他们再也找不到那份产权证明文件，虽曾找弗尔德南要过几回，都遭到最冷漠的拒绝。后来想到法院去告他，也没告成，因为当时可怜的、瘦小的祖母不知所措，也不怀疑柯普亚斯·弗尔德南的话，把所有的文件全交给他，没有要他的收据。彼斯托家的人发誓说，就这样，柯普亚斯·弗尔德南吞掉他们的财产。彼斯托可怜的父亲不幸早亡，母亲把家迁到城里，住在紧挨着一所中学的房子里，靠给学生办膳宿来抚养一群孩子。他们一家过着清贫的日子，而通过不道德手段发家的柯普亚斯·弗尔德南却把女儿西多妮娅送到维也那和巴黎去受教育，后来嫁给一位叫米克罗维奇的州长的儿子……科勒迪茨现在的妻子米克罗维奇·荠赛拉就是他们的女儿……于是，原先小小的谷物代理商科勒迪茨一跃而成为本城最有势力的人物……

“总之，我们还是表亲呢，”科勒迪茨边说，边挽起这位姑表舅子的手臂。

他们俩就这样手挽手，沿着弗仑茨·尤若夫环行道朝市政厅走去。

在威赛利尼大街的拐角，他们站住了，因为储蓄银行大楼就在那里。那是一幢崭新的建筑，是科勒迪茨一手建造的。

“每逢星期四晚上我们家都举行招待会，”总经理说。“欢迎你和你的妻子前来参加。我亲爱的彼斯托，你太不象话了，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自己的表姊夫和亲戚。你们一定得来，不然的话，我就要派人去接你们，用六匹马去把你们拖出来，你们这些落落寡合的人……难道你愿意过隐居生活？难道还要我来考证我们是亲戚吗？……唉，今天匈牙利古老的习尚都被遗忘了。可是一千年来，正是这种家族的联合把我们的国家团结起来的呢。”

他再次用力紧握表舅子的手，然后，转身朝银行办公楼的大门走去。

彼斯托一脸微笑，幸福而满意地继续朝市政厅走去。他觉得心里热乎乎的。环拱形的市政大楼是一幢古老的建筑，矗立在街的对面。只见那里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有人向他打招呼，而彼斯托却尴尬地愣怔在那里，没有回礼。有一位一头黑发的胖律师使劲摇晃着帽子，表示问候，在他那张大肥脸上同时流露出讥讽与谄媚的微笑。彼斯托一时间想不起他的名字，只知道他是反对派领袖，一个爱说大话的家伙。呵，想起来了，他是马迪尼博士。彼斯托是在俱乐部认识他的，他们虽然彼此以你相称，却从不往来……

彼斯托高高举起帽子，使劲地摇了摇，表示回礼，然后拐进市政厅的大门去了

在大门口站岗的警卫身穿蓝制服，两个肩头上扛着镶金边的肩章，一见彼斯托进来，马上装腔作势，站得笔直，向他致敬。

瞧，又是一桩新鲜事。十六年来，他从这个市政厅大门进进出出，从来不曾得到这份敬意。只有象市长和州长这种握有本市大权的人物才能享受这种礼遇。他于是从中悟出一条道理：事情虽小，意义重大。

本来，他可以走通向他过去的办公室的最近的便道；从前，他一直是这样走的，那就是从大门进去后，经过一道玻璃门到市政厅的院子，再从后院右边的旁梯上去。文化教育科就在二层后排财会室的隔壁。可是，今天彼斯托不走玻璃门这条道，而是上主楼，走铺着红地毯的宽楼梯。他踩着地毯上到二层，从市长办公室门前走过，打算对自己原先的办公室作一次旧地重游。

当他走过一溜大玻璃墙（后面是市长办公室的前厅）时，突然发现有人追上来。原来是市长的秘书。秘书一追上他，便挽起他的手臂说：

“正好遇到你，太好了，检察长先生。尊贵的市长先生已经多次问起你来了没有，还关照我留点神，等你一来，就请你进去。你行个好，辛苦一趟，去见市长先生，他已经等得有点不耐烦了……”

“让我先去把公文包放下，回头再来。”

“甭，甭，皮包交给我好了。”

秘书的盛情实在难却，彼斯托只好掉头走进市长办公室的前厅；那里的警卫看见他进来，都立正站直，向他行礼。他们走进了会客室；过去，彼斯托每次来到这里都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求见总是很憋气的事，他不知道市长大人的情绪如何，他的请求会不会得到批准。为了学校的利益，他总是提出各种请求甚至乞求。他一向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因为他从来没有带来点什么，而一味伸手要东西。法律科的人总带钱去，而文教科的人则完全不一样……

会客室很宽敞，里面却显得很昏暗，尤其是在十一月份，只从低矮的窗户射进一点微弱的阳光。象往常一样，这里已经有不少人。他们都是些代表和来请愿的人，因为拥有庞大机构的市政府是全市居民最主要的福利源泉。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这里，所有的组织机构都必须到这里来，以便推动他们的计划。那些无依无靠的人就象牧师走向圣坛似的，经常来到这里，乞求施舍生计的权力之云在他们可悲的生活上空降几滴仁慈的甘霖。

一个鲁莽的年轻人马上朝新上任的检察长冲过去，厚着脸皮进行游说：

“尊敬的检察长先生，请允许我打扰您一会儿。我想在《约拉特诺克》报上撰写一篇关于检察长上任第一天的长篇报道。这是过去从来没有人写过的。我们准备登在第一版上。希望您能抽出一点宝贵的时间，谈谈您的打算，好让我把您的计划记录下来。”

彼斯托没有马上回答，因为他还不懂如何推托，幸好市长秘书及时挤到他们两人中间，说：

“等一等，亲爱的编辑先生，请您少安毋躁。尊贵的市长先生还等着见检察长先生呢。”

“可我急着要发稿，”记者显出迫不及待的样子说。

“不过，”秘书挡驾了，“到明天早上以前，您还有时间嘛。贵报不是明天早上才出吗……？检查长先生，如果方便的话，请……”

秘书说着，必恭必敬地领着他走进一道上了绿漆的门。

彼斯托来到一间空室。秘书边打开一扇大门边报告说：

“检察长柯普亚斯先生到了。”

“稍候片刻，”里头的人回答。

既然这样，只好等着吧……

等候，如同闸门把汹涌的河水给截住了。他又只好耐心地等候着。

等候使检察长稍稍冷静了点。要是他一到就马上让他进去的话，科勒迪茨同他握手时的热气，反对派头头的招呼，门卫的敬礼，新闻记者的热切希望和秘书的殷勤，还会使他飘飘然起来；如果他马上走进去的话，也许会把市长一脚踩在脚下呢。可是，他现在这样等呀等，把刚来时身上的一把火渐渐等灭了。他血管里的血液好象改变了流程，从火山爆发时炽热的奔腾速度慢慢回到当文化参事时担惊受怕、快窒息的滴流状态，因为等候是艰苦的，等候能折磨人的神经，

磨掉人的棱角，涣散人的意志。

他本以为自己，是当代的英雄……可现在办公室里怎么还有比他更忙、更重要、更有名气的人呢?

秘书跑出去给那些在前厅等候的人们捎话，并安慰他们。他也许在对他们说，现在他们必须等候，等候，因为大家都看到了，新检察长在里头呢……彼斯托凭着感觉知道，在市长办公室里没有别人，市长所以要他等候，是要杀杀他的威风……噢，这些狡猾的家伙……政客们都懂得如何粉碎别人的希望，所有的武器中最凶恶的武器莫过于叫人等候……一个人要是什么时候想进去就能进去的话，该有多么骄傲呀……不管是谁在里头，想来就来，想进去就进去，这是要知交才行的呵……可是，如果一个人得等候，并经受一切折磨中的折磨的话，他就会感到蒙受耻辱……他突然想起来了……，市长同麦克罗茨是好友，要是市长干脆不同意市议会的决定，或许这次选举就要遭到反对而宣告作废；那么，他彼斯托一切都完了，就会变成一无所有，不得不离开这座城市……，那时，他没有别的抉择，只好接受岳父的建议，去经营他的八十霍尔特土地，把自己酿的葡萄酒全喝掉，反正也卖不出去……市长究竟想干什么……他开始在房间里大步地踱来踱去。在一扇窗户旁挂着一副新的市府大楼图纸。早就酝酿要盖一幢新的市府大楼；因为现有的大楼已经过时，容纳不下所有的机构，而且那个具有代表性的交际大厅也不够华丽。他试图在图纸上寻找市长办公室和一些接待室……他感到无聊，不再费神去找了，只是用劲地咬着牙：他既然当选了，

就绝不后退……他甚至胡思乱想起来，市长让他等候，也许是想达到让他明白自己不会有任何作为，从而自动放弃眼前的职位的目的。市长根本没有义务听从他的调遣。让一个年轻人进来处理一些棘手的问题，这成何体统……彼斯托知道，市长有自己的亲信，一切事情他都通过这些亲信去处理，至于其他人，诸如参事之类的角色，他是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现在，难道他彼斯托就要陷进这种不妙的境地，处在这种无能为力的状况了吗……不，这不是生活，他绝不会落到这种地步……可是，这家伙究竟为什么要他等候这么长时间呢？

这时候，秘书又跑了进来，径直推开门走进市长办公室，又马上走了出来。

“马上，立刻，”秘书亲昵地朝他点点头后又走了。

这小子是在安慰他吗？连这个凯克·伊姆利克也是个使人不愉快的家伙。凯克家族是本城最显要的家族之一，学校里许多孩子都是他们的后代，其中有一个叫凯克·弗利的是他的同班同学，还有一个学法律的叫凯克·托茨柯，是个有名的浪荡公子，现在居然在州里当了警察局长……他们占领了整座城市，到处都有他们。就这么叫人干等着，实在太可怕了。伊姆利克腋下挟着一包公文又回来了，当他去开市长办公室的门准备进去时，从里面传出有人谈话的声音。

彼斯托马上感到一阵安慰，所有的紧张和怨气统统消失了。

是呀，如果里头有人，那又是另一回事罗……

既然里面有人在谈话，市长不叫他进去是情有可原的。

他拭去额上渗出的汗珠，整个看法也跟着改变了。

他庆幸自己眼下的处境，至少尚能在接待室的内室里呆着，这样，接待室里的人还会以为他此刻正在老头的办公室里呢。这无论如何比在接待室等候要强得多，因为在那众多的等候的人堆里，他逃避不了要回答问题，而眼下他是不能，也不应该回答任何问题的。上帝保佑，在尚未得到市长的指示，不知该讲什么之前，他没有必要同记者谈话。

伊姆利克出来了，说：

“他们马上就谈完啦。”

彼斯托觉得刚才的疑虑全是这个年轻人造成的，原因是他没有告诉他谁在里头。可是，自己为什么不问一声呢？正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伊姆利克来到他面前，开始论谈论昨天的晚宴。昨天晚上伊姆利克也在场，还干了许多叫人非常开心的事情。伊姆利克先是站着喝了一瓶香槟，接着坐着喝了一瓶，最后躺着又喝了一瓶，他不是喝，干脆把瓶口对着喉头咕冬咕冬往里灌，居然一次也没有呛着。

他的仕途无量哪。

里间响起了铃声。伊姆利克走进去，又出来，随手把门打开。

彼斯托忐忑不安地走进去，象是闯进了狮子洞。

“呵，你好哇，”市长向他打招呼。

三

市长留着髯须，头发已经斑白，是一位保养得很好、仪态优雅的小个子老头。他在埋头看信件。他那张有无数抽屉的办公桌，大得象一座城堡。此外还有一张桌子，以备扩充地盘之用。桌面上除了他刚签过字须立即送发的日常信件外，别无他物。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排电铃，他可以根据需要，一会儿揌这个，一会儿揌那个。

“呵，你好哇，”老市长又重复了一遍，一口假牙在两片嘴唇中间闪着白光。“你好哇，亲爱的，请坐，我的伙伴。”

市长在翻腾那些信件时，彼斯托仍站在那里。

“怎么，你还没有坐下？喏，抽根雪茄吧。你来得正好，我正等你呢。”

“阁下，实在对不起，请您原谅，刚才在街上，科勒迪茨大叔[1]把我给拽住了，所以来迟了些。他还是我表姐夫呢……”

市长扬了扬眉毛。他的眉毛又短又粗，象两把毛刷子，可不象他的髯须那么气派。

“科勒迪茨……储蓄银行的？……”

“正是。”

“他是你的表姐夫？”

“是的，他太太的母亲是柯普亚斯·弗尔德南的女儿。其实只不过是匈牙利式的表姐夫罢了，阁下，因为柯普亚斯·弗尔德南是我祖父的堂兄弟。”

市长站起来，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

“这好极了，实在太好了，”他说着，拍拍彼斯托的肩膀，好象祝贺他碰到意外的幸运。“请坐吧！”

这是一间角隅室，能眺望两条街。房间里有几张特大的皮沙发椅子。彼斯托早已领受过这些沙发椅子，可是只有当他现在坐在上面时，才第一次感到真正坐在上头。在这以前，他进来汇报工作，总是站在市长办公桌前，即使叫他坐下，他也只坐在椅子边上。在他一生中从不曾完全坐在椅子里头，现在他才深深坐在椅子里，而且还把背靠在椅背上。这样坐是很舒服的，真正感到是坐在椅子里。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临时坐一坐，有一种不舒坦的压抑感，巴不得赶快

---

① 在匈牙利，大叔是人们对比自己年长者的一种亲切的称呼。

从坐位上摆脱出来。现在，他不再有这种感觉了。他挑选了一根上等雪茄，非常认真地点燃它。

“别客气，只管抽！哦，昨天晚上闹了一阵以后，你睡觉了吗？……我不得不先走一步，很遗憾，因为我妻子身体不太舒服，不过，我后来听说昨天晚宴非常成功，你们都玩得挺痛快。你也跳舞了。”

“我？”彼斯托惊讶地反问，因为很晚才跳的舞，都快天亮了；他把这事情早忘了，因为那时，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了。

“嗯，是呀，是安排了舞会的，”市长说着，牙齿比刚才更高了。在他那张老灰脸上长出晶莹的白牙的确很滑稽，活象个幽灵。

“我想跟你谈谈，亲爱的彼斯托，”他接着说，“报纸，……你知道这是第一位的……总是占首位的，……因为需要向公众阐明……嗯，你得拿出个计划来，都在等着呢。”

彼斯托在竖着耳朵听。这老先生的讲话，平淡无味，要死不活，连停顿都没有，含含糊糊。但看他外表，倒很象个极其机灵的人，洋溢着智慧，享有才干过人的声誉。不过，他要是一开口讲话，人们就凉了半截，只好耐着性子听，看他倒底指的是什么，要人干什么，以及他的整个意图是什么。这种时候，人们真想过去帮忙，把话放在他的嘴上，因为他总是说不出他本来想说的话。

“得非常小心，”他说。“一句话也不要多说，……对不对……不过你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我的伙伴……”

“嗯，还有呢？总不能只……”可是，尊贵的先生果真再也不往下说了，只是一味吸他的雪茄。他使劲地嘬，好象要用雪茄把自己的嘴堵住，又仿佛嘴里叼着的雪茄，使他无法讲出他本来要说的话。其实这里面有着许多奥妙。他从来不吸烟斗，只抽雪茄，而且是嚼雪茄，嘴里的雪茄湿了后变成小碎末，弄得嘴唇上全是烟草末，可是他毫不在意，根本不吐掉；雪茄一节一节地变成小碎末，满嘴都是，他那张嘴就慢慢变成一个安着雪白的炉条的锅灶。人们不禁会想，他抽烟抽得这么厉害，牙齿怎么还那么白净，想必是使女用去污膏替他刷的牙。

现在彼斯托说话了。

“敷设下水道……”

他不敢多说。他自己也不明白，怎么会正好想起这件事。不错，今天早上，他从家里出来时，正好考虑过这件事。

“是的，……”市长证实了他的想法，“那是非常好的，……这是公众生活中的积患……敷设下水道是必要的，……非常必要……我们已经落后了，早敷设下水道就好了……不过反对的人不少……在那些老人中间，……当然罗，因为……大家都怕花子儿……”

他定定地望着彼斯托的脸，还频频点头。他讲话是很斟酌的，喜欢夹杂一些在老百姓中间流行的话。因此他说了个“子儿。”

他搔搔自己的脑袋。

“得把这告诉他们，……得把一切全告诉他们……今天还不敷设下水道是不行的，……尤其是在拥挤的市中心区不能先铺路面……因为，对不对，得先有下水道，然后才能铺石块路面，对不对？”

“完全正确，阁下。”

“你叫我贝拉大叔好了。我的确很高兴……，科勒迪茨是你表姐夫……你简直想象不到，我有多高兴。”

“星期四我们要上他家吃晚饭……我同我的妻子一道去，”彼斯托补充说。

“好，好……，星期四……，嗯，那我们就在那里见面……，你的妻子……”

他咳了起来，咳得满脸通红。

“你妻子是谁家的姑娘？”

“申特卡诺伊家的。”

“申特卡诺伊！……申特卡诺伊家族？”

“是的，阁下，”

“叫贝拉大叔……，”尊敬的先生纠正了他的话，还把一只干枯的手搭在彼斯托的手臂上。“叫贝拉大叔……嗯，其次是法律科的改组，对不对……关于这个你得谈谈，因为公众不喜欢法律科……得改组……坐在桌子右边的，得叫他坐到左边去；坐在左边的，得叫他坐到中间……对不对，因为我们得使法律科变成受欢迎的……嘿嘿，我的伙伴。”

彼斯托明白，改组不可能彻底，只是走走过场而已。

“我完全理解阁下的意图，”他说。

“你是个新人，用不着留情面，不用照顾任何人……我非常高兴，市参议会采取如此果断的选择，因为我们不得不承认，这里反常的事太多了……得纠正不合乎常规的事，对不对，我的伙伴，这是新检察长的第一个义务……我们还必须换掉一批人，弄一批新人进来……原来的那批人都有点牵连，工作推不动，可是一个新人，……因为那些关系和联系盘根错节，象蜘蛛网一样，把各科的头头们给缠住了……对不对，我的伙伴……你却可以放手干，……你是市政厅的一把新扫帚，……这是最恰当的词，最形象的形容，……新扫帚……很好，大家都这么说，对不对，我的伙伴……，新扫帚，嘿嘿。不用担心，我的朋友……新扫帚，一个好词，对不对？”

“好极了，阁下。好极了。”

“嘘……还有不少事呢……嘘！”

彼斯托暗自微微一笑，可是他又很警惕地收敛笑容，免得被看出来，因为他还拿不准，这会不会是冲着瓦格涅尔的。

“阁下 我们会得到一笔美国贷款吧？……这笔贷款必须用于既实际又能获益的事情上去……要用在投资上……”

“好极了，”市长表示赞同，从嘴里取出雪茄，端详了好一会儿。他那双小甲虫眼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再次重复着：“好极了……部长也打过这样的招呼，……要是这笔……这笔美国贷款来了 必须用在既实际又能获益的事情上……嗯，用这笔钱来干什么好呢？……依你看干什么好哇，

我的伙伴？……眼下 最好的投资是什么呢？啊？……”

彼斯托拼命回忆最近一个时期人们议论最多的是什么。那些事情他都不太感兴趣，因为在此以前都同他无关，现在他突然清清楚楚地想起，人们议论最多的是关于养猪场的贪污问题。养猪场这个一半属于市政府的企业，现已面临破产。他象个勇夫一样脱口而出：

“建立……政府企业……使它恢复元气。”

尊贵的市长哼哈了两声。

“对本城来说，养猪场极为重要，”彼斯托补了一句。

“呵，呵，”市长着迷似地说。

彼斯托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他，致使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足有几分钟说不出话来。

“很好，”他终于说出声来，“好极了。我还没有想到这一层呢……这非常好。”

彼斯托发现自己触到了问题的最痛处，而且慢慢明白过来，唯有这个养猪场是一个子儿也不许扔进去的地方。一想到这，他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对养猪场一无所知，只知道是申特卡诺伊的女婿勃龙柯伊·弗利，……突然，他又感到脸上一阵发烧，……玛克托连娜，……就是这个勃龙柯伊盗走了养猪场的全部基本资金，用来为自己建造一座别墅，养猪场才面临破产，……他突然想起来，这也许属实……

他于是谨慎地避开这个话题。

“嗯，这实在好，非常好，……”尊贵的先生再一次强调说，“是一个有益的想法，……你说到点子上了……，这

是很好的选择，非常好的小小的选择，我的伙伴……”市长满意地说着，还拍拍彼斯托的膝盖。

“还有，小佃农的事情也得整顿，”彼斯托换了个话题。“我想，如果您阁下……”

市长用手指做了一个警告的动作，彼斯托明白，这不是指他提的计划，而是指他使用的称呼。

“既然阁下允许，”彼斯托领悟了市长的手势，加重语气地补叫了一声“贝拉大叔……”

“这就对罗……”

他们俩人都笑了起来。他们笑的时间那么长，那么亲切，又那么可爱。彼斯托象个小孩子，腼腆地低着脑袋，谄媚地抬起眼睛望着老市长，而老市长却象个好大叔在谦和地开导小侄儿。

“啊，这，这是最危险的事，”他强调说，“必须好好考虑。”

的确，小佃农问题是本城躯体上最重的伤口。大约有一万多小佃农，在这期间，由于农产品价格骤然大幅度下跌而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市政府却没有给他们任何照顾，原因是害怕危及预算。由于政府机构自己经营的大片地产都亏损，于是，佃租就成了市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

刚才彼斯托一直不敢发表意见，因为在这之前他同反对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他作为佃农子弟学校的学监，非常了解这一农民阶层的可怕处境。佃农无力送子女上学，也没钱为他们购买书籍。他曾经为这些穷孩子们的利益作过顽强的斗

争，可是，现在作为本城的检察长，又觉得不得不去维护本城的利益。因此，他想最好不吭声，先听听市长带有指导性的意见。

然而，市长也不愿意先发表看法，而是等年轻的检察长先说；于是他很紧张地望着彼斯托，把彼斯托看得发慌。

彼斯托眨巴了一下眼睛，说出一句完全违心的话，连他自己都大吃一惊：

"既要叫山羊吃饱，又不要让白菜全给吃了[①]……"

这句乏味的老生常谈，居然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市长先是惊愕地望着他，眼睛发直，象他的牙齿一样，好象也是玻璃做的，然后才高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表明，如果你是一头温驯的小羊羔，一切就好办了。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同其它人一样，不会惹麻烦。这是很自然的嘛，他何必与众不同呢。可是上了年纪的人总要瞻前顾后，深怕年轻人捅炉子。

"嘿嘿，嘿嘿，"他笑着，"嗯，确实很好……，对不对，我的伙伴……唯一正确的……"

可是彼斯托从这笑声里觉察到自己唯一说错的显然就是这句话。他觉得自己说出叫这个贪污分子高兴的事，这是背叛，是错误，而且很不妙。难道自己已经走上这条路，而且已经不可自拔了？……难道他也要使人们失望？……如果他用真诚的眼光去观察发生在他眼前的、他曾用自己的表情、

① 匈牙利谚语，两者兼顾的意思。

用每一个手势、用每一句话、用他整个的身心赞同过的东西的话，他只好蔑视自己了，……当有人在内心，在内心深处感到羞愧的时候，……昔日有抱负的文化参事，常常大声疾呼，尖锐地批评别人；他这个当过一个时期的战俘，立志去实现心中的幻想和梦想，倘若有朝一日有机会时，一定要为人类做点事；而且这个在此之前当过战地军官，在最前沿的战壕里滚了四年，把当人类的战士和士兵，甚至烈士，作为唯一做人的义务，……而且在更早之前，在他的青年时代，就把空中楼阁建立在理想主义之上，设计过许多浪漫的计划，以便把人类，尤其是把贫穷、破产、受压迫的匈牙利人民引向正道……而现在……

现在，他在胡思乱想：他是幸福的，因为尊贵的市长听到他的话后笑了，他由此看出，自己坐在正确的位子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搅乱他的官场生涯……

他用同市长一样的声调笑了起来，嘴里迸出幸灾乐祸的声调，这是由恶意、狡猾、虚伪和阿谀奉承唱出来的刺耳声音：

“亲爱的贝拉大叔……，不要以为我是在作报告，我唯一的愿望是了解你的意图……我对这些事情的经过一无所知，我得先彻底研究一下，……我不想鲁莽从事……”

“你只管干，只管干，”市长快活地叫喊。“刚才你说什么来着？‘既要叫山羊吃饱，又不要让白菜全给吃了’？非常正确。这些卑鄙的山羊想吃白菜……可是，我的上帝，这座城市不光有山羊，……还有其他人呢，比山羊还多……

城市里住着九万人，……其他八万多人也要活呀，对不对？"

“重要的问题是，阁下，必须使人们愿意纳税。”

“你说什么？”

市长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他的脸孔象假面具一样死板，又从他那两片嘴唇中间的黑门洞里迸出一句话：

“你说什么？”

彼斯托笑了，他为自己的话产生作用而高兴。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往外迸：

“纳税……，因为在匈牙利最糟糕的是人们不愿意纳税。谁都不愿意，……连我也不愿意。”

“噢，噢，……”市长笑了。

“只要人们不愿意纳税，匈牙利就永远成不了欧洲国家……要是人们不愿意纳税，这座城市就算完了……我们必须热爱这座城市，因为这是我们的城市……必须马上为这座城市做点贡献，而公民能做什么贡献呢？……那就是纳税……”

他停住了，等着听市长的笑声；可是市长却没有笑，而是在等待。于是彼斯托接着往下说：

“有两种公众团体。在一种公众团体里没有人愿意纳税。在这种没有人愿意纳税的国家里往往有压迫，因为要征收捐税，就得动用征集税款的执行官、宪兵、士兵和法律……另一种是市民愿意纳税的地方：这种国家是由自由、自觉、正直的公民组成的社会。在那里人人都懂得什么是税务，为什么要纳税，纳税的目的和用途是什么，而且公民能

够自己决定税款的数量……”

“哦，哦，”市长说，“这不是走得太远了吗？这是乌托邦，……近似乌托邦的观点……”

彼斯托一怔。现在他竟自己把自己出卖了，让市长看清了他的真实思想。因此，他小心翼翼，用随便的声调加了一句：

“市长先生，这不是一篇很好的竞选演说吗？”

“噢，是呀。为了竞选是够好的，不过 仅仅 是 为了竞选，对不对，我的年轻朋友。”

“纳税是为了保障生活，”彼斯托简明扼要地说。

市长又非常惊愕地说：

“什么？……保障生活？……很好。”

可是，市长一点热情也没有。

“这都是些漂亮话，”他说。“必须小心对付漂亮话，漂亮话是有用的，不过不能太过于深信……反对派也爱讲漂亮话，他们的报纸常常说什么市政当局应该设法为市民提供工作机会……非常幼稚……他们挖空心思说漂亮话。我们不跟他们凑热闹……作为词汇倒是顶好。青年人就有创造这种新词的本事。这样也好，因为有必要……嗯，下个星期四到科勒迪茨家……是件好事……你知道，为什么科勒迪茨家老在星期四举行晚宴吗？因为每星期五举行市参议会，事情要先在晚宴上全都定下来。第二天市参议会上有问题要提出来的人，星期四晚上都出席科勒迪茨家的晚宴。在餐桌上就把可能出现的意见澄清了……不要躲着星期四的晚宴，可能的话

每星期四都去出席……这是未来，我的朋友，……这就是未来……现在，你就去向报社记者口授你的计划吧，可不要忘记亲自修改一次记录稿；对那些记者得格外小心，他们善于加进点荒唐的东西。没有审阅过的，一行也不能见报……绝不能！否则会产生一大堆麻烦……”

他们还就本市的迫切问题交谈了一刻钟。然后市长让新闻记者进来，叫他们俩到左边的一间小房间去，彼斯托绞尽脑汁，小心翼翼地公布他的第一个计划。

四

当彼斯托又踏进市长的大会客厅时，已经是午后一点了。

最使他吃惊的是在那里见到了反对派头头马迪尼博士；他是小佃农事务最热情的鼓动家。

马迪尼博士比较年青，大概只有四十岁。他是个怪人，远远一看就知道，他是个好斗的人。他那双带刺的眼睛挑衅般地瞅着人，梗着脖子，总是伺机猝然发动攻击。

“尊敬的检察长先生，”他挡住彼斯托的去路：“我们等候您足足一个小时了。先生，因为我们不愿意在您上任后的头一个钟头失去出现在您面前的机会，以便能够敦请您注意一个最反常的现象，即这个城市的症候。我有幸把我的两位朋友，小佃农领袖曹达斯·安德拉什和维留斯·卡斯柏尔

介绍给您。”

彼斯托跟他们握了握手。这两个人都有一双因劳动的艰辛而长老茧的大手。彼斯托觉得，从他们俩的神态看不出他们不习惯出入这种地方；他们毫不拘束，显然他们来这里的次数比他多得多。

“尊敬的检察长先生，在这种时刻，我们不怀任何攻击性的意图，我们不想进行煽动和指责。对柯普亚斯·伊斯特万先生抱有的同情心把我们引到这里来了，在官员中间，我们把过去的文化参事当作我们自己选出来的人，因为我们总是能从您那里找到您对被不识字、不懂科学和贫穷三重牢房监禁的农业工人的帮助、善意和谅解。今天，我们想请求您，在您现在身居高位的时候，不要忘记被上帝、人类和官吏遗弃了的阶层。这个阶层，我想说，是本市居民当中境况最为悲惨的，可是他们仍然憧憬美好的未来；这个阶层就是小佃农。我们只恳求您说一句给予我们希望和信任的话。”

彼斯托对发表一通演说毫无兴致，他一向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长篇大论，而这在匈牙利的国土上却非常流行。他再一次用力握了握这两个农民的手后，又去握律师的手，简单说了几句，还下意识地眨巴了两下眼睛：

“根本的问题是，既要叫山羊吃饱，又不能让白菜全给吃了，对不对？”

马迪尼博士愕然地站在那里，沉默了片刻。

接着他大笑起来。他的牙齿很不好，稀稀拉拉，过量的吸烟，把牙齿全熏黑了。他很信任地冲着彼斯托的脸

笑：

“怎么能不对呢。不对才怪呢?!”

说完，他笑得更起劲了。

“我的朋友们，你们听见了吗？”他转身对那两位朴实的农民说。“你们明白了吗？……这就是咱们的人，尊敬的检察长先生是真心实意为咱们着想的人。山羊得吃饱——就是高贵的城市——，又不能让白菜全给吃了，也就是说人民的福利和前途……我们非常感谢您，检察长先生，这对于我们已经足够了。我们可以放心到小佃农的院子去，把您的计划告诉大家。‘既要叫山羊吃饱，又不要让白菜全给吃了’。简单明了”。

他们又彼此再握一次手，然后彼斯托便匆匆朝他原来的办公室走去。

他沿着走廊朝后面走去。在那里，他的老部下从上午就无所事事地等候他的来临。他把科里的工作移交给副手瓦纳依后，说：

“现在马迪尼博士该满意了。他一直反对学法律的人领导这个科。现在好了，再不会有律师占据文化参事的位置了。”

彼斯托以此向瓦纳依表明，过去一直当学校视察员的他，可望得到文化参事的空缺了。

大家都对他着了迷，向他表示祝贺，用充满热情、忠诚和亲昵谢意的眼光望着他，因为他虽然高升了，仍然那么亲切，那么平易近人。

接着，彼斯托来到法律科，在那里，全体科员也都在恭候着他。

“先生们，”他说，咱们不搞客套。我是实干家，不是夸夸其谈的人。既然尊敬的市参议会给我莫大的荣誉，让我来领导这一肩负重大责任的部门，那么我的目标就是使大家各得其所，使全科圆满完成工作任务。”

他的就职仪式就此结束，随即动手工作。他想了解科里的编制，并熟悉一下那些最重要的业务。他不急于马上去处理重大事务，反正今后有的是时间。

科里最年轻的职员波托伊·伊斯迪是伟大的波托伊·勒连茨的儿子，也是组织舞会的能手，奉承地凑到他身边说：

“亲爱的彼斯托大叔，我看见你跟科勒迪茨大叔手挽着手在街上走来着。你走过圣马尔奇大街拐角处时，我大胆向你打招呼，可是你却没有注意到我。”

他想不起有人同他打过招呼，这年轻人讲的似乎不太真实，因为当他走过圣马尔奇大街时还没有遇到科勒迪茨，他是走到邮政总局前时才见到他的。不过，这无关大局……

“老先生是我的表姐夫。”他轻松地说。说完，他赶快转过身去，以遮掩自己的红脸；他感到难为情，因为他今天已经好几次提到这门亲戚了。

“你们谈得很投机，”年轻人接着说，“如果科勒迪茨大叔同某人挽着手臂走在大街上，对某人来说是特大的恩宠。老头架子挺大呢。”

彼斯托不知道这个年轻人说这些干什么，不过，他说的

倒是真话。城里早就流传关于科勒迪茨同人握手的神话。如果他拒绝同某人握手，那个人肯定是死人；如果他挽着某人的手臂在街上走，那么，那个人肯定是个刚生下的活人……

彼斯托被手下人的友善包围住了。当他确信麦克罗茨不会再到办公室来后，心中轻微的紧张跟着消失了。麦克罗茨连来告辞也不来。有人说，他要退休了。

彼斯托整个上午都过得很愉快，午后两点以前回到家时，跟上午离开家时已经判若两人。他发现自己有当大人物的才能。

五

家里是多么美好呀。桌子上摆着鲜花。这是他以前见不到的，因为莉娜总说钱不够。

孩子们也都欢天喜地，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整个学校都知道"Zs.v."事件了。大伙都对选举的结果表示满意。在贝尔奇那个班里，学生们都说为了"Zs.v."事件，父老们本想把麦克罗茨揍一顿，好在彼斯托说："给老人一杯水！"麦克罗茨才免遭痛打。

自然，里头没有一句话是真实的，但却使他很开心，因为当教员走进教室时，学生们都用"给老人一杯水"来问候他们。尤其是有位老教员，因为他管不了学生，早就该退休了，整节课学生都这样回答他提的每一个问题：

"老师，您不想要一杯水吗？"

是呀，当你成了检察长的儿子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

饭后彼斯托同莉娜坐在一起，把上午发生的事细细向她讲述一遍。莉娜听完，想了想，说：

“我没有象样的衣服，怎么到科勒迪茨家做客呢？今天是星期六，明天是星期天，眼看星期四就要到了，我什么也来不及准备呢……”

“我说，你最好马上去找女缝纫师做一件衣服，钱嘛，以后再说。她总可以等几天吧……”

“哎哟，我可不好意思赊账，”莉娜难为情地一笑，径直走进厨房，去给丈夫端来摩卡咖啡。①这是她特意为他用咖啡豆煮的。

咖啡香极了，这也是对他就新职的加冕礼。他特别爱喝好咖啡，可是多年来一直喝不上，因为莉娜的照料涉足到一切方面，从不允许把纯咖啡端上餐桌，顶多参一丁点好咖啡。

喝完咖啡，他就进入梦乡。他已经多年不过放荡的生活，彻夜痛饮之后，身体已经不支，需要休息。他夜里只醒了一小会，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家里来了客人；莉娜象保护一条龙似的，守护着他睡觉。

①摩卡为阿拉伯城名，摩卡咖啡为上等咖啡，因摩卡城所产，故名。

六

第二天，他在新办公室里已全然不感到拘束。在那里，他就最迫切的事务做了一个报告。报告无任何差错，他感到十分满意。那篇答记者问也已见报，轰动全城。大家都说，“颇象部长阐明施政大纲。”只有那些最伟大的政治家才习惯于发表这种卓越的声明。报道中没有丝毫不妥之处。人们到处重复其中的某些话，尤其成功的是在小佃农问题上必须起原则性作用的那个口号：“既要叫山羊吃饱，又不要让白菜全给吃了。”人们在传诵这一古老的谚语，仿佛以前谁都没有听说过，而是彼斯托刚编造出来似的。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对它特别感兴趣。或许他们觉得，他要的并不多，于是每个人对他的话都感兴趣吧。不管怎样，这是很有趣的。

而且，人们更喜欢他的另一个口号：“要鼓励纳税。”

这话在城里轰动一时，人人都在发笑。

他的这番话产生强烈的反响，以至人们整天在议论新检察长劝说人们踊跃纳税这件事。在一个几乎人人都靠侵吞税款过活的国度里，没有比讲这种话更离奇，更滑稽了。国家不得不把税收提高两倍、三倍，乃至十倍，以便捞点钱进来。然而所有的人都发现，即使他们少交税款，对他们来说负担仍然太重，因为时局已朝相反的方向发展。币制改革之后，匈牙利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幻想世界。人们象讲童话故事似地讲述当时农民的景况，说他们的衣柜里钞票多得数不过来，一些特别会数数的城里人专程到乡下去替他们数钱。当时，有个土财主柏特赫斯·马德给女儿朱莉斯卡置办嫁妆。当木匠对他说，定做一套家具得花新币三千庞克时，柏特赫斯老头对妻子说：

“走吧，孩子她娘，俺们要给女儿买更漂亮的。”

木匠不禁吃了一惊，又重新计算了一下后，说：

“您别走，我可以给您做一套价值五千庞克的家具，连牧师见了也要拍巴掌。”

“这点钱算不了什么，”老头说，“俺们可不象牧师那样寒酸。”

木匠迅速而果断地说：

“好，既然您要买真正的家具，那么我们可以为您做一套里外都用紫檀木的。”

说完，木匠又重新计算价格，说：

“唔，全套家具一共得花一万二千庞克，可这是真正的

家具，同尊贵的伯爵老爷家里的家具一样漂亮。”

“好，再来一架钢琴，俺们就满意啦。”

于是，他又花了三千庞克而不是八百庞克购置了一架钢琴，这才心满意足。

不过，这样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农民手头拮据，因为小麦价格从三十二庞克跌到二十庞克，而一双皮靴的价格却从二十二庞克涨到四十庞克。当时农机风靡一时，没有一户农民不购买的，可是一年、两年以后，这也完了，因为农民起先不知道还得付机械师工钱。突然，大家都心惊胆战，因为农民过了几天好日子之后又陷入饥寒交迫之中。现在，又来了新检察长，提出一个了不起的建议，说什么必须劝说人们纳税。

早上，彼斯托才想起自己没有审阅那篇文章的校样。可是，当他读那篇文章时，发现已经有人改动过了，因为在文章中关于纳税的号召象在汤里游泳的苍蝇，把汤给糟塌了。昨天，他就为什么必须纳税的问题向新闻记者论述了一通伟大的国民经济理论，说明只有纳了税，纳税人才有可能掌握国家和政权，才有权就税收的用途发表意见。当时记者是用心记录的。他还举了一些事例加以说明。例如，当保加利亚人决定参战时，连最下层的农民也要估摸一下，参战要冒什么风险，以及能从战争中得到什么。这种事在匈牙利却没有，因为匈牙利的公民缺乏对全面的国民经济的理解，不去考虑国民的需要。我们仅仅根据命令把钱上缴给国库，对这些钱将用在何处则不闻不问……匈牙利人不是自己国家的主人，

而是纳税人。

有人把这些高深的政治学说全删掉了，只剩下有关新检察长上任第一天的生动有趣的报道。

当他独自一人关在办公室，把这篇报导从头至尾看一遍后，不免感到有点羞愧，同时又感到有点高兴，因为里头毕竟没有什么大的出入和阴谋。

昨天，他虽然是在市长使他冷静下来之后接见记者的，但仍有许多处说走了火，他现在庆幸可以不必为此承担责任。是哪位好心肠的人在这紧要关头拉他一把呢？他怀疑是市长本人把他那些超出轻松、诙谐和闲谈的部分全给删掉了。他现在暗自思忖，要是把他说的全部登出来的话，人们可真要称他为煽动者了。

文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这得感谢上帝，不过与此同时，他又感到脸上发烧，因为市长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干预他的声明。

正当他在反复思量的时候，有一个银行职员求见。他是储蓄银行派来的。银行因某个简单的事务需要他签个字。这关系到银行同市政府之间在法律上的争执。他没有签字，并言明他尚无权处理此事。

“这事不急，检察长先生，的确不急。我仅仅是依照程序才提出来的，您可以在规定的时间里根据自己的判断来处理，”职员说。

“这事我得先同市长先生谈谈，”彼斯托说。

“是，是……请允许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说，您的声明确

实太好了。确实太好了。连总经理先生也被迷住了，他说：一个非凡的人。一个非凡的人，他是这么说的。”

彼斯托只是默默一笑。

他在心中忖量：如果见报的是他原来说的那些话，总经理先生就未必会象现在这般着迷了。

“对不起，检察长先生，”来人又开口了，“我还想同您说个事。科勒迪茨总经理先生委派我设法争取检察长先生光顾敝行。”

“怎么个光顾法？”

“总经理先生极端重视检察长先生在敝行办理财务。在敝行的帐本上要是没有检察长先生的名字，那将是敝行的耻辱。您同储蓄银行总行还不曾有过任何事务上的来往呢。”

“我还没有银行方面的事务要办，”彼斯托只好承认。

“笑话，笑话，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来者坚持说，“早些年里，连草原上的牧民都玩证券交易呢。是的，是这样的，有一个牧主就买了煤矿和里玛库依公司的股票，他买了很多。后来他清理业务后竟买下一处产业。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都买股票，惟有检察长先生从不赏光。”

他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莉娜对任何投机的事都加以反对，以至连最微小的带有赌博性质的游戏都不让他沾边。

“总经理先生还说，”职员接着讲，“他极其重视检察长先生成为敝行的主顾。”

“科勒迪茨先生是怎么考虑的呢？”他冲着那个精明的银行职员的脸，笑着问。

“很简单。譬如说，如果检察长先生那怕有很小的款项事务方面的需要……”

“我没有债务。我的收入一向够花，从来用不着借债。”

“可往后就不能象现在这样罗，”银行职员说，“将来，您检察长先生得过另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在的生活。我不想把委托我的事全说出来。不过，检察长先生，今后您将会体验到来自敝行的最大的方便。”

“谢谢你。我会同总经理先生谈的。你们太客气啦……”

他自己也莫名其妙，为什么突然用你来称呼一个普通的银行职员。

他跟他热烈握手，高兴地把他送到门口。

当他送走银行职员往回走时，不禁大声地说：

“嗯，这是我第一次下水……我的第一个伙伴……第一次下水……”

当他发现自己在学市长的腔调，连同他喜欢用的字眼“我的伙伴”时，感到很有趣……

“到此为止”，他自我安慰说，“我绝不会为此侵犯‘公理和正义’”。他瞥了一眼报纸，在他声明中的重要的话下面用红铅笔划了杠杠：“我站在公理和正义的立场上，我唯一的目的是保护公民的权益。”

这时候，市长的秘书进来，说尊贵的市长请他过去。

他赶快拿起帽子，披上大衣，用手把衣襟握在胸前，跟

着秘书匆匆走了。

这次，市长马上接见他，连一分钟也不用等候，虽然在办公室里还有两个人正在向市长汇报。

“你们呆会儿再来，”市长下命令后，那两个人便离去了。

“喂，夜里睡得怎么样？”市长边让坐边寒暄，把他按到一张大沙发椅上。

“好极了，阁下……您显得多精神，简直象一位法科学生。”

“哪里，哪里，”市长笑着说，“哪里，哪里……”

“真的，阁下……”

“哎呀呀，你的记性怎么那么差呀，又把我的名字给忘了。”

“怎么会呢，亲爱的贝拉大叔，……你替我看了校样，我该怎么感谢你呢？”

“怎么，你没有审阅那篇文章吗？”

“没有，我得说实话，昨天晚上我睡着了，我妻子不懂这篇文章对我来说是何等的重要，舍不得叫醒我，女人都是这个样子。校样也就原封不动地退回去了。”

“原来如此……，”市长用神秘莫测的口吻说，“喔，还好。真是难得的幸运，在这种情况下，里头居然没有什么特别冒犯和伤人的词句，这还是少有的……这就是说，或许有一处……”

“什么，贝拉大叔，到底是哪一处？……”

“你的说法本身并不错，因为一个检察长不可能讲别的，只能讲站在公理和法律的立场上；可是过份强调正义这个词，可以说……太尖锐了……听起来很刺耳……因为的确人人都是站在正义立场上的，对不对？如果检察长不强调公理和法律而去强调正义的话，可能会引起某些阶层人士的不悦，反对派也可能利用它来反对市政当局，似乎其它人一直没有站在正义的立场上……正义只有在跟公理和法律一致的时候才能起作用，对不对？”

“完全正确。”

今天市长的兴致不象往常那么好。

他老在正义这个字眼上兜圈子。这只能说明他心绪不佳。或许他有点不舒服。人到了这个岁数，哪怕是最微小的情绪变化都会在脸上和态度上流露出来的。

彼斯托很后悔，坐在那里不敢开腔。

“嗯，但愿能滑过去，”老头接着说，“我希望人们不会太注意这个词。你必须懂得，人是好恶无常的。你顺利的时候，人们会在许多事上宽恕你，你一旦处在逆境，人们又会想起那些事……你一旦摔了跤，人们就会说，你们瞧，正义那时候对他是重要的……，确实……或者可是……，当时他就争吵不休了。这就成了反对我们的真正控词。人们会说，你们想想，在他发表的第一个声明里，他就用正义来吓唬我们了……哦，没关系，这篇文章满有意思，不过，怎么能不看校样就让它见报呀……，一篇见报的文章……你现在看报的话，你自己一定会说，要是能把它删掉就好罗……读

读下面几句话，反对派可以利用它来反对你……你没有审阅你的声明的校样，这我很不高兴……”

“我想，阁下会不吝赐教，亲自过目的，所以我交代编辑务必将一份校样送到贵府去。”

“噢，是的，他们是这样做了，……”市长泄露了秘密，“不过我只把某些办不到的划去了。这些话是我有意留下来的，我想看看，你是否会发现这个错误。”

原来如此。这是名副其实的圈套。他往后会不会老上当呢？

“我非常感激您。”稍过一会儿后彼斯托说，“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您的好意。”

“你说说储蓄银行的事怎么啦”？市长直截了当地问，“刚才科勒迪茨打电话来说，他需要你签字，你却拒绝了。”

“我正是为这事前来报告的，我刚才只是说，我得同您先谈一谈……我得等候阁下的指示，因为这件事的前前后后我不清楚，而且也不知道市政府对这事持什么态度，何况这本来是储蓄银行同市政府之间的诉讼。”

“你必须签字，”市长斩钉截铁地说。

随后，他又完全换了一副腔调，很愉快地接着说：

“听说你喜欢打猎。”

“是的，不过，眼下我还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狩猎团体。我当然有狩猎许可证，不过我一向只在我岳父的田庄里打打兔子；也就是说，我有空闲的时候。”

“噢，你的岳父。申特卡诺伊吗？”

“是的。”

“他的田产在哪里？”

“就在奇斯赫治斯。”

“有多少土地？”

“八十霍尔特，还租了一小部分。”

“是呀，今年兔子稍微多一点了。在革命时期，农民把许多飞禽走兽杀绝了。他们从战争中得到子弹，就痛痛快快地打乌鸦。”

市长笑得一口假牙全露在外头。

当老头让他离开时，彼斯托不免有点尴尬，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请您原谅，阁下，”他终于讷讷地说。

“没事，没事，好，我的伙伴。”

他从市长办公室走出来时，神情严肃，至使小秘书会意地冲他眨眨眼。

“老头今天情绪坏透啦。”

“看不出来，”他打了个马虎眼。

说完，他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一肚子的闷气慢慢消了。他在自我安慰，说什么老年人对新人带来的新精神、新话语和新目标总是不习惯的。他还下定不让步的决心。他庆幸自己回避答复科勒迪茨差人来办的事。他才不会出卖自己呢……

到目前为止，他的名字还没有出现在储蓄银行的帐簿里，这是很重要的。这给了他力量，并保证了他的优势。

哼，科勒迪茨那么快就把他拒绝签字的事打电话告诉市

长了。他肯签字才怪呢。他怎么能在上任头一天，就在一桩自己不了解的事务上签字呢？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调阅涉及这桩诉讼的记录。

这个案子是彼得非博士经手的。这时，他正好走进检察长办公室。

“你能把有关马茨卡什的案子告诉我吗？”彼斯托对进来报告工作的彼得非说。

“请……”

彼得非博士是塞克伊①人，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个子消瘦，骨骼健壮。在报告之前他谄媚地鞠了一躬，表现出一副忠诚的样子，完全是爱勒德伊②地区的人的作风。他说，储蓄银行佃到一小块林地，转租给一个叫马茨卡什的人。他在那里伐完木后，不顾法律和租约的规定，没有在那块地上造林，干脆在那里种上玉米。这就是诉讼的起因。彼得非博士进一步向彼斯托报告说，银行存心规避章程是毫无道理的，于是市政府根据森林管理局的意见提出起诉。市政府控告银行，银行为了逃避责任，转而控告马茨卡休。

“这么说，森林管理局完全占理罗，”彼斯托说。

“不错。”

彼斯托摸不透银行要的是什么样的签署。他担心这是关系到决定这桩案子命运的签署。也许是因为市政府认识到，

---

① 地名，现属罗马尼亚。

② 地名，现属罗马尼亚。

在签署契约的时候就犯了错误。

“请给储蓄银行挂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底要的是什么，”他对彼得非说。

彼得非得使用彼斯托的电话，因为科里只有一部电话。彼得非在打电话的时候，彼斯托瞥了卷宗一眼。他发现诉讼已经进行了四年，足见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连麦克罗茨都不愿意进行调解。

银行答复说，他们只希望证实一下，法院方面的文书什么时候能到。这只有向市法律科打听才会知道。

彼得非手里拿着话筒，接着向他转达对方的话。

“告诉他们，不会有任何障碍，”彼斯托指示他说。

彼得非答复他们后，放下听筒。

“彼得非，你是什么地方人？”彼斯托想知道。

彼得非微笑着回答：

“我在塞克伊做过事，后来逃避罗马尼亚人来到这里。我原籍是乌特瓦勒州。①

“原来是这样，那很好！”

他想到自己象市长对待自己那样对待这位跟自己年龄相仿的官吏时，不禁微微一笑。

彼得非博士是个很能干的人，向他详谈了所有的公务。整整一个上午，他同彼斯托讨论了诉讼案的每一个细节。半天功夫，新检察长学到了许多东西。

---

① 原匈牙利东部的一个州，现属罗马尼亚。

七

几天以后，内政部确认彼斯托任职的公文下达了。

他感到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现在，这个鞍子他算是坐稳了。市长对他说，他不久就得去首都出一趟差，拜会内政部长。现在只等部长的接见通知了。

星期三，莉娜的衣服最后一次试穿以后就可以做成了。她穿上衣服，非常合身。莉娜身上仿佛出现了奇迹。她显得年轻多了，又恢复了她做姑娘时的妩媚。她嘴里不停地哼着曲调，显得活泼可爱，叫人几乎认不出来。

他们是在战争期间结的婚，已经有了两个孩子。贝尔奇上中学四年级，卡尔曼十一岁，上中学一年级。莉娜不愿意多养孩子，这也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不解之谜。

两个孩子已经叫她够忙的了 而且开销也很大，因为两

个孩子受到精心的培养，莉娜还给他们穿得很体面。在孩子们还很小的时候，她为他们请了德语女教师，等大孩子上中学以后费用就多了，而且现在两个男孩得有单独的卧室，所以无论如何不能再雇女教师了。他们家总共只有三个房间，莉娜早想换个较大的住处。然而现在的住宅房租很便宜，致使他们一直没有迁走，并把换房的事年复一年地往后推，仿佛只要他们坚持等下去，总有一天房子会从地上自然而然地长出来。

彼斯托是个在家里无所不谈，对外人却从不说出自己心中秘密的人。他找到了莉娜这样一个贤内助。莉娜比他聪明，能指出他轻率从事之处。他当选后已经过去了许多天，莉娜觉得丈夫会站稳脚跟的，不至于因为想入非非的举动而失掉靠偶然的机会才获得的好职位。

她并不因此而要他对人卑躬屈膝，因为从根本上说，她比她丈夫还骄傲；不可否认，她很欣赏他的适应性，因为她自己从来不能忍受暂时的挫折和委屈。她感到快慰的是，丈夫能挑起这副重担。他度过了艰难岁月，就象其他人在进入新职位前必须经过的那样。

哎哟，上帝保佑，在这期间可千万不要出事。她最害怕的是星期四的晚宴。她会不会在那里受到侮辱呢？她是不能受人怠慢的。要是他们不给她相应的地位，要是女主人没有以相应的礼遇相待，那么即使那些人能再活一百年，她也不会再跨进他们的门槛一步。她在熨衣服或给孩子们缝补撕破的衣服的时候，这些想法一直在她脑际萦绕。她本不敢想象会

发生不如意的事。既然邀请他们去作客，他们就不能不以礼相待。何况她的丈夫——她现在也看清了——眼下处在这样一种地位 连储蓄银行总经理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不得不同他拉关系。拉关系的最好途径是通过妻子来建立并巩固。如果他们想同她的丈夫结成同盟，他们也得把她当同盟者的同盟对待。有谁能比检察长的妻子更能使检察长晕头转向呢？那些人是很懂得这一点的，于是，她情不自禁地抿嘴一笑，仿佛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发挥了某种影响。她手里握着某些具有影响力的因素。这太妙了。不是别人，正是她申特卡诺伊·莉娜成了本城的知名人士……！

对于她的堂姐妹玛克托连娜，她也考虑得很多。她会不会也在那里呢？她将会穿什么样的服饰，又会怎样对待自己呢？玛克托连娜结婚比莉娜要晚得多，当然她同她的丈夫都不认为有必要来造访当文化参事的连襟。莉娜想，他们同文化有什么关系呢。玛克托连娜在那些正派的，即庄重的女人当中名声很不好。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只一味追求权势和影响。丈夫为了讨好她，在城外有林荫道的住宅区造了一座很大的别墅。她自己是个室内建筑师，又是个艺术家，自己设计了一座具有德国风格的现代化别墅，设备极其豪华，有冬日的庭园和自家的下水道；她有一辆汽车，还雇了一名司机；这在一座小城市里实在是太招摇了。她们俩最后一次见面还是做姑娘的时候。当时莉娜在本地约拉特诺克城的一所学院念书，而玛克托连娜却去了布达佩斯，只有学校放假才回家。玛克托连娜的父亲在中心广场开了一间五金行，战争

期间发了财，一家人过着阔绰的生活，于是同她们的来往便中断了。

没关系，咱们等着瞧，莉娜在自言自语，随后用手指摩挲着小儿子的裤子，看是不是还有挂破的洞。

当然，玛克托连娜是用不着干这些活的，她想着想着，不禁扑哧一笑，原因很简单，因为玛克托连娜没有孩子。她不会养孩子……

有孩子的女人总感到自己比那些不会生育的女人高一头，象瞧不起受过黥刑的人那样瞧不起她们。在做母亲的人眼里，孩子是财富，是世界上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

只要这期间不出现意想不到的打搅，她是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莉娜就这样结束了她的思虑，她想象不出，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还会出什么事。

可是就在星期三的下午，贝尔奇舅舅，也就是彼斯托故母的兄弟来了。

贝尔奇舅舅的出现对莉娜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八

贝尔奇舅舅是个活宝。他在农村当律师，可是他的外表倒挺象个牲口贩子。

“你们好哇，你们好哇，孩子们，瞧，贝尔奇舅舅来啦！”他边打招呼，边把门全打开，使门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而莉娜是一向不习惯把门开得那么大的。贝尔奇舅舅站在那里，两眼炯炯有神，脸孔通红，象除夕晚上烤的乳猪。

“喂，小伙子！”在这个称呼里包含着一切。

“喂，小伙子！”这里头包含了祝贺和狂喜，因为他有这么一个外甥，而他又是这么个外甥的舅舅，一个年长的、聪明的舅舅，孩子们可以从他那里得到美的和善的东西，而且还包含着：咱们都是一个种的，咱们是柯普亚斯家族，谁不信，去他妈的。

这个“喂，小伙子！”的称呼出自库鲁茨①时代，或者更早些，来自上古时代，来自尚武的时代；那时候，小小的匈牙利民族从敌人包围圈里突围出来以后，怀着骄傲和更大的自信重又投入战斗时，勇士们就彼此呼喊：喂，小伙子。

莉娜太熟悉这个“喂，小伙子！”了，也太了解这首歌曲末尾的叠句了：“小伙子，我只说一句话！……给我钱、钱……”

她还知道，只要她在场，这几个不可避免的字眼是不会唱出来的。因此，她要尽可能呆在房间里，以便随时随地拯救自己的丈夫。然而女主人至少是有义务招待亲爱的亲戚吃点东西的，因为亲戚总是远道而来，他们的“肚子总是空空的”，而且不存在给亲戚住的旅馆，亲戚也还没有发现能在外面吃饭的地方，亲戚在外面是一口也吃不下的，那会倒了他们的胃口，何况他们也不愿意以不吃来伤害可爱的女主人，亲爱的外甥媳妇的感情。

莉娜听了一会儿贝尔奇舅舅的叙述，因为他一路上遇到许多了不起的事。他不碰到怪事才怪呢！你们可以想象，新近在弗耶沙波尼出了……

当莉娜走出房间时，贝尔奇舅舅马上神秘地凑到他最亲爱的外甥身旁，压低嗓门说：

“我想对你说的是，那里……出现了了不起的事啦。这

① 对十六、七世纪抗击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侵略的匈牙利边塞自由战士的称呼。

是打从柯普亚斯家族陷入如此悲惨命运以来从没有过的大事。我当了矿主了。”

“矿主”？彼斯托惊讶不已，“贝尔奇舅舅，是什么矿呀？”

“煤矿，小伙子，是煤矿……”

彼斯托不禁好笑。这个兜里从来一个子儿也没有过的贝尔奇舅舅居然成了矿主……

“事情是这样的：在波尔苏特①州的克莱塞有一个极好的小矿……有个年青人找上我这个律师，对我说，他父亲死了，他父亲是个很善良、很规矩而又很能吃苦耐劳的铁匠，费了好大劲才开了这个矿。可是，这个好人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正经八百地采煤。于是，他度过世界经济危机以后，钱就不够了。不管他怎么扩大开采也只出这么点煤，而矿工又不让他关闭煤矿。老头在世时，还凑合过得去，因为铁匠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总能弄到钱来维持下去。他象相信亲爱的上帝那样相信他的煤矿。他知道这个矿是有前途的，里头有好煤……喏，瞧，我给你带一块样品来了……”

说着，他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用报纸包着的漂亮的油光闪闪的煤块。

“喏，小伙子”，他热切地说，“我把这当礼物送你。你只管拿去放在你的办公桌上，好好欣赏欣赏：这是我们的救星，是整个柯普亚斯家族的救星。瞧它闪得多欢，简直是

① 匈牙利东北部的一个州。

块金子。你瞧，多黑，多硬，多沉哪！可以跟最好的普鲁士煤相媲美，而且一般质量也比沙柯托亚纳[1]煤好。毫无疑问，更好！嗯，你把它好生保存起来，为它骄傲吧！小伙子，你可以拿去给那些懂行的人看看，拿去化验化验，放在曲颈瓶里烧一烧，拿去煅烧煅烧，拿去煮一煮，拿去蒸馏蒸馏，因为我想知道这煤的价值。”

彼斯托端详着那块煤。的确是一块很漂亮的样品，唯一的缺点是它出自贝尔奇舅舅的手。

如果捎煤来的不是贝尔奇舅舅就好了……，凡是他经手的东西，彼斯托不能不心怀疑虑。他用严肃的表情端详着“礼物”，然后又把它放到桌上。

“别放下”，贝尔奇舅舅喊了起来，“看在上帝的份上，别放下！这是咱们的救世主！小伙子，咱们要用它把柯普亚斯家族的徽章重新镀上黄金……我还是接着说吧……总而言之，这个铁匠师傅撇下六个儿子……他送他们上学，没有一个当手艺人。一个当机关的抄写员，另一个在地产登记处做事，第三个在城里当警卫，总之，都是有知识的人……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是抡大锤的。这矿怎么处理？弟兄六个对分遗产的事意见不一致，于是，其中的一个就找上门来，要我在法律方面给出个主意。”

他掏出手帕，拭去额上的汗珠。

“唔，小伙子，”贝尔奇舅舅接着说，“我心急如焚

---

① 匈牙利有名的煤矿。

哪。当我看见这块煤时，就对自己说：这是一块烤肉……，咱们的烤肉啊……我详细向那个年轻人打听，他把所有的事都一五一十告诉我。我权衡了利弊，然后去找安托勒姐夫商量这事，他对这类事特别内行，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地产管理人……，总之，现在咱们大家都在里头了，整个家族……我今天就不罗唆了，只想说这么多：家族股份公司得包圆儿。咱们用黄油面包堵住铁匠儿子们的嘴，然后咱们就可以经营这个煤矿了。充分利用它，把它采光为止……感谢上帝，彼斯托，小伙子，我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啦……”

“真了不起，贝尔奇舅舅”，彼斯托回答说，“为此，我只能向你表示祝贺啦。”

“向我祝贺？小伙子，是我向你祝贺。我衷心向你祝贺：你是咱们家族近百年来第一个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人。约拉特诺克城的检察长！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你知道，你现在是什么人吗？……尤其是当你了解这煤，把它放在你的心上，并且加入这个公司以后，你会是什么样的人，你知道吗？……眼下城里最大的烦恼是不知道从哪里弄取暖的燃料。没有煤供应。市民购买很贵的煤，而煤业联合会却用世界上最次的煤来愚弄人……嗯，只要咱们还有煤，约拉特诺克城煤的供应就包在我身上啦……”

彼斯托谨慎地凝视着前方。

“这事不归我管，”他不动声色地说。

“不归你管？不归你管，归谁管？你只要说一句话就够了。你去市经济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把这块煤拿去化验一

下。叫他们从咱们的煤矿订购一批煤做化验。我愿意免费送一车皮煤给市当局试烧。看看譬如作剧院取暖用煤是不是合适。要是不合适，我一个子儿也不要他们的。他们可以在市属所有企业试烧，能用，当然最好，不能用，我认了。”

这对彼斯托来说是个难题，他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商业上的事务呢。

“不行，贝尔奇舅舅，真的不行，”他踌躇着，“这事不归我管，而且我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威信下在当掮客的赌注上。”

“你疯啦，”贝尔奇舅舅惊愕地叫喊，“你把一座金山往窗户外扔……你是有老婆孩子的人啦，你得养活他们。买卖做成后，我给你百分之二十的提成。这笔买卖总共是十万庞克，我的朋友，你可以从中拿到两万庞克！净挣两万咧。你这个废物，你怎么敢把这么多的钱白白扔了？我要鼓动你的妻子和整个家族向你开火。只要事情办成，咱们全都得救了；因为咱们是这么考虑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咱们必须成立一个家族股份公司，这很快就能实现了。”

“你刚才不是说公司已经建立了吗？”彼斯托插话了。

“是纸面上的；只要有一批订单就有钱啦。然后就能组建公司。在今天这种困难的情况下，是不能用变戏法变出钱来的，何况这关系到那么有赚头的买卖。如果来一份大订单的话，连店铺都能开罗。那时，咱们的钱就会马上多得不知该往哪儿放了。你一个子儿也不用出，咱们接过煤矿，我和安托勒共同掌管，你什么也不用管。你只管把利润往兜里装

就得了……”

彼斯托很厌烦地听这个一生中充满了荒唐计划的舅舅讲话。为了摆脱眼前这个激昂慷慨的老人，彼斯托在寻找适当的词。家族的精神不允许他批评近亲，因为不依靠自家人，靠谁呢？在家里，他就是受到这种教育的，他母亲也是这么认为的。因此，他现在只好克制住自己，耐着性子听舅舅在胡扯。整个下午的时间就这样被他占去了。

莉娜每一次进来，贝尔奇舅舅便马上转换话题。他会讲述整个家族和所有亲戚的事，因为他认识所有的人，同所有的人都有来往，对那些风趣的闲言闲语倒背如流。

“贝尔奇舅舅，你知道是谁第一个向彼斯托表示祝贺的吗？”莉娜淡淡一笑，问道。“没想到吧，是拉约什舅舅！”

“哪个拉约什？”贝尔奇舅舅表示非常吃惊。

“巴托伊·拉约什。”

“他是谁？”贝尔奇又做出一副滑稽相。

“谁？就是你的兄弟呗，贝尔奇舅舅……”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们没有跟他来往吧？给他一个庞克，把他打发走了事。他是个地地道道的骗钱的家伙。”

莉娜和彼斯托都不吭声，心里暗暗觉得好笑。

“他要了什么？”贝尔奇边嚼着可口的饭菜边问。

“要了点穿的，”莉娜回答。

“你们没有给他吧？”老头吓了一跳。

“为什么不给呢？”

“噢，那你们就摆脱不了他罗。他会穿上给他的衣服老来打搅你们。你们给他什么衣服啦？”

“彼斯托的那套旧礼服。”

“哎，你们太糊涂罗。明天，他就会去找主教。他正缺礼服去见主教呢！这家伙的想法可古怪了，他要是当神父就好罗。我们从来不敢给他一套黑衣服，因为他照样要说我们的坏话，叫我们没法做人。孩子们，对你们那些亲戚得防着点。”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向我要东西，”彼斯托心平气和地说，“在这以前，他从没有亲自来要过东西，也没有写信来要过东西。”

“他凭什么要东西呢？他压根儿就不该……”

彼斯托用审视的目光望着贝尔奇舅舅。这个舅舅以前也从来没有照顾过他呀。

贝尔奇舅舅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他是要留下来吃晚饭的。他同孩子们坐在一起，跟他们玩耍，仿佛他自己也是个老孩子。他很快赢得两个孩子的欢心，孩子们都搂住他的脖子，在他周围蹦蹦跳跳，象麻雀在一棵枯树上蹦来蹦去。老头把他最好的故事统统搬出来。他一生经历了许多事情，连莉娜也忍不住抿着嘴笑，不得不承认他是个可爱的骗子。

第二天，老头乘早班车走了。他没有去造访城里的任何人，一直同他们一起呆在家里以示谢意。关于煤矿的事他再也不提了，只是在迈出门槛时，才掉头问彼斯托：

“你有二十个庞克吗？”

"二十个庞克？"外甥恐惧地重复着。

"我的钱用完了。要是你身边没有，也没关系，我自己想法子去，不过，有一点得对你说：煤矿的事你务必好好再考虑考虑，我下个星期还要进城，再来找你……这事不着急，可也不能太拖……我知道，你上任还不久，不过，让市当局检验一下这块煤总该可以的吧。我对得到官方的评价很感兴趣……要是意见不坏，就可以着手干了……现在是十一月，已经晚了点，一般的人家已经准备过冬用品了，而咱们明年还会活着，还需要有钱……总之，有备无患哪。"

彼斯托倒很愿意给老头点钱，无奈身边连一个子儿也没有，而且他又不敢为了贝尔奇舅舅向莉娜要钱，只好让他空着手回去。舅舅该不会生气的，因为莉娜……嗯，下次再说……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那时自己会怎样……

"那么，我马上叫矿山管理处制订一份正式建议，然后送来给你，彼斯托，"告别时贝尔奇说。

矿山管理处……彼斯托思考着，确信以后永远不会再听到关于贝尔奇舅舅的煤的事了。

"这个牛皮大王想要干什么？"贝尔奇舅舅刚走，莉娜便问彼斯托。

"没！"彼斯托回答。

"这个没是什么意思？"莉娜硬是要知道。

"哼，哈，"彼斯托苦笑了一声说，"他又琢磨出一个了不起的门道，说什么地方有个煤矿，他在那里混得不错。大概是个代理人吧……"

“那他现在想干吗？”

“他希望市政府定购他的煤。”

“彼斯托，看在上帝的份上，你没有理他的碴儿吧？”

“连想都没有想过。”

“小心，我亲爱的，你得当心呀……他是一头可爱的老驴……你可别上当，别把他讲的话当真！……”

看见彼斯托沉默不语，莉娜想，老头毕竟是自己丈夫的亲舅舅，因此，她不想太伤丈夫的心。

“我没有别的意思，”莉娜想把话转入本题，“我也不太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回事，不过，对贝尔奇舅舅的话可不能当真……”

“当然不能，”彼斯托承认，“喏，这块煤是他捎来的，改天我叫人化验一下。”

“他从哪儿弄来的？准是从哪个火车站捡一块塞进口袋的。”莉娜对自己的话笑了起来，可是，彼斯托对她的话却很不以为然。

九

在这以后，事情渐渐走上正轨。无论彼斯托走到哪里，遇见什么人，大家都以特别尊敬的口吻跟他说话；对此，他也早已习以为常。在机关里，他接管了全部业务，使他吃惊的是，三天、四天、五天时间过去了，任何贪污的痕迹都没有找到。其实，他早有思想准备，麦克罗茨是干了许多坏事的。

星期三中午，他从机关回家，路上遇见了瓦达斯。瓦达斯是议员，他中学时代的同学，比他高两个年级。他们之间一直保持着来往。现在，连他的这位老同学也以异乎寻常的态度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彼斯托象吸入清新的空气似地享受着他的真情厚意。

“政界有什么新闻？”彼斯托问。

瓦达斯议员把他那颗与众不同的脑袋缩进脖子里，张大着肥厚的嘴唇笑了起来。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他说，“无拘无束的微笑是无法治国的。上面的老爷不论对什么事总是一笑了之。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大事，他总是报之以微笑。他混得不错，其他人也如此。为了从宝座上笑得掉到世界上来，上帝亲手安排一个仪表堂堂的胖子在这困难的时刻骑在咱们的头上。他根本不知道鞋子踩在咱们身上的哪个部位。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受过穷，也没有挨过饿。他怎么会知道挨饿的滋味呢？”

连瓦达斯自己也笑了。他象一头颈粗性猛的獒犬，精力旺盛。他用劲朝上蹦了一下后，又开怀地笑了起来。

“当我们把国家目前的状况告诉他时，他会微微一笑，弹掉雪茄头上的烟灰，接着还是微笑。贫困、失业，闲散的收割者，三万名没活干的农业工人，这些对他来说都是不存在的。他总在微笑，他认为穷人总是有的，一向如此。”

彼斯托不认识内阁总理大臣，只见过他的像片，而眼下这个人的无拘束的描述使他大吃一惊。他觉得瓦达斯讲得非常恰当；不过他惊奇的是，一个执政党的议员也这么说。

“不过他是得人心的，”他插话说。

“你知道，人民性是由什么组成的吗？百分之五十靠政权。这点人民性是每个政府首脑都应得到的。其次，百分之二十五靠个人魅力；只要身居高位的人的丑闻还没有败露，人们还会觉得他很可爱，他于是仍很得人心。至于其余的百分之二十五嘛……，那就没有必要啦。那个任何人都不得罪

的老好人，他，……他什么事也决定不了……你知道关于这种人我们老家的农民是怎样说的吗？‘真是个好人哪！象一块面包任你涂抹！他好到简直不存在了！’”

他们俩开心地笑起来，好象彼此十分了解，望着对方的眼睛。

他们俩就此分手，一路上彼斯托都在想，这位议员的话多么中肯。他撇着嘴微微一笑，从中也为自己得出结论，因为所有这些对他自己也是合适的，看来，对于任何一个在政府部门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来说，也是适用的。

没关系，要是这样的话，反而更好。他开始明白政权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人们要为它格斗，为它角逐。

的确还必须懂得运用政权，他还缺乏这一点。在他心里还保留着学生时代的幻想，认为政权只有承担义务，而不能提出要求。

家里非常热闹，女裁缝叫人把莉娜的衣服送来了，正给莉娜试穿，因此午饭推迟了。全家人都在欣赏那套衣服，孩子们围着母亲尽情嬉戏，他们发现母亲变得多么可爱、多么漂亮、多么不可思议。再不会有这样的母亲了！谁也不会有这么漂亮的母亲！

连彼斯托也被这情景迷住了，他以前一直没有发现原来自己有这么美丽的妻子。她穿上这套晚礼服，仿佛是仙女下凡，来到这所简陋的三间房小住宅了。在这之前，她象个灰姑娘，整天埋头干活，而现在她站在那里，房间突然显得宽敞了，四壁为她退避三舍。那些简朴光滑的家具，曾经是他

们结婚时的时髦货，现在显得格外寒碜；那些用旧后发硬的廉价花墙纸在莉娜面前无不黯然失色。彼斯托感到，这许多年来发生的事情是极不公正的，这个漂亮的申特卡诺伊家的女儿被埋没了，被迫在这个狭窄的、不透气的屋子里默默无闻地过活。

"莉娜，"彼斯托惊讶得失去常态。"你是个多么漂亮的女人呀！"

莉娜笑了，这一笑使她变得更动人。她那温存的、薄薄的嘴唇微笑得多么迷人！她那两排健美的小细牙闪烁得多耀眼呀！她那双乌黑的眸子……，忽儿睁大着，好象从她内心深处迸发出巨大的渴望；忽儿闭上，这时又变得很难以捉摸。

"真见鬼，莉娜，以前我怎么不知道你这么美呢。你要把我征服了！"

莉娜不由得惊讶地笑起来，这一层她的确还没有想到过呢。

可是当她发觉饭菜还没有上桌时，不免又生起气来。

她变得有点神经质，开始挑剔起女裁缝师的手艺来了，说衣肩太窄，腋下绞掉太多了，穿着很不舒服。

"尊贵的夫人"，送衣服的姑娘说，"这套衣服穿在您身上就象浇铸的那样合身！"

"不，我实在受不了这个。我可不是身上紧紧箍着衣服的模特儿。我可是个活人。现在穿这身衣服我都动不了啦，您瞧，我连手臂都举不起来了。"

“尊贵的夫人，”姑娘说，“您的身材好极了，许多人都很羡慕呢。什么都用不着遮掩，要全部都让人家看到才好。”

“我可什么也不愿意叫人家看见，我要的是衣服，穿着能活动的衣服。”

她瞥了丈夫一眼，激动地往下说：

“我不愿意成天不动弹地坐在那里，象个布娃娃。如果我觉得自己是在橱窗里，不能动弹的话，我就要难受死了。衣服应该让我穿上后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

虽然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事，彼斯托还是笑了起来，因为他的妻子要求晚礼服具有便服那样舒服和简朴的特性，而事实上这两者的格调是完全不同的。他认为这套衣服没有任何可挑剔的地方。

“当然，”莉娜说，“你只看到料子的颜色和质地，那是我自己挑选的，可是女缝纫师却把它做成这副德行……”

可怜的姑娘只好从前胸开始，用大头针标出所有受到指责的地方。整件衣服几乎得再重缝一次，这里放出来一点，那里收进去一点，总的来说，全得放大一些，使穿着舒适些；可是这么一来，后背又显得太紧了。然而重新再缝一次看来是来不及的。莉娜最后撒了个谎，说有人请他们吃午饭，她得穿这件衣服，因此这件衣服不能叫人看出是一件真正的晚礼服，现在只要还有可能，她希望最好能补救一下，因为还有半天时间可供修改。

她同女缝纫师通了一次电话。在商谈的时候她神经质地

流着眼泪。

"衣服做得糟透了，根本不能穿。我们实际上是应邀赴午宴的，这身衣服怎么穿得出去呢！您们都是些可怕的人……您们至少得想个办法给改一改呀！……"

女缝纫师是城里最有名气的时装展览室的老板娘，那天当一得知衣服是为赴晚宴穿的，便马上说莉娜需要有一条披肩，而且为了让这位难对付的女主顾满意，还主动提出借一条给她使用。

因此，现在电话战斗没完没了地进行下去。莉娜哭得很伤心，末了还号啕大哭。最后，缝衣姑娘挟着衣服走了，莉娜又穿回平常穿的那套便服，才稍为安静下来。由于那件不舒服的衣服，把她心中对今晚赴宴的畏惧又搅活了。她为什么要答应去参加晚宴呢，谁知道结果会怎样……

"噢，我根本没有必要，"她怒冲冲地说，眼睛里还挂着泪花。"为了我丈夫的前程，我得把命搭上。让我过几天太平日子吧，这实在太可怕了。你一个人去享受吧，去享受整个世界突然崇拜你，我最好不去改变你的兴趣。你为什么要强迫我去忍受这样的痛苦呢，我象过去和现在一样，对你不是也一样好吗？……"

他们是在非常压抑的气氛里吃的午饭，孩子们也不敢出声。一家人都在闷头吃饭——汤烧过头了，肉也烤焦了——只是到吃甜食的时候气氛才缓和下来。

为了逃避午后的紧张气氛，彼斯托又回到市政厅埋头工作，他必须努力工作，以便尽快熟悉全部悬而未决的问题，

因为这些问题对他来说完全是生疏的，而他又从来没有研究过市政府的法律方面的事务。幸亏彼得菲博士是位很有用的人材，对任何事务都非常熟悉，很有判断力，对最复杂的事情都能解释得头头是道。

晚上，家里又出现一阵紧张。他们的小儿子得了喉炎，做母亲的几乎要急疯了；孩子病在床上，烧到三十九度，而她却象个后娘似的要出去娱乐……

末了，改做的衣服一点不比原先的好，甚至毛病更多。要不是彼斯托竭尽全力劝她，她几乎就要把衣服从身上撕下来。彼斯托强迫她，也就是说服她凑合穿一个晚上，第二天再退回去给女缝纫师重做……他心中暗自决定，要女缝纫师赔偿损失，管她的钱从哪儿来呢……他忽然想起来，那个时装展览室有没有什么事要市政府办的，因为眼下他是没有钱的……

祸不单行，就在这最后的时刻，拉约什舅舅来了。

同所有的柯普亚斯家族的人一样，拉约什舅舅也是位和霭可亲的人，非常友善，尽管他根本不姓柯普亚斯，而是姓巴托伊，是彼斯托母亲那头的兄弟。可是，莉娜却把对他的怒火加到柯普亚斯家族的头上……现在，拉约什舅舅当然要留下来过夜了，否则他们能把他打发到哪里去呢……在哪儿给他铺一张床呢？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在孩子的卧室里再安一张铁床，让他在那里睡觉。这样一来，大孩子晚上就无法念书，光听这老宝贝闲扯就够了，而最小的孩子夜里就会折腾死的……

最后，彼斯托喊来一辆车子。尽管路不远，可总不能走着去呀。别的时候，这点路莉娜步行走十趟也是不在乎的，可是，她现在穿着银灰色的羚羊皮鞋，在外面泥泞的街上是无法行走的。这不知又要破费多少！她早就失去一切生活的乐趣，只希望能躺在床上睡觉。可是，现在还得从腰包里往外掏钱。

"彼斯托，我求求你，别把我带到那样的地方去，"莉娜诉苦说，"我原来是什么样子就让我是什么样子吧，别把我变成另外一种人。要我从耗子洞里出来见世面，叫人戏弄一翻，你安的是什么心哪！这对于那些家里有六个房间的人来说是容易的，她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家庭……我可不是娼妇……"

彼斯托忍不住发笑。现在莉娜居然把自己想象成娼妓……

他们终于坐在车子里了。

莉娜坐在车里，象根木头。当彼斯托同妻子一起坐在出租汽车里的时候，有一种新奇的感觉向他袭来。这种感觉是他从来没有过的。这辆窗帘陈旧，后面窗子上吊着一个布娃娃的汽车象一艘奇特的船，把他们从穷困中拖出来，运往幸福的富裕世界……彼斯托想趁着莉娜躬身钻进汽车的当儿拥抱她，却遭到严厉的拒绝，因此，在汽车里他就不敢再造次了。

事实上也没有时间做这种事了，因为转眼功夫他们已经来到科勒迪茨家的门前。科勒迪茨的房子在大广场边，他占

据这所出租公寓楼的整个二层。他们先从车窗往上看看那些灯火辉煌的大窗户。

下车的时候，莉娜使劲盯着丈夫，看他是不是给司机小费。可是她很懊恼，因为她看不清楚他给了多少。她确信丈夫一定给了司机太多的小费。这辆破车把他迷住了。噢，这种男人……！

十

他们上了铺着红地毯的明亮宽敞的楼梯后，摁了一下门铃。

一个当差的来开门，帮他们脱下外衣。彼斯托站在大镜子前端详着自己，觉得自己的礼服无可指责，而站在他身后的莉娜则犹如下凡的天使。他情不自禁回过头来问她：

“你不照照镜子？”

莉娜淡淡一笑。

前厅内灯火通明，灿烂辉煌。从前厅通往大厅的门敞开着，在大厅门口又有一面大镜子在迎接他们。

莉娜这才照了照镜子，从容不迫地把自己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她摆弄了一下头发，女人在头发上总有可拾掇的地方。她的头发剪得象男孩子那样短，纯粹是为了舒适才留这

种发式的，现在她看着反觉得非常满意。她不象其他女人，都留着千篇一律的发式。

彼斯托正为科勒迪茨亲自出来迎接他们而高兴。

科勒迪茨友好、亲切地挽起他们俩的胳膊，把他们带进大客厅里。

“瞧，谁来了？”他大声地冲着他的妻子喊。

大厅里已经来了不少客人。他们感到很满意。因为他们来得正是时候，不早也不晚。接踵而来的是法院院长托尔库·阿姆鲁斯和他的妻子及两个瘦小的女儿。也许她们平常是满好看的，可是眼下她们显得非常单薄。

副州长是老熟人，亲切地跟他们攀谈。副州长的儿子也娶了串特卡诺伊家族的一个姑娘，于是他们又成了亲戚。

直到现在，他们才注意到科勒迪茨太太；他们感到很窘，因为老科勒迪茨咋咋呼呼地把她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没有同她说上一句话。可是莉娜现在有点生气了，因为这位脸色苍白，神态冷漠，并不漂亮的女人只同她说了几句话。“纯粹的上等人，”彼斯托心中暗想。连他也对主妇的态度稍感不安了。他这才想起来，原来他在接到参加晚宴的邀请之前，没有到科勒迪茨家来先作一次预访。

很遗憾，他们还不熟悉这个世界的习俗。

他把这事看得过于重了，不免急出一身汗来，而且还为如何补救一下而在大伤脑筋。

过后，他也就不去管它了。说到底，他们邀请的不是他，而是市检察长。

他坐到一张很舒适的扶手椅上，点燃一根雪茄。他一向在饭前是不愿意多抽雪茄的。他慢慢地适应了，终于镇定下来。他望了望妻子，只见她泰然自若坐在其他女人当中，风度十分高雅。在这一群女人中间，她是最漂亮的；可以看出，她感到很自在。

当你突然发现自己是在最好的上流社交活动中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惬意的感觉。犹如一个快要淹死的人，突然被抛出水面上来；又如一个被缠在海草里眼看就要死去的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是在童话岛上的玫瑰丛中……生活立刻变得异常美好，一切烦恼都不复存在。

是的，他们参加的是一次美好的社交活动。在场的有一位著名的律师克梅尼·波勒迪亚勒，他来自爱勒德伊的克梅尼家族，虽然不是出自伯爵的那一支，但这在爱勒德伊人的相互关系中算不了什么。无论如何，他颇具伯爵的派头，是一位讨人喜欢的、身材魁梧的人，一位爱勒德伊贵族。爱勒德伊的贵族同其他匈牙利贵族的区别在于他们没有退化。他有一个女儿，漂亮得令所有的眼睛都盯住她。

其次，皇家区中学学监也在场，他高高的个子，神态傲慢，不过，彼斯托当文化参事的时候，跟他有点交情。现在，他们攀谈起来后都感到奇怪，为什么过去彼此从不曾互访。总之，出席晚宴的都是些傲慢的人物，如果谁的个子矮，就得把头抬得高高的。大概是因为他们都穿着高领子衣服的原故，所以他们在相互交往中，总是那么兴高采烈，兴致勃勃，个个笑得象个孩子，仿佛没有任何东西在逼迫他

们，既没有年龄和财产，也没有政权和国家的贫困在压迫着他们似的。

连主教也出席了。他身上那条宽大的紫兰色腰带未免使彼斯托有点望而生畏，因为他是加尔文教徒，总有点怕天主教神父。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在他生活的圈子里，人们总认为天主教的神父比新教的牧师特别些。教会占有的大片田产、权势和文化的光辉在照耀着他们。教会人士的文化教养都比较高。彼斯托整个晚上都不敢正眼看看主教，甚至连口都不敢张，因为他担心自己的谈吐有失礼节。主教倒颇象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教，优雅而高贵。他手上戴着一只很大的钻石戒指，脸上总是挂着谅解的，或毋宁说是宽恕的微笑。不管人们在他面前说些什么，他总是报以这样的微笑。

其他宾客都是有权势的代表人物，有商界的，也有政界的——都是些知名人士，他们的名字常在代表民众呼声的报纸上受到攻击。在场的还有警务长官和法院的要人，他们的职业是宣告他人的死刑。世界上哪怕是最小的地方也有它自己的“社会首脑”，何况约拉特诺克已经大到足以供养整个政权机构的官吏呢。这是一座充满敌意的特殊城市，可是，又象是根本不存在敌意——犹如匈牙利草原，广阔得令人眼花缭乱，却又狭窄得令人胆战心惊。

彼斯托专心致志地观察周围的人物，竭力以此来使自己镇定下来。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应该威风凛凛地端坐在那里，而又不显得很做作。置身于那些一向被视为“社会首脑”的头面人物中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况彼斯托清

楚地知道，自己身上仍然存留着昨天的烙印，即暴发户的污点。在这之前他既没有什么地位，也没有来过这里。

他一直在仔细观察那些一向名声不好的人物。其中有法院院长，万一落在他手里，他无疑会作出无情的判决……还有那些银行家，他们从来没有给过他一个弗勒……那些大企业家，他同他们没有任何共同点……昨天，他们还都不屑于看他一眼，仿佛他不存在似的。

突然有一句话钻进他的耳朵，使他脸色刷白，接着又红到耳根。

他惊吓得仿佛房子顷刻倒个个儿，真想拔腿就跑。

“咱们是在等候玛克托连娜吧？”一位绅士简短地问另一位。

玛克托连娜也来吗？

这是他没有料想到的，其实，他应该想到，勃龙柯伊·弗利夫妇是科勒迪茨家的常客。可是，由于这几天太激动，没有想到这一层。

要是在妻子的眼皮底下同玛克托连娜相遇的话，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庆贺他当选的晚宴上，仅仅因为勃龙柯伊在场，已经足以使他全身的血液沸腾，以至晚宴结束时已完全失去理智。现在，这个深渊又朝着他逼来了。他完全失去自控的能力，只是冲女人堆里窥视，看莉娜是否在注意他，并发现他身上发生的变化。要是莉娜发现他失常的话就糟了，因为他无法解释清楚自己的行为。而且，要是玛克托连娜来了，他

将会陷入绝望的窘境，因为他心里很清楚，他在玛克托连娜面前是无法控制自己的……

他内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每一分钟他都在等待着玛克托连娜的到来，并下定决心要谨慎行事，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同她握手。他害怕接触到她的身体……，那怕仅仅通过握手的方式……

仆役终于来报告说，晚宴准备好了。于是，宾客都朝餐厅走去。现在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玛克托连娜和勃龙柯伊都没有来，客人们都就座用餐了。

所有的人都坐在写有自己名卡的座位上，连一个空位子也没有剩下了。也许玛克托连娜夫妇不会来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并为自己得到的莫大荣誉而高兴。他的座位在主妇的左边，主妇的右边坐着主教。

主妇可谓是尊严的化身，难得张一次口，她的每一瞥都是给每一个人恰如其分的待遇。科勒迪茨则相反，滔滔不绝，尽管他没有必要如此殷勤，因为他家财万贯，又由于他的经济势力，成了本市银行界的首脑，实际上是本市的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莉娜坐在长餐桌的中间，在他丈夫的对面。她从来没有坐在离丈夫那么远的地方，何况现在还不是正对面呢。他们无论到哪儿，都有肩擦肩坐在一起的习惯，当然眼下是不可能的了，现在他甚至顾不上美美看妻子一眼，因为他正忙着竭尽全力去博取主妇淡淡的微笑。莉娜却为自己的手感到非常羞惭。她家里虽然雇着一个使女，由于是个乡下姑娘，所以

她不得不亲自下厨做饭。这几天她虽然特别注意保养自己的手，可是当她不得不脱下手套时，两只手还是显得又粗又红。

进餐时，每一位宾客都有两个仆人侍候。他们都是很精神的小伙子，戴着白手套，一个在右边，另一个在左边，极其细心地关照每一位客人，不使他感到缺少点什么。在整个进餐过程中，莉娜一直惴惴不安地责备自己为什么要来这里，万一得回请他们，用什么来招待这些人呢……

的确，除此之外，他们俩都感到过得很愉快。人们待他们都很客气，晚宴快结束的时候，还有人为彼斯托祝酒呢。特别要提到的是，区中学学监站了起来，发表了一篇格调完美的演说，赞扬彼斯托出任检察长丰富了本市的生活。令人吃惊的是副州长也附和着连连叫喊："是的，是这样的！"致使莉娜几乎落下泪来。

散席后，宾客们三三两两分坐在一起。彼斯托仍然同妻子分开坐；只是在离开餐桌的时候，他们俩才彼此热切地望一眼。

"亲爱的，你觉得怎么样？"彼斯托问。

莉娜嫣然一笑，意思是说：还可以。

"你是最漂亮的，简直美极了。"

"嘘！"莉娜发出警告，并暗示丈夫千万不能得罪其他女人。

彼斯托笑了，他很庆幸没有出什么差错……

就在他们接吻的时候被科勒迪茨当场捉住了。科勒迪茨

大笑着说：

“咳，你们这些年轻夫妇！我的小妹妹，今天你得放弃你丈夫，今晚我们要把他吃了。”

莉娜笑了起来：

“可得把他给我留够哪。”

“什么，得留多少？”科勒迪茨尖刻地问道。

“把他的坏脾气留给我吧，他对我的脾气可不好啦，”莉娜开了个玩笑后，科勒迪茨哈哈大笑。

“他也有坏脾气吗？”

但是，莉娜不愿意多说丈夫的不是，因为她正为丈夫担忧，而且她不习惯科勒迪茨用“你”向她表示亲昵。

“你有一位出色的妻子，”科勒迪茨冲彼斯托说罢，顺手捏了捏莉娜的脸蛋，把莉娜弄得心烦意乱，脸色刷白。

科勒迪茨没有注意到她的神态，反而更大着胆子搂着她的腰，吻了她一下。

莉娜不敢反抗，直愣愣地站在那里，臊得脸孔一阵比一阵红。

“呵，呵，”科勒迪茨叫喊着，“得把最美丽的玫瑰献给最漂亮的女人。”

说着，他朝桌子走去，从一束华丽的花中抽出一枝长柄玫瑰，塞到莉娜手里。

“现在，你就象一幅油画啦！”他明确地说。

他对这个用词特别满意，重复了两三次，说她是一幅真正的油画，一位古典艺术家的杰作。

“伦纳多·第文西，①”他考虑了一会后说。彼斯托很相信他的话，而莉娜则由于陷入迷惑之中，变得更可爱、更动人了。

市副书记官的妻子走了过来，把手搭在莉娜的肩上。她是位娇小的金发女人。她丈夫出身于本城一个大家族，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邀来作客。这两个女人一块儿出去了。莉娜觉得，在这里连这位娇小的女人也有点被冷落在一旁，因此同她在一起感到很自在。

彼斯托喝多了乔则斯②美酒，精神特别兴奋，而且由于玛克托连娜夫妇要出现的危险已不复存在，他感到象学生时代那样快活，仿佛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已婚十六年的男子，而是个未婚的小伙子。他发现所有的女人都很漂亮，很年轻，于是向她们逐个献殷勤，从而博得她们的微笑。

应该承认，他是成功的。他已经很适应这里的社交，大家象对待这里的常客那样对待他。他谈论戏剧，在交谈中，他惊奇地发现，这里的女人对布达佩斯女演员的风流逸事的了解远远超过圣经。有一次，一位著名的漂亮的首席歌女成了某个丑闻的中心人物。他在报纸上读到这则新闻时，万万没有想到这居然成了一件大事；现在他才意识到，为了要在这些女人当中取得成功，还必须研究舞台生活秘闻呢。

整个晚上没有发生什么特别意外的事。只是科勒迪茨抓紧时机把他拽到角落里，严肃地对他说：

---

① 伦纳多·第文西（1452—1519），意大利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家和工学家。

② 匈牙利地名，位于匈牙利北部，盛产葡萄酒。

“喂，彼斯托，我得告诉你点事。”

“洗耳恭听。”

“城外林荫区有幢漂亮的别墅，你得把它买下。”

彼斯托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因为这使他想到口袋里有数的几个钱。莉娜给了他几张钞票、银币和小镍币，以备急需。可是，她并没有给他足以马上能买下一幢别墅的钱哪。

“我并没有说我指的是哪一幢，”科勒迪茨接着说，“我只是说别墅好极了，眼下正急着要出手。彼斯托，你到底有几个孩子？”

“两个，都是儿子：一个上中学四年级，一个上中学一年级。”

“妙极了……那么说，这房子就象专为你造的……而且要价比实际价格低得多。”

“这不可能，”他笑着说。可是随后他又变得严肃起来，因为只要是科勒迪茨提出的，准是一桩好买卖，因此同这种实权人物是开不得玩笑的。

“我的好亲戚，你现在得买一幢房子，”总经理在谆谆教导，“这不仅是因为你现在的地位要求你有自己的窝，还因为公职人员是不能租房子住的……”

他们俩都为这种看法发笑，约拉特诺克城的市民普遍都不把“房客”——住中等公寓的房客当人看待。房东从不邀请穷房客参加屠宰节①。房东瞧不起房客，因为他们连房子

① 匈牙利民间习俗，人们在八月下旬宰猪时都遍请亲友。

都买不起。

“……而且还因为，”稍停片刻后科勒迪茨接着说，“因为还得避免旁人说闲话……要是你一年以后才买房子，人家就会说：瞧，这家伙吃足了。相反，要是你现在就买，那么你完全可以说是用继承的遗产买下一幢小房子，这跟谁都没有关系。是呀，咱们这里，老百姓只相信那些有财产的人。卡洛伊国王举行加冕典礼时，我就亲耳听到两个站在国王车子旁边的农民这样说：‘你瞅瞅，轮辐是金子造的哩……嘿，这些哈布斯堡王族，这才是真正的国王’……”

说到这里，他就走了，不等对方回答，也不给对方解释的机会，留下新上任的检察长独自一人同这桩大事搏斗。

彼斯托的好心绪再也提不起来了。这个诱惑者完全搅乱了他的宁静。

“我没有接受银行方面提出的贷款，”他在沉吟，“不过他们非常懂得如何处置这笔贷款。”

他认为贷款所预示的对他来说是这样一种耻辱：这些人不能屈尊到他们现在居住的小屋子回访他们，他和莉娜无疑得效法这些人。就他现在这副样子，对城市来说也是不够理想的。他们想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他。

彼斯托独自一人呆在那里抽烟。现在，他挑了一根最粗的雪茄。他一面侧耳倾听人们在闲聊，一面在思考一个事实。人们说，麦克罗茨六十二岁还没当上检察长，而他比麦克罗茨年青二十岁，倒当上了。可是，麦克罗茨在大广场旁边有一幢可供侯爵住的大住宅。在这里，每个人都必须自己

有一幢大房子。他把在场的人审视了一遍，数了数，他们每人都有一所很大的住宅。连那些公职人员也都在为获得六间一套的房子而奋斗呢。一个法官，负债累累，自己却有一幢住房，他是否因此比另一个收支平衡，生活简朴的法官更精通法律呢？连那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法院院长也住在麦克罗茨的那座“王宫”里呢。那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只有显贵人家才住得起这种房子。难道麦克罗茨也是通过他现在面临的方式得到这幢房子的吗？就在这一瞬间，他又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人们不是向他提供大广场旁边一幢两层的房子，而要把他推到城郊的别墅区，远离市中心。将来他从那里怎么上班呢？在那个居住区只有一所大别墅，是属于勃龙柯伊的。其他的房子都是按照德国式建造的小屋子，房间到处是小洞……他们究竟打算给他哪一幢呢？……他们打错算盘了，他是不能随便让人塞进一间茅屋里去的。

午夜前五分钟，主教站起身，没有告辞就走了。彼斯托注意到主教的离去，使他感到诧异的是，除了主妇之外，没有任何人站起来送他，而且主妇把他送走后很快就回来了。主妇是天主教徒，因为她母亲出嫁时改了教，或许她已经习惯了改信的教，因此用天主教教义教育子女。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晚上主妇对自己的家谱只字不提。这个女人是柯普亚斯·弗尔德南的后代。弗尔德南是个高个子，清瘦而高贵的人，出门总乘驷马高车……他彼斯托将来是不是也要坐驷马高车？或者是一辆汽车？……可是，钱从何来呢？

莉娜朝他使了个眼色，他便站了起来。他们要走了，可

是，他们不能不向科勒迺茨夫妇郑重告别后再走。这时，他们吃惊地看到，其他客宾都没有效法主教的不辞而别，而是郑重其事地道别。有些人的道别烦琐得仿佛他们就要动身到美洲去似的。

房子前面是出租汽车停车场，外面落着十一月初常下的那种细雨，凉飕飕的，叫人很不舒服，他们只好坐车回家。

他们各怀心事，默默无言地走进住所。莉娜急急忙忙去看生病的小儿子；她高兴地发现，孩子安稳地睡着呢。

多年来，他们一直住在这所房子里，一向过得很好……他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七八年。不言而喻，当时彼斯托还是一个小官吏。而孩子们已经渐渐长大，原来那间小房子显得小了。那所房子在市场旁边，后面有院落。在那之前，他们的居住条件更差，因为彼斯托刚从俄国俘虏营回来，没有房子。幸亏他是军人，好歹分到一间很小的房间；那时，即使条件很差，他们也很高兴。后来，他们才搬到现在住的卡托林街来的。瞧，现在又要寻找另一个住宅了……

彼斯托心里想，真滑稽，越搬离城区越远……

“这些有钱人过得可真好，”最后，彼斯托叹了口气。他仍穿着晚礼服坐在那张被孩子们踩坏的扶手椅上。孩子们特别喜欢在这上头蹦跳，弄得垫子里的鸭绒都露出来了。他想用这句话来表达他和妻子的共同感受。

“是呵，他们过得真轻松，”莉娜证实说，“他们有多少间房间，我连数也数不过来。在办公室后面是不是也有一间？”

彼斯托本想提买别墅的事，可是，他决定先等一等，看

他妻子是怎样考虑的……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点是确定无疑的。

莉娜还坐在那里愣神儿。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莉娜终于开口了，“他们会回访咱们吗？”

彼斯托装着没听见。他们当然有义务……他一想到科勒迪茨太太将要来到他们家时，一股热血直往他的脸颊冲。她会表现出象来看望办公室的一个公务员的样子，纯粹出于慈悲……

“你觉得怎么样？”他问，有意转移话题。

莉娜沉默片刻。

“没出什么事，”她说，“一切都很顺利。”

这使她想起参加晚宴前的畏惧，担心会受到冷落或侮辱。“没出什么事”是有所指的。彼斯托理解她的意思，心中暗自好笑，脸上却没有流露出来，因为他眼下思潮起伏，任何其他细小的感情冲动都被掩盖过去了。

“饭菜烧得很好，”他说。

“他们准雇了一个男的当总厨师。”

说到这里，他们又沉默了。在他们的心里，又卷起一阵波澜，致使他们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之间原有的和谐已不复存在。往常，每当他们参加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晚宴回到家后，两人都争着说话。为了消除从自己圈子的朋友或对手的晚宴上带回来的紧张，话语从他们嘴里滔滔不绝涌出来。因为每次晚宴同时也是一次力量的较量，评语是由全体应邀

者下的：女人们从艺术持家竞争的角度下评语，男人们则从为积财而奋斗的角度下评语。可是，他们现在都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这次晚宴显得如此高不可攀，莉娜也罢，彼斯托也罢，都是力所不能及的；它颇象展览厅，也象焰火或者圣伊斯特万节的烤牛之类的东西，无论怎样也激不起他们的兴致来。

“亲戚，”彼斯托自言自语。他赶紧脱去衣服，上床躺下。

他偷偷朝妻子望了一眼，只见她仍不声不响地在卸妆，小心地脱掉衣服，立刻把昂贵的衣服整理好，套在衣架上，再把这些衣架挂在最上面窗子的把手上，就这样让这些衣服一直挂到明天早上。

她往高处伸手挂衣服时，她那美丽的身段是那样苗条，那样富有弹性，致使彼斯托想要得到她的欲望油然而生。

“别老往这儿瞧，”莉娜不好意思地说。彼斯托假装闭上眼睛，为的是再过几秒钟后又能睁开眼睛偷看她。他惊讶的是莉娜竟象细心的商人包货物那样，把自己的衬裙叠起来。他看见她坐在梳妆台的镜子前面，不厌其烦地在搗弄她的头发，然后默默地盥洗。他的眼睛时不时闭上，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睡着，可是又提不起精神来说话。一股暖洋洋的、渴望的感情流过他的全身，使他感到心头痒痒的，很舒服。

为了要远避那些陌生的影响，使他们能继续过家庭的全部生活，该怎么办呢？他现在非常担心他一直生活在其中的温暖、亲密而实在的幸福会遭到破坏。他不能为了社交而放

弃自己的妻子。整个晚上，她显得多么漂亮，对他来说，她是那么熟悉，又那样平常，同时又是如此不寻常，如此新鲜，叫人如此兴奋。晚宴以后，他几次产生了要过去抱吻她的欲望，想用爱来报答她，报答她象一个正直、真实而平凡的人那样生活。尤其是现在，从背面和侧面看，她完全象个年轻姑娘。他感到惊讶，十六年的结婚生活在她身上竟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她担负着繁重的家务，特别是教养两个孩子，花费了她许多精力，却还能保持着原来的体态和风韵，现在看上去还那么水灵、细嫩，尤其在现在的灯光下……

他醒过来时，发觉妻子已经躺在床上。他把手向她伸过去，妻子顺从地任他抚摩。

“你知道科勒迪茨对我说了些什么吗？”他已经完完全全醒过来了，粗鲁地把妻子的肩膀吻个遍。“他说他知道在别墅区有一幢房子要出售，价钱很便宜，大大低于实际价格，现在非常容易弄到手。”

莉娜惊愕得直挺挺躺在那里。又出了什么事了？她突然感到担忧、怀疑和恐惧，好象有人要使她身败名裂。

“到底是谁家的房子呀？”她轻声地问，立刻把身子蜷缩成一团，象做孩子时常做的那样，把膝盖蜷曲到胸前，用手捂住眼睛。

“我不知道，”彼斯托说着，伸了伸懒腰。“我得承认……，我担心……，但愿我不会意外地落入那个老贼的手心里……，我得加倍小心……”

“上帝，千万别出事，”莉娜长长地嘘了口气。

“很难办，”彼斯托把自己考虑的说了出来，“叫我左右为难。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储蓄银行要把别墅买下，那不会有问题。剩下的就没有着落了，比如摆设和设备等等。我真不明白，这座城市是怎么搞的……令人吃惊的是，我接替麦克罗茨以后，竟没有发现他贪污受贿的蛛丝马迹，我是准备好掏蚂蚁洞的。要么是他们干得很巧妙，要么是他们没有贪污。不贪污是不可能的，他准是集中精力干大的了。这样就不能那么快发现他的诡计……现在，储蓄银行想讨好我，否则科勒迪茨不会认我这门亲戚的。他有求于我。他明白其中的原因。现在我不清楚，焦臭气快要出来的时候，我该采取什么态度。如果我把它彻底打扫干净的话，可能会招来全社会的反感……今天，我已经看到，他们都是一丘之貉，而且象链条一样勾结成一串……副州长到处都有他的大小舅子和连襟，他们都结成一个帮，现在我还摸不透他们……我若熟视无睹，简直是耻辱，何况将来总有一天他们要败露的。”

莉娜没有搭腔。她怀着对明天的担忧，瘫躺在床上，躲进被窝里，寻求保护。她全身都在颤抖，一直抖到脚尖。她认为自己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不应该往坏里想。自我忘却使她进入梦乡。

“总工程师说得非常好，”彼斯托边说边笑了起来，“他谈到有一个省城向技术顾问局要一名总工程师，上面从布达佩斯内政部技术人员中请了一位……这人劈头就问：‘那里有水管吗？’‘有。’‘路面铺好了吗？’‘铺好

了。’‘煤气厂有了吗？电站建了吗？’‘都有了。’……‘那么，’技术员说，‘那我在那个城里还有什么干头呢？’”

说完，彼斯托又笑了一阵。

“非常好，”他停了一会后又接着说。“内政部的老爷们想象中的城市是什么个样子……那人来咱们这儿倒还有活可干……咱们这里一无所有，咱们需要水管，需要铺石块的路面。这里只干了一件事，安装了电灯。可怜的贝拉迪尼为这事把牙齿都咬碎了……，糟透了……为了这座城市！……”他又笑了起来。

莉娜醒过来后问道：

“欸，彼斯托，要出售的不会是贝拉迪尼的别墅吧？”

“可能是。”

“那寡妇无法保住那幢别墅了。她既没有收入，也不需要那所房子。”

“是呀，”彼斯托说。“她的男人奋斗了一生，毫不畏惧……他一死，全都完了，象漏了气的气球……你信不信，如果科勒迪茨，上帝保佑，去世了，他的妻子还能接着每星期四晚上举行宴会吗？为什么举行宴会呢？还不是为了买卖上的需要嘛。我想象得出，那个瘦女人对这一切烦透了。其实，她一点也不用操劳，一切都有佣人来做……可是，她丈夫得花费多少精力……他可鬼了，时刻在窥伺。他以前多么不可一世呀！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在大街上紧紧拽着我，马上同我攀起亲戚来……他象个猎人，身上老带着装了火药的猎

枪，连最小的猎物也不放过。”

他还说了许久，可是莉娜却睡熟了。

她的长时间沉默使丈夫闭上嘴。他听到她轻轻的、均匀的呼吸，便翻个身，脸冲墙，一会儿功夫，他自己也睡着了。

十一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们俩都感到非常疲乏，心中忿忿不平。上帝没有梦示彼斯托该做什么，他只觉得自己坐的那辆车子被推到一条新轨道上，直往前开，车头驾驶室里坐着一个陌生的司机，而他自己却成了带着按规定路线旅行的护照的旅客，就要被押送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去。

在办公室，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而且还遇到一件意外的乐事。那就是他上任后签署的第一个契约。为此他拿到了五十个庞克。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把钱塞进钱包，放在从来没有使用过的最里层，然后到市长办公室去汇报工作。

市长象同自己亲生儿子谈话那样同他交谈。这位文雅的小个子老先生活象魔术大师，在最危急关头，用最简单的一

招把结子解开，把一切都办得妥妥贴贴。他听到不少关于晚宴上发生的事。他本人没有出席晚宴，借口部里来人，要在他那里吃晚饭。彼斯托得把晚宴的情况详详细细告诉他，比如去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他于是从彼斯托嘴里不知不觉掏出许多东西。最后，谈到别墅的问题，彼斯托征求市长的意见，并了解科勒迪茨的为人。

“科勒迪茨是位了不起的人物，”老先生说。“他白手起家，创建了储蓄银行。这是阿尔弗勒德地区首屈一指的银行。要是他认为是好的，连瞎子也会接受。”

他本来想问麦克罗茨的情况，他是不是也愿意听取市长的意见，科勒迪茨是否也常常向麦克罗茨提供类似的好处？他购置地产是否也是科勒迪茨出的主意，以及他听从储蓄银行的摆布到何种程度等等；因为他感到，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在科勒迪茨的网里惶惶不可终日……不过，他当然绝不能对此加以冷嘲暗讽，也许有人放这个风，可科勒迪茨却没有干这种事。彼斯托同市长还没有亲近到可以把这种秘密挑开的程度。

因此，他一再打听科勒迪茨建议他买的那幢别墅是不是贝拉迪尼的。

“不是，不是，”市长矢口否认，“不大可能。别墅区有许多房子待售，至于贝拉迪尼的情况嘛，完全是另一回事……的确，你表姐夫科勒迪茨对你怀有最大的好意。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多次向他谈及你，每次他总说，他老把你挂在心上。他还表示，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你获得这个位置，

对本城很有好处。这一点，你尽可以放心。”

“非常感谢你，贝拉大叔，我真心实意地感谢你，而且乐意照你建议的去做。”

他现在已经用不着市长提醒不要称呼他阁下，张口就叫贝拉大叔……他们之间已经亲密到彼斯托象信任自己亲叔叔那样信任老头子了。

他似乎觉得自己有了名誉地位，已经属于这个特殊的社会联盟的一个成员，而这个联盟意味着这座城市，意味着公众生活、政权和现实。他看到这座城市把自己的一切，全部的担忧和利益全嘱托给他们，而他仿佛觉得自己一直是属于这个城市的。

他象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沿着市府大楼宽阔的走廊走着。他以前的职务并没有给过他这种感觉，因为在那里还没有出现过能显示他的优点和长处的东西，对他起作用的是社会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昂起头来，这种力量使他的腰杆硬起来，跟有权势者的友谊使他的自信心大大膨胀起来，他感觉到在他背后有财富的拥有者，善于进行统治的人们的社会。

就在刚才，他办公务挣到五十个庞克的秘密财产……这笔钱不能叫莉娜知道，他要把钱用在公务应酬上。

一个人身边总得有几个钱才行。得有钱买香烟、雪茄、一瓶啤酒、付小费，等等……

在这之前，他象个对人生冷漠的、很不起眼的小职员，总是低着脑袋，从大院匆匆溜进市府大楼。而现在他却象要

尽可能长时间地沐浴在幸福阳光中的人一样，满怀自信，迈着方步走进大楼。

回到家的时候，他也是精神抖擞，神态自若地昂着头踏进家门……似乎连身躯也长高大了许多，致使拱形的屋门容纳不下他。他的脑袋几乎要撞在门楣上啦。他的住宅里有一扇门是朝门洞开的，因为这扇门直通他的卧室，所以一向都关着。他总是穿过院子，踩着小碎石子路，从后门高一脚低一脚走进他的房屋。那里是一间极小的过道，有四扇门。一扇门通餐室；餐室的右边有一扇门通孩子们的房间；左边的一扇门通向他们夫妇的卧室。他的住宅是由这三间房组成的。现在，当他跨进宅院的大门时，突然站住，想了一会儿后，认为不能再这样住下去了。他得把门洞里的房门打开，可以把卧室和餐室对调一下。这么一来至少可以腾出一个房间来招待客人。

以前，他顶多同一名兽医，几个当教员的朋友，一两个小地主来往，他们的居住条件大致相同。当时这所住宅还是满体面的。可是从现在开始，他怎么能再把他的全部家当公诸于那些来看望他的人呢？如果在中间的房间里接待客人，那不可避免地就要受到打搅。因为从两间卧室走出来的人都必须走过中间的餐室，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通道。

莉娜对此会说些什么呢？

眼下他只好将就着住；小过道和厨房之间的门敞开着，里面充满洋葱味。

他皱了皱鼻子，把大衣、帽子和手杖统统挂在唯一的一

个衣钩上，然后径直朝餐室走去。

这间房子多么令人不舒服呀！这个想法使他全身象被电击了一下似的。他感到奇怪，怎么以前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桌子已经摆好了，莉娜在上头铺了一条雪白的漂亮桌布，然而盘子却象餐馆里的餐具，是厚厚的陶瓷盘子。这些便宜货要不是用得特别仔细，早就打碎了。

餐室是相当宽敞的。在餐柜旁还能摆下一架钢琴；从前，莉娜常常在那里练钢琴；她弹得不好，喜欢在上头胡乱弹一气练习曲。她连弹一首民歌的勇气都没有。孩子们常常去折腾钢琴，其实并不是真有兴趣，只是为了完成学校的功课才胡乱往下砸的，尤其是当他们的父亲不在家时，更是如此。小儿子听觉还比较好，对弹琴也有点兴趣，而大儿子非要强迫才能坐下来。

彼斯托想，要是把餐室挪到朝门洞的那间房子去，也还会象从前那样别扭。那间房里摆不下钢琴……如果把卧室的两个柜子搬到现在的餐室来，钢琴又没地方放了。现在，他记起来了，他们买来这架钢琴时，曾把这两间房子对换过一次。那是莉娜运用她的天才丈量出来的。对调房间之后，使这架钢琴获得了一席之地。这样安排是很重要的，住宅一下子显得大多了，而卧室如果有人睡觉或生病卧床，其他人还可以照样弹钢琴。

“毫无办法，”他心里这样说，随手拿起写字台上的信件。瞧，这里居然还摆得下一张桌子。这桌子当然也可以放在小房间里，它不碍事……

他拿起其中的一封信时，感到心仿佛被狠狠扎了一下。他认出是他最小的妹妹的字迹。

他同阿蒂勒卡妹妹已经有十年不来往了，这是由她的婚事造成的。他捧着信过了好一会儿，看见信封边上有一个开口。显然又是莉娜用指尖把信封挑开过。所有的信她都要先拆开看，真是讨人嫌的习惯……他站在那里，浮想联翩。他非常感动，连阿蒂勒卡也得到他升迁的消息，并写信向他祝贺……

他慢慢把信笺从信封里抽出来，站着读了起来。

这是一封可怕的信。

妹妹在信的字里行间流露出苦恼和真心的悔恨。她承认婚后的不幸，现在不得不说出真象，并求哥哥帮助，因为她的丈夫……婚后十二年，现在她不得不承认，丈夫心灵中坏的性格已暴露出来了，她实在无法再忍受……，她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不能不在她亲爱的彼斯托哥哥面前承认，自已处在十分严峻的关头。她的丈夫是个不可救药的人，根本不懂得过日子，丈夫已经失业两年，全家靠她一人负担。她经常是顾了上顿，顾不了下顿。他们的五个孩子……，现在午饭还没有着落呢……

他拿着信的手不自觉地垂了下来。他实在看不下去了。他的心情非常沉重，他太吃惊了，得稍稍休息一下，才能缓过来……

他干脆把信放下，踱到房间的另一头去；在那里有一张长沙发，沙发前摆着一张六角形的土耳其式小烟桌。

他从烟匣子里拿出一根香烟，点燃后，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的两个儿子在餐室右边的房子里，关着门在里头争论。两个孩子的房间总是乱糟糟的，要收拾整洁是不可能的，莉娜索性下令，叫他们老关着门，因为随时随地都可能有客人来，得在客人面前把这一切掩盖起来……彼斯托现在很高兴，因为这扇门是关着的，他不会受到孩子们的吵闹声干扰……

他又重新拿起信，坐在写字台前。写字台靠墙摆在两扇窗子之间。他又接着看信。阿蒂勒卡在信里说，不仅如此，她丈夫现在还见一个女的就追一个，……还有，她除了自己生的三个孩子外，还要抚养丈夫前妻的两个孩子，象对待亲生的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现在她的丈夫又找了一个女人：他说他无法再在这种地狱里生活，他需要有点阳光，而他在自己妻子身上却找不到。现在他在街头穿着破衣烂袜的女人身上找到了阳光。他常常整个星期不回家，她担心会被他抛弃……

他把信扔在桌子上，霍地站起来，在房间里大步踱来踱去。阿蒂勒卡小时候是全家的宝贝儿。她长得很甜，非常迷人，哥哥姐姐们甚至准备为她牺牲自己。后来发生了不幸的婚姻。她爱上一个家境没落的贵族子弟。他是个游手好闲的懒汉，只知狂饮的无赖。彼斯托家人早就预见到不会有好结果。大家都劝阿蒂勒卡摆脱这个人。为了娶阿蒂勒卡，那家伙跟自己原来的妻子离了婚，劝阻也就无效了。为了嫁给这个人，阿蒂勒卡同家里人闹翻了；那时，他们的母亲还活

着。为这事母亲伤透了心，……太可怕了。

他继续往下读信。

现在，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同五个孩子一起饿死，要么继续受这个罪。她说她羞于启齿，家里连一个子儿也没有，她也没有办法，因为她丈夫从没给过她一分钱，而她又不是老有活干，只好凑合着过日子……他们靠吃土豆和干面包过活，可是连这也不是常有的。她等呀等，以超人的力量等待着，但总不能这样永无休止地熬下去呀。今年，她已无法让孩子去上学。现在已经是十一月了，这些可怜虫还在家里闲呆着。她得眼看着他们象街头的流浪儿那样长大，只好眼睁睁看着，毫无办法……没念书，老受街头上坏习气和龌龊语言的影响，他们将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如果他有机会来布达佩斯，务必要去看她，以便亲眼看一看，并给她出出主意……

彼斯托把信扔回桌上，攥紧拳头。

“现在才叫我出主意。可是，我早有言在先……”

他在良心上受到很严厉的谴责，久久不能平静。他在烦躁地等莉娜进房间来。

莉娜满脸笑容，走了进来。她把脸颊凑过去给丈夫吻，然后打听机关里有什么新闻。

“你还打听这，你没看见阿蒂勒卡的来信吗？”

莉娜朝写字台瞥了一眼，说：

“噢，阿蒂勒卡，怪可怜的。”

彼斯托感到很吃惊，看来妻子对这事不象他那样悲伤。

"我的上帝，"莉娜说，"她是自作自受。咱们全家人都预料到会有今天。把拉波·古斯迪当理想的……亲爱的，别为这事激动了。别把阿蒂勒卡写的全当真。她总爱异想天开，心里一不痛快就瞎写一气。过后，她准又为写这封信后悔。"

"可是，她们在挨饿。"

"是呀，亲爱的，这叫彼一时，此一时……想当年她嘲笑我的饭菜时，可神气啦……革命①后的那些年，我们住在征用的一间小破房间里，她见我在每花一个铜子儿前，总把钱掂量十次，可瞧不起我啦。即使那样，我还是对她很不错，一直很关心她……，她向我们要很多钱，我没有给她，她可不高兴啦……即使我当时有钱，也不会给她，因为这等于把钱扔进粪坑里，毫无意义。正好那时罗马尼亚人把我父亲最后一匹马，最后一粒麦子，连储藏室里仅剩下的半公斤猪油也拿走了……在这种情况下，她还没完没了地向我要这要那……"

彼斯托木然地听着。这些事他早已忘了。使他惊讶的是，他妻子全记得清清楚楚，连她们之间发生的口角也一字不漏地背下来，仿佛刚发生，今天或昨天刚发生似的，他还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呢。

他只记得，在某件事情上，他违心地向着自己的妻子，连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就因为他的妹夫，姑嫂俩吵翻

---

① 指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时期。

了脸，从此十年互不来往。确切的经过他已经记不清了，他非常想念自己的妹妹，常记起她在家里做小姑娘时的模样儿；在他记忆里，小妹妹漂亮得出奇。他喜欢妹妹那种美，可是现在这可爱的孩子却在挨饿……从那以后，他一直在盼着总有一天会证实阿蒂勒卡是对的……现在却相反；不过，他对那些口角并不太在意，他现在只想到妹妹在挨饿，……连同她的孩子们一起在挨饿……

“她干吗要五个孩子，”莉娜口气很硬地说，“他们为什么非要养那么多孩子？……生了一堆孩子，叫别人养活？自己养的还不够，还要把她丈夫前妻的小杂种弄来养。”

说完，她走出房间，显然是端汤去了。

“我的上帝，该怎么办呢？”彼斯托叫喊起来，用双手揺着太阳穴。

这个动作又使他想起自己的母亲。母亲常常这样做。他是不是继承了母亲的性格呢？

他在桌旁坐下，抖开白餐巾，平放在膝盖上。

阿蒂勒卡有师范学校毕业文凭。彼斯托多次想到要让她到本城来工作。他可以安插她当教员。这事因姑嫂不和而没有办成。关于这事莉娜连听都不想听，要她跟小姑子同住在一个城市里，她宁可同丈夫离婚。而阿蒂勒卡则从不跟他们通信。他现在该怎样办？是不是要设法叫她来？她已经三十四岁了，身边还带着五个孩子……住在哪里？怎么安置她们，……莉娜对这个想法会说些什么呢？……

没有比家务事更难断的事了。

莉娜把汤端进来的同时冲另一个房间叫喊：

“开饭罗！……”

话音刚落，隔壁房间里的孩子就开始发起冲锋了，还拌倒了几张椅子。然后他们胆怯地轻轻把门打开，一脸笑容，蹑手蹑脚地进来，象受惊的小动物，热情被束缚住了。即使这样，做母亲的还大喝道：

“怎么啦？你们象一群野生动物那样冲进来……”

孩子们规规矩矩地走到餐桌旁。

“洗手了吗？”

“洗过了，”两个孩子异口同声地回答，伸出湿漉漉的小手掌，上面还有墨迹。

“喏，坐下！”莉娜下了一道命令。她虽然发现孩子们只马马虎虎洗了手，可又没有那么大的劲头去训斥他们。

孩子们各就各位了。

“爸爸，”小儿子卡尔曼大声问，“你们在科勒迪茨家用金餐具进餐，是真的吗？”

“这些蠢话是谁告诉你们的？”莉娜问。

“学校里大伙都说，他们是用金餐具招待客人的。是不是也用金餐具招待你们呀？”

“住嘴，好好吃你们的饭吧。系好餐巾！”

孩子们明白现在气氛不对头，便不作声了，只是时不时在吃吃地笑。

“要是你们老吵架，就叫你们分开坐，”母亲威胁他们，“不能让你们在一个房间里。再这样，你们一个上柴火

间，另一个上门洞吃去。”

两个孩子沉默片刻后突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觉得母亲的主意非常古怪，忍不住捧腹大笑。卡尔曼笑得呛了一下，打了个喷嚏，又咳了好一阵，只好从椅子上下来，跑到另一个房间去痛痛快快地咳够笑够后才回来。

彼斯托严厉地扫了他们一眼，然后才开始吃饭。汤烧得非常好，而他一向是很喜欢喝汤的。可是，当他快喝完时，手里的汤匙突然掉在地上，无法接着喝。他在家能吃到最好的饭菜，因为莉娜做得一手好菜，他这大半辈子一直吃得很好，……而他的妹妹跟五个孩子却在挨饿，……谁知道，她们今天在家里有没有一口吃的……

“不喝啦？”莉娜不解地问。

“不喝了，谢谢。”

莉娜把汤盆端走。

她一走出餐室，孩子们又活跃起来。

“爸爸，科勒迪茨大叔家里并没有金餐具，对吧？”大儿子贝尔奇先开口。

“住嘴，”彼斯托喝道，“别说蠢话了！”

“只有国王才使金匙子吃东西，”卡尔曼说。

“胡说！”贝尔奇说。“王后的孩子现在还在莱克伊托[1]挨饿呢。”

---

① 非洲西北大西洋马得拉岛上的一个地方，匈牙利国王卡尔被放逐到那里。1921年他发动两次暴动后，又重新在匈牙利登上王位，不久死于流感。

彼斯托严肃地望着两个孩子。

“你们不能安静一点吗？”莉娜端着菜进来了。她做了一道哈鲁斯卡①，上面浇着酸乳脂、油渣和奶酪。两个孩子象触电似地盯着盘子。那是他们最爱吃的。

“爸爸，”贝尔奇说开了，“胡鲁勃家来了一个美国客人，是个很有钱的厂主。晚饭给他端一盘哈鲁斯浇油渣时，他以为油渣是葡萄干，说那是加泡沫乳脂的甜面条。他尝了一口，发现是猪油渣时，恶心得吐了出来。”

彼斯托忍不住笑出声来：

“谁告诉你们这些蠢话的？”

说完彼斯托又接着笑，因为这太滑稽了。

“我们班上的克尼格·彼得说的，”看到这番话把父亲逗乐了，孩子便兴奋地回答。

连莉娜也跟着笑了，同这些孩子在一起，情绪是不可能坏的。她亲切地抚摸着孩子的脸蛋，为气氛变得缓和而感到幸福。她本不愿意丈夫为他妹妹的事伤心。

“美国人根本不懂得吃，”莉娜带着家庭主妇的优越感说。

“实际上，他们老吃罐头食品。在他们那里什么都制成罐头。”

“辣焖红烧肉也制成罐头！”彼斯托笑着插嘴说。

“爸爸，不光是辣焖红烧肉，他们把所有的都制成罐头

---

① 匈牙利名菜，在熟的面条上，浇上后面提到的调料。

啦。你要叫厨娘准备午餐，她就马上去买罐头汤、罐头肉和罐头蔬菜回来。”

“你怎么知道的，你这小猴精，”母亲说着，笑得脸孔通红。

午餐的气氛就这样缓和下来，做父母的兴致勃勃地听着孩子们喋喋不休的争论。

“去把水果盘端来，”莉娜对贝尔奇说。

孩子站起来，朝食橱匆匆走去，那里有莉娜准备好的一盘水果，是外公从他的庄园里捎来的。贝尔奇小心翼翼地把水果盘放在桌子上，以免把苹果碰下来，孩子显得非常自豪，因为他把交给他做的事做成了。

每人得到一个苹果，吃完苹果，午餐也就算结束了。

“你们现在生活过得不错，”莉娜开始训话了，“因为你们父亲为你们准备了一切必要的东西；可是，你们要是不念书，不干活，将来你们就会变成没用的二流子。”

午饭后，莉娜进厨房去监督使女洗涮餐具，她自己也帮着把餐具用布擦干。使女是从乡下来的农家小姑娘，事事都得有人指点，连锅碗瓢盆也不放心叫她一人洗涮。

彼斯托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取出一张玫瑰色汇款单，写上阿蒂勒卡的住址，又在款额栏里添上五十庞克几个字，然后从后裤兜里小心翼翼掏出钱夹子，取出一张钞票，这是他当检察长后第一次挣的钱；他把钱全交给贝尔奇。

“喂，贝尔奇，”他说，“去邮局一趟，把这钱汇出去。这点小事我不能叫别人办，还是咱们自己办的好。”

“两点钟邮局才办公，”贝尔奇说。

“好吧，”彼斯托答应了，“那你就两点钟去吧。”

彼斯托故意把汇款单放在写字台的角上，好叫莉娜进来时一眼就能看到。之后，他躺在长沙发上，想尽可能打个盹儿。

莉娜一走进房间，便马上看见那张汇款单，她于是走过去拿起来看。彼斯托觉得高兴的是，在汇款单的附言栏里除了写“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外，再没有写别的东西。

莉娜看完，把汇款单扔回桌上，一声不响地走出去了。

彼斯托觉得心安理得，那五十庞克已经派上了用场。他仿佛是偿还了一笔痛苦的债务。这笔债务，虽然没有人提出要求他偿还，可却一直沉重地压在他的心上。他突然想起，他在学生时代就下定决心，在他活着的时候要资助他费了很大力气重建起来的互助会，他曾经订出详细的计划，每年要出多少钱，使这个组织的经济力量强大到足以使所有的孩子，不论贫富，都能从互助会那里得到全部教科书。这曾经是一个鼓舞人心的美好计划，他在上大学时还一直坚持着，当时曾给他的心灵带来许多骄傲。噢，后来怎么样了呢？战争爆发了，他被征入伍（当时要不是他需要赡养母亲，他本要汇钱给互助会的）。后来他被俘了。当他回家来时，使他高兴的是，他还能依靠微薄的薪金维持老婆孩子的生活。他从没有把这一秘密计划张扬出去，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这一美好的誓约，也就省得被人取笑了。在他当文化参事期间，连在他管辖范围内的学生他都没有能力帮助，现在，他当检察

长了，多少得为他们办点事……

同样，他对家人也要尽义务。他今天尽了自己的义务，感到特别愉快。阿蒂勒卡也会很高兴的。她会受感动，并得到安慰，因为她的信起了作用。她会明白，他是念骨肉之情的人。他不会因为妹妹现在吃的苦果是她自己造成的，而简单地逃避对挨饿的亲属的责任，虽然他早说过，要她嫁给一个品行好又有钱的男人。

他的五十庞克就这样花掉了，不过他不是照麦克罗茨的方式花钱的。麦克罗茨总惯着自己的亲信，每星期都请他们吃晚饭，或者找个什么借口大吃大喝。麦克罗茨非常喜欢狩猎，从他的党羽中收罗了一帮打猎同伴，经常把他们召到蒂隆河畔的渔人酒家，在那里喝酒，听吉卜赛音乐。于是这些人便豁出命保他。如果他彼斯托也想照此行事，或者搞一两次啤酒会，……那么他这第一步就迈错了。关于这五十庞克的来历，他没有告诉莉娜。在他当文化参事时，他从来没有为结党营私花过一分钱，何况莉娜也是肯定不会同意的。但他必须做点事。在同人交往上他早已陷入不顺利的处境，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承担义务……

没关系，这钱花得对，只要阿蒂勒卡和她的孩子们有吃的，可怜的人……

他一看时间，就不敢放心睡了。快到两点的时候，他便喊贝尔奇，叫他上邮局去。

孩子走出房间，彼斯托听到莉娜从厨房把孩子叫住，问他到哪里去。

"到邮局去，"贝尔奇骄傲地大声回答。

彼斯托紧张地等着莉娜会说些什么。没听到莉娜吭声。他这才放心大胆地睡了一小会儿。莉娜走进房间来时，把他弄醒了。

她故意乒乒乓乓地走进来，却不说话。房间里象起了风暴。她手里拿着一张纸条，把它掷到写字台上。

当看见彼斯托醒着时，她就说：

"你把钱汇走啦！……"

彼斯托不回答。莉娜在房间里折腾了一阵。她把椅子归就好后，揭去桌布。

"可怜的人，"过一会后彼斯托大声说给莉娜听，显然他是想安慰妻子。"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当然，那也是她自作自受。"

"一点不错，"莉娜说，手里拿着一块抹布，"一点不错。她是自作自受，……怎么样，你现在是不是还要不断地一粟一粟往海里扔呀？"

"根本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一次算了。"

"一次？兴许刚开场吧？或者你以为这点钱够她花到死吗？"

"多了我给不起。我可不是克利萨斯①，我不能为了她使自己破产。"

莉娜哭了起来，不住地用手帕抹眼泪：

① 古代小亚细亚李迪亚末代国王名字，比喻大富翁。

“瞧，彼斯托，你走上了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要是你现在想把所有的亲戚，舅舅啦，兄弟姊妹啦，表兄弟啦，表姊妹啦都弄了来，我真不明白，将来会成什么样子。现在，是不是要让所有的臭虫卵都寄生在你身上呀？”

彼斯托象被蛇咬了一口似的，唬地站起来，走到妻子跟前。

“你说什么？”他大声嚷嚷，“你以为柯普亚斯家的人都是臭虫卵吗？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是这样跟我说话吗？为了五十个庞克，你竟然失去了理智？那五十个庞克是你给我的吗？是你们申特卡诺伊家族的财产吗？申特卡诺伊家给过我五十个庞克度过难关吗？十六年来，我是靠你父亲捎来的一只兔子和一篮烂苹果活过来的吗？”

“烂苹果？”莉娜用温和的声音问，“你说的是良心话？烂苹果？我父亲不是挑最好的送来的吗？……为了你，我父亲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你竟敢骂起我父亲来了？我父亲不是自己舍不得吃，把最好、最漂亮的捎来了吗？”

彼斯托也觉得自己说得过火了点。他不喜欢他的岳父，因为岳父瞧不起他，嫌他不会挣钱，不忍心叫自己的女儿在这里当使女和厨娘……，不过，无可否认，老头还是非常想显示一下自己的慷慨和大方的。然而，现在彼斯托已经无法收回自己的话了。他的指责比起莉娜的臭虫卵之类的话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

“我的亲戚可还没有向你讨过一个子儿，”莉娜接着说，“你说是‘烂苹果’，你不是也吃了吗？怪不得我刚才

见你从桌子旁的篮子里拣出一只碰破的苹果，我现在才明白，原来你早就疑心我父亲在家里把烂苹果挑出来给你吃。可是，你还是把它吃了。”

彼斯托觉得全身的血液一下子冲到头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相反，莉娜仍坚定不移地往下说：

“那些烂苹果还在你的胃里呢，你可没有把它吐出来。哼，这苹果就要变成脂肪，你会变得更肥，把头扬得更高，因为我用申特卡诺伊家的苹果把你喂饱了。你尽可以象大老爷似的妄自尊大，大发雷霆……你以为我没看见你那副自大劲儿……你走过院子时的那副神气，就象是来看叫化子似的……，把五十个庞克扔了……，这钱不是我给你的吗？……你哪儿来的钱？我们最后一次点钱的时候，你身上连一个臭钱都没有了……，这钱不是从我这里偷走的，就是你已经象蚊子一样开始吸血，侵吞了城市的公款。”

听了这些话，彼斯托打了个趔趄，象一头公牛被屠夫砍了一斧子。

“我偷个屁，”他用他妻子说话的方式回答；其实，他是不习惯使用这种粗话的，就是莉娜，也是在气头上才说这种话。“这是我正当挣来的。我在办公室里办了一份签约。我需要从你那里偷吗？那是我给了你钱，又从你那里把钱偷回来了。见你的鬼去吧……”

他把刚才躺下时解开的领带系上，准备出门。

莉娜本想再说些什么，最后还是把话咽了下去。他们眼对眼瞪了片刻；彼斯托大吃一惊，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妻子

竟老了很多。她的脸颊陷了下去，脸上的皮松驰地耷拉着，一双燃烧着仇恨的眼睛的四周泛起黑圈。

莉娜不作声，转过身，走出房间。

彼斯托整理一下衣衫，离开家。他走得很快，几乎是跑着出去的，深怕被人挡住一样。

也许这是他第一次没有抱吻莉娜就出门。

十二

他眼眶里闪动着泪花，拼命往前奔跑。

他想到城外去。他现在不愿意碰到任何人。

他突然感到生活毫无意义。要是一个人那么孤独，不能为自己怀抱的、值得为之而活着的理想去牺牲的话，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他对兄弟姐妹的爱是无法形容的，他从来没有想过，由于他的弟弟天资不如他，就应该比他少点权利。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较强的不应该帮助一母所生的弱者和差者吗？

这次选举成全了他。这不是他工作的结果，也不是因为他具有特殊的才能得到的奖赏，纯粹是偶然的结果。这是上帝的旨意。他不是以此来得到申特卡诺伊·莉娜的欢心吗？上帝是不是为了让申特卡诺伊·莉娜高兴才这样安排呢？而

柯普亚斯·阿蒂勒卡为什么五十个庞克都不该得到呢？

呵，将来总归会办到的。有了这五十个庞克，便会有另一笔五十个庞克，接着是一百，一千，一万。

梦幻般的可能性就要出现……将来的好日子，你申特卡诺伊·莉娜连作梦也想不到……

这些想法在他脑际里足足翻腾了一个小时，不停地跟他妻子吵架。现在，连他自言自语的时候也使用脏话。她是个好老婆，勤劳、节俭，是个使女、厨娘、洗衣妇，擦地板的货。总之，是干一切活的女人。

但是，他并不需要一个什么都会干的使女当生活伴侣，他要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女人。可是同现在这个女人在一起，他是无法获得他所为之奋斗的东西的。这只会把他往垃圾坑里拉……

他的亲戚成了臭虫卵。这是什么话？臭虫，……难道她没有吸他的血吗？她从他的脑子里吸掉所有的理想，所有美好的东西。同这种女人在一起，他势必得蹲在家里，在父辈的田庄当农奴。守着田庄……守着八十霍尔特土地，……在那里只能活着，自己把自己降低成蛆，在粪堆里爬滚，……他是绝对不当蛆的。

她能成为他飞黄腾达后的伴侣吗？……她会成为他官场生涯中的一个累赘。她永远不会理解，灰姑娘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现在她必须成为一个新的女人：一个在人生历程中有建树的女人……

他没有一个知心朋友。每当他要交一个朋友时，这个女

人便出来挡道。对她来说，只要交一两个诸如兽医太太那样会干活的蠢友就行了，她可以跟她在电话里大谈特谈烧兔子肉的佐料。

当一个人取得权势的时候，是需要有同盟者的。谁是他的同盟者呢？他能同谁在一起商讨他的计划呢？他的伙伴里头除了他的弟弟梅涅赫特之外，没有一个人值得他想念。

无论如何得把梅涅赫特叫到自己身边。他还有比梅涅赫特和阿勒贝尔更好的朋友吗？尤其是梅涅赫特，对他的了解就象他自己了解自己一样。每当他们偶尔见面的时候，他们总是争论不休；令人十分惊讶的是，他们俩基本上看法一致，可是在细节问题上却争论得那么激烈，活象两个决斗的人……，他们好象站在决斗场上，手里握着剑，却彼此欣赏对方高超的剑术，因为他们俩都是高尚而精湛的击剑术的崇拜者。

同莉娜不可能进行辩论。莉娜作为一个妻子，辩论起来活象个悬赏的拳击家，恨不得一拳把对手击倒。臭虫卵！亏她想得出来。她就是这样开始讨论的。在这么多会吸血、会咬人的家伙里，她怎么偏偏挑这个最臭，最使人讨厌的家伙呢？这怎么还能往下讨论呢？

莉娜同梅涅赫特成不了朋友……为什么呢？……原因是梅涅赫特有一次鼓动莉娜做了一笔不走运的生意，结果赔了本，莉娜便认为她有理由恨他一辈子。其实梅涅赫特是考虑得很稳妥的……战争期间，士兵们从战场带回来许多艺术品。虽然军事当局公布了最严厉的禁令，可是毫无用处，士

兵们仍从教堂取下祭坛上的圣像，打在背包里，拿回家来。而且还把祭坛装饰物、金银器皿和皇宫里的一切贵重财物，裹了回来。一颗手榴弹炸开了。既然允许用手榴弹毁掉整座宫殿，怎么能禁止士兵从烧毁的梁柱堆里捡一两块金灿灿的东西，塞进兜里，带回家来给孩子们玩呢？

作为博物馆馆员的梅涅赫特，马上想起建立一个抢救战利品的企业。这个企业可以帮助博物馆拯救一批珍贵的艺术品，以便战后或许能够物归原主；另一方面还能帮助那些穷士兵，防止贪婪的小商贩利用他们对艺术品的无知，把某些价值几百万的珍品花几个铜子给买走。莉娜身上有些亚美尼亚人的血统；申特卡诺伊家族从前姓卡莱克，天晓得后来怎么成了申特卡诺伊的。总之，莉娜继承了她祖先经商的气质。她马上意识到梅涅赫特的主意能赚钱，就把从她父亲那儿得来的一小笔钱投资到梅涅赫特的企业里去……但谁也没料到，军事当局认为，倘若官方允许合法进行战利品交易，会引起社会人士厌恶，因而拒不批准这一计划。于是投在筹备工作上的钱白白花掉了。相反，有一个狡猾的犹太人根本不理会军事当局的碴儿，接着干他的，结果发了一笔横财。

直至今日，莉娜一提起被梅涅赫特分三次“骗走”的三百七十枚银币，还在痛哭流涕。莉娜第一次给了他两百，然后又给一百，最后一次是七十。对她来说，这些钱今天仍然是“金币”，却完全忘掉最近她从一只箱子里的床单和被套下找到五百“金本位”旧钞的事。货币改革时，她忘了拿去盖戳，而这些“金币”，由于她的疏忽，终于成了一叠废

纸。她居然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把这些钞票塞在哪儿了。当然，由于这笔损失，她当时也哭得死去活来，不过毕竟是她自己疏忽造成的，没有什么话可说。然而，为了那三百七十枚银币，她却不愿意再见到梅涅赫特。

无论如何得把梅涅赫特弄到约拉特诺克城来。

彼斯托心中突然起了这个天才的念头。城里正在兴建博物馆，得把梅涅赫特弄来当馆长。

很早以前，他就想到这一点了；当时他作为文化参事，兴建博物馆的事是归他管的；可是，他不能提出梅涅赫特，因为麦克罗茨妻子有个在市中学任教的残废兄弟，尽管对博物馆的业务一窍不通，人们还是打算任命他当馆长。那时谁敢为这事跟麦克罗茨争个高低呢？

现在不同了，他彼斯托当了检察长，他的兄弟当然有同样的机会。更何况他弟弟是第一流的专家，又曾在布达佩斯博物馆考古部工作。他还写过文章，出过专著，而且参加过大量的古物挖掘工作。科学院对他的评价很高，他写的关于建国时期古墓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尚未见书，是因为科学院的基金都用来购买战争公债了……

把梅涅赫特叫来的想法使彼斯托得到很大安慰。他要马上给梅涅赫特去信，要他力求谋取这一职务，希望他弄到名教授和学者的推荐信，这样，对他的任命一定会成功。

这对他彼斯托也大有好处，他将得到一个杰出的朋友和助手。梅涅赫特可不是平庸的书呆子，他是个头脑里充满着幻想的人，一个典型的柯普亚斯，如果他们俩团结在一起，

必能在约拉特诺克城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彼斯托不曾注意，他已经离市中心多远了。他一直沿着宽阔平坦的马路往前走，打从城郊那一排排望不到尽头的小农舍旁走过；那里到处是深不可测的粪池和一大片水坑。这时，他才猛然发现已经来到别墅区。

他收住脚步，环顾四周。

他早想来见识见识这个新住宅区。现在，他好奇地四处张望，看看人们替他物色的是哪一幢房子。

这里有许多新别墅；小巧的别墅和崭新的官吏住宅。

无论哪一幢房子对他都很合适。它们都是些建造在花园里的又好又漂亮的房屋，一家人居住是挺舒适的。窗户和平台都很大，红的屋顶上杂铺着石棉瓦；他很喜欢这种新式的屋顶，看上去颇象由于年代久远而生铜锈的铜板。

他慢慢沿着住宅区的马路走。有人同他打招呼，他有礼貌地回了礼，可就是想不起那人是谁。他这才恍然大悟。呵，检察长，因为他是新上任的检察长，人们才跟他打招呼。

他来到了一条宽阔的林间大道。这里是居住区的尽头，只有一幢特大的别墅。他一眼就认出是昨天晚上他们提及的贝拉迪尼的别墅。

他慢慢悠悠地从别墅前走过去，仔仔细细地看了看，不禁暗自微微一笑，心想，要这么大的房子干啥呢？莉娜一个人收拾得了这么一大幢房子吗？

为什么莉娜会正巧想到是贝拉迪尼的别墅呢？她甚至知

道这幢别墅大得象一座城堡。她是不是做梦都想着要一幢这样的房子？……

猛然间，他的腿象生根似地扎在那里。

有一个女人打他前头走过。她身材修长，腰肢挺得笔直，十分引人注目，穿着一身浅兰色的衣服，显得特别优雅。她没有打伞，头戴一顶北欧海盗式的小帽。连帽子的颜色也鲜艳得叫人目眩。她的整个样子显得既朴素又高贵……

天啊，这正是申特卡诺伊·玛克托连娜！

彼斯托的呼吸快要停止了。他觉得他须要掉头，撒腿就跑，竭力跑开去……随后，他又吓了一跳，担心再见不到这个女人，于是，迈着大步跟在她后头。

玛克托连娜有节奏地迈着步子往前走。她单独一人在他前面走时，好象她全身有某种奇特的东西——仿佛悲愁在她头上飘荡。

他说不出自己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她既没有低垂着脑袋，也没有活泼地迈着步子。她的脚步富有弹性，举止却有点生硬。她的两只手臂无力地往下垂着。也许是因为……

他象着了魔似地望着她。

他要赶上去，无论如何要超过她，……向她问好……她是否还认得他？……上帝保佑，他已经按捺不住了，他的心怦怦直跳，不住地喘气……

命运又在作弄他……命运是如何摆布他的？为什么命运把这个女人带到他的面前，而且又偏偏要在这个时候？他没法再往下想，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他变成一个会走路的机器

人，全身在颤抖，唯恐失去她……他为什么该失去她呢？她在他前头走着，总不能象幽灵那样消失……一个女人，迈着一双小腿，有节奏地走着……她为什么独自一人走呢？……是她愿意一个人走吗？……她是去散步，或者是从城里步行回来的？要不然就是到什么地方去会朋友，现在才回家的呢？

很可能是这样，因为他们就住在这里；勃龙柯伊·弗利会在哪里？他们彼此不相爱，是真的吗？关于他们俩的闲话，他已经听说过多次。这怎么可能呢？这样一个女人，做丈夫的怎么能不爱呢？……她也爱他的丈夫吗？……如果不爱的话，他们又为什么要生活在一起？……

可是，他不敢往这方面去想。每当他稍稍赶上她一些时，他的全身就发热；每当稍稍落在她后面一些时，就又感到害怕。她对他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作用？……他还会在什么地方再遇见她吗？……如果有机会见面，又会怎样呢？……

玛克托连娜在一家门前站下，按了按门铃。

她没有觉察到他。他现在该怎么办呢？要是再往前走几步，就可以追上她了——那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要是站下来，就能引起她的注意。可是，他又机械地往前走。

现在，他离她只有三步远了。有人出来开门，玛克托连娜这才发现了他。他很不自然地朝她打招呼，举一举帽子，玛克托连娜望了他一眼。她还认得他吗？她微微笑着点了点头，表示感谢。

然后，她就走进别墅大门去了。

他冲她的背影瞥了一眼，接着匆匆往前走。他连大门后枝叶茂盛的树木都瞧见了。可以看到铁栏杆大门后面的花园的一部分，那里有铺着小黄石子的路面，被雨淋得湿漉漉的。玛克托连娜径直往里走，穿过铺着玻璃板的汽车斜坡道，往台阶上走去……

这是一幢大别墅。

这是彼斯托的第一个反应。他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站住，仔细地观察这幢房子。

这是一幢特别漂亮的房子……他在“金雉”咖啡馆里供阅读的艺术杂志里常见到这种样式。

他慢吞吞地走到树林的尽头，然后又返回来，走到马路的另一侧，再仔细地端详那幢别墅。他突然大吃一惊，深怕玛克托连娜会从某一扇窗户朝外看。他只好加快脚步，尽管他很想再多看几眼这幢房子。

这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同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一样。他能在这里头找到什么共同点吗？……

不，找不到，他必须进攻这个新世界，必须用突击的方式把它攻下来，必须从这里突破。

十三

当他低着脑袋继续往前走时，有人向他致意。

“您好，检察长先生，”一个绅士模样的瘦个子走近他，“如果我打扰了您，请您别见怪。见到您我十分荣幸，在这种时候，我无法抗拒稍叙旧谊的愿望……您记不起我了吗？我们是老同学。没错，同窗七载。我比您低一年级，因此，比起您检察长先生，我更认得您。”

“是的，我认识你，只不过你的名字？……”

“我叫胡拉奇，小胡拉奇·约尼，我们还在校园里痛痛快快地玩过几次呢。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会玩啦。那时，小伙子踢足球还不普遍。我们只玩逮人，在和平时期，在昔日美好的、黄金般的和平时期，学校就象田园那样美丽……”

这个小个子胡拉奇·约尼的噪音特别叫人难受；彼斯托

想，要是没遇见他，或者对方不认识自己，或者至少现在能摆脱他，会使自己好受些。可是，他不能这么做，这样做是不礼貌的，所以他只得奈着性子听小胡拉奇·约尼在讲述自己的经历，不停地唠叨到集市广场。他讲述了他的整个一生，从学生时代，直至今天。他很不得意，也很不理解为什么他这一生老被人挤着。也许是因为他的嗓子……不知怎么，彼斯托被他那乌鸦般呱呱的噪声和那令人不舒服的单调的语调弄得心里直发毛，他几次想给他一记耳光，叫他闭嘴。到俱乐部门前时，彼斯托冷不防把手伸过去给他，也就是小胡拉奇·约尼正要开口求他办事的一刹那……想得到他小小的赞助……

可怜的家伙，他立在街心，象生了根似的，无可奈何地望着逃窜似地急忙朝俱乐部大门走去的检察长的背影。小胡拉奇·约尼无法跟着进去，因为他不是俱乐部的成员。彼斯托想象得出，胡拉奇现在对他是怎么想的，于是心中不禁产生一种幸灾乐祸之感。不管怎样，胡拉奇搬出所有的同学来只能招惹彼斯托生厌。

彼斯托走上二楼。在衣帽间，仆役很尽职地把他的大衣接了过去。他打量着对方，只见他穿一套崭新的猎服，领子上佩着银橡树叶。

“阁下，”仆役说，“要是您尊贵的先生有空的话……”

“约尼，什么事？”彼斯托反问了一句后把他扔在一边。

当他走进会客室时，他才想起来，仆役不叫约尼，是胡拉奇的名字叫约尼。他忍不住笑了，这家伙准是也想走他的后门。

这是他当选以后第一次来到俱乐部。他环顾四周，只见都是些常客。每个贵族俱乐部都有一批自己的基干成员，他们每天定时来，做同样的活动。有读报的，有同固定的牌友打牌的，也有伸开胳膊腿躺在角落里的长沙发上的；他们很高兴能从可爱的家里逃出来，尽管在家里也能无所用心地消磨时光，象一堆扔在那里的衣服——不过，他们的神经需要俱乐部沉闷的气氛。彼斯托自己也觉得在这高大的、用木板隔开的过于宽大的房间里很拘束，因此，很少来。

“你好哇，彼斯托”，一个胖子笑眯眯地冲他叫喊，“你也到这连鸟也不来的地方？”

那人原是个少校，彼斯托跟他最后一次见面时是在前线。他是彼斯托的同学，不过比彼斯托高一年级。胡拉奇·约尼说得对，低年级学生总认得高年级学生。

“收成怎么样？”彼斯托问，他记得少校是地主。现在他连他的名字也想起来了，他叫曼迪·巴林特。

“哈哈，”巴林特回答着，笑声震耳。“朋友，我已经不种燕麦啦，我把它吃了。我已经不务农了，我成了老爷啦。我的田庄完啦。”

“那么你……你怎样打发你的日子呢？”

“我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可干，就为年轻一代处理爱情事务。那些可怜人带着他们莫大的忧愁来找我，还以为我从来

没有经历过这种事。其实我经历过完全不同的风暴！”

他笑得非常欢快。他的嘴形很美，牙齿也很健美，可惜稍稍长得挤了些，每当他笑的时候，脸上闪耀着光彩，象学生时代那么英俊。想当年，他是个放荡不羁的小伙子，是个赫赫有名的人物，不少姑娘被他迷得神魂颠倒。

他立即挽起彼斯托的手臂，朝一个角落走去。

“告诉你，那桩接吻丑事已经了结啦，”他兴致勃勃地说。

“什么丑事？”彼斯托很想知道。

“见鬼，你没听说？……你知道，现在的年轻人同咱们年轻时候完全不一样。当年咱们追求姑娘的时候，只要意中人带着快乐的微笑看咱们一眼，就感到幸福得了不得。今天的年轻人都是些不顾一切的小伙子。他们认为没完没了的追求是很无聊的。在一次定期的茶会上，当他们渴望接吻时，干脆三个人一齐动手抓住一个姑娘。两个抓住姑娘的两只手臂，第三个捂住美人的嘴，不让她叫喊，其他小伙子就轮流上去把这动弹不了的年轻女子吻个痛快。”

说完，他又哈哈大笑起来。他那副欣幸样，雕刻家完全可以把他当健康和好兴致的模特儿。

“这太可怕了，”彼斯托说。

“是够可怕的，”巴林特笑着说，“而且成了一个大事件。姑娘向父母诉苦。她父亲是个退役军人，百分之百的残废人，想不出什么好办法，索性把事情闹大。总之，成立了一个荣誉委员会，求我当主席。我对那几个小伙子采取了强硬

的手段，仔细讯问了他们，并对他们说：'喏，小伙子们，情况是这样：姑娘的父亲无能为力，因为他在为祖国服役期间失去了四肢……于是我们荣誉委员会的成员，有义务跟你们吵一架……可你们还是中学生，眼下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把这事记录在案，以便等你们一到决斗年龄，我们将根据这次记录的规定，进行一次距离为二十五步的决斗。每交一次火后双方前进五步，就这样双方越来越近……你们要知道，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了。我们剩下的这点生命已经毫无意义。我们中间有几位勇士则把在战场上为捍卫一个女人的贞操而牺牲，视为我们生活的美好结束！'"

他狂笑了一阵后，接着说："小伙子们都胆战心惊，尤其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要是这件事让校方知道了，他们的父母会多么难过。他们都是些可怜的小伙子。一个是位将军遗孀的儿子，第二个也是战争孤儿，第三个是个领退休金的官吏的儿子。这么一来，免缴学费的事就有点玄了，因为现在学校不象咱们那个时代自由。现在学校的纪律象兵营那样严厉……是这样的，老朋友，……我现在日子过得更惬意了……"

彼斯托象望着梦幻世界里的骑士那样，望着自己的朋友。这就是巴林特的生活目的，他正是为此而活着。奇特的世界，奇特的人们。这个活生生的阴差阳错的人笑容可掬地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聪明能干、年富力强的男子汉在把生命当儿戏。在

社交场合里，他们如鱼得水，随意遨游，放纵喧阗。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都摆出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势，到处发号施令，作出决定。到处都有一个只有那些选拔出来的人才能去，才能坐在那里发言的地方。巴林特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头脑清醒，热心肠，心地善良，兴高采烈，沐浴在光辉、温暖、舒适的气氛里。

他们周围有一大群人在当牛马。这些人忧愤地干着活，脸上刻满愁苦的皱纹，腰弯及地，没完没了地服徭役。他们却在喋喋不休，夸夸其谈，兴致勃勃地尽情逗人发笑。

彼斯托在俘虏营里得了风湿病。去年夏天，他去进行一次泥浴治疗。在热泥池里，很有兴味地研究了那个“社会”。在泉水从地底喷出来的地方，据老百姓说，池子是无底的，也就是说，至少有二十五至三十米深——一台抽水机的铁臂插入深水处。那个社会的成员就在这里安营扎寨，不允许任何黎民百姓闯到那里去。这虽然没有明文规定，却很自然地由习惯形成规定。这个社会的成员都是游泳、骑马和运动的能手。然而，那些在磨坊从事脚踏磨车苦活的民众，由于忽视增强身心健康的锻炼，身躯都变萎缩了。他们既没有时间，又没有这种机会。他们从远处望着这个社会成员的子女坐在船上，一边用力划着桨叶，一边悠然自得地闲聊。

凡是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人误入这里，过不了几分钟便会自惭形秽，因为他很快觉察到这不是他呆的地方。这是一个完全关闭的社会，外人没有权利来听他们私人的机密事。

而他们自己又怎么彼此那么熟悉呢？来浴场的只是他们

当中的患者。这里不是家庭郊游场所，人们不是相约而来的，也不是朋友们一起去远足。可是，实际上他们都象一个家庭里的成员，给人一种印象，他们都是一起长大的，对往事共同的回忆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了。

是的，事情就是如此。这个阶层是团结的，同属一个人种。要是一个同他们通过社会线索联系在一起的人来到这里，他们彼此马上相识，一个钟头以后就在一块儿娱乐了。凡是不是出自他们圈子的人，即使来了十年，也无法打进他们的圈子；反之，即使是他们阶层的一个孩子，无论来自这个国家的哪个角落，转眼功夫就能进入他们的圈子。

这是一个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手里掌握着一切权力，即国家权力机关。他们所有的人都属于高级官吏、军队高级军官团成员或者地主中的有权势者。他们之间不存在秘密社团那种借以将自己的成员紧紧联结在一起的标记。他们一生下来就具有显露出阶级的标记。

他们所有的人都因具备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情绪和幸福的心境而轻松愉快。如果他们在家里时也是生活在他们这种自己的世界的话，甚至连疾病和绝望都能忘却，他们的一切苦难都消融在温暖、亲密、愉快的谅解中。

然而，奠定这个社会联盟的物质基础已经摇摇欲坠。公职人员的薪金削减了，仅仅今年就削减了不下三次。地主失去一切活力。拥有一千霍尔特土地的人身无分文，而且负债累累。拥有五千霍尔特土地的，就欠了一两百万庞克的债务。他们都成了有名无实的地主。他们之所以还保住财产的

空架子，那是因为不能强制拍卖地产的原故。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虽然还住在附近拥有六十间房的宫殿里，却已经在他们的布达佩斯宫殿拍卖衣物了。

柯勒特维耶什伯爵、切莱斯尼什子爵、梅则斯骑士的地产已经为某个叫希瓦勃曹克和维赛克的人所有并掌管。

那些最高贵的家族的景况都如此，比他们低微的阶层的家庭境况自然就更为不幸和贫困了。他们的腰包空空，一个法官[①]的薪金减少到一百六十庞克，而且往往只靠这点微薄的收入来养活许多孩子。他们虽无力居住在同他们身份地位相称的住宅，却依然掌握着今天属于他们的官职的权力和威望。这就产生了悲剧冲突，使他们愈来愈多地用手枪子弹这种武力来解决问题。这样一来，他们家庭里剩下的人就一无所有了，如同陨星爆炸后散落在大地上的陨石。

彼斯托在听着这位少校唠叨时，心里一直在思索，并试图估量这一灾难的程度。

俱乐部成了他们最后的避难所，在这里，他们分文不花仍能自诩为老爷。在这里，这个社会受过良好教育的亲属还能聚在一起。还有一些能帮助他们的场所。在浴场借助于官方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吃着经过严格规定的饮食，在美好的夏夜，他们还可以在俱乐部的平台上一直呆到天亮。如果没有香槟酒，便要来一杯矿泉水，象昔日那样尽情地聊天、唱歌、作乐，如同还有驷马高车停在法国梧桐树下等候着正在

①一个乡区的负责官吏

玩牌的老爷们。

少校不停地往下说。彼斯托心不在焉地听着。他感到痛心，连这位和蔼可亲，心地十分善良的人也失去了他最后一点财产，而且还把这一悲剧经过当笑料谈。

“是的，朋友，”少校接着说，“匈牙利法律以德累科①手段对付负债人。古代立法人德累科认为，凡是破产者，非赌徒即醉鬼。这两种人理应受到严厉惩罚，以便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可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里。货币价格上升，而农产品价格却下跌。即使很善于经营的人，也要亏空。为了整顿由于革命和在罗马尼亚人占领下荒芜了的土地，他不能不负债。如果当时谁拿出一千庞克去买进三十庞克一公担的小麦，由于现在一公担小麦只值八庞克，那么他就得付四倍的利息，也就是说，他必须这样做，实际上他非这么做不可，因为他种出来的粮食几乎无法满足他的最基本的需要。以前一头牛卖一千庞克，今天一百八十庞克就能买到一头。让人怎么活呢……如果以后宣告破产的话，受损失的是银行。如果情况糟到这种地步，任何人都有权申报破产。债权人对此十分担心，便在力不能及的情况下继续贷款，只求债务人不宣告破产。因为宣告破产以后，上头会立即任命另一个城市的法院院长来当破产财团管理人，而他的代表是当然的法官。如果律师被任命为破产财团管理人的话，情况就更糟……在我的田庄里进行了三次破产审

①约在公元前620年，古希腊严酷的立法者。

理，结果三次审理的费用等于整个地产的价值……”

他忽然停住，望着彼斯托说：

“对，老同学，我祝贺你这个未来的别墅主人。”

“我？”彼斯托吃惊地问。

“是呀，是你。那是一幢非常漂亮的别墅。在整个城里还没有一幢这样完善的别墅哪。那幢别墅盖得可以送去展览，同世界上最漂亮的别墅竞赛呢。”

“我不明白你说的是谁的别墅。”

“当然是勃龙柯伊的别墅罗！副州长安德拉什大叔说了，科勒迪茨愿意把那幢别墅让给你。”

出于两个原因，彼斯托缄默不语。其一是，他将得到勃龙柯伊的别墅本身使他受宠若惊，其二是他全身的血液又冲到他的头上来了，因为玛克托连娜——即使少校没有说出她的名字——，因为人们打算给他的，正巧是玛克托连娜的别墅……

“勃龙柯伊·弗利要到农业部去当国务秘书，”少校又补了一句。

老军人低下脑袋，忧郁地说：

“这在可怜的弗利来说是最好的……这样一来，或许还能摆脱诉讼……他欠了一屁股的债……注意，千万别欠太多债，否则你将来逃脱不了……他们在养猪场陷得太深了……，真不明白，就在这个紧要关头，他们卷进去了……当然这是麦克罗茨的过错，怪不得大伙把麦克罗茨甩了。”

彼斯托感到很新奇，句句话都象一面反光镜，把他所全

然不知道的事物全都反射得一清二楚。

原来如此……麦克罗茨不仅算计其他人，而且还在市参议会的小会议室里脱口说出“Zse • vé”。这给大伙甩掉他提供了机会。听到这番话后，彼斯托不禁心中一怔，因为他从中也看到了自己命运的先兆。他得倍加小心，以免触犯他们，否则当人们想甩掉他的时候，就可以抓住他的几句话，拿他开刀。

“不过，如果你巧妙些，搞到一份有油水的契约，”少校开导他说，“那么房子就是财产。将来有朝一日也许会变成另一个样子。没有任何事物是永恒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老朋友，如果你能挺过这个时期，你就可以放心把你的孩子安置在这幢别墅里。”

俱乐部里又来了陌生人，他们只好中断谈话。

彼斯托的神经紧张得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于是找了个借口离去，其他人仍留在俱乐部接着闲扯。

他一路小跑来到办公室。彼得菲博士还在那里，彼斯托马上向他打听养猪场的情况。

彼斯托了解到一些可怕的事情。这是一桩极其恶劣的诈骗案。勃龙柯伊的别墅是利用建养猪场剩下的钱盖起来的。这成了养猪场经理勃龙柯伊的不幸下场。

彼斯托不可能通过一次谈话就完全了解这场混乱的争斗。他心烦意乱，巴不得马上跑回家去找莉娜……他渴望回到那所他们一直安稳、宁静地生活着的小住宅去，只要一想到就要进入一个所有的榫槽都在嘎吱嘎吱响的摇摇欲坠的大

世界，他就毛骨悚然……他宁愿呆在自己的窝巢里。噢，他现在已经没有兴致把勃龙柯伊的别墅当作自己要去的家了。他那所租用的小小的栖身之地不知要比它强多少倍……

一面是阴森、冷酷的豪华，另一面尽管是一个简陋的角落，却充满着舒适和温暖。可是，他怎么能跟莉娜言归于好呢？

十四

彼斯托回到家时，天色已经黑了。街上的路灯透过雾霭呈现出一轮光环。

彼斯托由于出言不逊伤害了莉娜后，还愤愤离家出走了一下午，因而感到很内疚。他现在只好硬着头皮回家来。他凭着自己的直觉，知道莉娜准在厨房里。他脱掉大衣后，开门走进厨房。果然，莉娜正在那里熨衣服呢。

他朝莉娜走去，从背后亲吻她的脖颈。莉娜缩了一下身子，却不吱声。

彼斯托在莉娜身后站了一小会儿，然后若无其事地轻声开了个玩笑：

“你怎么老不喜欢臭虫呀？”

突然间，莉娜莫明其妙地哭泣起来。

“走开，我求求你走开，别来碰我，”说完，她坐在凳子上，双手捂着脸不停地抽搭。

彼斯托不知所措地站在莉娜面前。

“莉娜，我的小心肝，”他开始说，“最亲爱的，别把所有的事都想得那么悲伤。”

“别来打搅我，”莉娜说，“我可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要是我说话得罪了你，也是为你好。就因为我说了一句话，你尽可以把全部薪金从窗口扔出去。”

彼斯托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瞧，莉娜，……我今天做的事，你可不要在意……十年来我妹妹从来没有求过我，她不需要求我，我是看了那封可怕的信后才……”

“她不需要求你，……是因为有我在这儿……”莉娜细声细气地说。现在，她已经冷静下来，深思熟虑后才开口，“如果我碍她的事，我可以走。那时，不论你干什么，都与我无关。”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便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凑近她，俯下身子，开始亲吻她的头发。从她的头发上他嗅到一股厨房、洗涤水和洋葱的气味，并对自己觉察到这一切感到羞愧。他于是更热烈地亲吻着妻子一头散发着难闻气味的头发。我的上帝，这个可怜的女人，如果命运是这样安排的话，她会毁在那幢大别墅里的……，不过，在这里，她也得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操劳至死……她无疑是一种神圣的人。

彼斯托用不停的亲吻来答谢她的这种神圣行为。

他低声贴着她的耳朵说：

"唯独你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个危机四伏的恐怖岁月里，是你保护了咱们的生活；在世界走向崩溃的时候，咱们得以安宁地生活……这一切，我全都知道，为此我得感谢你。"

彼斯托拥抱着莉娜；现在，她完全任凭他摆布。她把头靠在丈夫的肩膀上，又抽泣了一小会儿后，眼泪慢慢干了。其实，她也清楚知道她丈夫总是在强压着更高的欲望，以便在这个狭小的圈子里过得幸福和满足。她觉察到丈夫出了点事，而每当他克制自己的时候，她也不愿意再跟他闹了……

"进去吧，"她说着，整了整衣裙。"进去呀，你的亲戚在等着你呢。"

她接着莫名其妙地笑了一阵。

彼斯托不由得一怔。

"亲戚？……真见鬼，从哪儿又冒出一个亲戚？"

"你只管进去同她欢聚欢聚。"

莉娜笑着，以至在她刚哭过之后，又在笑声中挤出新的泪水。

彼斯托预感到不妙，一走进房间，发现在他常坐的那张长沙发上坐着他母亲的表姐妹，柯蒂姨妈。

"噢，柯蒂姨妈，"他惊讶地叫了起来，"你是怎么来的？"

"我想看看你，"柯蒂姨妈敏捷地站起来，搂住他的脖子。

“哎哟，我可是很久没有看见你了，柯蒂姨妈，你过得好吗？”他温情地抚摩着那位瘦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人的脊背。看上去，她好象只剩下一把骨头架子。

“要是你那善良的母亲苏茜卡能看到的话，该有多好！”柯蒂姨妈边说边揩拭眼睛，“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她是多好的亲戚呀。我也是象她那样的人。我可从来没有不帮助自己亲戚的，……正因为这样我才上你们这里来。我能帮你们点什么忙吗？我知道，你们现在需要帮手，你们得有人料理一所大房子……”

“嗐，柯蒂姨妈，你就甭操这份心啦，你还是说说你自己的情况吧，你干什么活，生活过得怎么样，身体还硬朗吗？”

“亲爱的，还好。你瞧，我这不是挺好嘛。”

柯蒂姨妈又哭又笑，不停地擤着鼻子。她没看错她亲爱的外甥，他果然如此热情地接待她。

莉娜看到丈夫跟柯蒂姨妈那么亲热，心里酸溜溜的，便找个机会走进来，穿过房间，到隔壁的卧室去。她把一摞熨好的衣服放进衣柜去，然后转回来又走出去。

“欸，莉娜，这是咱们柯蒂姨妈。”

莉娜只是笑笑，不作声。

“亲爱的，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柯蒂姨妈冲她说，“我能干点什么呢，我是闲不住的人。”

“不用，柯蒂姨妈，你就同我丈夫叙叙吧，”莉娜说着，又回到厨房去了。

“哎哟，一个多漂亮、多可爱的女人……连她走过的脚印我都得吻一吻呢，”柯蒂姨妈对彼斯托耳语，“哎哟，她干那么多的活，一点也不象过去的贵夫人那样过着悠闲的生活。那些贵夫人要是稍稍过得节俭一些，现在的境况就会好得多。”

彼斯托笑了，因为人们谈到过去的贵妇们时，常说她们手边总是拿着活儿的。现在在他面前有一个熟知贵妇们的人可以帮他加以辨明。

“柯蒂姨妈，她们真的都不干活吗？”

“噢，孩子，她们只需要指点别人干。咱们别谈那些了。你的曾外祖母坐着四匹马拉的大车进城时，嘴里总叼着一根大雪茄。”

彼斯托不自然地笑起来，他很担心柯蒂姨妈会感到委屈。

“那是一个坏透了的世界，我的孩子。那时候，人们只顾吃、喝、玩、乐。当然也干活，因为人们毕竟得养家糊口嘛。不过，老爷们是不干活的，因为他们家里都有佣人，你母亲年轻时，有一帮游手好闲的家伙围着她转，整个村子都靠她生活，可是，你可怜的父亲却很重视古老的习尚。好了，咱们别再谈这些了。看到你已经长大成人，我很高兴。你已经是个大人物啦。噢，要是你可怜的母亲能见到你有今天，不知要高兴成什么样子。你当了检察长，我的孩子……，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你给祖先的家族纹章上镀黄金啦……”

“纹章？已经没有纹章啦，有的只是一块乞丐纹章罗……说说你自己吧，你过得怎么样？你和从前完全一样，丝毫没有变样。”

“哪里，哪里，年龄不饶人呐。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日子过得挺不错。我无论到什么地方，大家都很欢迎，不愿意放我走；你可怜的安德拉什舅舅一家，当我要来你们这儿的时候，都哭了呢，求我留下，说：‘柯蒂姑妈，哪儿都比不上我们家好’。可是，我对他们那里许多不幸实在看不下去了。”

“什么不幸？”

“嗐，在那里实在活不下去哟。在瑞马山谷，捷克人是老爷。可怜的安德拉什，他活得很不值得。在这种年月，要是一个人已经一无所有，还有什么可活头哟……”

“怎么，安德拉什已经一无所有啦？”

“一无所有，穷得叮当响，只能勉强混日子。要是你能拉他一把，譬如给他谋个职位什么的，就好啦。他可是个顶呱呱的庄稼人，还是个典型的匈牙利人。大伙对他都赞不绝口。去年，他上布拉格，走进一家商店，打算给家里人买点比如纪念品之类的小东西。店里的人听不懂他的话，因为他一辈子从没有学会一句外国话。他干脆对捷克人说：‘你们归属我们已经九年啦，怎么还没有学会讲匈牙利话呢。’”

彼斯托开心地笑起来，柯蒂姨妈说话的口气非常认真，仿佛她同安德拉什的意见是一致的。

“哎，他现在有六个儿子，可连巴掌大的地块都没有

哩。”

“唔，这真是太可怕了。他的儿子们都学了些什么？”

“学了些什么？除了学会了呼吸之外，在这个世界上他们什么也没有学会。在那里，穷苦的匈牙利孩子能学会什么呢？我的孩子，他们得说捷克话。一个正直的真正的匈牙利人是忍受不了这种侮辱的……学习？学习捷克语？在一个匈牙利人家庭里学习捷克课本？他们的父亲对他们说，‘别学啦，瞧我，从你们手里把那些书扔掉。这根本不是书，里头讲的尽是捷克的事。’就这样，孩子们一个个只能做侍候人的工作；一个在这儿受苦，另一个在那儿受罪。那几个小的捷克语学得挺棒，兴许在那里还能混下去，那几个大的，得把他们弄回这边来。哎，要是你能帮他们点儿忙，上帝会保佑你的。”

彼斯托的脸色变得很严峻。塔柯尼·安德拉什是他的表舅，大战前他常常在表舅家度假……在他眼里表舅是地主的典范。在他的庄园里有许多骏马。

“所有的人都经历过战争，”柯蒂姨妈又接着说，“维勒莫什是工程师，现在一家丝绸公司当推销员。彼得在区里做过事，可现在还得靠他父亲养活。格保尔在一家银行工作，薪水少得可笑。贝拉和安德烈真可怜，日子可苦啦。最小的马加什是跳舞的，找不到第二个跳得象他那样好的人啦。他在梦里都想当一名职业舞蹈家呢。”

天花板的吊灯上垂吊下来的玻璃珠串的黑影投在柯蒂姨妈的脸庞上。她那张蜡黄的脸在灯光的照耀下很象幽灵。

噢，所有的人都在谈论不幸，他们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就这样面对面地坐着，仿佛见面时候最初几分钟的信任感突然消失了。在他们中间隔着一个世界。

柯蒂姨妈讲得杂乱无章，东拉西扯。她说到征税的事，说她自己如何尚未纳税，而且很富有想象力地讲述各色各样恐怖的故事，忽而又想起一些开心的事，以便紧接着把话题转到往事上去。她还记得以前的一切事，那时彼斯托还是个孩子，特别爱胡闹。这一切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听她絮叨还是满有意思的，可惜她讲完每句话后总要提出刺激人的告诫：这本来是不应该的，这是不公正的。

莉娜还在厨房里干活，不愿意进来。孩子们在另一个房间里做功课，只要功课做不完，是不允许他们出来的。母亲对他们管教得很严。

“你可怜的母亲也，……她离开我们了……她的一生就是殉道者的一生，可怜的人……”

彼斯托一想起自己是在母亲守寡以后才资助她就不寒而栗。母亲是在破产以后迁到城里，给寄宿的学生做饭，历尽艰辛，抚养了几个孩子。他对过去的秘密一点也不知道。

“殉道者……”彼斯托说，“她的一生就是殉道者的一生？”

“哦，苏茜卡正是这样。你可怜的父亲个性太强，这给她造成了许多痛苦。可怜的伊斯特万！”

彼斯托不敢向她打听，因为他害怕这个滑稽的女人会以老处女自居，犹如道德法官，坐在他的对面接着饶舌……上

帝保佑，别让她再说下去啦。

“他一个老婆还不够，”柯蒂姨妈叹了一口气，转入最令人痛苦的话题。

在世界上，没有比跟一个长舌妇在一起更可怕的了。彼斯托忧郁地望着这个老女人。他想，还不如她不来的好。正当他心灵上的负担刚刚减轻些的时候，现在，她又要来触动他心上的最痛处了。

“别再说这些了，柯蒂姨妈，”他求她别开口，“你就说些好的，叫人高兴的事吧。”

“孩子，其实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嘛，因为你可怜的父亲是个很倔强的人。他一生没有少遭罪。”

“我父亲？”由于惊异，他愣愣地问道。

柯蒂姨妈俯过身去，对他耳语：

“爱情，孩子，爱情虽非羞耻，却是不幸。如果爱情冲谁走来……但愿你没有继承他的性格。”

彼斯托眼看已经无法逃避他就要亲身经历他所为之战栗的、象自然灾害一样不可避免的事了。他沙哑着嗓子问：

“她是谁？”

“科勒托伊太太。”

彼斯托粗鄙地瞥了柯蒂姨妈一眼。原来她到这里来是要搅乱他的全部生活。

“他是不是欺骗了我母亲？”

“他为那个女人折磨自己，”柯蒂姨妈低声说，“在追求她的十年里，他连她的一个小拇指也没有亲着。象你的贝

尔奇舅舅那样的人能生活得轻松些。他还活着吗？他是个轻浮的家伙，见一个爱一个，而且跟所有的女人都有瓜葛。可是你父亲伊斯特万是个性格倔强的人，只是从老远爱慕柯勒托伊太太，而他自己的妻子却在为此痛苦，可怜的苏茜卡，她只好眼看着自己的丈夫一天天憔悴下去，无法帮助他……”

“这太可怕了！”彼斯托叫喊着，唬地站起来。

柯蒂姨妈以肃然起敬的眼光凝视着他：

“他是一个英俊的男子。一个很帅，很魁梧的男子。象你一样。你的脑门、嘴巴同他的长得完全一样，他也同你一样很容易掉泪……”

彼斯托从房间里冲了出去。

他在过道站了一会儿。这女人是不是魔鬼附了身，专为告诉他这件事才来的？

他走近厨房，来到莉娜身边。

由于家里的使女也在那里，他不好开口说出要尽快把柯蒂姨妈打发走。

“最亲爱的，咱们还不吃晚饭吗？”他改口问。

“我马上摆桌子。”

“不能让小姑娘摆桌子吗？”

“我这就去摆桌子，你难道就那么饿？……”

他无法呆在厨房里，便信步走到院子里去透空气。

十五

整个上午，彼斯托都在办公室研究养猪场的案卷。这是一部典型的匈牙利创业史。

一个叫凯萨尔的人租了火车站附近申特卡诺伊家的十霍尔特土地，创办了一个养猪场。

这是一九二八年经济大繁荣时期的事。他站稳脚跟后，开办了一个很大的企业。他的营业最有信用，成为城里最有声誉的商号。他大量买进猪仔和玉米。转手之间他就弄到一笔惊人的贷款，当他卷逃美国后，全城舆论哗然。他私吞的钱财不下十万庞克。凡是同他打过交道的人，无不遭受损失。

企业倒闭了，却给申特卡诺伊留下一座非常考究的养猪场。凯萨尔可不是小气鬼，他聘请城里最有名气的建筑师，模仿美国式样建造了猪圈和安装设备，那是他的阴谋，以此

显示他的大方和可靠。他留下的是刚建了一半的养猪场和欠下建筑公司的一笔巨额债务。

老申特卡诺伊不愧是个地地道道的商人，当机立断，着手成立一个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便获得新的现款。他几乎把整个城市的人——州长、副州长、大地主和大批小地主都吸收进公司里来。这里是全国闻名的玉米产区，小地主以玉米和猪来支付公司的股份，这办法是老申特卡诺伊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而最绝的一招是任命他的女婿勃龙柯伊·弗利当这个公司的经理。

现在养猪场规模的确很大。他们建造了管理处大楼，安装了电灯和自来水管，还有储藏室和谷仓等等。同时，勃龙柯伊还利用建猪场的所谓下脚料为自己盖了一幢别墅。

然而，企业尚未投产，猪的价格便见跌，玉米的价格却在上涨。

养猪场就这样黄了。

尽管申特卡诺伊从自己大庄园——他拥有两千霍尔特土地——把所有的猪都赶到猪场去；尽管他夜里把猪赶出来，白天又把猪赶回猪场，使猪的存栏数增加一倍；尽管他叫人把短缺的头数以当时发生猪瘟受损失为名注销了，向公司索取高价，结果还是破了产，而且更彻底，更可怕。

眼下养猪场的状况正处在曾经是整个商业的恶魔麦克罗茨吃了败仗，而重整业务的重任又落在彼斯托肩上的时刻。

值得注意的是，彼斯托走马上任已经好几个星期了，养

猪场事件仍如石沉大海，他只能通过个人的努力来了解养猪场及其肮脏的内幕。

当他好不容易从那些伪造的决算、不法的清单和账本上的弄虚作假的迷宫中钻出来时，不得不从一个诧异又陷进另一个诧异里去。

他整天在查账，成了名副其实的会计；夜里他无法入睡，经常半夜爬起来，重新一遍又一遍地算。他弄不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他在研究养猪场的业务，就象一个正在追捕野兽的狂热的猎人，追踪野兽的足迹、生活习性和出没的场所，以便找到捕获狐狸、鼬鼠，以及诸如野猪和熊之类的大野兽的方法，因为所有的动物都有自己活动的路线，所有的盗贼都有自己的做案方法，而这些都是可以认识的，也是可以准确地判断出来的。

一天上午，市长把彼斯托唤了去，通知他乘晚班车上布达佩斯，部长将于第二天上午九点钟接见他。

在他的一生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将代表本市去见部长。

市长同彼斯托进行了一次详谈，逐条交代他见到部长时该说什么，并嘱咐他要相机行事，目的是使部长确信本市有获得巨额贷款的必要性。

“我的伙伴，你的旅途将会是很愉快的，副州长也要乘晚班车走，你可以和他同行，这样你就不必为订包厢的事操心了。”

彼斯托怀着极兴奋的心情回家去收拾行装，准备上路。

莉娜心里却很不安，因为她知道，彼斯托到布达佩斯后的第一件事，准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们。

他们有意不提这件事。如果彼斯托九点钟会见部长的话，可以乘十二点的那趟快车回家。

“我要住进一家旅馆，”彼斯托声明。

莉娜酸溜溜地撇了撇嘴，她认为提住旅馆纯属多余。他完全可以在车厢里盥洗，换装。是的，晚班客车第二天早上五点到达布达佩斯，从五点到八点在一家咖啡馆里吃早点，把这几个钟头打发掉并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当莉娜发现丈夫对于这种学生时代的做法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时，她也就妥协了。他认为怎么合适就怎么做吧！

火车夜间十二点四十五分开。他们一直呆坐在车站，尽管为了省电，莉娜已养成早早上床的习惯。

“噢，尊敬的先生，有机会与你同行，我很荣幸，”彼斯托见到副州长时说。

“你好哇，彼斯托，你好哇，”安德拉什大叔说着，很友好地同他握手。“为了祖国，我们俩要在一起熬一夜啦，”他又笑着补充说。

车站站长亲自来问候他们，并报告说，已经为他们留了专用包厢。他们一上车，就看到列车员正在恭候他们。列车已经超员，连过道都站满了旅客。列车员打开一个包厢，门上挂着一块引人注目的牌子，上面写着：“预定”。在包厢里，他们俩各占一张长软椅。

副州长立即挑了一张朝火车头方向的软椅坐下。他打开

卧具，舒适地躺在那里。

"一个好军人，即使在冰天雪地里也能睡觉，"他很和气地说，"彼斯托，坐呀，你尽管放心一直睡到布达佩斯好啦。人一天睡五个小时的觉就够了。"

他们都舒舒服服地躺下后，对于乘专用包厢旅行尚不习惯的彼斯托想到那些站在车厢过道里的人们时，心中不免有点烦闷。不过，他对此是没有责任的。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庆幸自己有权，有权者都能这样，这已形成一种风气。

"说来也怪，"副州长在入睡前说。"生活总是在捉弄人。我这一辈子最讨厌同膳食工作打交道。可是，在上次战争期间，我却当了给养委员，长年累月老为多少多少百磅面粉、肉、猪、油、咖啡以及鬼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发愁。在家里，我妻子老抱怨缺这缺那，而且我还得为整个州的每一户人家操心。瞧，今天还是为这些事。"

他笑着一翻身，睡觉了。

彼斯托却无法入睡。他一动不动地躺了很久，以免打扰主人的睡眠。他心里想，这些人怎么能这样生活呢。怪不得长期以来居民的供应一直很差，原来是因为这位副州长腻烦柴米油盐的事。

根本谈不到在车上的盥洗室更衣，因为火车还没有到达布达佩斯，副州长就醒过来了，说："我早想到旅馆好好洗个澡。咱们要住潘诺尼亚①，对吗？"

---

① 布达佩斯著名的旅馆。

“当然。”

副州长叫来一辆出租汽车，车费却由彼斯托付。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彼斯托得当这次旅行的指挥官，照看副州长的行李，付搬运工人工钱，在旅馆里，用餐的事也由他包下，而且还得老替副州长提公文包。

“可以回去报销的，”副州长轻松地笑着说。

彼斯托已经没有心思躺下了，他一早就出去找弟弟梅涅赫特。他不得不顾一辆车子，因为弟弟住在城郊的费仑茨区。

他把梅涅赫特堵在被窝里。弟弟一家人非常高兴地接待他。美美地吃完一顿早餐后他们一起步行进城。彼斯托把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感到很痛快，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畅叙衷肠的人。他本想也去找阿蒂勒卡，可是梅涅赫特直率地提醒他不要去。梅涅赫特说，同她的丈夫一样，阿蒂勒卡落到今天的地步，她自己也负有责任。

梅涅赫特陪伴彼斯托到城堡去玩，在彼斯托去拜见部长之前，他们在一家小咖啡馆里聊天。

“我现在是十字路口上的海格立斯①，”彼斯托说，“我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或是要失败，今天就要见分晓。”

“你怎么会失败呢？”梅涅赫特反驳道，“部长也同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原先是个小人物嘛。要不是因为偶然的机

① 古希腊神话中的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一次，他在途中遇到贞德和罪恶精灵，在选择上表现出犹豫。

会在政府里谋到一个位置，他也成不了大政治家呢，还不是得象上帝安排的那样，仍然当一个小小的财政官。平民大众什么也不懂，幸运的是来了个聪明人，他一进到他们中间，就可以影响他们。”

“听着，梅诺什①，怎么才能把你弄到约拉特诺克来当博物馆馆长呢？要是咱们俩在一起，我的地位马上就能巩固，我身边要是有个能商量的人，我会感到自由得多。”

接着，彼斯托告诉梅涅赫特说，阿尔弗勒德博物馆的工作一塌糊涂。集市广场还有一排小巧玲珑的平房，博物馆本来应该征用的，可是布勒多赫姐妹都不愿意从她们住惯了的小窝搬出去；由于她们是名门望族，城里的头头们认为扰乱这两位老处女田园诗歌般宁静的生活是不适宜的，更何况她们还是州长夫人圈子里的人呢。于是乎不得不把城里最漂亮的建筑挤到偏僻的角落里去。

“那没关系，”梅涅赫特说，“博物馆建在僻静的地方也许更好些。在一座尘土飞扬的无聊的城市里，这样的博物馆倒可以成为一座小岛。”

彼斯托感到很高兴，因为在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上，他得到令人欣慰的回答。他可以开始行动了。

八点三刻，他要去见部长了，在同弟弟分手时，他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心中责怪部长接见他的时间太早了点。梅涅赫特则要赶到机关去上班。

---

① 梅涅赫特的爱称。

部长已经在部里办公了，然而彼斯托还得等候到十一点，因为部长得先接见那些事先安排好要见面的人们。好不容易轮到彼斯托，部长又突然决定到国会去，检察长只好跟在部长后头，以便争取在那里见到他。

那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下暴雨的日子。他一整天都在追逐部长。人们一会儿支使他到那儿，一会儿又支使他到这儿，他就这样东奔西跑，一直到下午六点钟才在部里见到了部长先生。

当彼斯托赶到火车站要搭九点的快车返回家时，已经精疲力竭；副州长也经历了类似的痛苦旅程，也是现在才乘车回家；他们嘲笑彼此的不幸，确信在这座发狂的布达佩斯城，没有任何人碰到和他们相同的命运。

火车依然非常拥挤，不过他们仍然弄到为他们“留下”的包厢，不过这次他们只得安于两人分享一张长软椅了。

在这个专用包厢里，他们彼此挨坐在一起，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人，勇敢而自由地遨游在生活的上空；他和副州长都觉得自己是老爷，是特殊人物。

看样子副州长已有一点醉意，比往常更活跃、更健谈。

“你是在哪里同部长谈话的？”副州长问道。

“嗯，麻烦透了，我先是在部里等候他，后来又把我接到国会大厦去；当部长在会议厅时，我就坐在那里听辩论；后来我又得回到他的办公室去，因为当我在四处寻找他时，他又不见了。”

“你在国会大厦里等候啦？”

“是的，阁下。”

“那里来了一些议员吧？”副州长笑着问。

“阁下，我几乎不敢说出口，”彼斯托回答，“部长阁下讲演的时候，我数了数在场的人，总共才十七位。”

他们相互瞥了一眼，会意地笑起来。

“我不知道议员的准确人数，”彼斯托说。

“二百四十四名，”副州长向他说明，“翁格希逝世后，现在正在补选第二百四十五名。”

“这么说，有二百二十七名议员缺席罗，”彼斯托算出来了。“十七名出席，二百二十七名缺席。”

他们俩又哈哈大笑。

“现今，国会已经不是工作场所。是我们在工作，而不是国会。现今一切重担都落在行政机关上面，”副州长说。

“就在部长先生演说的时候，十七名议员里头还有几位往外走呢，有时候只剩下七名议员。”

“眼下，议员们只关心自己的选区。今年夏天要进行新的选举，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于是大家都得设法保住自己的选票哪。”

“去年，我到过国会一次，那时，出席会议的也超不过二十三人，”彼斯托说。

“现今，议会已经不是议员工作的场所，因为他们老有上千桩事情要办。你简直无法想象，一个议员有多少事要为之奔波。谁在选区有什么事要办，都指望得到议员的帮助。人们渴望一切，期待从议员那里得到一切。每一个议员的口

袋都塞满了有待处理的事务。可是话又得说回来，的确，除了议员，其他人是什么事情也无法处理的。他什么地方都能去，所有的人都怕他三分。今天，所有的法律顾问都生活在这里。对他们和工程师来说，被委任当议员等于开一个货真价实的金矿。对财政界人士和企业的头头们来说也是如此……就是对地主来说，当议员也不坏，可以搞到一般人搞不到的东西。”

“可是，阁下，国会不是集中代表国家的利益吗？”

“工作的是政府。国会吃现成饭，只需要表表决就行啦。”

“这准是一项很庞大的工作，”彼斯托以谦卑的口吻说。他宁肯沉默，也不敢说出反对派惯说的话，他耽心会给副州长留下坏印象……

副州长打了个呵欠，很厌烦地问：

“喂，有多少反对派出席？”

“三、四个吧。”

“喏，你瞧，也没有反对派，”副州长摆摆手，示意不用再往下说。

当时，彼斯托是坐在国会新闻记者席上；这些记者们把他对国会的好印象全给糟踏了。一有人站起来发言，他们立刻评头品足：“这家伙已经退出执政党，因为他早就知道他的党要把他甩了，就索性退党争取民心。现在，他干脆参加反对派了……”“那家伙站在反对派立场赞扬政府。为了保住他的选区，好让他们不致于坚持反对他当候选人。”

“瞧，这小子暴跳如雷，那是因为他的选区没有通过他成交一笔买卖，他没能从中捞到油水。”“这家伙如此攻击大公，是因为大公在他的选区声明要参加竞选。”

副州长对于谈论这类事情毫无兴趣。彼斯托虽然心里痒痒，想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最后还是忍住了。

他闭上嘴，还用轻蔑的微笑来嘲弄自己。要是他说出来的话，等于用自己的职位来押宝。

他开始悟出点道理，现在所发生的一切，都说明整个国家被出卖了。

所有的人都通过某种方式或某条线把自己同政府捆在一起。他作为市检察长，自然成了政府的公仆，因而不允许他有自由的思想。嗯，只要他更有势力些……怎么才能更有势力呢？只有两种办法：物质上和社会地位上的独立。如果他有自己的房子和足够的钱……

副州长把手帕铺在靠背上，把头往那里一靠，就睡着了。

彼斯托也想打个盹儿，可就是睡不着。各式各样的想法就象蜜蜂似的在他脑海里嗡嗡响。

他觉得有点后悔，原因是他向副州长提到去过国会，还透露了在那里看到的情景。人是很容易产生怀疑的。其实，那里的情景跟他又毫无关系。既然政府和反对派都不关心那些事，他又何必去操那份心呢……

国家大得很，可是他的世界只有他住的城市那么大，仿佛这座城市并不属于这个国家，它有着自己的生活，它的天

地是很狭小的。他开始看起报来，尽量不使报纸发出响声。他看到一个州城市长的名字，州长利用自己的权力，立即免除了市长的职务。彼斯托把市长的罪状细细念了一遍。纯属物质方面的问题：市长违章为该城购置大园艺场……违章盖了一个幼儿园……违章为兴建市长住宅购买地皮……第六条罪状是叫市政府的职员为他管理家务……他让同工作无关的人使用市政府的小汽车……向某些市属企业支付款项时扣除佣金过少，致使国家蒙受损失……没有得到授权擅自购买一台复印机……他还犯有违章使用外国贷款进行建设罪……最后，也是最重的控告是：在分配土地问题上通过不能容忍的方式弄到好处……

彼斯托惊骇地把对这位市长的控告念了一遍又一遍。在这些控告中，没有一条在他自己的城市不存在，而且也没有一条可以构成罪行……彼斯托确信，人们会开释他。这纯属煽动。

用这种方法可以免除任何一位得人心的市长的职务，因为这些全都是无法证明的指控……恶意的诽谤……

此刻，彼斯托觉得自己象一头还能在原野上自由出没的野兽，可是，已经有人在某个暗处用枪对准他了。

生活就象原始热带森林。到处是凶禽猛兽，互相残杀，弱肉强食。

从根本上讲，大家对这里的一切都是茫然的。更糟糕的是每个人都站在自己没有思想准备的位置上。凡是略知一二的人，反而得不到应有的位置。那位在国会向他提供情况的

记者，是他的同学；他是位无所不晓的人，现在，头发已经斑白，仍当一名政治记者。这位同学还向他解释说，在国外，凡是想当国会议员的人，都得上完真正的生活大学。开始是在供年轻人学习讲演和同政治有关的科学的宣传鼓动学校里挑选适当的人材。因为今天指导生活已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这些年轻人里有成为联盟和政党的秘书的，他们组织、领导集会，这要经过一段很长时期，直到他们学会如何与人交往为止。在工作过程中，国家的全部生活展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结识那些在议会工作中起领导作用的人物；他们能够有把握地判断，谁可以予以信任，谁代表什么观点，谁在政府里起什么作用……在国外，议员的委任书同时也是最高的文凭，这只有通过长期顽强的工作才能取得。同外国相比，在匈牙利根本不存在选举。在这里，所有的议员都因其社会功绩和作为为政府效劳的酬劳而取得委任状的。重要的是他可靠而不是他是否合格……可靠性的重要标准是亲戚关系，而且政治科学知识越少越可靠。人们在此地需要的仅仅是投票机器。在这里，公民是从来没有权利的。以前曾发生过用链子拴着公民去投票的事。不仅今天的国会会议厅是空的，一般来说，就是当年常有戏剧性的国会会议，国会大厦挤满人倾听伟大演说家讲话，会议厅也是空的。那时候还没有反对派。反对派只是昙花一现，如果出现一个新的能执政的联合政府或者一个坚定的反对派上台的话，那也不意味着事情有所转变，因为台前的都是些无所作为的人，他们并没有为民族或者国家增添活力，而是继续干着旧执政党遗留下

来的那一套……

在这个民族的生活中，什么时候会出现转折呢？

那位记者说过，今天的青年一代已经开始接触这个问题了，只要他们一旦有机会治理国事，他们就要见诸于行动……可是，这离现在还有多远呢？

他还说，今天已经出现这样一种世界性的政治潮流，即一个国际性的决定就能瓦解一个小国的经济力量，或者能把它引向一条发展的路线，使这个小国的内部事务还不如国内一个城市的行政机构那么重要。国会决定了什么，如何决定的都无足轻重，到头来还是国际协定规定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步调……议会制失去了它的处理事情的能力，其意义也降低了。于是，人们只能对少数几个占据政府要职的人抱旁观态度，眼看着他们把民族的扁舟一会儿系在这里，一会儿系在那里，自己则无能为力。那些巨大的拖船将把这个国家拖向某一个地方。

彼斯托从半闭的眼睑底下端详着副州长的脸孔。他惊愕地确信，此人竟长有一张典型的庄户人的脸孔。那些经常打猎，或经常在外面漂泊的人，皮肤往往变得很粗糙，连上面的毛细管也能看清楚……这个人读过书吗？他对文学有什么见解？对科学呢？有关精神领域的新发展，他知道些什么呢？一窍不通！

他是个只关心个人生活琐事的人，他看到的也只是他生活着的州。连本州范围内的事务，他也不会去正确考虑并妥善办理。有一些官员根据自己的逻辑去完成工作，却不会想到

应该为州里三万名失业者找出路……副州长就是这种官员的典型……，三万人，农业工人，最宝贵的人力资源……有了这三万人甚至可以建设一个国家。有了这三万人就可以铺路，建造房屋、学校和博物馆。老百姓需要的是善于安排这三万人工作的人；这个人代表一个目标，一种意志和一股力量。只要有了这三万人就可以把比利斯①山区变成良田，计划造林，开垦胡勒蒂巴治②草原，把全部盐碱地变成良田。用不着跨出边界，就能使国家十倍地富裕起来。祖国会富强起来，在贫瘠的不毛之地，将出现一座座乐园。但是，心中真正蕴藏着民族感情和民族意志，而又有足够的力量把握住这个民族命运的人现在在哪里？……这三万名工人在他们贫穷的茅舍里辗转挣扎，度过漫长的寒冬，身上裹着羊皮，坐在没有生火的屋子里，抽着走私烟或者树叶卷的次烟……他们既没有土地、牲口，也没有从事家庭手工业。既使少数从事家庭手工业的人，他们的劳动也是徒劳的。这位副州长怎么会想到为他州里的穷人从事的家庭手工业品寻找出路是他应尽的职责呢？对此他根本不懂，也不想去弄懂。只有当出现春荒，种子和所有能吃的东西全啃光，又无法平息老百姓骚动时，他们才想到救灾；他们运来五百车皮的土豆，以五、六个弗勒的价格卖给老百姓；否则就会有人纵火烧房子……

彼斯托辗转反侧，心中很烦躁；要是不去想这些事情，

①地名，在匈牙利北部。

②地名，在匈牙利东部。

他心里会好受些。正因为他思虑过多，才不能象那个呼呼大睡的胖子，当他家对过的房子着火时，还说：也许不至于蔓延到这里……

或许彼斯托的毛病也在于稍稍喝了点酒的缘故。

或者，也许是他的老朋友灌输给他的毒素使他思想混乱？……

“在我们这里，要是一位采访国会的新闻记者参加竞选，”那位记者对他说过，“肯定会马上遭到一个素不相识的地主的反对。”

这句话包含着一切：痛苦、嫉妒和真理。一个素不相识的地主对一个记者来说可能是陌生人，可是他在选区里却不是陌生人。在选区内所有的人都知道得很清楚，这个陌生的地主是谁。我们可以打个比方，那个地主拥有两千霍尔特土地。试想有多少人依附在这两千霍尔特土地上。从州里的老爷们开始，都在各自的选区内猎取在选举中甘受夹鞭刑的蠢人，即寻找一个愿冒风险承担巨额费用的财主，这笔费用将使他的庄园承受如此沉重的负担，致使他一辈子几乎无力偿还债务，……也即寻找一个心甘情愿不去经营自己庄园的人，……这个人疏远自己的家庭，因为他脱离了惯常的生活，想过极奢侈而在道德方面更加自由的生活，……他得更经常地在大众饭馆用餐，轻浮的爱情将毒化他的思想，……而当他的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已身无分文……

对此人来说，是否存在实现这个或那个的可能性呢？首先，他对此根本不了解。他从不知道，自己应该贫困度日。

他从来就不是一个善于经营的地主，他一向是匈牙利老爷，以从来不曾当过任何人的仆人而感到骄傲……在他取得吃一堑，长一智的教训之前，他亏的比挣的多得多，……他的庄园已经负债了，……今天，每个拥有一霍尔特土地的人都得负五百庞克的债务。而五百庞克又是每霍尔特土地价值的两倍。

于是，连债权人，储蓄银行都无能为力。他们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提高土地价格呢？可是，谁又会要买地呢？……只要有三十名地主联合起来声明他们不再付利息了，那么所有的地方银行都要全部倒闭。

那么，大家怎么办呢？

彼斯托在国会还见到一位堪称模范地主的老朋友。他的每头牲口都有登记卡，田地管理得井井有条。他即使算不上百分之百，起码也算得上百分之八十的善于经营的地主，而邻近的那些庄园主即使不是百分之十，顶多也只能算是百分之四十或百分之三十的善于经营的地主。至于老百姓就得降低为百分之一，因为老百姓向来不懂得经营，老百姓怎么懂呢？他们什么也没有学过，还得听任贪婪的买卖人的摆布。往年夏天，彼斯托走遍整个州，视察学校。当然是在收割之后。他所到之处，看到的都是尚未收割的庄稼地。人们把粮食扔在那里，因为在每霍尔特土地上，收割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四十公斤的分成。当时，虽然他的老朋友的庄园的收成比全国的平均产量要高……后来因一位议员突然死亡，这位老朋友便被补选进国会。选他是银行的主意，他欠银行二十四万庞

克债务。他拥有六百霍尔特土地。他唯一的希望是当了国会议员后能对自己多少有点帮助。

现在他的前途如何呢？他呆坐在国会里。他是年轻议员，因而认为坐着倾听别人说空话是他的义务。他在家的时候，总是第一个起床，亲自照料所有的猪仔，监督工人调配牛的饲料。现在，人们随心所欲地支使他。如果他当议员时间长了，他也会完全象其他议员一样。他成天坐在国会里，经营不受损失是不可能的。他呆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因为他不善于辞令。他是个实干家，作为地主，多亏有一股韧劲和勤劳，在过去的年月里才不至于象其他人那样又陷入新的债务泥潭。当其他地主赔本的时候，他还能从每霍尔特土地上得到二十庞克的收入。庄园愈大，损失愈大。现在他又陷在同样的泥潭里，因为已经没有任何人敢于接受议员的任命。即使是最便宜的选举也得花两万庞克。谁肯把这么多的钱扔进快要到期的委任状里去呢？更何况人们早已知道，再过三、四个月后又要进行一次新的选举。会不会又得再花费两万庞克？

莫非他希望对于国家有所裨益……

过去人们常说，一个庄园的好管家，必定也是国家的好管家。

其实，这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个地主何从知道国家需要的是什么呢？他又从何得到管理国家的最起码的思想呢？退一步说，即使他有这种思想，也是无能为力的。他只能同多数议员一起投票。政府将要捞到一张赞成票，仅仅

如此而已。如果他一表示反对，立即成了反对派，而一个地主怎么能当反对派呢？即使他当了反对派，也照样无能为力，因为反对派是那样的微不足道，从来不曾否决过政府的任何提案。在二百四十五名议员当中只有二十五名反对派。

因此，他除了趋炎附势之外，别无其他办法。

国家这辆车子在滚滚转动，不停地转动。今天，它已经不是马车，而是汽车，一辆载重汽车了。有个人坐在方向盘前，汽车便朝着他驾驶的方向开去……

汽车还在动吗？为什么还要动呢？汽车停在车库里。司机呢？在酒巴间？或者打猎去了？管他呢，反正都一样。

火车还要走很长距离才能到家，副州长睡得很安稳，张着嘴直打呼噜。

彼斯托自认无能为力，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

他的唯一的义务，是尽早在物质上取得保证。他肩上挑着一副重担：妻子和两个孩子。

彼斯托不曾合眼。他不能不佩服副州长，居然象个无忧无虑的孩子，睡得那么香，从不为追求功名而迷惘，他的一生似乎早就安排妥了。他一出娘胎就过着富裕、安稳的生活，仿佛有一位守护神在护卫着他。是的，只有这种人才能获得看上去负有重大责任的官职，如同此人今天肩负的那样。他们都是老爷呵。

"噢，彼斯托，咱们马上就要到家啦，"副州长笑着说，坐了起来，打了个深深的，提神的呵欠，还伸了伸腰。

副州长象一头狮子。狮子却没有意识到自己是百兽之

王。狮子也同其他动物一样，所不同的是它的体态、力量、声音和食欲。

“还有点时间，咱们到餐车去吧，”副州长说。

他们一起走进餐车。

餐车里没有几个人。晚餐已经结束了。有几个外国人围坐在一张小桌子旁，用彼斯托听不懂的语言在交谈。

副州长要了一份烤肉，彼斯托有一碟两个煎鸡蛋也就知足了。

“咱们不喝点酒吗？”

副州长说着，挑了一瓶名牌酒。

“我刚才在布达佩斯跟我弟弟谈了，”彼斯托开门见山地说，“他在民族博物馆当副主任。他说，咱们市的博物馆被挤进一条小街里，虽是件憾事，反而同博物馆的性质很相称。目前急需的是尽早订出博物馆的规划。”

“是吗？你弟弟是搞博物馆工作的？”

“是这个领域首屈一指的权威。”

“那得把他弄到咱们博物馆来当领导。”

“不过，这里头问题可多啦，据我所知，馆长职位已经答应给人了。”

“给谁了？”

“麦克罗茨的小舅子。”

“甭信那个！现在麦克罗茨已经自顾不暇，哪还有精神去管他的小舅子。他自己能脱身，就算万幸啦。他正在走投无路，顾不上找你的岔罗，他还巴不得做个顺水人情呢。你

知道吗，那个养猪场是一笔肮脏买卖？”

彼斯托感到很吃惊，麦克罗茨现在也居然有求他宽恕的时候。不过，他还得谨慎行事，以免暴露自己的想法。就在这一瞬间，他突然想起，要说服麦克罗茨保持中立 否则万一将来事情转向非作其他处理不可的时候，那就休怪他彼斯托不客气罗。

如果想要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东西，就不得不采取狡猾的手段。

“这样吧，叫你弟弟赶紧递一份申请上来，然后就给他办，”副州长明确答应了。

副州长笑了，象望着一个被引入歧途的人似的望着彼斯托。他们干得多么巧妙。彼斯托早有风闻，连副州长也卷进养猪场的案子里去了。如果麦克罗茨能幸免的话，于他也有好处哩。

由于彼斯托没有答腔，副州长便接着说：

“其实，麦克罗茨的那个外甥或小舅子什么的，谁知道是哪门子亲戚，又根本不是专家。而且还是个病号，干不了活儿。”

“噢，噢。”

“再说，市长很器重你。前几天他还说，他对你非常满意。”

“真的？”

“当然是真的。他非常喜欢你。”

“喜欢我？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他亲自给我打电话，叫咱们一道出差。我非常感谢他，同你一道出门，我感到非常愉快。你是个讨人喜欢的人，非常讨人喜欢的人。”

说着，副州长很亲密地抓着彼斯托的手。

彼斯托受宠若惊。他觉得能同副州长一道出差，实在是巴之不得的事。他们很快谈得很投机。往常他怎么能达到这个目的呢？这真是意想不到的礼物。

火车快到约拉特诺克站了，彼斯托吩咐侍者把全部账单拿来，并付了账。

“怎么，你全给付啦？”副州长笑着问。

他说这么些就足够了。他们站起身，回到自己的车厢，动手收拾行李。火车进站后，彼斯托放下车窗，冲脚夫叫喊。

“叫一辆出租汽车来，”他对脚夫命令道。

“欸，别叫啦，”副州长阻止道，“有汽车来接我，我送你回家。”

他们坐进一辆大车子，州府的一名警卫坐在司机身旁。

在汽车里，副州长很随便地说：

“明天我跟市长谈谈，喏，再见罗。”

“向尊贵的夫人致意，”彼斯托说着，抢先跳下汽车，因为车子已经停在州府大楼前面，副州长下车的时候，得从彼斯托坐位前跨过。为了让副州长下车方便，彼斯托干脆自己先下车，再回过头扶老先生下车。

“你把尊敬的检察长先生送回家去，”副州长向司机下

达命令，然后再次向彼斯托点头示意。之后彼斯托又坐上车子。

“您知道我住在哪里吗？”彼斯托问司机。

“当然知道，尊敬的先生，”司机说。彼斯托感到很高兴，连州府的司机都知道他的住址了。

当他乘坐的大车子停在那条狭窄的街上时彼斯托已经为司机准备好一份可观的小费，司机接过钱，向他深深鞠了一躬。

十六

莉娜和柯蒂姨妈都还没有睡。她们好不容易才打发孩子们上床。柯蒂姨妈从不让莉娜有片刻安宁，她认为讲故事是她的义务。

当莉娜听到汽车喇叭声时，她首先感到高兴的是，柯蒂姨妈终于该住嘴了。

她从窗户往外看了看，便转身跑出院子去开门。他们家的使女也还没有上床。莉娜不让她去睡觉。当主人还要使唤她的时候，怎么能让她这懒虫睡觉呢？不过，莉娜还是很快裹了一条头巾，亲自跑出去，她想在彼斯托一下车的时候，她自己已经开着大门在等候了。

“哎哟，天气那么坏，你怎么自己出来开门呀？”彼斯托说完，紧紧搂抱着莉娜。

他们就这样互相搂着走进家门。使女用惺忪睡眼望着他们，在他们身后把大门关上。

“去把晚饭端进来，”莉娜向使女下指示，“可别把东西瓶罗。”

“亲爱的，你想想看，”彼斯托自豪地说，“部长同我握手啦。柯蒂姨妈还在吗？”

“当然在。她还想在咱们这儿过冬呢。”

“噢，亲爱的彼斯托，”柯蒂姨妈欣喜若狂，放下手里的针线活，站起来说，“你饿了吧？”

“那个丫头已经去端饭了，”莉娜示意她坐下。

柯蒂姨妈在场使彼斯托诸多不便，他不好在她面前把自己的心里话全都倒出来，只好谈谈旅途的琐事，告诉她们，他是同副州长一道走的，是州府的小汽车把他送回家来的，又说他昨天夜里在车上睡得很舒服，到布达佩斯后没有住旅馆，而是直接去找梅涅赫特，在去见部长之前的那段时间他是同梅涅赫特在一起度过的，如此等等。

“柯蒂姨妈，你在缝什么呀？”莉娜突如其来地问道。就在她出去开门那会儿功夫，天晓得柯蒂姨妈不知从那里抄出一件孩子的破衬衫，开始忙碌起来。

“我在干活，我在缝缝补补，我为你们省钱呢，”柯蒂姨妈回答说，“得节约点，家境才能过得宽绰。”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忙活了，不然我丈夫还会以为我的孩子们是穿这样的衣服上学的呢。这些破烂只能当抹布用啦。”

“我只是想帮你点儿忙，”柯蒂姨妈说。

“哎哟，你去睡吧，你别费神啦。”

“明天我下厨房做饭，彼斯托应该吃到他母亲常常做给他吃的那种菜饭，叫他吃一顿好吃的。”

“感谢上帝，他不缺吃的，”莉娜笑着说，“姨妈，你还是上床歇去吧。”

她果真把姨妈从房间推到那间狭小的使女卧室，其实使女从来不曾在里头住，因为对她来说，能睡在厨房里就够好的了。彼斯托坐下来吃起已经变干了的烤肉。

“我拿不准你是不是会回来，”莉娜说，“你怎么不乘中午那趟车呢？”

“来不及，下午六点以前，我一直追在部长屁股后头，到六点钟，才见到他。幸亏安德拉什大叔也乘晚九点的那趟车。”

“哪个安德拉什大叔？”

“副州长呗。”

“嗬，我早就想到了，又是哪门子的亲戚吧。”

他们要上床睡觉时，莉娜问道：

“阿蒂勒卡一家在干什么？”

“我没去看她。梅涅赫特提醒我不要去。”

他之所以这样说，是想让妻子对梅涅赫特产生好感。

彼斯托伸开胳膊腿躺在床上的时候，心里想：要是莉娜想象力更丰富点，该有多好！真遗憾，她的想象力被埋没在无休止的煮饭、洗洗涮涮中去了。这在我们贫穷的时候倒不

错，可是现在该是她摆脱这种厌烦事的时刻了。没法同她说贴心话，因为她心里对我的亲戚充满着仇恨。

“你得同孩子们严肃地谈一次，”莉娜要上床的时候说。“自从他们的父亲成了大人物，他们就没心念书了。今天晚上，我还狠狠说了他们一顿。他们以为现在万事大吉。这两个胆大包天的小子，竟把课余时间全磨掉了。他们将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呢？难道他们也想一个个变成柯普亚斯吗？”

“对柯普亚斯家族的人你可不能一概而论，”彼斯托回答。“连阿勒贝尔也挺有出息了。我虽然没有见到他，可听说，他在布达佩斯银行担任交易所方面的高级助理员。这是满有前途的职位，而且这是完全靠他自己奋斗得来的。财务上的事可不象剥玉米那么简单，在银行里，要是不可靠的话，一转眼脖子就要被拧断。”

“这跟我毫无关系，不过如果他走运了，我倒挺高兴的，尽管我再也不会见到他。但愿你所有的亲戚都能发家，步步高升。可是，很不幸，没想到他今天来了信，求你在约拉特诺克的储蓄银行替他谋个职位。”

彼斯托不吱声了。真讨厌，莉娜手里老有一张王牌。

他想尽量早点入睡。当他午夜醒过来后，久久躺在床上，再也无法入眠了。他到底该如何帮助弟弟妹妹们呢……，他不能全给他们安排工作。当然，如果科勒迪茨能给阿勒贝尔一个位置倒是不赖。这么一来，在储蓄银行里他就有了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啦。

上午，彼斯托去向市长报告他布达佩斯之行的经过。

“哦，你好哇，我的伙伴，”他的上司容光焕发地接见他。“喏，有什么新闻？”

彼斯托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对市长说，那怕是最微小的细节也没有漏掉。部长说了些什么，他在谈到这件或那件事的时候，是用什么语气说的，他是从哪一个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请他抽的，是右边还是左边的烟盒；部长是不是让他坐在办公桌前的椅子上，他是不是站起来，跟他一起走到陈列在房间里的小摆设跟前；部长的气色如何，他彼斯托是否听说，在最近一次打猎时，部长骑马擦伤了皮？他坐在扶手椅里时怎么样，是否老在东张西望？他还能不能象骑马似地骑在红色天鹅绒扶手椅上？

彼斯托非常谨慎，以免流露出自己不习惯于同这样大的人物无拘无束闲聊之嫌。他把政府的高级官员视为享有特权的特殊人物，而且事实上他初见到部长的时候是很拘束的……后来彼斯托突然想起在他等候见部长的时候，同部长的私人秘书在一间房里呆了足足两个钟头，听秘书谈到部长使用什么踏板车之类的玩艺儿，他正在冥思苦想之际，不料脱口而出：

“是的，部长在使用一部不动的踏板车。”

“哈、哈、哈！”市长的笑声震耳欲聋，致使他雪白的假牙连同金支架全暴露在外面。“我明白啦，他的肚皮，……很好，”他说着，好几次拍拍彼斯托的肚子。“很好，连他都要蹬定点踏板车啦……是呀，他近来胖多罗，他过去可是

个身材修长的小伙子，酷爱体育活动。一句话，他已经到了使用定点踏板车的地步。喏，亲爱的，说错了没关系……”

彼斯托臊得满脸通红，因为他刚才说了不动踏板车，这暴露了他对这种器械的用途一无所知……原来这是一种减肥器械。不过，他倒看出市长对他是满意的，并高度赞赏他第一次拜会部长就达到了那么亲密的关系。

彼斯托现在才开始正式报告此行的公务。市长在思忖，部长会不会怀有某种目的，才同年轻的检察长谈得那么亲切。如果部长对本城有所企求的话，那就太好了，这样一来，就能较容易地向他提出这个或那个要求了。

“部长强调说，他给的钱只能用于有益的设施，”彼斯托接着汇报。“我向他解释说：阁下，我们很幸运，美国人的钱还不够我们用在有益的设施上呢。敷设下水道虽然不能带来直接的收益，却是必不可少的。部长听了后说：‘你说得对，我的朋友，就拿定点踏板车来说吧，总不能说它会生利息，可是它却有自己的用途。’”

“哈，哈，哈，”市长笑了起来，“哈，哈，哈。”

门开了，科勒迪茨未经通报就闯进来了。

“你们好哇，我听说你们都在这里。”

“进来吧，进来吧，我的伙伴，”市长边打招呼，边笑着把手伸给科勒迪茨。“这彼斯托可是个大富翁。你想象得到吗，部长先生已经使用定点踏板车了呢。”

“哈，哈，哈，”科勒迪茨也笑个不停，仿佛有人向他讲了一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那是齐比伯爵夫人逼他锻

炼的。”

这两位上了年纪的人笑得那么豪放，竟象两个大学生。几分钟以后他们才向彼斯托透露部长先生的风流逸事，原来他竟公开同齐比伯爵夫人搞关系。现在这位伯爵夫人正叫部长“干活”呢。部长先生从不曾为讨取自己妻子的欢心干点什么，可是，为了齐比伯爵夫人他是心甘情愿去干的。

他们在开心的闲聊中消磨时间。

“多特·贝尼被任命为区法官了，”市长想起这事后说。

“不会吧，”科勒迪茨惊愕地说。

“没错，任命他到莱柏尼当法官，”市长补充说。

“太妙了！”科勒迪茨叫了起来，又象谈到部长使用定点踏板车时那样疯狂地大笑。“噢，那么一切全妥罗，”他转身对着彼斯托接着说，因为他不能独自享受这个令人愉快的场面。“去年冬天，贝尼打牌赢了许多钱，把他兄弟姐妹的地产都买了过去。那是祖先留下来的地产，共有六百四十霍尔特，他出了个外人从来没有给过的价，地产就归他了。谁会料到好景不长，钱财怎么来的，也就怎样走了。地里的麦子还没有灌浆，他又得把土地变卖掉。就这样，多特家族再也不是享有特权的家族了。多特家族的统治就这样完啦……我年轻时候在他们那里度过多么美好的日子啊！在那里见到了多特·亚隆和米茨奇，前几天米茨奇的儿子还求我让他在储蓄银行当个实习员——还见到了波拉什和梅莱赫呢！……梅莱赫他们也许还保住剩下的一小部分地产……总而言

之，这是梅莱赫·耳顿的杰作，……完全正确，只要能拉他们一把，就拉他们一把，不能叫这个家族没落了。”

“他干得很巧妙，”市长说。

“很巧妙，”科勒迪茨证实后又开始笑了起来，“很巧妙。现在，正当人们在国会攻击一位部长，说那个地方找不到一个职位的时候，他的儿子当了实习法官。另一个又对储蓄银行的总经理说：‘要是你给我儿子一个职位，我也给你的儿子一个职位’……嗬，这个梅莱赫·耳顿，今天，还是个不怎么样的人物，……他居然能给自己的同乡搞到一个职位，而且还当区法官呢。”

市长又笑得很开心，象吃了蜜似的。

“当然，”他的话虽有点尖刻，却无敌意，“贝尼没有通过法官考试，只通过律师考试，而且又没有这方面的实践。”

“如果我们不愿意承认那是实践的话，”科勒迪茨回答，“他倒挺愿意同律师和法官玩牌的。”

他的话里不怀好意。彼斯托觉得连这些老爱说俏皮话的老家伙们也把利用职权明目张胆进行贪污受贿看作是不道德的事情。彼斯托也跟着他们笑。他之所以跟着笑，是因为他担心，要是他不跟着笑的话，就等于暴露他对这里看到的和听到的一切持不满态度，而且他的笑还因为他想趁机实现自己的计划，即促成他的弟弟们的事情。

整个下午就在这样亲切的闲聊中度过了。彼斯托感到惊讶的是自己同这个社会集团里的人多么合拍。连他自己也弄

不明白，他在布达佩斯怎么会收集到这许多的闲话，而且自己现在正滔滔不绝地散布这些闲话呢。是的，那都是那个记者提供的。值得注意的是，当他在国会听到记者讲的时候还很气愤，可是现在他自己在转播的时候，却津津乐道。他不明白，如果他不是因偶然的机会遇到这个只会向自己周围的人散布各种闲言碎语的人，他该干什么好呢。

最后，他们三人都象饱餐一顿之后所惯常做的那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科勒迪茨轻松愉快地说：

“喂，现在我要把这个彼斯托带走了，把他带到别墅区去。正巧他们邀请我到弗利家去，安德拉什也在那儿。他打电话告诉我说，他同彼斯托一道上的布达佩斯。他完全被彼斯托迷住了，要我务必也把彼斯托拽去，彼斯托也许会喜欢那幢房子呢。”

他们又笑开了，但是彼斯托由于马上就要见到玛克托连娜，激动得不仅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笑声，甚至不知道他们象嘲笑一个孩子似的嘲笑自己，因为他“也许会喜欢那幢房子”，……他们仿佛在说，一个饿得头昏眼花的人，遇上一顿丰盛的美餐，“也许会吃得很香。”

彼斯托叫人从自己办公室取来大衣，当科勒迪茨彬彬有礼地勾着他的手臂下楼，朝汽车走去时，他毫无反抗之意。

只是在他们坐上汽车后，他才说：

“我同我妻子说了，我以后同她一道去看房子。”

“女人不要事事都插手，男人们把事情办妥后，再告诉她们，这样会更好。最好的办法是既成事实以后再告诉她

们。我从来不征求我妻子的意见，我只是把自己的决定告诉她……来一个突然袭击……”

噢，坐小汽车可真方便。只花了七分钟就到了。他们的汽车已经停在那幢房子前面。彼斯托早已认识那幢房子，他打心底里认识这幢房子，可是他仍象个学童那样感到很拘束。

他们按了按门铃。园丁出来给他们开大门。大门没有上锁，只要按一下门上的弹簧就开了。

他们沿着碎石小道走。这时，天已经黑了，路灯射出暗淡的亮光。他们不走正门——科勒迪茨对这里的通道了如指掌——而是绕着房子走，在房后可以从一座堡垒式凸出建筑物的门进屋里去。

这个凸出的建筑很象布达佩斯“渔人碉堡”的[1]的拱顶，是用石头巧妙砌成的。石头都溜光锃亮，当他们踏上这个入口处的阶梯时，彼斯托以为自己被带进监狱里了。这种用石头砌成的台阶只有古老的纪念建筑物才能有。

上台阶后，迎面是一扇巨大的玻璃门，门是虚掩着的。他们走了进去，科勒迪茨很熟练地随手把电灯打开，房子里突然亮得吓人，他们已经置身于弯弯曲曲的前厅，四壁镶着足有一人高的木板。前厅的左边有一个匈牙利式的木梯子通到楼上，楼下有许多小房间和小门，多得连彼斯托都数不过来。前厅的对过，可以从第二道玻璃门看到里面的客厅。

① 匈牙利有名的俱乐部。

他们脱掉大衣，摘下帽子，放下手杖，象演员登台演出前那样，对着立地的大镜子拾掇一番，整了整衣服，然后开门走进灯光半明半暗的大厅。

彼斯托的第一个感觉是，这个大厅当起居室未免太大，而且冬天生火取暖也很困难。

彼斯托的第二个感觉是他已经站在玛克托连娜的面前了。

玛克托连娜约摸坐在他对面的一张圈手椅上，她的母亲站在她的右边，背对着来访者。申特卡诺伊夫人的那身打扮，仿佛是出席盛大宴会的贵宾：黑色的绸衣裳特别引人注目，佩戴着珠宝首饰和金项链。彼斯托莫名其妙，定定地望着她，仿佛这位老夫人是这座宫殿的迷底。她的脸皮白皙、干净，而且保养得很好……，她的身体似乎有点缺陷，不是脊椎有点弯，就是腿有毛病，因此步履蹒跚……

玛克托连娜却显得格外可爱。她很高，比莉娜高。彼斯托不记得是否曾经在什么地方同她这样面对面地站立过，使他最吃惊的是，她非常高。而且她走起路来身体挺得那么直，显得有点过份。她迈步的姿态很象一位必须保持自己独立性格的人，习惯于保护自己并对他人发号施令，而且总是在工作、在行动。

“请坐，”她招呼完客人后，转向科勒迪茨说，“苏玛好吗？”

科勒迪茨象往常那样随随便便，咋咋呼呼地回答着，显出一副无拘无束的样子，而且还显出象贝尔奇舅舅在彼斯托

面前时的那种姿态来。

彼斯托有好一阵子没有听他们在谈些什么，只是在凝神打量着这座大厅。大厅的墙上挂满了画像，这很使他吃惊。在他的一生中，从不曾在私人住宅的墙上见过这么多的画像。四堵墙直到天花板下的饰带都挂满了画像，连一小块空隙都没有剩下。

玛克托连娜注意到彼斯托惊讶的神态后，说：

“今天，画像已经不时髦了，不过，我是不赶时髦的人。我很爱我的朋友们，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将我同他们的作品分开。”

“您全认识他们？所有这些画家？”

“是的，凡是陈列他们的画的。这些画的大多数画家都曾经在我这里呆过。”

在大厅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本用铜板做封面、装饰得很考究的纪念册；玛克托连娜把她那只修长的手放在纪念册上，说道：

“我们一搬进这幢房子，就准备了这本纪念册；您回头仔细瞧瞧，凡是到过舍下的都留下了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您将会在里头找到诗歌、绘画和各种各样的优美的签名。”

玛克托连娜的话使他忧伤起来。他觉得，这个女人已经不是十年来一直浮现在他脑海里的那个女人。她仿佛成了幽灵的化身，又仿佛变成溶岩凝成的钟乳石。他发现这个女人很果断，很有主见，又很自信。在这之前，他一直不敢看她一眼，可是现在他的眼睛却不可抗拒地盯在她身上，安详地望

着她，象在观赏一尊活雕像。他仿佛不用害怕自己的目光会伤害她似的。她已经失去了魅力。在玛克托连娜身上已经没有任何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东西，仿佛她已失去感觉的能力。在她身上，再没有任何天真、嬉戏、怀疑的东西。她是那么实实在在，就象一件家具，是的，是那么肯定，那么自信而又不可改变。犹如一幅画，记载着逝去的幻象世界。

他们都站起来，把那些画从头到尾逐张地观赏了一遍。玛克托连娜犹如牧羊人熟悉自己的每一只羊一样，熟悉每一张画。彼斯托觉得自己根本没有能耐一下子把这么多各式各样的画，一张张都记在脑子里。在那些受古典画家影响的老画家的作品中间，也有青年画家的杰作。无可否认，这些画的布局很配称。青年画家的彩色画给老年画家的严峻的人物像增添了活泼的格调。仿佛这些人物正朝着飘忽不定的云彩走去。

“这是母亲……”听玛克托连娜这么一介绍，彼斯托惊愕地把眼光从画像移到老夫人身上，她时不时加入大家的谈话，谈吐机智而果断。可是在画像里她看上去象一位皇太后，梳着塔式发髻，上面还戴着王冠，她那双冷冷的蓝眼睛，象她本人一样，带着勉强的善意从画面向外探视。彼斯托感到有点迷惘，因为她那用两条有毛病的腿站着的姿态，从画像上却看不出来。

“这是我，”玛克托连娜指着下一张画说。

“这张画画得太糟糕啦，”彼斯托气愤得叫喊起来，引得全场的人都发笑。

“我很喜欢这张画，”玛克托连娜说。

既然本人喜欢，其中必有美妙之处。

彼斯托端详着那张画像。那是一位衰老的女职员。她用严厉的目光审视着世界，为自己的账目没有差错而感到骄傲。

面具完全揭去了……他不敢再看那张同原型相类似的画了；他感到痛苦，因为连他自己也觉察到这个女人身上具有自我克制的情感……同显得没有经验的，羞涩的莉娜相比，这女人是非常撩人的……

“这是我丈夫，”玛克托连娜介绍另一张画时说。

那张画像很象留着黑胡子的斯威格里①。彼斯托一眼就看出这两个人无法相互了解。这个瘦长的斯威格里怕这个女人……，他那双眼睛是朝里看的，他的目光似乎不是落在他的对方的身上，而是深深地埋藏在自己心中……彼斯托又瞥了那个女职员和那个怯懦的斯威格里一眼……，一对古怪的夫妇……，他们的关系正好相反……不是斯威格里摆布特里丽②，而是能与神灵沟通的女方将自己冷酷的意志强加在施催眠术者的身上。

从大厅还可以通往一个较小的房间——餐室……餐室四壁，画像的波涛又在翻滚。彼斯托已经被观看陈列在那里的、互不相容的画像搞得头昏脑涨。他还发现那里有几件精

---

① 一出古老的匈牙利话剧中耍阴谋诡计的人物。

② 该剧中的女主人公，受斯威格里催眠术摆布。

致的青铜制品：一尊狮子，两名角斗士，一位摊开四肢卧着的裸体女人像。此外，餐室里还有一个直上直下看上去颇象储藏箱的餐柜。这件家具特别吸引彼斯托。玛克托连娜抿着嘴一笑，说：

“这餐柜是我设计的。”

“很漂亮。”

“我的观点是，住宅是让人住的，家具也要为此目的服务，”玛克托连娜发表评论说。

看来，她的话既明瞭又透澈，但彼斯托还是很费解。事实上，这件家具就象铺子里装有玻璃的柜子，安着滑门。木头刨得锃亮，玻璃板都磨得精光发亮，就整体而言，只不过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玻璃橱窗而已。

彼斯托笑眯眯地望着玛克托连娜；这次，他心中一点也不慌乱了：

“在您家里是不是一切都这么保险，这么清澈见底？”

玛克托连娜闪电式地瞥了彼斯托一眼，说：

“凡是我想让人看到的。”

说完，她就转过身去了；彼斯托觉察出在他眼前有一道背信的缝隙裂开了，并为此而高兴。他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是的，这是真的。可以想象得到：有摆在橱窗里的东西，除此之外还有一些……

“这边还有两个房间：吸烟室和我丈夫的房间。想看看花园吗？”

玛克托连娜提的问题，听起来仿佛她方才用自我克制战

胜了某些绝望的东西。彼斯托突然意识到，他们不是来拜访，而是在物色一幢待售的房子。他感到难为情了。

玛克托连娜已经把花园的电灯开关打开。开花园的灯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得走到后头去，在帏幔后面摸索好一阵子，才能把开关打开。

彼斯托和其他人一起已经走到一个圆形的、镶着玻璃的大平台，从平台眺望远方迷人的暮色。太阳下山还不久，花园的轮廓尚朦胧可见。这时正是深秋，花园还是很美丽的，使人臆测还有枝叶茂盛的灌木丛。

冷不防外面亮起一盏炽热耀眼的弧光灯。弧光灯高高悬挂在花园正中的一根铁柱上，射出刺眼的白光。象变魔术似的，在房子前面出现一簇簇大玫瑰丛，叶子已经枯萎了，但在这枝或那枝小枝条上还挂着几朵玫瑰。这一大片玫瑰，这繁茂的玫瑰世界，美得叫人销魂，把彼斯托完全迷住了。这是他当年想象的一切美之冠。彼斯托激动得默然望着眼前这幅图景。灯光仿佛经过精确计算好似的，不多不少，正好照着花园，再远一点就照不到了；因此，看不见栅栏，也看不见邻近的房屋。灯光似乎停在一个仙岛上，在这灯光下一切都是美好的。

“亲爱的，您不冷吗？”科勒迪莰对玛克托连娜说。彼斯托用充满焦灼的眼神望着玛克托连娜，也跟着问寒问暖，心里却感到一阵嫉妒的痛楚，因为他竟不曾先关心她的冷暖……

电灯熄灭了，他们又重新坐在舒适、暖和的客厅里。

“那么我们可以签一个临时契约，”科勒迪茨说着，从衣兜里掏出钢笔。

“我想改天带我妻子再来看一看，”彼斯托有点犹豫不决地说。

“你们可以来得及看的，”科勒迪茨用一种不可动摇的殷勤说着，手却接着写契约。

彼斯托被弄得不知该如何回答才好。他好象在发烧，又好象被人施了法术后进了天堂，现在还不知道这场梦的结局是什么样子。他在等待着对方要价，他随时准备着自己会昏过去，为了从这里得以解脱，他想跳起来，不顾一切冲出去。可是科勒迪茨说出的房价却低到使彼斯托象窒息了似的坐在那里。他听到的房价，最多能买到一幢普通的职员住宅……彼斯托打量着眼前的两个女人……，玛克托连娜的脸上看不出任何变化，好象她对这桩事情早已看透了，然而她母亲却呆板地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发愣，仿佛已经变成一根房柱……彼斯托垂下眼皮。他感到很羞愧，不敢正眼看她们。房价顶多只够建造这幢房子的一半费用。

因此，对房价是无需讨论了。彼斯托却没有勇气说出，他不愿意按这价格把房子买下，他本要求把房价提高到对他来说付款也不成问题的数目。

但他还是签约了。玛克托连娜作为卖方先在契约上签字，接着是作为买方的彼斯托签字，最后是科勒迪茨作为中间人也签了字。

今天，他成了储蓄银行经理的宠儿。昨天他们还是很亲

的亲戚……今天他却……

科勒迪茨待签字的墨迹一干，便把契约叠好，放进他那只大皮夹子里，随即又把皮夹子塞进上衣的贴身衣袋里。

“你明天或者后天到储蓄银行来一趟，”科勒迪茨说，“咱们一起把这事办完。”

他以为这事理所当然是应当这么办的。

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彼斯托几乎不敢环顾四周，他的举止象一个小偷，不敢查看一下偷来的财物。白拿的东西都是好的……花园里有许多高大的黄杨木丛。他们怎么能使这块新土地上长出这么高大的黄杨木丛呢？那里还有芦荟①。这些树木是否已经统统归他所有，或者他们会把它们刨出来带走呢？……他该到哪里去弄钱在原来种植树木的地方重新植树呢？……

科勒迪茨把他送回家去。那辆大型游览车几乎把他家所在的那整条街上的小房子全挤倒了。

彼斯托以一种热切而恭敬，甚至是感激的心情握着科勒迪茨的手；可是，还有另外一种感觉爬进他的心窝……，在他们面前，他已经不那么自卑了。他有了自己的房子，可以邀请科勒迪茨和整个社交界的人士来参加他们家的星期五茶会了。他已慢慢打进上层社会。

慢慢？……难道还能有比这更快的速度？

“再见，再见，亲爱的，再见……”

---

① 常绿乔木，每隔30—40年才开一次花。

他再次热烈地摇晃着老先生的手，等老先生一回到车上，在坐位上坐好，他就进屋去了。他警惕自己不说出一句感谢的话，可是他终究无法控制自己，来不及等汽车消失在街口，就在汽车刚刚起动时，便迫不及待地走进院子。

十七

我刚才站在那里，颇象宫廷侍从——彼斯托头脑里闪出这个念头。他闷闷不乐地走进院子。

知道了自己同这个世界到底是个什么关系，毕竟是件好事；但不管怎样，他的感觉是相当压抑的。

他已经来到房门口，没有时间多思考这个问题了。他推开门走进过道。莉娜还在厨房里忙活。还不到六点钟，她在厨房里忙些什么呢？她几乎把整天的时间都消磨在这个可怜的厨房里了。

“你好，我的天使，”他边招呼边走进厨房，从背后吻了一下妻子的脖颈，原来她正忙着洗杯子呢。

“今天，这女佣简直太可气了，”莉娜用这样的话来代替对彼斯托的问候，“她连咖啡都不会弄。她到现在还不知

道贝尔奇不吃奶皮，小的爱喝奶多的淡咖啡。简直是个蠢货。训练一匹马也比训练这蠢货容易些。”

这时，使女正好站在角落里，脸色阴沉，低着脑袋，显出一副倔强的模样。她是个沉默寡言，讨人喜欢的孩子。在这之前，彼斯托不曾留意过她，也没有关心过她；完全可能是由于她头脑有点迟钝，或者是冷漠，或者是心不在焉，而且常常想别的事情造成的。也许她觉得在城里住得不自在，要干的活太多了，想回乡下去，……或者天晓得，她到底有什么伤心事……妻子粗鲁的话语使他感到很难堪。她怎么好这样数落使女？难道她不害怕……，可是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她该害怕什么，因为使女是完全听她摆布的。这个安静、单纯的女孩子能做什么呢？他已经养成了尊重那些默默无闻的普通大众，用尊敬的心情去看待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的习惯，因为这些单个的人也代表着大众，而大众是有取得政权的权利的，……他在俄国战俘营呆的时间太长了，也学会了这些东西。可是在国内的老爷们，尤其是太太们没有上过这种学校，仍旧用古老的随心所欲的傲慢态度虐待普通的下人。

彼斯托不想再听到莉娜在他面前用这种话数落使女。他完全不赞同这种调子，可是他既不能提醒妻子不要这么说，也不能命令使女不要用这种态度对待尊贵的夫人。

“简直要把人气疯了，”莉娜说。

“亲爱的，进来吧，”他带着亲切、催促的口吻轻声说。说完，他走出厨房，进了过道。又从过道走进餐室，一路把灯打开。莉娜从他的声音听出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就跟

在他后面走，一路走，顺手把他开的灯全关掉。可以打个比方，在他们从前厅走到客厅的一路上，做丈夫的把所有的枝形吊灯全打开，做妻子的跟在后头，又把所有灯给关上。可是眼下涉及的只不过是值不了几分钱的十五瓦的电灯而已，由此可见，妻子对生活的看法和丈夫截然不同。

这早把莉娜激怒了，她站在敞开着的房门旁，冲里面叫喊：

“我真不明白，就这么两步路，不开灯就走不进去啦。你是不是担心鼻子会撞在家具上？”

说完，她扭头怒气冲冲地又回厨房去了。

彼斯托长长地叹了口气，朝写字台瞥了一眼。他茫然不知所措，心中一阵沉重，感到很憋闷。他随手从烟盒里取出一支雪茄。莉娜一向坚决反对他在家里抽雪茄，因为过后她得整天敞开门窗通风。但是，他现在还是点燃了烟，因为他必须做出某些决定。他狠狠地吸了一口英国的烈性雪茄烟。可是他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脑袋快涨裂了，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激动过……

他无法进行思考，因为所有的事情一下子全涌进他的脑际，使他无法把忧闷而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

“你不吃饭啦？”

“不吃，……谢谢，……我把房子买下了……”

莉娜定定地看着他，说：

“那么快……”

她走出房间，随手把房门带上。

彼斯托独自一人呆在房间里，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接着抽他的雪茄。

他坐的那张椅子叫人很不舒服，靠背很矮，既不能正经八百坐在上头，又不能靠背。那是莉娜作为圣诞节礼物买回来的。这张椅子很华丽，款式也很新颖，可惜是中看不中用。也许它的外观正好显示出人们把实用当着次要的东西。

为什么当他告诉莉娜买下房子时，她要走出房间呢？

他不得不跟那些陌生的想法进行不断的斗争。不论他往那里看，见到的都是同他作对的陌生的东西。现在当他回想在过去的二十四小时内所遇到的人时，发现没有一个人不在他面前立起一堵敌意的墙，……也许只有梅诺什，他的弟弟不反对他……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猛然间，他感到极度不安，仿佛他乘的船遇到一场风暴。他干的毕竟是一番大事业。他真不该背着莉娜，……尽管莉娜性格很暴躁，……不过她很聪慧，……他真不该办那些她反对的事情，至少也不应该不考虑她的意见，……她压根儿还不知道，那幢房子是什么样子的，……他自己也无法一下子向她把房子的模样说清楚……不过，这关系不大，他只好这样自我安慰，……反正那是一件礼物，礼物总是好的，即使这礼物太贵重了点，……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好运道……

然而，这算得上好运道吗？他仿佛觉得自己是在摩天高楼的房顶上跳舞，只觉得头晕眼花，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他

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明天将会怎么样……他会不会骤然坠地？……谁知道会怎么样呢？周围所有的人都过着如此奇特的生活。每一个人都会因偶然的晕眩而遭殃……买这种房子，……在什么地方有过这种事呢？……过去有人这样买过房子吗？……在五分钟之内？……我没有买过，你也没有买过……正因为任何地方都没有保障的缘故，因此现在所发生的是违反生活的正常轨道的，违反按部就班的自然进程的，……他快要被这种不安折磨疯了……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他在这个世界里如何前进，如何生存？它是否仅仅是一架旋转木马，或是使人头晕目眩的海市蜃楼？

如果一切全是真实的，那么他就做了一笔好买卖。

可是，这会是真实的吗？

焦灼不安使他支持不住了，于是又到厨房去找莉娜。他有点激动地求莉娜：

“进来一下，……亲爱的。”

莉娜跟着他进房间。

“我要把一切全告诉你。”

“我准备咖啡去。几分钟你总能等吧。”

说完，她又回厨房去了。彼斯托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在房间里如此不耐烦地等着她的这段时间里，她竟还没有把咖啡倒进杯子里去呢。现在他再次意识到，时间在飞逝，而分秒却显得如此无穷无尽……他就是用这种无谓的事来打发时间，他的心在突突地跳，只好不停地自言自语，以免时间的重担突然落在自己肩上。

莉娜终于进来了。

她关照好孩子们后，站在房间的正中央。

“柯蒂姨妈访友去了，”她告诉彼斯托。

“哦，柯蒂姨妈。”

他的确不需要柯蒂姨妈，他根本没有想到她还在这里。

他开始叙述，把发生的一切一五一十告诉莉娜：他向市长讲了些什么，科勒迪茨怎么进来的，他们又是怎样闲聊的……

他说呀说，连他自己也感到全是些空话，气泡破了以后，什么也不剩下了，可是他却害怕说出幕后的事。

“后来，科勒迪茨站起来说，”彼斯托接着讲，“今天可是带我去看房子的最后一次机会了，因为勃龙柯伊明天一早就要乘车去布达佩斯……总之，他挽起我的手臂，生拉硬拽把我推进他的汽车……我觉得很好笑。我对他说，我不想去，因为我已经同我妻子说好，买房子前，我们要一道先去看看，……他说，他一向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现在是特殊情况，如果我先去看过了一次，以后我们一起再去看就不费事了，……总而言之，这两个老暴君把我击败了。我只好跟着去，……我亲爱的，勃龙柯伊的别墅，……可是整个别墅区里最大的一幢。完全现代化的别墅。是一幢带地下室的两层楼房，屋前有一个很大的玫瑰花园，有一千五百株玫瑰，……我完全被弄得眼花缭乱，没法向你描述；房子有自己的自来水管和发电机。人们说，那里完全象一座崭新的有

暖气设备的州府大楼，……你猜房价是多少？还不到职员住宅区一所普通房子的价格……我有什么办法呢？我在临时契约上有条件地签了字，声明等我同你一起签上字，契约才生效。”

莉娜伸出一只手，用食指做了一个要看的动作。

“什么？”彼斯托问。

“拿出来看看，”莉娜说。

“看什么？”

“契约呗。”

“那只不过是临时契约。”

“临时的也行呀。”

彼斯托以极惊愕的口气回答：

“哎唷，契约不在我这里。”

“在什么地方？”

“科勒迪茨把它放进他的衣兜里，还说明天我们到银行里签字。”

莉娜很诧异地望着他：

“你自己的契约不在你身上？”

“不在。”

“这么说你等于没有契约。”

彼斯托不吱声。莉娜的话有点道理呢。

莉娜站起身，缓慢地走出房间。莉娜倒挺不错，在厨房总有点什么重要事可干。他却不得不留在房间里。他又开始迈着大步在房间里来回兜圈子。

他觉得自己又丢脸了，莉娜对这件事的想法又是如此精明，符合逻辑而又理智。当时，科勒迪茨是那样理所当然地把那份临时契约塞进自己衣兜里。当然，……他没有权利要求得到那份契约，……他无能为力，……那不是他的契约，实际上只是一份赠与证书，只有在赠送者合意的时候才会交给你……他怎么好意思要契约，并要求科勒迪茨就契约问题说明理由呢。他们已经把他摸透了，……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因为眼下的情形同一个小时以前完全一样，一切取决于科勒迪茨的好意……

莉娜带着泪眼回到房间里来。

“你这又是怎么啦？”

妻子不回答。过了好一会儿才说：

“这事有点蹊跷。”

“到底怎么回事？”彼斯托问毕，也沉默了许久。“是不是严重到他们想用强行免费奉送我一幢富丽堂皇的房子来欺骗我呀？房子是他们的。我从来不敢出那么低的价来买它。那是半卖半送，……如果我想把它转卖掉，至少可以得到两倍的价钱。”

“你可以试试。”

“光是花园就够叫人赞叹不已了。到处都是热带花卉。黄杨木丛长得同城市公共公园里的一样高大。”

“就是从那里弄去的嘛。”

彼斯托无言以对。这完全是可能的，而且也是可想而知的。

他沉思地踱来踱去。事实上这些家伙的生财之道是把市属的财产同市领导人的私人财产完全混在一起，……连市长的住宅里也有许多供观赏的植物，据说之所以要把这些植物搬到市长家里去，原因是公园花房里地方不够。很可能这些黄杨木丛也是纯属出于这种殷勤，才从城市公共公园里挪到勃龙柯伊的别墅花园里去的，……也就是说，他们接受了市当局的好意。

“这都无所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彼斯托又开口了，“如果我们需要，可以接受下来；如果不需要，随时可以把它送回去。房子还在那里，是属于他的，……那是一座王爷府……室内气温适度宜人，这在约拉特诺克城里是独一无二的。市政府大楼那些四面通风的房间同它相比，只算得上是一个寒碜的小旮旯儿……”

“生火取暖要花许多钱哪，”莉娜轻声地说。

他稍稍沉默了一会儿后说：

“市政府的森林多的是。”

他自我解嘲地笑了起来。他知道得很清楚，麦克罗茨经常愿意要多少木材就叫人运多少木材到自己的宅院去。有一次，他们无法分配木材给学校生火取暖，正在这时候市政府的几辆大车却给麦克罗茨拉去数以立方计的木材。彼斯托还没想过他也要搞这类事，只不过现在他才突然想起……

莉娜什么也不说，站起来，又走了出去。

彼斯托又围着桌子打转。

他翻来复去在考虑一个问题：我们，我和莉娜，因为我

们俩无疑是团结一致的，是否能上升到城市上层的生活标准。如果我们仍抱住这种庸俗的道德观念不放，最大的不幸将会威胁着我们……

现在，他已经不再想他自己如何去达到自己的利益，例如象麦克罗茨去年那样，在木材战中也得到自己的一份；他现在考虑的是作为检察长，如何判断事情的道德方面的问题。

毫无疑问，这牵涉到古老的不成文的法律。官吏，即使是职务高的官吏的薪水都很少。因此，人们过去通过诸如实物赠与弄到补偿，……当然，即使是过去，也是不合法的，可是，如果现在又这样的话，……能够改变这种状况吗？……他无论如何要仔细研究工资条例，以便确定，到底提供多少木材和其他支付，……例如市政府的汽车使用问题。有这样一些老爷们，他们不断使用公家的汽车，就象使用自己的汽车那样。他自己还不曾使用过公家的汽车呢。还没有人向他提供过这种方便。可是他却记得清清楚楚，麦克罗茨常常坐公家的汽车去打猎。麦克罗茨是没有资格坐公家汽车的，他只是滥用职权。人们必须同经济参事曹莫搞好关系。这家伙老围着他转，可是他还没有接受他的奉承……他现在回想起一件事：当他把贝尔奇舅舅的煤样品交给他时，这个经济参事欢天喜地，把它接了过去，并答应将提出最有利的报告……对此他只是这样说：根据煤的质量考虑吧。必须仔细研究煤的质量是否好……打那以后，就没有下文了……现在，他突然想起来，也许经济参事把他的话理解为这事对他

毫不重要。

现在，他不由得为自己的自言自语发笑。

这对他来说，颇象一块被扔到海藻里的大石头，他又得把这块石头拽出来，因为他自己的存亡就取决于这块石头了。可是当他从海藻中拽石头的时候，他会完全被海藻缠住，最后被拉下水……

起初，他还相信自己处在一个绝对清白的环境里，几个星期以来没有发现任何贪污的痕迹。现在，他突然觉得，好象整个生活都被黑线缠住了，他却象落入蜘蛛网里的苍蝇，在拼命挣扎……他自己是不是也会加入蜘蛛的队伍，象其他蜘蛛那样吸干苍蝇的血，或者到头来人们会吸干他的血呢？

“为了说真话，我没有必要这样，”他想。“在此以前，我既然过着简朴、清白的生活，今后，我还要过这样的生活。”

但是，尽管他在内心里如此慷慨陈词，结果还是毫无作用。他已经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

他把门打开，听到外面传来妻子又跟女佣争吵的声音。

他走出去，带着请求的口吻说：

“进来吧，我亲爱的……”

莉娜很快就跟着进来。

“既然这个女佣不顶用，就把她打发走吧！”彼斯托说。

莉娜定定地望着他，说：

“要我把她打发走？这倒不难，不过我到哪里去再找一个呢？再找一个就比她强？……”

“那么你就别大叫大喊了。你得忍着点儿。”

“我已经忍受够啦！你别再惹我生气吧！你坐在房间里说风凉话倒容易，……你知道吗，……我成天得跟这样的蠢货在一起……她没有一分钟不叫人生气，我都快被她气死啦……我走进厨房，看见她用餐巾擦桌子……用一条餐巾！……等一会儿你就用舌头去舐餐巾吧……噢！……”

说完，她又消失在厨房里了。

彼斯托撇撇嘴，苦笑了一声……他在家里也是无能为力哟。

莉娜完全被这种可怜的生活弄得酸不溜丢的，无法跟她谈正经事。也许她之所以纠缠于厨房小事，是为了逃避更大的烦恼，为一条餐巾而发怒、争吵，总比承担购置一幢房子的责任轻松得多。

就在这一瞬间，彼斯托发现桌子上有一封尚未拆开的信。

他把信拿起来，看了看，吃惊地认出了是弟弟阿贝尔特的字迹。他站着，匆匆把信看了一遍，很快坐下来，因为他无法承受这封信带来的重压。

阿勒贝尔在信里写道，他没有办法，只好坐在咖啡馆的桌子旁给他写信。他昨天已经写过一封信，终因没有勇气承认一切而作罢，现在他虽坐在咖啡馆，兜里连买一杯不加奶

的咖啡的六十个弗勒的钱都没有。他早在今年开春就被银行解雇了。事实上他并不是交易所的高级助理员。今天的银行并不需要这种人材，因为已经没有交易所了。在老爷们之间交换的有六十种证券，可是在交易所的外头却没有钱。交易所已经没有主顾，交易所营业或关闭都无所谓了。于是，他已经无望找到工作，正如他买不起一杯不加奶的咖啡一样。他被辞退的时候从公司得到一笔遣散费，这也早花光了；从那以后，他就靠借到的几个钱维持生活。现在他的债越欠越多，到哪里也再借不到一个弗勒了。这点不幸还算不了什么，更不幸的是，他那个好心的妻子和四个孩子整天挤在一个房间里，他那位好心的妻子现在已经变得使他不敢回家，因为他不能眼看着他们在绝望中呻吟。他们住在郊外的贫民区里。他们被赶出原来的住宅。原先的房东免了他欠下的房租，条件是要他搬到郊外一间房的住所去。当局逼着他接受这个条件。他们现在就躲在那里，象耗子一样生活。他那心地善良的妻子给人家缝缝补补，什么活都干，挣几个钱给孩子们煮点热汤喝，他却身无分文坐在咖啡馆里，考虑着自己会被迫毁了这个家庭，目前唯一的障碍是他那位具有献身精神的妻子还没有足够的勇气来毁掉这个家，要是没有得到她的同意，他是不能这样做的。

彼斯托象读幻想故事似的读着弟弟的信。整个生活是如此变幻无常，象一个童话。一切都是童话；生活本身产生了童话。

阿勒贝尔在信里继续写道，他无所求，他有自知之明，

不愿意以任何方式来加重曾经同他有过手足之情的兄长的负担。也许他将独自一人完成这个重大决定，诚然这不是男子汉应该做的，更何况他的死也不能减轻他们家庭的负担……“如果报纸上报道……对他家里人将会是一个严重的打击。”

信从彼斯托手里掉下去。他又马上把它捡起来，赶快塞进口袋里。

倒霉的事还在后头，报纸又会利用这件事扯上他的名字大做文章。

可是他该怎么办呢？他怎么能把养活一个六口之家的担子揽在自己肩上呢？

他掏出钱夹子，打开来看了看。里头还有十张一个庞克的钞票。他赶快站起来，准备出去。

他必须单独一人好好考虑一下。为了不让妻子找到口实，他先走进孩子们的房间，同他们聊了一会儿。他抚摩着他们的小脑袋，心里不由产生一阵喜悦，因为他们只有两个孩子。在这个问题上莉娜也是对的……

要是科勒迪茨能再考虑这档事，是不是就有救啦？……现在，他得放弃一切感情上的考虑，必须首先关心自己的事。

他心不在焉地望着两个儿子。他微微地笑着，正当他的小儿子作一个非常有趣的报告的时候，他向他点点头，离开他们。

孩子们并不责怪父亲，因为父亲对他们所讲的事不总是

感兴趣的，他们也就习以为常，于是又马上去做功课。

彼斯托穿上大衣后，一手戴上帽子，一手推开厨房门，说：

“我已经答应市长今天去俱乐部。现在是六点半，我担心我要迟到呢。”

莉娜带着讽刺的口吻问：

“从现在开始你也要打牌啦？”

“从来没有想过。”

“干吗不想呀？冒险家什么都可以试一试嘛。”

“我不是冒险家，我拒不接受这种评语！”

“把门关上！家里凉着呢。”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只是为了你们，为了我的家庭才活着的。我不是活该受你的讽刺和攻击……，你本该体贴我……”

“穷光蛋！”

“我既不穷，也不富……”

“莫非……你今天拿到差旅费啦。你领到上布达佩斯时先垫的差旅费了吧，或者是不是还得由我为尊贵的市政府付这笔费用呢？”

彼斯托大吃一惊。这一点他还没有想到呢。莉娜是够精明的。他该用的差旅费还没有全用完……他还能得到点钱……不过，他为副州长垫的钱，怎么跟他结账呢？

现在，他倒很愿意同莉娜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可是他已经说过要到俱乐部去，不好意思不走。

“我回来后咱们再好好谈谈吧。”

“请便。”

“回头见。”

彼斯托顺手把门带上，走了。

在街上，他自言自语：

“我是什么人呢？我犯了什么罪过，以至遭受命运如此的作弄？我得为我祖先犯下的罪过受苦吗？……如果公众获悉我的两个弟弟妹妹目前的处境，都要谴责我是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顾的铁石心肠的人，……可是，我能为我的妹妹和弟弟做些什么呢？……”

接着，他又在自言自语：

“他们至少知道自己的处境。他们已经走投无路，只好等死。他们已经落到井底，如果绝路逢生，他们的状况是会好转的，可那时我自己又会在什么地方呢？……一个偶然的机会把我从一种安全而贫困的状况举起来；现在，我自己也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我自己也还没有着落……往后将会怎样呢？”

彼斯托在邮局前站住了，随后走了进去。这座狭窄、阴暗的建筑，象征着某种东西，居高临下地威胁着他。这是古老的匈牙利。人们从这里驾御着古老而著名的匈牙利邮政……今天，各处的邮局已经改变成有权威的、富丽堂皇的宫殿，唯有约拉特诺克城的邮局还在原来的小角落里喘息。噢，在这里，邮局并不重要。谁需要在这里通信呢？……他躲到黑暗中的一张肮脏、满是裂痕和墨迹的站桌旁，挑了好

半天，才从那些只有半截笔尖的蘸水笔里挑到一支能用的，写了如下几个字："现邮去十庞克，以付清咖啡馆的账。我虽非常震惊，却不知能为你做点什么………容日后徐图之………吻你……"

他在念着这几行字时，发现毫无意义，可是又不知道该写些什么才好。

他把信套进信封后投入邮箱，顺手把弟弟的来信撕成碎片，扔进字纸篓里去。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把帽沿压得低低的，不让人看见他的脸孔，仿佛他走了歪道似的，其实，当时他恰好在正道上转悠呢。

"我得帮助他们，"他心里想。"可是只有我弄到资金后才能办到。我象一艘拖船，拖着一长串平底驳船。只要我还拖得动，就要拖着它们，一直把它们拖到码头。"

十八

俱乐部里只有稀稀拉拉几个人。

“谁在这里？”他边脱大衣边问。

侍者穿着绿色的猎服，上衣袖口点缀着银色的栎树簇叶，以显示一点猎人般的顺从。这使彼斯托产生一种很不愉快的感觉，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准时、无可指责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的办事人员的殷勤，而是一个被压垮的受过奴隶教育的人的无止境的顺从。他如同一条忠实或不忠实的狗，摇头摆尾地等待着主人的命令。

“马迪尼博士在这儿，……尊贵的老爷们在玩牌……”

彼斯托不再听其他人的名字。马迪尼博士是反对派头头当中名气最大的人物。

彼斯托迟疑片刻后才走进牌室。

“噢，既然检察长先生来了，你可以走啦，”马迪尼把一个牌友打发走。

马迪尼博士招呼彼斯托坐到桌边来。他们在玩勒米①，这是彼斯托打得最好的唯一一种牌。在家里没有人愿意同他玩这种牌，特别是他的妻子，因为他玩这种牌时手下从不留情，而且准赢。

他从容不迫地理了理手中的牌。

第一盘他输了，第二盘赢了，第三盘打个平手，第四盘又赢了。他们打了一圈共七局，结果他赢了，便把赢的三个庞克二十个弗勒塞进口袋里。

“再来一圈吧？”马迪尼问。

彼斯托想回家，因为打一圈牌得费将近三刻钟，现在已经是八点半钟，可是大伙硬把他留下了。

“新贷款怎么样？”马迪尼随随便便地问，出了一张红桃尖。

“那是未来的秘密，”彼斯托说着，跟着出了一张牌。

“嗯，冻结啦，”听马迪尼说话的口气好象是打牌时候的问话，没有其他意思。“只能用在有收益的投资上，”他又补了一句。

“那是自然的，”彼斯托证实道。

“我于是马上就想到了。铺设下水道是无利可图的，修缮学校也照样不会有收益。唯一有收益的是AKT……多好

---

①一种纸牌名。

的名字：AKT……汽车商业公司……对不起，说错了……是汽车交通公司：嗯，啊……什么时候开始兴建约拉特诺克城的汽车交通公司呀？市长阁下有份非常好的文件。他是主要股东。喏，几乎不是那样……约拉特诺克的汽车交通公司大楼的建造什么时候开始呢？”

彼斯托没有回答，只是笑了笑。

“为此会有国际贷款，……”马迪尼接着说。这笔贷款来得正是时候，这样又有了贪污的门路啦……听说，养猪场又要趁机大发展咧。”

“到俱乐部来的人老这么少吗？”彼斯托问，以便把马迪尼的话题岔开。

“麦克罗茨同他那一伙人下台以后，这里的空气清新多了……”马迪尼说，“如果新检察长也来这里掏我们的腰包的话，我们可够呛……这太叫人伤心了……行政当局把我们身上穿的最后一件衬衫都给扒走了。”

现在彼斯托终于掉进了陷阱，他反驳道：

“行政当局？我看，行政当局成了公众生活永恒的替罪羊啦。”

马迪尼被逼到这种地步，只好应战了：

“问题的关键在于，世界属于谁……属于资本家或者属于工人？或者属于国家……今天国家无疑是凌驾于老百姓之上的。国家象过去的寡头政治，享有特权地位。在人们的眼里，国家是一个神秘的政权。它是以自我为目的的。国家并不认为人们的生活是首位的，只考虑国家本身的繁荣。国家

把自己的孩子吃掉了。国家是真正的克洛诺斯①。人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国家中。这不对。是国家靠我们生活。

“这同婚姻问题是一样的。只要我们没有为此目的设立更完善的机构，我们就得保持这种状态。

“以后我们还可以探讨婚姻问题；目前，我们只谈国家问题。相信独立是人的天性的说法是莫大的错误。人民大众生就渴望依赖。我不是个人主义者。我代表劳苦大众，我并不为个人的更加自由而斗争，因为我的那些个人，即在郊外茅舍的汪洋大海中的小佃农们根本不懂得拿他们的著名的个性怎么办。当一个人整整六个月被关在他的茅屋里，无法到外头活动的时候，他该干什么呢？我想到的是一百五十万匈牙利人，他们同他们的个性被埋葬在茅舍里了。在我面前的是站在五百万霍尔特土地上的人民，他们不需要独立，因为他们不知道拿它作什么用。他们生活在徒有其名的独立中，可是这个独立，也就是个性独立，原来是死囚牢房中临终之人的独立。每个茅舍都是一座监狱。城市的行政机关把佃农关在那里，当局只有在想从茅舍的主人那里要点什么的时候，才在他们当中露面。这种时候，当局就在场了，好象是来抽纳血税或钱税似的。当局去佃农那里只是为了充分利用

---

① 克洛诺斯是古希腊神话中天神和天神自己的母亲地神结合生下的十二个子女中最小的一个。克洛诺斯推翻他父亲统治后，预知他有一个儿女将来也会推翻他，因此，儿女一出生就把他们一个个吞进肚里；一共吞了五个。最小的儿子宙斯靠母亲搭救，藏在山洞里，由仙女哺育，长大后果真推翻了克洛诺斯的统治。

他们，却从来没有给他们带去点什么，既没有给他们修筑道路，也没有给他们知识、娱乐和保护。

“不过，我现在不想谈佃农问题，这个问题谈起来没完没了。我想提一个深刻得多的问题，那就是人究竟愿意不愿意在自由竞争中生活。

“不，人是不愿意的。只有个别例外的人需要个性自由。大众苦苦哀求把自由竞争这可怕的负担从他们身上搬走。他们承受不了这个负担。为了以某种方式结束自由强加于他的责任，这单个的人被迫同其他的个人联合起来。一个人必须向另一个人出卖自己的自由，人们必须把自由集中起来，以便人类能以某种方式恢复原状，同千头怪兽作斗争，即抵御着所谓的自由生活。

“这里似乎存在着矛盾，因为人们从农奴制解放出来时，曾经有过得救的感觉。

“不错，我们在奴隶制中生活了很长时间。可是，奴隶制坏就坏在没有人身自由的人不能决定自己的给养的范围。可是奴隶制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它好的一面，那就是奴隶无忧无虑地过宁静的生活。奴隶用不着为自己的生活发愁。如果奴隶饿死了，那是别人的责任。如果别人不照料他的话，奴隶要做的只有一样，就是去饿死。

“现在，人们渴望的是一个能保证他们最低生存条件的从属关系，同时根据他们的能力有前进的可能性。

“象今天这种失业生活是无法忍受的。

“大众对所发生的一切和所执行的方式已毫无兴趣。当

他们一方面以个性自由的方式被抛进生活中去的时候，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屈从了。他们怎么能赤手空拳进行斗争呢？……如果资本不迫使他们干活的话，他们的自由又有什么用呢？我的朋友柯瓦茨·奇斯·彼得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他只需要纳税，付利息，被课以罚金，以及凡是当局的脑子能想出来对付他的一切苛捐杂税。他必须支付他家庭所需的衣服和食品的费用。之后，他才是自由的。他有根据素不相识的掌权者规定的价格出售小麦的自由。这个价格还不到他成本的十分之一……见它的鬼去吧，这算那门子自由呀？……他在外头能用这个自由来干什么呢！不错，他有写一封信的自由，可是他写完信后，还得跑到十六公里外的邮局去投信。他也有得到回信的自由，可是来了回信时，却被放在邮局的窗口，如果收信人两星期内不去领取，邮局就把信退还投信人。

“他有自由去参加市政府的租佃投标。这是什么意思？他的投标高于他的邻居的一倍。这时候他在市政府的眼里自由得象自由的奴隶一样。

“不过，如果他不使用这个自由，准时无误地按期限交纳日益高涨的佃租的话，就要陷入窘境。他就要犯罪，得吃苦头。”

检察长惊愕地打断他的话：

“同一百年前相比，今天人民的生活水平高多了。”

“好景不长呀，”马迪尼反驳道，“人民也罢，我们也罢，好景不长哪。我们正以最快的速度回到贫困中去了。如

果整个冬季首都每天给五、六万饥民分发午餐，如果最小的村子也挤满失业工人，如果最有权势的资本家也因为得不到利润而惊恐时，那么，我们就要沉沦到最后阶段了。我们得回到巴尔干去，回到东方去。我不否认，还有比这更低下的标准。我见过一群无所事事的饥民……而且，我们自己现在就走在这条道上。我们的穷人在散播一切最可怕的传染病，那就是贫穷……”

十九

彼斯托回家去时，脑袋涨得嗡嗡响。马迪尼谈到的事情，不是一个人的脑袋一下子全部理解得了的。这些事情可以谈到世界末日，可是并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人们无法检验最高明的理论。人类根据最简单的模式生活，而且一种制度又延续得那么长，致使人们无法指望随时随地会出现某种变化。

所有的人都害怕变化产生的后果。一个反对派的政客多少还能把自己的想法讲出来，可是官吏却得保持沉默。

他不想再去思考这些问题了。他的生活如此混乱，他干脆等着，有朝一日一切会自然而然地就绪……就拿今天的事……他无法把那么多的印象从头至尾考虑一遍，只好忍受这些苦难的折磨了。

"怎么，你们还没吃晚饭？"他一进家门便问。

"一家之主不在，我们怎么敢吃呀？"妻子挖苦地说。

彼斯托没有搭腔。

"你跟市长商议的时间可不短哪，"莉娜又添了一句。

"不是同市长，他压根没来，是同马迪尼博士谈的，很遗憾，得同反对派周旋哪。"

"在哪里？边喝啤酒吗？"

"我没喝啤酒，"彼斯托说着，吻了吻妻子，"只喝了一杯白葡萄酒加矿泉水，别的什么也没喝，总共才花了四十个弗勒……"

他们坐下来吃晚饭。饭桌上方吊着一盏枝形吊灯，可是，只有最下面的一个灯泡亮着。他很偶然地瞥了那盏灯一眼，不禁微微一笑。是的，这盏灯是十年前他同妻子一道从灯泡厂廉价买来的。打那以后，他常常为这盏便宜得几乎免费得来的吊灯感到高兴；可是，现在他又想起弗利那幢别墅里的那些枝形吊灯是多么神奇。

莉娜做了一道辣焖红烧肉；烧得太干的肉块，全抽缩了，土豆却太生，还出水呢。

对此他只好忍住不开腔。吃完饭后他冲着两个孩子说：

"嘿，孩子们，你们的父亲买了一幢房子啦。"

妻子很不赞同地瞪了他一眼，孩子们却纵情地欢呼。

"一幢房子！……你买了一幢房子！……父亲买了一幢房子罗……"小儿子叫喊着。

"在哪里？房子在哪里？……"贝尔奇急于想知道，并

加了一句：“但愿是在别墅区。”

彼斯托笑眯眯地望着儿子。这孩子身上表现出某种绅士的风度，长得很帅，而且很有头脑。

彼斯托不吱声，只是一味微笑，而这微笑证实了贝尔奇猜对了。

贝尔奇高兴得冲他跑过去，拚命地吻他。

“这是干什么！”莉娜大吼一声。贝尔奇只得乖乖回到原来的座位上。

“到时候你们全都会知道的！”莉娜说。

但是，两个孩子都无法控制自己了。莉娜马上赶他们回去做功课，并嘱咐他们做完功课后就马上上床睡觉。孩子们必须在十点睡觉。

彼斯托留在餐桌旁，点燃一支香烟。当莉娜把孩子们安顿好，回到房间里来时，发现他正沉醉在美好未来的幻梦中。他又平静下来了，独自在天真地思忖，相信幸福是在他一边，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

“欸，你不想听听这桩伟大的事件吗？”彼斯托问。见丈夫高兴，莉娜便凑过去坐下，象一个对任何事都有防备的人那样，交叉着手臂，仍旧很严肃地凝视着前方，而彼斯托在讲述买房子的经过时，一再重复细节，她却显出早已知道的神色。

“你那些亲戚写了些什么？”莉娜冷不防问道。

“哪个亲戚？”

“我看见你拆了一封信来着。”

“唉，还不是恳求，恳求，恳求……没有比这更容易的事了。他们同我一样，都姓柯普亚斯。可我从来没有求过他们，现在，正当我的车子走得很顺当的时候，他们都想一下子爬到车上来。”

“把信给我看看。”

“没了。”

“塞到哪儿去啦？”

“在废纸篓里。我把它撕了。”

莉娜沉默不语。她已经把废纸篓翻过了，连影子也没有找到。她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反正有什么坏消息，很快会得到证实的。

“梅涅赫特先生写的？”

“不是，是阿勒贝尔。”

“又是关于一家很好的公司吧。”

这些笨蛋为什么不把信寄到我的机关去哪！真笨啊，非把信邮到家里来！他们本应该更有头脑些。彼斯托决定，即便有点丢人，也要通知他们不要往家里邮信。为慎重起见，他没有提及邮走的十个庞克，也闭口不谈赢牌的事。

“我还摸不透科勒迪茨对这事是怎么考虑的，”他说，“很快得支付点钱了；尽管我相信由于负债，那整幢房子才成了储蓄银行的财产，而房价正好够抵债的……管他呢，事情会很快搞清楚的。”

莉娜不吭声，很忧虑地坐在那里。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话是那么空洞、虚伪和窘迫。他已经失去一切愉快和热情。妻

子时不时用眼睛去瞟他。她呆呆地望着前方，整个神态显得极度沮丧。

“你说话呀，”他终于悄声地央求她。

莉娜抬起头，依然半闭着眼睛。她的上身朝前倾斜，梗着脖子，侧着脑袋，一副受难者的表情。

“我不懂，”她说，“也许你是对的。这事你无论如何得三思而行，这同我没关系，我不负任何责任……但愿我将来不会跟着受罪。”

“你怎么会跟着受罪呢？”

莉娜轻轻地摇摇头，仿佛要把痛苦的感情抖掉。

“瞧，彼斯托，你们男人做事总是本末倒置，等将来出了事就无法补救啦。你不知道，对一个已经建立起自己生活的女人来说，生活突然翻个个儿会意味着什么。你现在的所做所为，意味着以前做的一切都白搭。全白搭了，毫无意义。我已经习惯于有一个收入过得去的丈夫，而且会把最后一个弗勒都交给我。我在辛辛苦苦地持家，要靠这点收入维持一个中等水平的家庭，好好侍候丈夫，教育两个孩子成为品行端正的人，我自己也得穿得体面点，同你一块儿出门时，不叫你丢脸。彼斯托，这可不是一件小事……现在，你撞上意外的好运，或者是厄运。一次偶然的机会把你从安全的地方抛了出去；确实，你现在陷进去的那个圈子，跟你原先一直生活的圈子完全不一样。那里的风俗、习惯是另一个样子，全都是另一个样子。在那里，为了能进行竞争，得有大量的钱财。十六年来，我没有时间看过一本书，连报纸也

不看，我不去赶时髦，不做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用来消磨日子的事情。在那次晚宴上，我整个晚上都在留神，有理智地保持沉默，以免被人看出我不配到那里去。你干吗要强迫我进入一个完全新的世界里去呢？你为什么不满足于听其自然？如果一切依旧，情况会慢慢好转，咱们也会有点积蓄，将来也可以买一幢符合咱们身份和要求的房子的。至今还同咱们保持着来往的熟人和朋友是些什么人呢？他们是中学教员、医生和工程师。现在，就要抛弃他们吗？我们该不该不自量力硬挤进上层圈子？你是怎么考虑的呢？你是个聪明人。你有没有想过结果会怎么样？能叫人一下子剥掉旧皮，再披上一层新皮？我应该搬进一幢有六个房间的别墅里去吗？你以为我不了解勃龙柯伊一家都是些什么人吗？在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到处可以碰到他们。他们同副州长有亲戚关系，最近一次看戏时，勃龙柯伊太太就坐在州长的包厢里。包厢里只有她和州长夫人；你以为现在州长夫人就会邀请我去看戏吗？即使她真邀请我，我拿这位一生中不知工作和钱为何物的酸溜溜的贵夫人怎么办呢？她的钱多得用两只手去花也花不完。我不会花钱，我从哪里学会花钱呢？现在，我得走进勃龙柯伊家的别墅，在那里受折磨。要我用我的双手去除杂草？或者你能给我请一个园丁？园丁兼门房，还得有一个会做宴会大菜的女厨娘吗？这还不够，还得雇一个使女，兴许还得有一个跟班？彼斯托，这些活我一个人可干不了。我象尊敬你的生活那样，尊重你学生时代穿的那套礼服，那段生活是你一生中真正值得尊敬的。我知道，当时你

买衣服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你还对我说过呢。你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记住呢。你是用分期付款买的，付了八、九个月才付清的吧……对我说来，那套衣服是你的诚实的见证，是崇高的证书，是你灵魂高尚的标记。没想到你这么容易就从原来的道上滑出去……”

彼斯托惊愕地倾听妻子声音细微而又充满智慧的话语。他十分惊讶妻子在危急的时刻，竟能如此清醒而理智地表达出她的思想，看来她比自己高明得多……现在他更惊叹不已。他在内心深处不得不承认妻子讲的一切都是对的，而且当他妻子的话使他认识到近日来他不得不跨越的深深的道德深渊时，他的心房不由得紧缩了一下。他于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

“瞧你，”莉娜接着说，“没完没了地抽。以前，你是个爱干净的人；咱们家象一只玻璃杯，又香又清洁，充满着平凡、诚实的人们的纯洁。多年来你在家里没有点过一支烟，尤其是没有抽过雪茄，我内心里也为此感到骄傲，我常常对自己说，我丈夫理解我的生活。我丈夫没有把家当俱乐部，而且凡是到这里来的人，都是跟我们的地位相仿的人。现在你投靠的那些老爷们还没有回访过你呢。他们可不愿意让自己下降到咱们的生活水平。当然，他们会来的，等你搬进新住宅，也就是勃龙柯伊骗来的那座宫殿以后，他们会来的。在那里人们可以过放荡的生活。在那里得为他们举办符合他们习惯的茶会和宴会。噢，彼斯托，你说说，你这点薪金够花吗？不够，可是总得想办法让它够呀。从哪里找钱

呢？”

彼斯托不吱声，两颊绯红，因为他已经听出妻子的话锋所向，不一会，妻子就把话挑明了。

“彼斯托，我可以告诉你，你会从哪儿弄到钱。就是从他们弄来钱的那个地方。我相信，这些老爷们都是靠钱过活的，不过不是靠该得的正当的钱，而是靠不义之财。我知道，会有个什么买卖，他们要你入伙。我只是不知道，这是一笔什么样的交易，是一次付清呢还是别的什么。人们会写进点什么，并注明价钱是多少多少。兴许人家会做点手脚，把账单的数目签得大一点，不致于受到法律上的追究。最近有个电工说，他在市政府机关找到一份工作，给他的工钱很少，却叫他在一份工资更高的合同上签字。这是无法向任何人证明的。电工说，那里的人统统是强盗。他找不到活干，建筑师给了他一份工作，可是却从他身上剥下一层皮。电工他所以要干活，是因为不干活就没法活下去。如果他得到的工资是人们虚报的市政府开支那么多的话，他可以买一幢房子呢，可是他实际得到的几乎养活不了他自己和他的一家，也无法送孩子们上学念书……唔，你想要去瓜分这种钱吗？”

“你真厉害，”彼斯托说着，低下脑袋，忧郁地望着桌子上的烟灰缸。

“彼斯托，”莉娜又说开了，“我不是在劝说你。我只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而已。我知道你是聪明人，会提防别人坑你。我不想伤你的心，何况我也不知道，那些闲话是否

是真的。我不了解这种生活，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你想把你的家庭在一天之内从正当的中等生活，一下子带进正当的富有世界里去，那是办不到的。虽然也有正当的财富，不过，除此之外，还得站稳脚跟，还要有后台。彼斯托，你说说，你有后台吗？在你背后是你那帮穷亲戚，你现在想把他们拽着走。这不行。你还没有爬那么高，可以保证你所有的兄弟姐妹能谋到象你那样的职位。还有你那些舅舅和表兄弟们也如此，他们一个不漏全来报到啦。”

“他们嘛，我顶多施舍点财物给他们，”彼斯托嘴里在嗫嚅。

“哼，这够你受的。瞧，我今天又收到一封信，也是你亲戚的。是罗沙姑妈从纳吉卡洛里写来的。你当检察长的消息已经传到那儿去了。她信里说，罗马尼亚人没有给她任何退休金，她只好靠替别人缝缝补补过日子。她穷得不敢见人，要我把多余的衣服寄去给她，因为象我现在这样的贵夫人，不能象穷女人那样老穿一套衣服。噢，彼斯托，我给她寄什么好呢？我得从我的好衣服里挑几件给她，我可不能冒让她到处去说的风险，说她有名望的亲戚、约拉特诺克城检察长的太太就是穿这样的破烂出门的。她要几件衣服，无非想穿出去露露脸，夸耀夸耀自己有一门慷慨的亲戚，送那么多衣服给穷亲戚。”

“甭理她，”彼斯托说。

“说来容易，做来难哪。就我一人是铁石心肠？你想让人在亲戚当中散播，你有多好，你给拉约什舅舅捎去一套大

礼服，而你的妻子连破衣服也舍不得施舍几件给穷亲戚；他们还会说，要是他们还象从前那样阔的话，我准会去认他们这门亲戚的啦，等等诸如此类的话。”

他们相对沉默了许久。莉娜终于站了起来，说：

“十点了，孩子们该上床了……彼斯托，我只想对你说，你好好再考虑一下，把整个事情从头至尾再细细想一下。”

说完，她走出房间，顺手把门掩上。

彼斯托独自留在房间里，陷入痛苦的沉思。

现在，他已经拿定主意，就无法再用哲理去推究事物了，几分钟以后他已经沉浸在切合实用的想法中了。

毫无疑问，科勒迪茨特别需要把他紧紧拴在身上。他忽然想起一些他早已想过多次的问题。要是他把自己过早出卖给那个坏蛋的话，其结果必定是自己在某个严重的关头得听他摆布，譬如在养猪场问题上。

要是科勒迪茨在养猪场案子中陷得很深的话，那么他彼斯托就可以提出自己的条件。

买房子是件好事。副州长虽然没有来，事情还是这样定了，他们把勃龙柯伊一家给甩了……这事就得这么办。在生活中只有甩掉一切包袱，包括亲戚在内，才能前进。只有保住亲戚当中那些可能有出息的，让剩下的那些毫无用处的去听天由命，此外别无其他办法。梅涅赫特是好样的。他在博物馆有地位，可以把他弄来，他会大显身手的。在他身上蕴藏有某种能量。可是，对于准备毁灭不幸家庭的阿勒贝尔

……该怎么办呢？……阿勒贝尔总不能把自己的孩子一个接着一个杀掉呀。他在说大话。这种事最近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病。什么“在里里翁街发生毁灭家庭的惨剧”，什么“杀死妻儿”。在报上人们经常能见到这种或类似的消息。这次可是个文化程度比较高的人……恰好是他的弟弟……！这会不会是一次单纯的讹诈……不管怎样，得帮他点忙，至少让他能活下去，或许得给他谋个哪怕是很小的职位。这是办得到的。可以把他随便塞到什么地方，使他同他的家眷不至于饿死。要是他那么无能，干脆让他在机关当听差或到银行当传递票据的仆役算了。柯普亚斯家的人都太溺爱孩子……当教员的卡莱门还没来找他……

兄弟姊妹的事就这么安排吧。至于那些舅舅……如果他们都还活着——一定够老的了——那就让他们照老样子活下去吧。

他不能把那么大的包袱全背在自己身上。万万不能。他自己的烦恼已经够多了。他得养活一大家子人，这一点所有的亲戚都能理解。

重要的是要把事情看准。科勒迪茨……他是关键人物。这家伙一定有什么迫在眉睫的事有求于他，否则他怎么会在他当检察长的第一天就在大街上同他攀亲戚呢。要知道他们向来是互不打招呼的。

既然科勒迪茨认他这门亲戚，他现在也只好承认了。事情确实不仅仅在于处置购买房子的契约……不，得从这里下手，把养猪场的事弄个究竟。明天遇见老头时，不这样问

他："亲爱的科勒迪茨表姐夫，你认为，我可以把那份临时契约办了吗？"而是要这么问："科勒迪茨表姐夫，养猪场的事够呛呀。可不能把市政府牵到这种事里去哟。市政府可不能对麦克罗茨一手操纵的事承担责任哟。"这将是正确的解决办法。这样他就会提出建议，然后或许才有可能谈买房子的事。

他的思路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他仿佛举办了一次正规的讨论会。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钱，干吗要把自己的名字，……以及城市的利益……

后来彼斯托突然想起，副州长讲的话是对的，计算没有错，毛病出在玉米的价格比大油的价格还要昂贵……唔，如果这里头有点什么名堂，……比如说，养猪场是一桩可靠的买卖，问题出在行市上。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不得不承担损失，得由市政府把企业整个地接收过来。这就得计算出一个很低廉的售价，象购买房子的价格，大大低于原投资才行。为什么不呢？这对储蓄银行还是有好处的。如果要挽回面子的话，这倒是个办法。正如副州长所说，申特卡诺伊一家也陷得很深。也许人们会把责任推在他们身上。申特卡诺伊公司有足够的钱……总得破费点……也许在这桩事情上他们犯法了，那么申特卡诺伊一家就跑不了啦……

彼斯托想着想着，感到力量倍增。

"这么下去不行，"他几乎说出声来，"要是他们需要我，那么我们得重新讨价还价。他们可不能任意左右我。"他想，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还可以利用这来贿赂他。

一份临时契约算不了什么。临时契约约束不了他，只能约束卖主。他同卖主又不是亲戚。在这方面用不着束手束脚。他不可能同不清不白的事有牵连。他并不为此才在报纸上发表他的计划，要检查市政府的事务，把市政府的机构从一切负担中拯救出来。重要的是公民的利益。

为什么关于养猪场的事他至今一点消息也听不到，仅此就够值得怀疑的，其实，他们的脚底早已着火啦。

在最坏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去找部长，把一切事情向部长报告。天晓得，或许市长也卷进去了呢。今天这个世界，惩办一个市长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

买房子的事在他心中渐渐失去了意义。

到目前为止，他一个子儿也还没有花，他必须提防着点，维持现状。难道他就不能分文不花就得到整幢房子？以后，他的任务就是设法不让市政府给养猪场垫钱。这将成为一笔好买卖，市政府是会感谢他的。

明天，他要亲自出去视察，并估量一下养猪场现有的价值。他要把工程师也带去，他本来是负责市政府的经济的。一切都掌握在检察长手中。他虽然无权做出决定，但是报告情况、提出建议、予以鉴定，却是他的本职工作。明天一大早他的头一件事就是听取关于养猪场的报告，而且得在总是迟到的市长上班之前进行；然后他就跟工程师和经济参事一道出去，检查账簿，做总结。这样，一切就掌握在他的手心里了。

他会有所失吗？失什么呢？正好相反，他只会有所得。

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马迪尼博士团结在一起，那么整个城市终究会站在他一边。如果他办成一件这么有意义的事，他就会得到人们从来没有得到过的拥护。

他当文化参事的时候，这事与他无关，不过，最近一个时期，人们对养猪场的确议论纷纷。

彼斯托环顾四周，发觉房间里烟雾迷漫，便把窗户打开。街上万籁俱寂，所有的窗户都没有亮光。他看了看钟，不想已经十一点了。

彼斯托心里很痛快，美美地审视着眼前的小街。人们睡得多熟呀，这些市民。他们何曾料到，此时此刻在新上任的检察长的脑海里有多少忧虑和计划，而这一切都是为他们的幸福和美好的日子着想的哟。

他看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消散，便把窗户关上，走进卧室。

莉娜躺在床上已经睡熟了。

他轻手轻脚脱掉衣服后，也躺了下来。

可是，他无法入睡。自鸣钟每一刻钟奏鸣一次，声音象音乐一样优美。

在他的记忆里，他不曾——至少最近几年——失过眠。多年来他象个纯洁无邪的孩子，睡得很香甜。只要脑袋一贴枕头，就能睡着。他的妻子每天晚上都比他睡得晚，因为做为家庭主妇和母亲，她有许多活要干，慢慢养成比丈夫晚睡的习惯。而彼斯托则刚一吃完晚饭就困了。有时候，他同孩子们一道翻译拉丁文作业。他喜欢这样做，因为他想知道自

已还记得多少拉丁文。孩子们不喜欢数学课，为了帮助孩子们复习数学课，他只好先看他们的课本，然后才能浅显易懂地向孩子们讲解。不过，只要有可能，他总要设法回避这个任务，借口白天在办公室里工作劳累，便早早躺下了。

现在，他却不能入睡。最近几个晚上他变得愈来愈急躁不安。即便是睡着了，不一会儿又醒过来，辗转反侧。有时，妻子被他翻腾醒而生气。偶而还为此发生小小的口角。不过，妻子过一会儿又迷迷糊糊睡着了，原因是她实在太劳累，而且又是一个健康的女人的原故。

的确，他有许多烦恼。现在，他躺在床上，才感到自己肩负着承受不了的重任。替他买的房子是多么便宜，这个价钱的确太贱了，那是他在几个星期以前连作梦也没有想到过的。这件事他们会怎么处理呢？譬如说，储蓄银行先替他垫了。不过，迟早他得偿还。可是，靠他的正常薪金他连利息也付不起呀。那么，他从哪里来这一笔收入？莉娜是对的。这些人已经把他当作象他们那样的资本家，不拘如何，把他当做一个不把五千或者一万庞克放在眼里的人。他们尽可以这么认为，可是他是否有一笔相当于这个数目的收入？

午夜以后，——他不知道夜有多深了——他脑海里突然闪现出贝尔奇舅舅的煤的生意。这是合法的，而且老头已经答应给它两万庞克佣金。当然，假如他把这事交给老头去办，他就一辈子休想见到这两万个庞克了。不过老头现在在他的手心里 他要同总工程师谈谈，把归他所得的款子扣下来。

他粗略计算一下，贝尔奇舅舅该运多少煤来，才能使这个家族股份公司弄到十万庞克。彼斯托本想拧亮电灯，可是他现在又不好打扰莉娜的睡眠。他突然感到夫妇共用一个卧室很不方便。他现在猛然明白过来，为什么有钱人家丈夫和妻子各睡各的卧室。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世界上，男人们夜夜都不得安眠。在这种心事重重的时候，谁又能入睡呢？

他早上醒过来时，一副倦容，五脏六腑全在闹腾，嘴里发涩，脑袋昏昏沉沉，毫无食欲。

彼斯托走进办公室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市政府的总工程师比斯特里察伊挂电话，比斯特里察伊答应马上就来。

以前他们之间只是泛泛之交。彼斯托当文化参事期间，除了委托总工程师承担修建校舍事务之外，他们之间在其他事务上没有过任何来往。总工程师可是位大老爷，文化参事是无权向他提出要求的，只能是他说了算。要是他说没有维修校舍的款项，那几乎就是定论。校舍倒塌了，证实是墙壁不结实，屋顶有裂缝。总工程师便带着傲慢的神态来学校进行调查。这时，彼斯托一切全明白了。总工程师想用他那不可一世的态度掩盖骗局。他要弄清楚那些墙壁是否支撑得住三层的楼房，并声称他接到建房命令，而他仅仅是执行机构。随后人们又得执行一项计划，以最低廉的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把铁条插进墙壁里头，然后用铁棍支住。于是，学校的样子变得很滑稽，学生们都幸灾乐祸，因为这么一来他们便得到一个星期的假期，当他们返校时，使他们开

心的是教室一下子变成了城堡，彼斯托很不满意，也很恼火，因为校舍整个破了相。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毛病出在哪儿，只觉得事情有点蹊跷。特别使他生气的是，麦克罗茨用粗暴的态度对待他的诉苦，禁止他怀疑任何人，其实他不怀疑任何人，只不过讲出自己的意见罢了。

他在等待比斯特里察伊的时候，这些往事又浮现在他眼前。接着他抽空写了一份有关养猪场的报告。

总工程师发现彼斯托在专心致志地钻研卷宗，便一脸堆笑，很殷勤地走进办公室，这使彼斯托产生一种厌恶的感觉。

彼斯托把那些来报告工作的人打发走了。“我想更详尽地了解养猪场的事。”当办公室里只剩下他们俩时，彼斯托说。

“这个，尊贵的先生，这养猪场纯粹是滥设的企业，”总工程师回答。“它的结局只能是一座建立在空中的企业。”

“你这话怎么讲，它应该怎么个结局？”

比斯特里察伊笑着说。

“就这么个结局。”

彼斯托思索了一会儿后问道。

“养猪场的建筑物怎么样？”

“建筑物倒是第一流的，甚至比布达佩斯的还要现代化。一切都是根据丹麦人的最现代化的原则建造的，绝对干净、卫生、经济。没有任何可指责的地方，只是规模太大，没有考虑到经济上的起伏。缺少资金。”

他们讨论了许久。彼斯托就象他两个儿子做数学题那么认真，刨根问底，想把所有的问题都搞清楚。

彼斯托也把经济参事召来。整个上午，三个人一起研究了一大堆卷宗。

养猪场的赤字大得惊人。由于经营上的马虎，致使事情越来越构成犯罪的性质。

“得追究个别人的责任，”彼斯托说着，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

“追究责任？”经济参事惊讶地问。“追究责任？”

彼斯托后悔刚才失言。为什么要马上声张出去呢？

“请你去安排一辆车子，”彼斯托转向经济参事说，“咱们到养猪场去，看看那里的设备。”

市政府有一辆汽车，可是经济参事只有权调遣马车。他打了一个电话，不久，一个听差来回话说，马车准备好了。

他们乘坐马车出发了。别的且不说，把养猪场建在城区本身就是违章的，不管这些土地在形式上是暂时转让，作为礼物赠送或者出售。由于参与全部买卖的从头至尾都是原班人马，清算问题也就不了了之。市政府本可以把这桩错综复杂的事管起来；当然，这取决于市长，他想怎么办就怎么办。

沿途景色怡人。那是一个美丽的秋日。太阳透过淡淡的薄雾照射在阿尔弗勒德平原上。农民们在收玉米，满载的大车向他们迎面走来，当车把式发现是市政府的马车时，便小心地把大车贴着路边赶，给他们让道。

“可惜我没带猎枪，”比斯特里察伊说。

彼斯托压根儿没有去注意突然飞起来的鸟儿和惊逃的兔子。

养猪场一片寂静。没有玉米，猪已经全被运走了，不等长膘就被卖掉了。养猪场的庞大设备，连同混凝土猪圈、出口处和宽大的院子空荡荡地立在那里，象一座闹鬼的宫殿。前不久，大概是一个半月以前，这里采用的是加拿大式的经营方式，现在都无声无息了。只看见几头猪，显然是个人饲养的。在玉米仓和加工场上空有一群乌鸦在盘旋。

彼斯托看了整个建筑，可惜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勃龙柯伊·弗利本想搬到这儿来的，”总工程师笑着说，同时指了指那幢巨大的管理处大楼。

沉默了片刻后总工程师又说：

“对罗，你的贝尔奇舅舅打来电报说，两车皮样品已经从克莱塞矿发出了。”

“两车皮什么？”彼斯托急于想知道。

“煤呗。”

彼斯托吃了一惊。他万万没有料到，煤的事居然进展得如此迅速。

“得提防着点，”彼斯托说。

“提防什么？”

彼斯托不愿意讲自己舅舅的坏话；稍过一会儿后，他只是泛泛地说：

“这老头是个很精明的生意人，不过在钱的问题上可靠

不住。我们得十分小心，只能根据实际运来的煤的数量付钱。”

“可是他想签定这样的一份契约，至少能先预支十二万庞克。看样子，他想用这种方式筹资开矿。这数目不算大，只要煤的质量好，不存在任何原则上的障碍。”

彼斯托听得愣了神。十二万庞克……要是他没有算错的话，其中两万四千庞克该归他咧……

“我要说的是，一是要仔细检验那些煤。我对自己的亲属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

“要是你检察长先生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话，我压根儿就不接受他的煤。再说，还没有签订契约嘛。”

“那他干吗要把煤运来呢？”

“为了促成这事呗。”

“这当然不存在任何值得考虑的理由，”彼斯托说，“特别是现在当我看到眼前这桩可悲的事情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不喜欢再陷入类似的处境。”

“先见比后见强呀，”经济参事曹莫开口了，他喜欢用民间的谚语打比方，随时随地都能说出一两句富有哲理的话来。

彼斯托把手伸进上衣左上方的口袋去掏手绢，擦拭被冷风吹得湿润的眼睛。

当他把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时，发现手里拿着的是一块小小的女用手绢。

他把眼睛擦干后，才端详这块手绢。他不认识这条手

绢。那是一块非常精致的小手绢，一阵他不熟悉的香气扑鼻而来。

这是怎么回事？这条手绢是谁的？他沉思地久久注视着这条绣着花边的小手绢。

他又把手绢凑到鼻子跟前闻一闻。他想不起是谁用过的香水。这不是他妻子使用的香水。莉娜用的是玫瑰香露，而这块手绢散发的是某种陌生的、带刺激性的、袭人的香气……

他想不起来，这条手绢是怎么跑到他的口袋里的。是的，它不是在他习惯放自己手绢的那只口袋里，而是在上衣左上方的兜里，这只兜里他是从来不塞手绢的，而且他也不明白自己怎么糊里糊涂把手伸到这只兜里去了。肯定是他的手知道这条手绢就在这只口袋里。

当他看到眼前那两张可憎的脸孔时，又在琢磨手绢是怎么跑到他的衣兜里的。

“出了什么事？”总工程师问道，“是不是出了刑事案？”

“你怎么会这样想呢？”

“我看得出，你不认识那条手绢。你大概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可是现在又忘记是从哪儿偷来的吧？”

他惊慌地站了一小会儿，两颊涨得通红，热血慢慢朝他脸上涌，使他无法隐瞒。

总工程师笑了笑，接着说：

“你好好回想一下，最后一次你在哪一个女人的客厅里

呆来着？”

“胡扯，”他大吼一声，“是我妻子的手绢。”

“哈哈，怪不得你认不出来呢，”总工程师戏弄地说。

彼斯托若无其事地把手绢塞回上衣左上方的外兜里。他想了想后，又把手绢从外兜掏出来，塞进内兜里去：

他微微一笑，并没有料到这会造成这么大的危险。那条小小的手绢在他的左胸开始起作用了。里头的香水或者什么东西，开始温暖着他的心，在撩他，在胳肢他。又象有什么东西爬进他的心窝。他的注意力分散了，他专门为之而来的整个事情一下子都失去了它的意义。

某种异样的东西占据着他。他早已知道，而且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条手绢是从哪儿来的。其他地方不须要去考虑，只能来自那里……可是，手绢怎么跑到他的衣兜里的呢？他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把手绢拿到手里，怎么偷来后又塞进衣兜里的……这是不可思议的，是一个谜，因为这条手绢不可能是别人的，只能是玛克托连娜的。他没有拿，可是手绢又的的确确在他身上。

他想起来了，他当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偷过一条这样的小手绢。许多年来那条手绢一直使他很兴奋。从那以后，他有许多年没有见到那位姑娘了，可是那条偷来的手绢仍然使他神魂颠倒。莉娜于是把那条手绢藏起来，或者毁掉了，她还以为那条手绢必定具有很大的纪念意义，其实，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偷手绢就算是他同那个姑娘的关系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了。那是他存心干的，而且是有计划地进行的！而这一

次，他一点也没有料想到，事情是怎么发生的……这只能是他下意识干的。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是他的手干的，——是右手还是左手呢？只能是右手，因为是在左上方的衣兜里找到这条手绢的。

他完全陷入沉思之中，仿佛有人在盛水的釜底添薪似的，他身上发出嗞嗞声，在喧哗、在沸腾。

他们坐上马车；在车上，彼斯托不跟任何人攀谈。

他委靡不振，迷迷糊糊坐在那里。他任凭自己的手、脚和整个身躯无力地靠在车上，而他的内心却热呼呼的。

“怪事，”他对自己说，“我还以为我从她那里解脱出来了呢……在郊外，当我们俩在一起的时候，她对我那么冷淡，我却感到很幸福……，可是我这只没出息的手却在这期间偷起东西来了。我不知道我的身躯在我不注意的时候做出如此狡猾、卑鄙的事来，以致把这件小东西藏起来，成了小偷。这还证明我是不自觉做出这种事的，因为过了这么长时间，我没料到，我身上竟藏着玛克托连娜的纪念物呢……，现在，自从我知道这事以后，我觉得好象有人把炽热的东西放到我身上来……”

他摸摸胸口，后悔把那条小手绢放在那里。他无从解释，为什么偏偏要把它放在那里？一定是他想把它放在贴近他的心口的地方。

这的确？……而且威力还那么大？……

过后，他发现自己处在一个可怕的旋涡里，他想，如果他暗自保持着一个秘密器官的话，他是不能为自己承担责任

的。

当他的知觉很巧妙地把过去的灾害从自己身上扔掉的时候，他认为，在某个神秘洞穴里，阴曹里的鬼卒或什么人，为抢劫破门入室，或者谁知道什么方式，有目的地去弄到用来烦心的纪念物时，是不会被这最大的秘密吓倒的。

马车根据他们住地的远近，依次把他们送回家。彼斯托的家最远，他觉得很高兴，能有几分钟时间独自一人怀着谜一般的心情坐在车上。

当马车拐进他住的那条街时，他深深地嘘了一口气。在还没有同妻子打照面之前，他得先振作起来，以免莉娜发现他有心事。

他脱掉大衣的时候，把上衣的左襟压压平，再看看放手绢的那个地方会不会鼓起来，免得让莉娜看出那里头藏着点什么。

莉娜和孩子们在等他吃饭，为了预防听到责备的话语，他过份主动地搭讪着：

"邻居们都睁大着眼睛看我乘市政府的马车回家呢。"

他笑了，笑得很勉强。

"出了大事啦，"他接着说，"我到郊外养猪场去了。我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比这风险更大的企业呢。"

他在洗手时，莉娜就站在门里。

"我回头告诉你，这些老爷们干了些什么，他们是怎么处理这事的。"

柯蒂姨妈也在场，这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他用不着说话了，也容不得他插嘴；相反，他只有闭上嘴听的份儿。

柯蒂姨妈绘声绘色地讲述那些她去造访的亲戚；好多年头了，彼斯托听不到那些远房亲戚的消息，因为莉娜没有能力去走亲戚。

“那个维尔柏里特，那个维尔柏里特，”柯蒂姨妈说，“通马性，他是个养马的大能人，他可以为马活着，也肯为马去死。”

“对，可以把维尔柏里特表姊夫叫到城里来做事……我刚才和曹莫在一起时，提到城里需要一名畜牧师。”

“太好啦，上帝保佑你的每一个行动，”柯蒂姨妈马上接过话茬。彼斯托吓了一跳，因为他太大意，暴露了自己。他本不该这么说的。这个柯蒂姨妈会立刻把他的话统统传出去，促使他的表姊夫进城来找他。

莉娜也慌了，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为了暗示丈夫小心，她伸出一只手去揪彼斯托上衣的一个扣子。

彼斯托惊恐万状，抓住莉娜的手。她想干什么？这么一来，莉娜也惊慌失措地望着他。

“咦，怎么啦？你慌什么？”她问。

“我？我干吗要慌？”

“那你为什么吓成这个样子？”她想弄明白，什么事情引起丈夫如此粗野惊恐，这种举动表现出他的抗争和惊慌。“兜里有什么东西？……”她若有所思地问。

"我的兜里？"彼斯托反问道，睖睁着眼睛。他用双手故意在胸前摸索了一阵子，好象在找兜里的什么东西，又好象要让人看，兜是空的。胸前没有任何鼓出来的地方，看不出里头藏着什么。

莉娜不再追问，不过也没有把这事忘掉。

"我神经有点紧张，"彼斯托说，"因为我现在经历的事情太可怕了。"

莉娜又向他投去一个责备的眼神，示意他提防着点，不要在柯蒂姨妈面前失言。

彼斯托会意了，马上把话岔开。

"这新的机关，太可怕了。要把所有必要的东西都学会，非把脑袋涨裂不可。"

"是的，"柯蒂姨妈附和着说，"养猪场的事是件大贪污案。那个，申特卡诺伊·玛克托连娜……"

彼斯托赶忙低下脑袋，喝起水来，以掩饰自己的窘态。可是，他为什么要脸红呢？……谁要是有个小伤口，或者想要隐瞒点什么，总不能若无其事。在这所房子里，人们不习惯于提申特卡诺伊·玛克托连娜这个名字，而现在柯蒂姨妈竟在手绢风波刚平息之后，又道出这个名字来了。

"听说他们要卖房子，"老太婆接着说，"因为他们首先得把房子脱手，那是最棘手的事。"

"最棘手的？"莉娜问道。

"是的，"柯蒂姨妈证实道，"大伙都说，要是上头查封起来，房子里连一块砖头都保不住呢。他们为了摆脱困境

才决定卖房子的。以后的事只好走一步算一步罗。”

“我亲爱的天使，”彼斯托说，“我真想躺一会儿，可以吗？”

柯蒂姨妈马上蹦起来，她以为这话是冲着她说的，很高兴地劝彼斯托睡个午觉，并说她要利用这个时间向孩子们讲解……

“柯蒂姨妈，甭向他们讲解啦，”莉娜劝说道，“孩子们得念自己的书哪。”

彼斯托看出，在这个房间里是没法睡觉的；如果他想一人独自不受打扰地呆在餐室里，就得把妻子和姨妈撵到厨房里去。现在他只好走进卧室，莉娜也跟着进去了，替他把床铺好，因为在这间狭小的卧室里放不下长沙发。

要躺在床上，就得脱掉上衣。

趁莉娜背向着他时，他便从上衣左边的内兜里小心翼翼地把那条手绢掏出来，神不知鬼不觉地塞进裤兜里。然后把上衣搁在一张凳子上，放心躺下睡觉。

他伸开胳膊腿，盖上被子，装出一副很困的样子。

“这上衣你要拿到哪儿去？”他突然问莉娜。

“我把这只扣子给钉上，扣子上只剩下一根线了，”莉娜用漫不经心的语调说。

莉娜走出卧室后，他抿着嘴笑起来，并庆幸自己的细心。一个人哪怕泄露一点小秘密，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莉娜从来不曾疑心过他上衣的内兜，现在她肯定是为了搜查他的上衣，才把它拿出去的。

眼下他是得救了，可是如果老这样下去，他非要发疯不可……

他竭力想睡一会儿，不去想任何事情，可是一个新的不可思议的东西又缠住他了。似乎有许多神秘的光照射在这条小手绢上。仿佛他把炽热的炭火塞进裤兜里似的，小手绢开始在裤兜里燃烧起来。

他冷不防来了一个荒唐的动作，趴在床上，全身激烈抖动，象发了疯似的。

莉娜走进卧室，轻声叫唤他时，他才清醒过来。

“科勒迪茨派人捎来一封急函，亲爱的，”她说。

莉娜显得那样温柔，那样亲切，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她这副模样了。

彼斯托迷迷糊糊地揉揉脑门，然后才起床，穿好衣服。科勒迪茨要他立即到储蓄银行去一趟。

“告诉来人，我马上就去。”

莉娜走出去了，动作非常敏捷，象个小姑娘。她很宽慰，因为她在丈夫的上衣兜里没有发现任何东西；可是她何曾知道，这条小手绢从此以后使她的丈夫产生了爱情狂热症呢？……

储蓄银行里异常寂静。卷帘式的铁叶窗放下来了，临街的门也都关着。彼斯托得从院子走进大楼去。所有的职员都在死一般的寂静中伏案工作，见此情景，彼斯托不由得一怔。他仿佛走进一间墓室里。一切都显得非常压抑。连那些穿着号衣，穿梭似地忙碌的仆役，也颇象承揽殡葬的人。

科勒迪茨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一见彼斯托进来，便精神抖擞，兴高采烈地从座位上蹦起来，几乎把彼斯托吓一大跳，因为这老先生的举止同整座房子的下午沉静气氛十分不协调。

"你好哇，亲爱的朋友，"科勒迪茨边大声嚷嚷，边把两只手伸给彼斯托。

"这里下午也全面营业吗？"彼斯托诧异地问。

"当然，当然。哈哈，我们不是市政府，是银行。喏，请坐。想抽一根雪茄吗？抽吧，这样谈起话来要轻松些。"

彼斯托坐在一张特大的皮沙发椅上，感到很不自在。他一坐在里头，几乎整个人都陷进去了。他觉得，科勒迪茨之所以买这种特大的沙发椅，纯粹是为了吓唬那些牺牲品。他本人个子不高，却早就习惯了这些家俱，象一只既古怪又危险的动物，在沙发上来回蹦跳。

"噢，你下午没去上班？"

"我睡过头了，"彼斯托实招了。

"啊哈，在新鲜空气里兜风会使人发困的。一个好管家当然要亲自照料一些事罗。"他开心地笑起来，不禁呛了一下。

"他也镶着一口假牙，"彼斯托心里想，"不过他的假牙比市长的瓷牙要好看些。"

"噢，我的朋友，那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我说的是养猪场，"科勒迪茨把话引入正题，"那是一座金矿，不过开采要得当。注意，我们现在是在阿尔弗勒德平原的正中央。这

里是玉米的家乡。这里的玉米地简直就象原始森林。我记得，我做孩子的时候，强盗常躲在玉米地里，连宪警都找不到他们。我家的一个牧羊人，他做孩子时在玉米地里遇到过罗若·山陀尔①。罗若·山陀尔嘱咐他说：'喂，孩子，到城里去，给我拿面包和香肠来。'小家伙去了，果真把强盗要的东西全拿来了。当然，罗若是付了钱的。今天，这牧羊人还后悔当时没有把那个强盗交给宪兵，唔，也许他压根不后悔。这些人都是抱成一团的。这些穷光蛋总是同流浪汉一鼻孔出气的。因此，他们说的话不能全信。要是我命令这种人做个什么事，他们从来不象替强盗办事那么痛快。这就是罗曼蒂克。不过，你知道，正是罗曼蒂克滋润着生活。要是没有了罗曼蒂克，幻想也就消失了。没有一点点罗曼蒂克，人们就什么也办不成。”

“我认为，这里把罗曼蒂克夸大了，”彼斯托插嘴道。

“什么地方？”科勒迪茨问，“在养猪场吗？你搞错啦。那是个十拿九稳的企业，可惜现在才走上正轨。”

老先生怀着炽热的激情说着。他认为自己是成功的，从他的话里流露出对生活的乐趣。

“这是咱们的城市，”他接着说，“咱们的拥有巨大财富的城市。不过它到处亏空。就拿土地来说吧，让三万两千霍尔特土地变成草地，这在我们当今的时代岂不成了反

---

① 罗若·山陀尔（1813—1872），著名的匈牙利绿林好汉和农民英雄。

对上帝的罪过吗？虽然其中有许多是盐碱地，但也有上等的庄稼地呀。得把所有的地界统盘研究一下，要造一个土地登记册，精确规定哪些土地值得播种什么。然后得马上播种玉米。现在是秋季，正是收获的好季节，来年再添置十台步犁。秋后，这座城市就会有够饲养一万头猪的玉米。计算好以后，就可以马上同农户签订合同，比如这家饲养一百头，那家饲养三百头。钱得落在自家人手里。不能拖拖拉拉，还要搞合理化。人民也罢，城市也罢，都要富起来。这样就不会再有赤字啦。部长三番五次说，他批的钱只能用在有收益的投资上。既然咱们没有下水道也对付过来了，就再坚持它一两年吧。咱们要喝的是酒，而不是水。咱们需要的是钱，我的孩子，钱，我亲爱的。从来没有一次市参议会公布过这么得人心的事呢。”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象一只狗熊似地在大沙发椅上打滚。

“为了一块涂奶油的面包咱们可以把整个养猪场接受下来，一分钱也用不着再投资。那些混凝土地面还好好的。咱们只需要一个看守和一名合适的监工就够啦。到时候把猪群赶进去就行啦。约拉特诺克城不靠任何人过活。咱们养咱们的猪。将来全体市民都要为新检察长祝福的。到圣诞节咱们可以饲养出大批的肉猪，还可以降价出售呢。将来的出售方式是倾销。加拿大是这么做的，俄国也是这么做的，咱们将来也要这么做。要开辟市场，未来是属于咱们的。市长当时不交付土地，只允许整个企业建在市政府的土地上，这不是

蠢事。他这就保住了优先权。这样咱们就可以不通过起诉把它接受下来。”

检察长渐渐悟出这个企业的巨大意义。他不禁打了一个寒战，心想，是否必须承认科勒迪茨的想法是对的呢？

这时，科勒迪茨取出一叠卷宗，推放在桌子上。

他越说越激动。听他那口气，价值十万的买卖简直成了只值一张十个庞克票子的事。

彼斯托定定地望着科勒迪茨的牙齿。他这才发现其中几颗是镶着金边的，这八成是为了把旁边的几个假牙固定住。彼斯托觉得，科勒迪茨的嘴巴看上去完全象狼的嘴巴。

科勒迪茨把拟好的契约连同储蓄银行的债券一起放在彼斯托面前。契约旁边还放着一大摞票据和长长的保证文书。

“朋友，就在这上头签个字吧。在这个城市里，还没有人做过比这更合算的买卖呢。”

彼斯托低下脑袋，只觉得头昏眼花。

他随后拿起契约，开始念了起来。

他很沮丧，不过竭力不叫人看出来。

这时，一个年轻人拿着卷宗进来。科勒迪茨摘下眼镜，抬头看了看那个年轻人说：

“孩子，拿过来给我。”

他又戴上眼镜，边签字，边快活地说：

“很好，孩子，好极了。你的上司对你很满意，已经决定正式录用你了。”

这个年轻人是个高个子，很潇洒，头发梳得溜光，打着一条很讲究的领带，脸微红，回答说：

“最衷心地感谢您，总经理先生。”

科勒迪茨微露笑容，说：

“我喜欢年青的一代，他们的脑子比我们当年更敏锐，精力更充沛，工作更勤奋。我年轻的时候，那些在银行做事的年轻人只知道跳舞、追求姑娘。当然不能正经任用他们。早上，我们喝醉了以后才来上班，在办公室修指甲。今天的世界可不一样了，谁想在生活里有所得，就得用心工作。”

说完，他站起来，拍拍年轻人的肩膀。年轻人比他高出一头，有着健美的运动员体型。

“非常正确，”科勒迪茨坚定地说，“必须从事体育锻练，游泳啦，击剑啦，拳击啦，这样肌肉就不会松弛。不要香槟，要运动，对吗？”

年轻人垂下眼睑，只微微一笑。

“噢，今天你就可以得到录用聘书了，”科勒迪茨许下诺言，“你父亲原来是干什么的？”

年轻人用他那双纯洁无邪的眼睛定定望着这财界强人的脸。

“排字工人，总经理先生，”他直言不讳地回答。

“什么？”科勒迪茨大吃一惊。

“排字工人，”年轻人重复了一遍。

科勒迪茨的态度马上变得硬梆梆的。

“我不明白，那是什么工作？”

“三十四年来他一直在《约拉特诺克报》印刷厂当排字工人，”对方向他解释，“他是个非常勇敢的好人，他只是为了他的家庭而活着，他把我这个长子送进学校念书。我在本市念完高中。我是寄宿学校的免费生，因为我的成绩单一贯是全优。”

“好，好，”总经理先生说，“您回到您的坐位去继续您的工作吧。”

年轻人鞠了一躬，走了出去。

科勒迪茨迈着大步在柔软的地毯上来回走动。

“我手下那些人竟如此疏忽大意，这简直太荒唐了，为什么不及时说明呢？哼，这下子我和我的哲学要一起掉进井底去了。我们的儿子这一辈人不工作，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工作。他们在追求女人，在闲逛。唔，这样下去，用不了太久，地位就要起变化的。我的孩子们从来无法强迫他们念书。末了只好通过邀请老师来吃晚饭让他们毕业……呵，管他呢，反正自己的子女总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请问，我跟你们的事是不是算办妥啦？”检察长在研究契约的时候问道。

“当然，亲爱的，”科勒迪茨回答。

“依我看，总数的一部分是机动的。”

“当然，是这样定下来的。我都关照过了。现在，我们给你新开了一个帐户，把全部款项记入你的存款项下，一切支付都从那里出。至于机动的总额嘛，我想，大概是一万五千庞克吧，当然也归你支配。”

“我明白了。”

“如果明天上午方便的话，咱们就把这手续办了吧。”

“好呀”。

“签字，等等呗。”

“好的。”

彼斯托象个失去清白的人那样，离开科勒迪茨的办公室。

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发现自己象个第一次来到独身汉住所的姑娘，去时是轻佻而自信的，在那里，好奇和瞬间的意志薄弱，使她失去了抵抗力，致使她现在被糟塌后感到自己成了一块烂布头……

他在一家显赫的银行里开了一个户头了，在这之前，他无论如何也借不到三百庞克的贷款的；现在，他却拥有一万五千庞克的支配权！他绝不会去碰这笔钱的！

他的旧我和现在的我陷入矛盾冲突之中。他的思想极度混乱，如堕五里雾中，辨别不出方向。他只管往前走，不知道到底走到哪里了。偶尔有人同他打招呼，他便急急忙忙举了举帽子，不知道对方是谁，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的礼。他向所有的人都深深鞠个躬。他觉得自己是那样渺小、无能和不幸，简直是这座城市的最低下者。

在邮局前面，他突然站住了。他踌躇了一阵，经沉思后，朝电报室走去。他要了一份电报稿纸，给他弟弟拍了一个电报，要他马上来，有事要跟他商谈。

拍完电报，他这才放下心。梅涅赫特是他唯一能与之深

谈的人。现在，他不能同莉娜谈。这些事情还不能告诉她。他连家都不敢回了。

他一直走到街的尽头，然后拐进一条小巷。在那里，他又有了勇气。愈往里走，巷子愈狭窄。小巷在天主教堂附近拐弯，一直通向两侧挤满矮屋的工人住宅区。在这里，他可以更自由地呼吸。最后，他来到矮小的木屋群。他停住了脚步，把这些小木屋仔细看了一遍。他心想这些木头房子必须拆掉，建立一个新的工人住宅区。

其实，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建立一个新的工人住宅区，不过，这种想法多少使他感到宽慰。他现在不惜一切代价去寻求安慰。他乐意给别人，给那些一辈子都一无所有的穷人一点东西。科勒迪茨是不会为他们提供任何东西的。因此，得办一个养猪场，可以让一大批人就业，而这些人现在没有收入，睁着由于饥饿而燃烧着的眼睛，等候冬天的来临。

这些想法使他稍稍活跃起来，开始描绘一副如何扶助穷人的图景。他心中骤然萌发一系列富有幻想的计划：敷设下水道，以及其他一切设施，以便给人们以工作的机会。想着想着，他仿佛看到了拆除掉的路面，一大群工人用镐和锄在那里干活，星期六去领工钱。

不，这里得有生活。这里会有生活的，正因为如此，命运才给了他现在的职务，因为命运注定要他成为民众的保护者和推动者。还需要建立一座大的中心医院。这件事象其他设施一样，人们已经空谈了十来年，医生们都在抱怨那所陈

旧的市立医院的状况是多么可怕。他必须立即同这些医生交谈。曼海博士经常去俱乐部。有一次，就是这位曼海博士，很久以前曾经向他作过关于医院状况的长篇汇报。想到这，他赶快掉头朝俱乐部走去。也许能在那里遇到曼海博士呢。

他走得很急，象是有人在追赶他似的。他拐向大道，匆匆登上俱乐部的阶梯。

俱乐部里异常寂静。仆役象往常一样，很有礼貌地接过他的大衣和帽子。彼斯托象常客似的，径直朝牌室走去。

"曼海博士在这里吗？"他问一个仆役。

"不在，尊贵的先生。"

在牌室里坐着马迪尼博士。不言而喻，他们都在打牌，而且立刻给彼斯托让出一个位置。他坐下，拿起牌，好象是专程来打牌似的。

但是，他心不在焉，把最好的牌甩了，也根本不注意别人出什么牌。结果他一输再输；于是大家都嘲笑他。最后，他稍稍清醒过来，振作一下精神。他赢了，赢得不算多，但毕竟是赢了。

"喂，你们对那个养猪场打算怎么办？"马迪尼博士突如其来地问道。

"养猪场？……能怎么办呢？"

马迪尼站起来迈步向会客室走去。彼斯托乖乖地跟着他进去，好象听取反对派的意见是他的义务似的。

"得给这些强盗一点颜色看看，"马迪尼开始说，"要是现在不下手，将来市政府就永远没有机会把养猪场接管过来。当然，城市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决定性的，决定性的倒是那些强盗的利益。我早就看到，为了得到政府的资助，他们会要手腕的，他们在等着我们牺牲市民的利益，然后把他们从粪坑里拖出来。勃龙柯伊·弗利不是利用养猪场的砖瓦盖了一幢别墅吗？哈哈，这事已经就绪了。我们要求拍卖那幢别墅。一个无赖躲在副州长的背后为自己建造了一幢富丽堂皇的宫殿，想抢先捞到好处。我们要彻底追究这幢房子的来历。两年前，勃龙柯伊·弗利连一个子儿都没有啦，靠储蓄银行的接济，他才不至于进监狱……我提请检察长先生注意，得赶快过问此事，把勃龙柯伊的房子封存起来。只要他还能自由出卖房子，这个骗子会利用这几天的功夫把房子卖掉，那么事情就马上复杂化了。我相信，只要能逃脱这场丑恶的争夺，勃龙柯伊今天是愿意把那幢别墅半价卖出去的……现在，你肩负着全部责任，得把这只老鼠消灭在它自己的洞里。得把它憋死，扔到臭水沟里去！不能让这种无赖得以逃脱法网。如果有对付小偷的法律，也得有对付大盗的法律。"

检察长静静地听着，脸色渐渐变得刷白。这时，他恨不得钻进地底下去。他要不要说出来，勃龙柯伊·弗利已经把他的别墅卖了，不是卖给别人，恰恰卖给了根据公众的舆论，应该对勃龙柯伊进行调查的检察长呢？

"当时你还没有经手过这些事情，"马迪尼接着说，

“我在市参议会上已经就勃龙柯伊的问题提出了两次质询。大家都知道，只要稍一告发，就可以马上立案，这在本市还没有过先例呢。材料全是现成的。在我的律师事务所里，有一切必要的文件、告发材料和工人的口供，全都经过周密准备。我自己不愿意提出控告，因为这是检察长的责任。你现在还不是他们那个帮里的人。麦克罗茨是副州长的朋友，又是这个罪恶联盟的精神领袖，他永远不会提出控告的。但是，一位受到公众信任而被提到这个位置上来的新人，当然会提出控告的。他也必须这样做。这么一来就要发生雪崩啦，我可以向你预言，要是你迈出这勇敢的一步，你就会成为这个城市最受欢迎的保护者，而且你还会有机会不花一分钱为整座城市搞到一个养猪场。只不过你得同那个老罪犯科勒迪茨离得远一些，因为他是个专门下毒饵的最坏的家伙。听说，他已经把网撒在你附近了，你同你的妻子还出席了他家的晚宴。”

“我们是亲戚，”彼斯托插了一句。

“原来如此，”马迪尼博士感到很诧异，狠狠地吸了一口雪茄，“原来如此，那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啦。”

“对此，我也是无能为力的。”

“当然，当然。”

“他的妻子是柯普亚斯·弗尔德南的外孙女，柯普亚斯·弗尔德南是我祖父的兄弟。”

“有意思。你妻子的娘家是谁？”

“申特卡诺伊家族。”

“申特卡诺伊的家族，荒唐。”

“难道有什么不名誉的？”

“不名誉？没有。我可一个字也没说……我只不过认为这种偶然性太离奇了。当然，亲戚毕竟是亲戚呀！”

“这是对我的怀疑，我对此表示最坚决的抗议。”

“对不起。我不认为我对你有丝毫的怀疑，检察长先生。”

“就在这种讽刺的声调里。”

“我一千次请求你的原谅。有些事情我不了解。当然，这么一来一切都有点不同罗。”

“在匈牙利，情况确实如此，国家小，彼此都有点亲戚关系。我认为，我们只要细细地追一下根，没准咱俩还是个什么拐弯的亲戚呢。”

“不错，我的祖母和您的祖母都是女人。在匈牙利，这已经足够构成亲戚的基础啦，假定说，她们的观点和利益一致的话。反之，要是意见，世界观和理解不相同的话，咱们最好还是放弃这种亲戚关系的考证为好……我承认，我对检察长先生是怀有好感的，这可以从我说话的信任的声调听出来。不过，如果科勒迪茨先生是令表姐夫，那个最大的无赖申特卡诺伊是令岳叔父的话，我们就很难站在同一个平面上了。匈牙利是个亲戚和贪污的沼泽。谁被移植在那里头，要么去适应环境，要么被毁灭。那些喜爱沼泽地的植物，会开出诱人的大鲜花，而那些不喜欢这种土壤的植物，就枯死在里头。我不相信，我们之间会有什么亲戚关系。”

“您母亲贵姓？”

“首先，我是新教徒，上匈牙利人。老家在塞佩斯州。因此，我看不出我们家族同柯普亚斯和申特卡诺伊这两个姓氏之间曾经有过任何关系的可能，更何况家母姓马拉丁斯基呢。”

“马拉丁斯基？”检察长叫了起来。“家母叫巴托伊·约亚娜……”

“是出自沙布茨州的巴托伊吗？”

“不是，是格莫尔州的。家祖母是马拉丁斯基·艾娃。”

“荒唐！”

“瞧，在咱们这个地方，彼此都有点拐弯抹角的关系。匈牙利虽小，却是个古老的国家，今天人们习惯称之为大匈牙利也是如此啊！”

“家父是毛皮匠，”马迪尼说，“普通的毛皮匠师傅。在那些流浪的年月里，他来到约拉特诺克城，就在这里定居下来。后来，他回老家去把妻子接出来。”

“家祖母是织工的女儿。她出生在一个著名的波多里尼织工家庭。据我所知，从那以后，那个家庭就断了嗣。我们眼看着它就这样没了。”

“是波多里尼·马拉丁斯基吗？”马迪尼博士笑了。“真有意思。家母也是那个家族的。也许现在咱们可以着手挽救那座养猪场了吧？”

“正因为如此，不应该因为家庭的原因给人脸上抹黑，

也不要因为家庭的原因给人家涂脂抹粉。我们终究是人，而且一个人该值多少就值多少。”

马迪尼博士沉思着说：“那么，作为你的亲戚，我有权要求把勃龙柯伊·弗利的别墅买过来，用它作为我社交活动的场所。亲爱的亲戚，在这件事情上，你不愿意帮我牵个线吗？”

“很遗憾，你来晚了一天啦。”

“怎么回事？”

“那幢别墅已经买出去了，契约是今天签订的。”

“谁是买主？”

“我。”

这无疑是个晴天霹雳。马迪尼木然站在那里，嘴里叼着的雪茄烟也掉到地上了。

“售价多少？”他终于问道。

“总之，比造价低……否则，我家那点儿遗产无论如何付不起太高的价钱。副州长自告奋勇从中斡旋，就这样成交了。”

“好极了。”

他们俩都沉默了好一会儿，又相视而笑。过后两人又都变得严肃得吓人。

“不过，如果你认为我不应该买的话，我随时随地都可以让给你，”彼斯托声称。

“不，不，”马迪尼拒绝道，“不能这么做。不过，我照样非常感谢你。”

“为什么不呢？那可是一幢非常漂亮的房子哟。”

“就是刚才的原因呗。”

“我一点也不了解房子的底细，”彼斯托表示歉意，“在地产登记册里房子是写在勃龙柯伊名下的。房子是个很重的负担，我几乎把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都让给勃龙柯伊了。几几乎一点儿也没有剩下。我现在手头紧极啦。再说，买房子的事还要征得我妻子的同意才算数，她不愿意搬到那么大的房子去住，她不习惯过那样排场的生活。我真诚地对你说，我手里只有一份临时契约，要是我妻子不签字，这买卖就做不成了。”

“户头上是你们俩的名字吗？”

“不是，纯粹是柯普亚斯家族的财产，不过，我们家的财产当然归我和妻子共同所有，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愿，何况我也不愿意这么做。”

“今天你签字啦？”

“是的，是今天。”

马迪尼博士开始很激动地在大厅里踱来踱去。

“真见鬼，我不管干什么事总比人晚一步。我本应该昨天就把今天要讲的话对你说的。要是我事先告诉你，你就不会买它了。我的朋友，那幢别墅没有一块砖不是偷来的。勃龙柯伊·弗利作为企业的经理，把养猪场的物资都用来建造别墅了。我有证据，这些证据清楚得就跟大白天一样。”

“请你告诉我，”检察长插话说，“市政府怎么才能够把养猪场再弄到手？今天，我到那里去看了，还把总工程师

和经济参事都带了去。我叫他们领我全看了一遍。建筑是第一流的。要是市政府通过低价，或者不花钱把它弄到手的话，就可以把它建成一个大规模的市属企业。”

马迪尼博士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他的脑际里闪现出一个念头，现在机会来了，可以借助这个心地善良而又动摇不定的人，打入市属企业……，这是他在这个城市里唯一的一个能同他拉亲戚关系的人。光阴易逝，该结束扮演反对派的角色了。

他长叹了一口气，说：

“很抱歉，我现在得回家了，不仅是由于我妻子的原因，还因为我有一个约会。我邀请了几位先生，他们该在等我哩……如果你愿意，明天晚上来我家一趟，我会把有关这件事的意见告诉你。”

他们相互道别。彼斯托也回家去了。

当他正要走进家门时，一个送电报的邮差正好在他家门口跳下了自行车。

“您找谁？”彼斯托问。

“找检察长柯普亚斯先生。”

“我就是，把电报给我吧。”

他接过电报，嘴里念着。电报是他弟弟拍来的。梅涅赫特将乘九点的火车从布达佩斯来，十一点到达约拉特诺克。

他把电报撕成碎片，撒在地上，然后走进家门。

“养猪场的事叫我够烦的，”他对莉娜说，“整个下午

我都在处理这件事，等晚饭后我再告诉你。十一点在市议会还有一个会呢。”

“在夜里？”

“是的，因为明天我大概得提出刑事控告。麦克罗茨干的那些事太可怕了。”

说完，他便走进浴室去洗手，然后独自坐在餐室吃晚饭，同时大致地、当然不免稍稍有点夸大地向莉娜叙述将如何把养猪场交到市政府手中的计划。

时间过得飞快，莉娜不得不提醒他，快十一点了。

“我累极了，”他说，“我真想躺下。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既在其位，就得谋其政哪。”

莉娜把丈夫送到家门口；在黑暗中，使劲地亲吻丈夫，象一个女佣人就要同自己的大兵男人告别似的。

当彼斯托走在街上的时候，某种感觉向他袭来，仿佛觉得自己象个误入歧途的小偷。只要上帝把他解救出来……他将永不再……

他慢慢地在街上走，望着那些入睡了的房屋。除了咖啡馆和旅馆外，没有任何屋子还点着灯。奇怪的是，有那么一伙人，总有时间在夜里活动——他们拐走了第二天工作的时间。

他望着这座城市，象一个地主望着自己的庄园。人们都静静地入睡了。他逐个地端详着那些高大的楼房；有的是商店，有的是私人住宅。所有的人都应该过好日子，富裕起来。每一个人为了找到自己的幸福和安宁，需要玩弄多少狡

诈的手腕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简朴而平稳的生活，可是那些领导人物的生活则更崎岖，多荆棘，而那些为民众着想的人，作为在野者则必须完全以另一种方式来考虑问题。

梅涅赫特乘坐的快车实际上是十一点半才抵达约拉特诺克车站。巨大的火车头在突突地喷吐着蒸汽，它前面还有一段很长的路呢。这列车还要穿越附近的边界开往遥远的世界，开往东方。本应该把匈牙利土地上生长的农产品和匈牙利的工业品运往那里的，可是，现在已经不可能……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边境上的关卡把无生命的乘客即商品给挡住了，于是小麦和工业产品只好留在这里。那些从事伟大的工作，并操纵欧洲人民命运的人们，现在，在这个午夜时刻在如何工作呢？

他跟梅涅赫特拥抱接吻。

"有什么事吗？"梅涅赫特不安地问道。可是，彼斯托同马迪尼谈话之后，已经从当初的焦虑和极度紧张中缓了一口气，现在，他只用微笑回答弟弟的问话。

他们走进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饭馆。梅涅赫特要了一份辣焖红烧猪肉和一瓶矿泉水。彼斯托虽然要了一杯咖啡，却一口也没有喝。梅涅赫特准备搭回去的车是一点钟开，因此，他们只有一个小时的谈话时间。

"我所以要你来，"彼斯托开口了，"因为我感到我要发疯了。在这整座城市里，我没有一个能推心置腹谈知心话的人。我的处境很尴尬。不知怎么搞的，我的老朋友们都突然离我远远的。他们不理解我的心情，我呢，也不想去招他

们的嫉妒，他们不用开口我就知道他们要说些什么：无非是我原来在什么地方，还应该在什么地方，也就是他们今天在的地方。我可不能呆在老地方，因为命运把我提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完全不一样的境地，我无论如何必须保住它。然而在这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还找不到一个能够真正同我分担忧愁的人，因为他们都不理解我。何况那些人只会说，要是我赶不上这种速度，干脆就后退，回到原来宁静的老生活里去。我可不能回到原来的生活里去，因为生活是不能停顿不前的，我已经失去我的旧职位，我已经无法选择了。要么站稳脚跟，要么垮台。”

彼斯托打开了话匣子。他毫无保留地、真诚地对全部事情作一番精确而清楚的总结，似乎眼前无人似的。他好象在自言自语。只有在他自己的弟弟面前，他才能这样畅所欲言。

梅涅赫特同彼斯托本人一样，在这之前同这类事情毫无接触；现在他以认真而又充分理解的心情倾听彼斯托的讲述。他同彼斯托一样，是个地地道道的柯普亚斯，由于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者，从而他整个的一生受到很大挫折。他不曾在科学上的发现所带来的愉快中找到完全的满足，而是一再企图利用学过的知识经营商业，因为他对这些知识的商业价值具有敏感性。可是，他又从来无法筹集到实现他的计划的足够的资金，于是，他筹建的企业没有一个不破产的。

现在，他充分理解他哥哥的事业，并予以肯定。

梅涅赫特赞同他买房子，也赞同他想把生活提高到新水平的愿望。他认为，除了使自己在外表上同和他共事的人处在相同的地位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如果他显得小里小气的话，根本无法进入这个社会圈子，那么，他第一个回合就会败下阵来。他说，每个社会阶层必须生活在一个统一的水平上，这是生活的合法性，否则就会出现无法弥补的缝隙。

他还赞同彼斯托在养猪场问题上的做法。

这事只能这么办，因为他只有把养猪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才会有所作为。除了他之外，其他任何人都办不了这桩事，因为这属于检察长的职权范围，也就是说，他本身是公断人，又是具有创造性才能的人。因此，只有检察长以此事为己任，这些计划才能付诸实施。

梅涅赫特赞同他的一切想法，并认为一切都是正确的。很久以来彼斯托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宽慰过，因为有一个人，第二者，毫无异议地赞同他。这一点只有情投意合的兄弟才能做到。彼斯托满怀深情地望着弟弟，非常感激他以积极的态度加强了他的主动性。

一个小时过去了，却象只过了一分钟似的。

当他送梅涅赫特回火车站时，才大吃一惊，原来他竟忘了带钱；他急切地把手伸到口袋里去乱抓了一阵；他想，至少也得给弟弟买一张回去的车票呀。

他只有一张二十庞克的票子，除此之外，一个子儿也没有。他在饭馆付账时，身上的零钱还够，也就没有再去想兜

里还有没有零钱。

“你身上有钱吗？”他问弟弟。

“不多。说实在的，我的全部财产只有七个庞克。”

“没关系，回去的车票我替你打。我在银行有提取一万五千庞克的权利，反正咱们不久就要成功了。我一弄到钱，就马上给你汇一点去。”

“好。”

“对罗，我差点把最重要的事给忘了，就是贝尔奇舅舅……”

他急急忙忙把家族煤矿的事告诉梅涅赫特，老头已经同市政府签定了合同，还送了几车皮煤来做样品。他还对弟弟说，根据协议，他可以从十万庞克的定金里得到两万庞克。

梅涅赫特惊愕地望着他，说：

“对贝尔奇舅舅，你可得留点神！他这人靠不住。他一辈子都在撒谎。”

“不会出什么事的。煤我叫人去化验了，还同总工程师说过，要他对贝尔奇舅舅采取最严厉的态度，因为我是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我还向他打过招呼，要他把我应得的那份两万庞克扣下来，转到我在银行的户头里去。不错，我还做了长远的打算，不去动用这些款子，我的计划是连买房子后剩下的一万五千庞克和这笔两万庞克都不动用，因为也许这些钱将来都得偿还呢。我倒愿意能从什么地方得到一小笔私人贷款，可我又不知道该怎么去弄。我的朋友里头没有一个有

闲钱的，连几百个庞克都没有。嗯，没关系，总会有办法的。对了，阿勒贝尔的情况怎么样？”

“他是个倒霉鬼。有一年时间没来过我家了，前几天来了一趟，说他没有办法，想自杀。”

“我全知道了，”彼斯托插话说。“他写信告诉我，先要把全家人干掉。我现在身上没有钱，就是因为给他和阿蒂勒卡都邮点钱去了。他们的命够苦的……呵，我们对兄弟姐妹是够照顾的。”

列车已经进站；现在他们仿佛才谈完了最紧迫的事。

“你见到阿勒贝尔，”彼斯托交代说，“告诉他，叫他一定要坚持下来，我不会忘记他的，要是有可能，我会给他谋一个职位。我无论如何会关照他的，尽管这样做非常困难，因为人毕竟不是有袋类动物，我想象不出，该把他往哪儿塞；我想最好还是通过我的关系，在布达佩斯随便帮他找个临时工作先干着再说。”

“哎唷，你可要防着这些兄弟姐妹点儿呀，”梅涅赫特提醒他说。

“你在这里博物馆的职位，看来是十拿九稳了，”彼斯托接着往下说，“当然，对于你，又是另一回事罗。你得尽快订出建馆的计划和步骤。我亲爱的梅努什卡[1]，让上帝保佑你。我非常感谢你的好心，真没想到在我一生里还有你这么一个知音，这使我感到多么宽慰。”

---

① 梅涅赫特的爱称。

列车徐徐开动了，梅涅赫特站在车厢门口的踏板上。他们再次拥抱接吻。彼斯托掏出手帕，朝离去的列车挥动，直到看不见梅涅赫特为止。随后，他又用手帕擦擦眼睛。

“您好，检察长先生，”有人向他打招呼。彼斯托吃惊地望着打招呼的人。

跟他打招呼的是位医生，也是到车站来送亲友的。

他们相互握手。

医生笑眯眯地望着他。

“那是我弟弟，”彼斯托开始向他解释，尽管没有原因也没有任何必要。

“我也是来送亲戚的，”那位医生说。“我的上帝，人人都有亲戚。奇怪的是，这些亲戚都是穷人。”

他爽朗地笑了起来，看来他有点兴奋。

“人必须非常富有，这样亲戚才会对他感到满意，”医生又补了一句。

“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检察长说着，同时想起了科勒迪茨，便自我解嘲地说，“也有叫人容忍得了的亲戚。”

“噢，没错，”医生插话道，“亲戚总是可以容忍得了的，只要他们不老靠着你。所谓亲戚并不是家境好的。凡是亲戚，都是些家境不好的。对有钱的亲戚来说，我是亲戚。怎么说好呢，亲戚关系只有从低处往高处攀。亲戚关系就象一张网，你一陷进网里，亲戚们就赶快收网，想从中捉到一条大鱼。也许我手里也拽着一根这种网的绳子，可以弄到点

了不起的联系，可是我捉不到一个大人物亲戚，相反，那些小人物亲戚却懂得牢牢把我捉住，这真是怪事。”

他们从火车站大楼前走过。在那里，医生又说开了：

“譬如说，要是您检察长先生是我的亲戚该有多好哇。我非常想得到一个官医的职位，我的意思是当市政府的医生，可惜我没有半个能提拔我的亲戚。”

“不要靠提拔嘛，”检察长很不高兴地说，“得靠能力和资格。”

医生吃了一惊，他担心自己的态度会失去检察长的同情。

“当然，完全是这么回事，而且我也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因为我在这座城市里已经住了十四年。我也有相当多的行医经验，至少给三万人治过病吧。我也一再设法去争取那个职位，可是至今还找不到一个过问我的事的人。这也不奇怪，城里有那么多医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当市属医院的医生的。”

他发现检察长没有在午夜时刻提拔他的意思，便幽默地说：

“没关系，如果我下次投胎，一定要设法挑选更好的父母。改天见，检察长先生。”

检察长觉得为了在医生面前保持着自己的身份，必须坐汽车回家。只是当他坐到汽车里头，汽车开动时，他才想起身无分文，无法付车费。

他万万不能唤醒莉娜，叫她快点给他一个半庞克。彼斯

托正在发愁怎样才能摆脱这种窘境。

汽车停在他家门口，他在考虑找个什么借口叫司机明天上午到办公室去找他取车钱时，司机已经从司机座跳下来，必恭必敬地替他打开车门。

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伸手进口袋里去掏钱时，司机说话了：

“尊敬的先生，您不记得我啦？我是您在巴茨柯伊街居住时的邻居，开车的老波柏呀。要是您不见怪，我恳求您尊敬的先生怜悯我；我有四个孩子，可总弄不到给市政府搞运输的定单。我提出过申请，由于没有门路，人们干脆没理睬我。”

“您申请什么呢？”

“我是市民，”那个人屏着气接着说，“请允许我作为一个市民，有权在木材运输站干活，可是只有那些有后台的人才有机会在那里干活。”

“您贵姓？”

“波柏·威德尔。”

“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我亲自处理您的事。”

“是，尊贵的先生。”

“我不是什么尊贵的先生，”彼斯托拒绝这种称呼。

“是。”

“我是人民的一员。我那儿不开后门。我是根据贡献来判断的。城市公民都有优先权。”

“是。”

“好吧，明天见。”

“我祝愿您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

当那位尊贵的先生随手把家门关上时，这位城市公民在喃喃自语：

“去你的！嘴上说得好听，什么人民的一员！呸，连车费都不付，这家伙也同其他人一样。哼，白费吐沫了。”

检察长踮着脚尖走进屋子。他在过道脱掉皮鞋，在写字间脱掉衣服，然后蹑手蹑脚走进卧室。街灯从窗户照进房间，用不着再开房间的灯。他躺下时，莉娜动了动，却没有醒。她对他的晚归已经习惯了。

他机械地伸了伸四肢，然后交叉着双手，开始作祷告。那是他做孩子时从母亲那里学会的。

这时他突然想起马迪尼博士竟然是他祖母那头的亲戚，不禁失笑，随后闭上眼睛，马上睡着了。

他已经许久不象现在睡得这么安稳了。

他早上醒过来时，感到精力充沛。孩子们已经上学去了，家里很安静。

稍后，莉娜从房门偷偷往里瞧，发现丈夫醒了，便走进来。

“你那么忙，真可怕，”她说，“往后也老这样吗？”

“只是开头一个阶段罢。”

“你可不能这么猛干。你还没有猛干的习惯，万一累垮了，怎么是好？”

“只要我能挺过这一关，我的威信就牢固了，以后一切

可以按照我的意志办。你想想吧，你的那些亲戚们都要完蛋了。依我看，申特卡诺伊家用全部财产也堵不住他们自己扒的洞。”

莉娜坐在床沿上，彼斯托把他知道的关于养猪场的事一五一十全告诉她。

“活该，他们全是坏亲戚，”莉娜说，“他们从来没有为我们做过半点事。”

二十

彼斯托起床穿好衣服，便到办公室去了。

总工程师早在那里等候他。他坐在彼斯托的写字桌旁，正埋头看卷宗，还在做笔记呢。

“我的伙伴，出了什么事？”

现在彼斯托说话的口气，完全同市长的一模一样了。

“我在检查这些报价单”，总工程师说。

“什么报价单？”

“今天早上来了一大堆。明天投标日期就截止了。”

说着，总工程师把卷宗摞起来后推向一旁。

“噢，是的，是那座铁桥。”

这座城市附近有一条很危险的小河，每逢春、秋多雨季节，河水便猛涨。市政府决定招标架设一座铁桥，取代原来

摇摇欲坠的木桥。

彼斯托坐到桌子旁，等候着总工程师想要说些什么。

可是，总工程师不仅没有什么事要向他报告，反而聊起大天来。

彼斯托厌烦地听着。

“昨天我碰见老拉茨克维伊了。州长答应他到财政部去为他的房子说项。”

“什么房子？”彼斯托问。

“拉茨克维伊希望部长买下他的房子，当税务局使。”

“拉茨克维伊？”彼斯托重复着这个名字。

“是的。”

“这事我一点还不知道呢。”

“这幢房子在郊外商标街后面，要不是有这点毛病，早就办妥了。”

“在商标街后面的一条街上？”彼斯托惊讶不已。“那完全在城外罗。”

“是呀，毛病就在这里。离城太远了。要是在城里的话，就不会有争议罗。那是幢呱呱叫的房子，造得可气派啦，围墙就有几百年哩。那是一幢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建筑物。一八四八年纳吉·山陀尔将军的大本营就设在那里，对这座城市来说也有感情上的价值。拉茨克维伊家族对这个城市起过很大的作用；从前这个家族不少成员当过大法官、州长和副州长，总之，这幢房子唯一的小缺点是离市中心远了点。”

“这缺点够大的，因为税务局必须靠近市中心，才能方

便居民。人们本来就不乐意纳税，更何况要他们走两公里呢。”

“不到两公里，”总工程师解释说。

彼斯托想了想，坚定地认为不止两公里，足有三公里。

“总之，问题在于，”总工程师接着说，“要是市里推荐的话，国家是会把它买下来的，甚至有人许愿，可在那里设立州财政局。约拉特诺克城比起现在的州财政局所在地，更处于本州的中心。”

“不过，财政局无论如何也不能设在城外哪，”彼斯托反对道。

“怎么不能？那里可是一个理想的地方，有美丽的花园，百年古树，空气特别新鲜，真是一尘不染之地哩。到时候，所有的财政局长都会想方设法迁到那里去的，因为那是个真正的天堂。”

“这事现实吗？”彼斯托接着打探。

“当然，这事已经定了。拉茨克维伊的侄子在财政部担任国务秘书。”

“这事我要马上跟市长谈一谈，”检察长声称。

总工程师正打算离开。

“请告诉我，”他又转向彼斯托说，“呈上来的建桥的投标能不能借我用几个小时？我得事先研究一下这件事，免得措手不及。”

“投标截止期限一到，你就可以得到全部递交上来的投标，”彼斯托回答，“对这种事情，我当然没有发言权，你

的任务是贡献一种专家的意见。”

“正因为如此，我才向你提出这样的请求。几天以后我一定特别忙，想提前开始工作。”

“我认为，这是违反规章制度的，”彼斯托表示不同意。

“违反哪条规章制度啦？”总工程师盛怒地叫喊起来，“别以为我是为某种私利才在截止期限之前要求看一眼投标的。我无所谓，对于我，你们想怎么摆布就怎么摆布好啦。”

他怒气冲冲地抓起帽子，走出去了。

总工程师的激动不禁使彼斯托深思。在这之前，他不曾猜想到任何不法行为，现在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总工程师在投标期限截止之前要求先看那些呈递进来的投标，难道就没有个人私利在里头？

总工程师的愤怒只不过是装模作样而已。其实他走的时候内心是很平静的，因为他已经把最重要的资料都抄录走了。他总喜欢把市政府的预算抄下来，给鲁胡勃公司通风报信。

彼斯托拿起一摞卷宗，锁进大文件柜里。

随后，他把秘书彼得菲博士叫来，问他要养猪场的卷宗。

这座养猪场是一九二五年建立的，当时的基本资金为一百五十万克龙①。实行新币制的时候，折合成约十二万庞

①奥匈帝国时代的旧币。

克，可是到那时全部基本资金全不见了。在凯萨尔的鼓动下，基本资金提高到四十万庞克。去年通过发行新股票，基本资金又增加到七十万庞克。

“他们为什么告诉我缴入的基本资金是一百五十万呢？”彼斯托急于想知道。

“这是反对派说的。他们拒不谈那是克龙。”

“原来是这样。”

“事实上，仅仅第一批的一百五十万克龙缴足了。如今光是帐目上损失的数目已经超过一百五十万庞克了。”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那些帐单……建筑公司要求的越来越高。购物中负的债……玉米和猪负的债……捞不回本的投资。未偿还的步犁……”

“直到今天还没有把建筑地基移交给养猪场，这是怎么回事呢？”

“内政部至今还没有批准市参议会的决议呢。”

“嗯，嗯，原来如此。”

这对彼斯托来说又是个新鲜事。现在，他对这事才渐渐明白过来。

“债务怎么会堆得那么多呢？”这是他的又一个疑问。

“董事会很快就发现资金用完了。大势所趋，董事会被迫扩大并发展企业。这期间，又发生过一、两次猪瘟。打针和卫生设施花去一大笔钱。他们用一个窟窿去补另一个窟窿。但老申特卡诺伊只会说：‘这是我的事，’于是就签

字。他在汇票和账单上签了字。他就是这么草率地签字。后来，玉米价格上涨。这就是结局。”

彼得菲对养猪场的来龙去脉作了一个备忘录式的概括，便于他进行研究。

正当他们在检查卷宗的时候，市长的秘书走进来通知说，尊敬的市长先生希望同检察长先生谈一谈。

彼斯托马上过去见市长。

“好哇，好哇，我的伙伴，”市长边打招呼，边站起来朝彼斯托走去。

他们俩都坐在大沙发椅里。老先生拍拍自己的膝盖头说：

“我听说咱们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真的吗？你认为那个养猪场怎么样？”

“对这事我还没有完全搞清楚，阁下，”彼斯托严肃地回答，“不过，我觉得，市政府可以跟它做一笔非常合算的买卖。”

“你说给我听听。”

于是彼斯托便把昨天从科勒迪茨那里听到的重复了一遍。至于他今天知道的那些事情，却闭口不谈。市长虽然全神贯注地听他说，却使彼斯托觉得老先生那钻心的目光使人难受。那目光使他感到有点困惑，于是当他正要论述依他的见解，那些老股东的责任有多大的时候，话突然中断了。

“这事得解决，”市长说，“我听说，”他又补了一句，“你同马迪尼博士也谈过了！”

“是的，不过我没有把实质性的问题告诉他，确切地说，我只把他该知道的那部分告诉他。我是非常谨慎的。”

“好，好，”市长频频点头，“这事应当同反对派通通气。”

“而且我可以肯定，”彼斯托继续说，“我说的那些话，对他也很合适。本来他要说的也是这些。为了本市的利益，必须拯救整个企业，由市政府继续经营。我深信，这将是第一件任何反对派都没有理由提出反对意见的事情。”

“噢，反对派，”市长把手一挥，不叫彼斯托说下去，“反对派是需要的。要是没有反对派，就不会有人相信，这是一件好事。”

说着他放声笑了起来，接着说：

“如果连反对派也喜欢，那这事就坏罗。”

彼斯托感到莫名其妙，呆呆地坐在那里听。他非常想知道市长的真正意图。

不料市长却对他讲起德阿克·弗仑茨[1]的一桩逸事来。当时市长还很年轻，他本人认识德阿克，当然只是点头之交，因为那时德阿克·弗仑茨已经老了，又有病在身，不经常参与政事。有一次，为了国会议员的选举问题，年青时的市长同一位议员到“英国王后饭店”去拜会德阿克·弗仑茨。

“这位大人物就象普通的房客那样住在那里，”市长

① 德阿克·弗仑茨(1803—1876)，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致力于争取奥匈之间的和解。

说。“让我们进去见他之前，必须先在走廊等候。最后，罗亚伊·梅涅赫特①终于从他房间里走出来了，我们这才进去。当然罗，那时候我们是反对派。凡是年轻的都是反对派。凡是超过四十岁的人还当反对派，那他将一事无成；反之，在三十岁以前不当反对派，也将一事无成。迪萨·卡尔曼直到三十八岁还当反对派……我们走进那位老先生的房间，他坐在一张大沙发椅子里，连站也不站起来。我们就象小学生那样朝他走去。他听完我们的叙述后，这样说：‘简短些，孩子们，因为生活就象裤腰带那么短。何况裤腰带还经常断呢，如果它……’”

市长开怀地笑起来，而彼斯托则因心绪欠佳，仿佛时间停住不动了，一个旧世界又破晓了。

“德阿克还说，凡是到二十岁还长得不漂亮，三十岁还不聪明，四十岁还不富裕的人，这一辈子休想有出息。我的伙伴，你今年多大啦？”

“四十五。”

“最好的年龄呀。你说说，那个可怜的工程师要的那些材料你为什么不给他呢？”

检察长不禁一怔，对市长说：

“阁下，投标日期截止之前，呈上来的投标是不允许交给有关的工程师的。”

① 罗亚伊·梅涅赫特（1822—1884），匈牙利政治活动家，当过德阿克·弗仑茨的经济顾问，两人过从甚密，后出任奥匈帝国财政部长。

“当然，当然，不过，你还是给他吧；下星期他的工作量大得要命。我承担责任好啦。噢，我不愿意再听到阁下这个称呼。我早告诉过你，你应该怎么称呼我……莫非你想拒绝我？”

“可是，我亲爱的好贝拉大叔……”

“我们现在来谈谈养猪场的事吧。你讲的都非常好，我只能说，得那么办。可是，马迪尼博士还得当他的反对派。我们非要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的恐吓不可。他们应该强迫我们去做。如果没有反对派，一切都会死气沉沉。必须懂得赞扬反对派……德阿克·弗仑茨也是这样说的……你是什么时候跟这个勇敢的马迪尼博士交上朋友的？”

“他是我的亲戚。”

“你的亲戚？”市长叫喊着问道。

从叫喊声中，听得出来他如此吃惊，仿佛他刚听到马迪尼博士被任命为州长似的。

“你的亲戚？”他又重复道。“这怎么可能呢？”

检察长笑了笑，回答：

“是这么回事，他的祖母和我的祖母是两个老妇人。”

可是眼下，市长并不想开玩笑。

市长愣愣地、略带猜疑地望着彼斯托，迫使他不得不进行解释。

“我祖父叫柯普亚斯·伊斯特万，我父亲也叫伊斯特万，祖父从格莫尔州娶了波多里尼的马拉丁斯基家族的马拉丁斯基·艾娃。马迪尼博士的祖母也是波多里尼的马拉丁斯

基家族的姑娘。这就是亲戚的由来。是拐了几个弯的亲戚，我能不能认这门亲，得听候你的命令，贝拉大叔。”

“唔，唔……”市长嘟哝着。“真是命中注定，命中注定。”

“马迪尼博士说，到目前为止，他在全城同任何人之所以无法确认亲戚关系，是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外乡人，——我相信，正因为如此，他才如此坚定而长时间地当反对派领袖。反正他用不着担任何风险。”

“喏，你看见了吧，你看见了吧，”市长边说，边捋他的胡子，“咱们还是再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吧。这问题不是无关紧要的，完全不是无关紧要的……那个家伙想干什么……利用这个亲戚关系……想干什么呢？……他想达到什么？他说了些什么？”

检察长摸不着头脑。但他猛然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些老爷们对亲戚关系问题实际上是这么理解的：它表明有参与诈骗的法律上的名义。

“我不知道他想要干什么，”彼斯托谨慎地说，“他还没有亮牌。”

“这就对了，他先伸出他的触须……得非常小心。这不行，不能让一个人轻而易举地坐在已经备好鞍的马背上；在我们经历了艰难的阶段后，他想涉足本市事务，是没有任何法律名义的。谁都可以当反对派。对此用不着攻击和批评。这种毫不相干的人倒挺轻松，我早知道总有一天他会用亲戚来……类似这样的……这样一切都又得到补偿了。可不能把所

有的人都弄到车子上来。”

检察长正想说他要回绝马迪尼博士，并声明他同马迪尼博士毫无关系，也不关心他的事情，可是他猛然想起来，人们也许不会相信他，市长兴许会认为他彼斯托企图掩饰他借助马迪尼要达到的目的……于是，沉默了片刻后，便说：

“阁下，今晚我去俱乐部跟他谈一谈，他邀我去的。我倒要看看这只兔子是怎么跑出来的。他该亮相了。”

市长用他那枯瘦的手指敲着桌面。

“这不合我的意，他不该亮相，他还是老老实实当他的反对派吧。他是个善良、无害的反对派……可是，你干吗要这门亲戚呢？”

“我无能为力，要是我的祖父硬把这门亲戚塞给我的话。”

“这可是你自己去发现的哪……他的嘴巴大得吓人……”

“那就得把他的嘴堵住。”

“他的……他饿急了……他一事无成……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值一个大钱。反对派中的其他人还能捞到点钱，而这家伙却没有主顾。”

“原来是这样。这是个严重的事情……我无论如何得打探出来。明天，我也许会有更多的发言权。”

秘书进来向市长报告，外边有哪些人在等候。检察长便站起来，鞠了一躬以示告辞。

他笑嘻嘻地走在走廊上。他对于自己说话随机应变颇为

得意。这个主意不赖，让老爷们在棋盘里先呆一会儿，至少呆到把一切有关的问题全弄清楚为止。

总工程师已经在彼斯托的办公室里等候着、彼斯托发现他泰然自若，对自己的事情满有把握，而且知道会如愿地得到他要的卷宗。哼，起码得叫他多等一会儿。

他怀着快活的优越感说：

“好哇，你已经来啦，我的亲爱的，我刚才跟市长先生谈论养猪场来着。你务必同我多坐一会儿，好让我们对这事了解得更多些。”

“喔唷，我还有许多事要办呢。”

“我知道，我知道，不过这事很急。亲爱的彼得菲博士，”他朝另一个房间叫喊，“劳驾把有关养猪场的卷宗拿来。你说说，这个企业欠了胡鲁勃公司多少债？”

“具体多少我可不知道。那里有账目。”

“真的……很多吗？”

“可多啦。”

“胡鲁勃把一切都建好了吗？”

“当然。”

“设施也是他搞的吗？”

“什么设施？”

“我指的是发电设施，比如说，机器。”

“不，那是由申特卡诺伊公司负责的。”

“嗯。那个公司也是机器制造厂的代理商吗？”

“申特卡诺伊是铁商。机器也属于他的经营范围。他能搞

到比代理商要的更便宜的机器。”

彼得菲博士拿进来一大摞卷宗。办公室中央有一张大桌子，他把账本放在桌子上，又把一摞卷宗放在账本旁边。

总工程师以猜疑和畏惧的心情望着这些准备工作。

“我今天已经无能为力，哪怕在这上头只花一刻钟的时间，”总工程师说。“已经太迟了，眼看就到中午。我必须在这之前为市长准备好一份陈述书。”

彼斯托若有所思地凝视着前方。由于不想把弦绷得太紧，也就放总工程师走了，尽管他对这事的来龙去脉还摸得不够透彻。

他二话没说，把呈上来的投标和有关的卷宗都交给了总工程师，苦笑地望着总工程师把这些文件带走。

总工程师走了以后，彼斯托还平静不下来。他觉得自己也参与了一桩盗窃案。这些家伙在策划什么，想要什么，在干什么呢？嗯，只要他如实掌握内幕，形势会急转直下的。

彼得菲博士站在他面前，等候着。

“亲爱的彼得菲，”彼斯托开口了，“我对这事一直知道得很少。你一定知道得很详细，能不能把这事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检察长先生，一切听从你的吩咐。”

“我必须把一切都彻底了解，并且要快。依我看，要下一个原则性的判断，也许要花几个小时，我不能两眼漆黑就同那些老爷们对垒。这关系到事业的利益和我个人的利益，我得马上把一切都搞得一清二楚。”

“检察长先生……”

“喏，请坐。咱们开始之前，允许我问你一个问题。这问题会使你感到莫名其妙。”

“问吧。”

“你是什么地方人？”

“我？我是爱勒德伊人，是难民。”

“噢，你的妻子呢？”

“她也是那里人”。

“总之，你不是阿尔弗勒德人，在这里你没有任何亲戚？”

“很遗憾，没有。”

“那么，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你是怎样生活的呢？”

“相当困难哪；你讲得很正确，在这里，只有那些有亲戚帮助的人，才会走运。尤其是约拉特诺克的市民很瞧不起外乡人，例如，我们的房东就很明显地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外来户。不过，我们对人们从不邀请我们去参加命名日或屠宰节，早已习以为常。甚至在普通的日常生活里，就拿卸一立方米木头来说吧，人们简直没有把我们当匈牙利人，上帝才知道人们为什么把我们当作什么外国入侵者了。前不久，我们还同房东干了一仗。有人在我们背后大声骂给我们听，说我们是把别人从自己家园挤走的入侵者……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不过我们要求有一个地窖，存放过冬的土豆、萝卜和其他东西罢了；还因为我妻子买了小猪，他们就用最无耻的方式谴责我们，说什么在租房契约里没包

括这些；这是不真实的，当我租房子的时候，是提出了要养猪的条件的。其实院子里有足够空地可以养猪，按照这里的习惯，我的房东把土地租出去给自己的子女，从中得到赡养费，而且还养了许多猪，足够自己食用的。现在，至少还有可以养十六头猪的地方空着，可他们就是不肯划一块地给我们养小猪，只因为在我们搬来以后还没有养过猪。要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下去真难哪。在我们老家情况完全不一样。我们那里的农民和气得多，也讲理得多，他们把讨好老爷们的欢心，当作一件愉快的事。现在也只好入乡随乡罗……”

检察长显得很镇定。他只想知道，彼得菲博士是不是一个“没有顾虑的证人”。一个没有顾虑的证人同任何事情都没有利害关系。这个人同任何人都没有任何亲戚关系，因此，他讲的话是可以信赖的。

“养猪场是怎么办起来的？”这是检察长的第一个问题。

“当时我还没有来。我是一九二七年才到这个城市来的。那时，养猪场已经经历了它的第二个繁荣期。据我所知，它是在革命以后办起来的。那时候，这里有一个名叫德维切里的猪贩子。他有过办养猪场的想法。一九二一或者一九二二年吧，他筹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因为内部不和，他便把佃户麦克罗茨吸收进来，用一百五十万克龙的基本资金办了养猪场。可是，他们还没有正式开张，由于货币贬值，这一小笔基本资金就等于没啦，企业周转不了，德维切里也宣布破产。佃户麦克罗茨也跟着破了产，失去了租约。于是凯萨

尔不花一分钱捞到了整个养猪场。不料他也破了产，逃到美国去了。当时申特卡诺伊娶了凯萨尔的女儿，人们又在张罗恢复养猪场，还决定由市政府资助进行经营。当时已经看得很清楚，申特卡诺伊原有的商业网由于新划定边界[1]而不复存在了。他们的公司在巴尔干和土耳其曾经有过很大的买卖，由于新边境关卡的设立，买卖也就吹了；因此，他们便找其他的出路。显而易见，在这个城市里，养猪是最有利可图的。猪肉是大宗的日常食品。由于是市政府的企业，更能争取到消费者。光是这个企业就能弄到一大笔收入。而更重要的是那些农户不懂得如何出售自己的猪，因此，必须成立一个股份公司，收购剩余的猪。这样一来，申特卡诺伊的农场便可以从中捞到很大好处。他可以利用养猪场为自己找到可靠的顾客。申特卡诺伊大约有两千霍尔特土地，除此之外，还租了许多土地，当时总共大约经营着三千霍尔特土地。州府和市当局的老爷们都有自己的庄园。副州长有六百霍尔特土地，市长有八百霍尔特土地。他们三家合起来已经有足够的力量置办一个大规模的企业，而且还用不着为市场发愁。他们还希望自己能为养猪场提供所需的玉米，以保证他们的产品畅销无阻。这样他们既用不着跟猪商，也用不着跟谷物商竞争。养猪场有义务购进他们的小猪、玉米、大麦、燕麦和瓜果，总之，他们生产的一切。”

---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大片地区脱离匈牙利。约拉特诺克是虚构的城名。这里显然是指离新的匈、罗边境最近的城市德布雷森。德译本注

“这些契约都在吗？”

“当然在，就在卷宗里。”

“那么，这些契约是养猪场的第一批财产罗？”

“是的，他们就是以此取得市政当局的同意的。市政当局还投了资。这些老爷们还捞到火车站附近最好的土地——白送的十四霍尔特土地，而且是无限期的，就是说只要养猪场还在活动，还在办，这些土地就归他们使用。”

“可是养猪场已经不活动啦。”

“哪里，养猪场还在办着呢。猪圈里大概还有二十四头猪咧。”

彼斯托在思考着。事实上，他在猪场看到有几头猪，据说那是还在那里供职的几个职员私养的。

“我明白了，”彼斯托说。

“于是，市政府免费送给养猪场十四霍尔特土地，此外还以极低的地租租赁六百霍尔特土地给养猪场。当然，这些只有在养猪场还办时才有效。”

检察长点了点头。他明白了，越发紧张地在倾听。

“为此，市政府，”彼得菲博士继续说，“从中得到百分之三十三的少数股份。货币改革的时候基本资金换算成庞克，值四十万庞克。其中三分之一属于市政府，百分之五十二归申特卡诺伊家族，剩下的百分之十五属于那些小股东，主要是地主，还有一些用猪参加股份的人，每头猪折合成一股或两股。”

事情开始有点眉目了。

“就拿第一年，”彼得菲博士接着说，“一九二六年为例吧。请看一下决算！一方面拥有股本八万庞克，另一方面负债三万两千庞克。只缴入了百分之六十的资金……这种状况就这样持续下去。土地的租金是建立在鞑靼人的坟山[①]上的。那是市政府的地产，人们竟谎报租金，似乎只有上帝才知道是什么样的暴利地租。咱们再往下看吧。建筑费、商品和物资库存：纯粹是虚构的项目。相反，市政府的第一次贷款是八万庞克，储蓄银行的贷款是四万庞克。胡鲁勃的账目是二十万庞克。第一年决算是四十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三个庞克，而股东们缴付的总共才四万八千庞克。他们应该支付，也就是说，应该投资比这十倍还多的钱。”

“胡鲁勃公司的账目是多少？”彼斯托急于知道。

“第一年末是二十万庞克。”

“胡鲁勃很有钱吗？”

“过去有钱，他攀了一门好亲事。他的妻子叫吴隆费德·埃拉，是施莱辛格和吴隆费德公司的台哈柏的女儿。她是个独生女，拥有巨额财产，而且自己掌管这些财产。有人说，她的财产有几百万。不过，活动资本并不多，她自己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据说，他们已经离婚了。”

“这个胡鲁勃是犹太人吗？”

“绝对不是。恰恰相反，他是个上等人，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在国外念过书，深受德国的影响。他是一个很文雅、

①虚假的意思。

很有艺术修养的人，自己有一个图书馆，是本城独一无二的，还收集了许多现代绘画。据我所知，他本要娶另一个姑娘的，可是人家不给，只好娶一个犹太女人。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属于上层社会里的人。”

检查长在专心地听，嘴角上挂着一丝微笑。怪不得要他赶紧把建桥投标交给总工程师呢。哼，这个胡鲁勃公司。

彼得菲博士觉得，检察长是反对养猪场的，于是尽情地嘲弄起来。

“检察长先生，建筑一开始就发生雪崩了，”他接着说，“一九二六年末动的工。他们的劲头可足啦，仅三个月功夫胡鲁勃公司报的帐就高达二十万庞克。从这里可以说明一切。幸运的是，冰冻期到了，建筑不得不停下来，否则当时整个企业就破产了。”

“建筑费用什么来结算呢？”

“用票据，此外还给胡鲁勃公司安排新的订货。在这期间重新改组了整个股份公司。他们把基本资金提高到六十万庞克。那时，市政府得到一大笔贷款，从这笔贷款中拿出四十万庞克投到完完全全按美国标准办的企业里去。转眼功夫，全城的人都信以为真，开始信任这个公司。那些小农购买了大量股票。股票是在交易所成交的，还买不到呢，票价上涨了好几倍。市场上只投放了必不可少的一点股票，为的是把行情突上去。企业扩大到每年能出两栏猪，每栏六千头，因此，他们想每年生产一万二千头猪。实际上当年就出售了五千头猪，是专为供应圣诞节的。这大约值三十万庞

克。收尾工程，建造机器房，机器、水井、发电机、管子，喷水器、急救器材、医药等等的价格，共十五万庞克。另外还有单价二十五庞克的六千马约[①] 玉米，这又花去十五万庞克。总之，第二年的决算里债务就达到了第一个一百万。”

一阵焦虑猛然向检察长袭来。彼得菲博士知道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研究得那么仔细，犹如一位出庭提出公诉的检察官。他为什么要如此详尽了解这么些情况呢？往往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热衷于收集他人的情况；也正是这些人，他们无声无息地活着，使人们相信，他们连一只苍蝇也不会去伤害。也许他们没有伤害过一只苍蝇，但是，他们需要完全彻底的调查研究，借以在内心同仇恨决战。

“毫无疑问，”彼得菲博士继续他的独白，“一切都做得天衣无缝。养猪场的构造称得上一个真正的展览品，一处名胜。那些小小的猪舍，有一部分是用芦苇做顶的，根据最新理论，这种猪圈是最保暖的；其他的是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稻草做顶，叫人看了心里舒服。全都是用混凝土建造的，铺的是炉渣水泥地，虽然还没有经过彻底的考验，可也是一个匈牙利人发明的，据说是最好最便宜的材料。而且，在账目上表现出来的也是正确的。”

“构造是挺漂亮，毫无疑问，”检察长插话道。

“是有点太漂亮了，”彼得菲博士笑了起来，“当那些农户看到养猪场的构造时，气得不得了。他们说，真见鬼，

---

① 匈牙利重量单位，一马约相当一百磅。

怎么猪住水泥地，俺们住的房子是粘土地！俺们的老婆得亲手擦洗房间，这里的猪倒象伯爵那样享福？嗬，当他们看到三米高的猪圈时，他们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啦！那些猪住在里头就象专门弄来展览似的。再看看那些喷水器，就象在园艺场似的。嘿，还有电灯照明咧！不可否认，那是不可思议的，大家都认为这个建筑太过份了。”

“如果把这些东西再整顿一下，由一个新的团体把这企业接收过来的话，一切都会很有用处的。”

“不错。原来的公司养猪的头数都没有达到设备的要求，第一拨才购进五千头猪；那些爱说坏话的人都知道，连这个数目也不到。显然是让这些牲口过了两次秤的数目。现在来谈谈第二拨的情况吧。实际上还不到一千头，却报了一千头！当然，那时已经完全破产了，他们是想把砂子撒在人们的眼睛里。企业已经开始停建了。必须解雇一大批人，因为这里安置了一大批职工……”

他拿起一个新本子，很开心地往下说：

“有一名经理，一名副经理，若干办公室职员，一名总会计师，三名女秘书，一名通讯员，一名仓库管理员，两名文件保管员，五十名有专业知识的饲养员。企业每月的开支有整个市议会那么多。能生产多少肉呢？……他们本打算一年生产一百五十万公斤猪肉，可是大伙永远休想知道到底实际生产了多少……最占便宜的是那些拥有股份的农户，他们把连猪都不愿意吃的发霉玉米运到养猪场来了。只好使劲说服猪爷爷，说它们是由股份持有者饲养的，但还是白搭。而

且玉米价格还越来越贵。一马约玉米的价格竟高达三十个庞克，那些猪还是死活不肯吃。后来，弄不到玉米了。在这整个地区玉米长势不好，得从上多瑙河地区运来玉米……最糟糕的是猪仔的价格上涨。一般农户都不愿意出售猪。市场上又买不到，因为猪的需求量突然猛增，他们是出高价才买到第一拨的五千头猪的……一九二七年一月到三月间是个大繁荣期，他们以为繁荣期才开始，以后还会持续下去，就象当时显露出来的那样。”

“而且还发生过猪瘟？”检察长插嘴道。

“一点也不错，正因为如此，不得不大量宰猪，低价出售猪肉。开始时，猪肉的价格是一百一十三庞克，到圣诞节时降到八十四点八十庞克，后来甚至更低，居然降到七十四庞克。一场小小的瘟疫，竟引起一场巨大的恐惧。原则上只允许出售经过检疫的猪，由于形势所迫，控制也暂时不起作用了。”

“可是，养猪场还在农业展览会上获奖呢，”检察长说。

“人们说了申特卡诺伊许多坏话，不过，只有不追究责任我才敢重复这些话——为了这个目的，他把自己的猪借出去展览，因为能不能获奖关系到养猪场存亡的大事。这样一来，申特卡诺伊的责任就越来越大了。是的，人们都说，在发生那次小小猪瘟时，养猪场还有药品。如果兽医说二十四小时后猪瘟才会发生，他们会干脆把猪送去过磅、领款；要是兽医的预言是对的，第二天养猪场就会受到损失，不过。

那位兽医不可能事先预见到这一点。”

“这我不明白。他们这样干，只不过是把他们的一边口袋的不幸，塞进另一边口袋里去。”

“当然是这样，您尊敬的先生看得非常透彻。”

“当时董事会里都有谁？”检察长打听。

“董事长是老申特卡诺伊。董事有科勒迪茨、勃龙柯伊·弗利、麦克罗茨，还有副州长和市长先生的女婿，不过他们从来没有出席过一次董事会。”

“他们就象驼鸟一样把脑袋藏在沙堆里了吧？”

“是的……监督委员会主任是副检察长，委员有中学学监和教区牧师。不管怎么说，都是些很有威望的先生，可是，在匈牙利，监督委员会的监督权和责任只在纸上。法律虽然为它规定了最大的权限，但从来没有出现过董事大会上不罢免监督委员会的事。”

检察长沉思着说：

“隧道，一条地地道道的格勒尔曼‘隧道’①。这个企业有写一部小说的素材呢。”

“是的，是一条隧道，在空中挖的一条隧道，”彼得菲微微一笑，带有讽刺的语调说。

“咱们再深入一步看看，”检察长说，“我想尽量作点笔记。”

---

① 格勒尔曼（1879—1951），德国作家，著有《隧道》一书，描写一条联系美国同欧洲的隧道。

他们又从头开始讨论整个问题，并依次逐个研究了两年来的历史。

他们在办公室工作了整整一个上午，检察长不允许任何人进去找他。

十一点半的时候，彼斯托记起，他必须到科勒迪茨那儿去一趟，那是他昨天答应他的。计算把他弄得精疲力竭，这一天的工作到此就算结束。

现在，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已经不同于昨天了。今天，科勒迪茨无法向他夸口，说投进养猪场的基本资金是一百五十万了。

“请你说说，”洗手时，他问彼得菲博士，“市政府里为什么有这些小本子呢？”

“那是因为市政府要整理企业，企业就得向市政府提供这些小册子，我想提醒一下，靠这些小册子要完整无缺地研究这桩事是不够的，因为里头缺乏证例。比如，如果想要确认一份书面的专家鉴定书，以便进行彻底研究，就必须进养猪场的档案室去，在那里研究全部案卷和设计图，因为决算从来不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而是根据需要，就是公司的利益来决定的。一个高明的总会计师是这样汇总资料的：得出的结果正好是人们所需要的。”

“当然，当然，”彼斯托附和着说。

他得走了，他不能让那位老先生干等着。他突然感到一阵战慄。一个小时以后，他将要成为一个拥有一万五千庞克的人啦！

同时，他又想起来了，此时此刻他却身无分文，是的，连一分钱也没有。他是不想再问莉娜要钱了，问她要钱还得向她解释钱的用场。过去，他口袋里揣着多少钱，莉娜一向知道得一清二楚。从根本上说，莉娜具有惊人的现实感，非常精细，事事深谋远虑。更早以前，在他们还是年轻夫妇时，每月一号他得把自己的薪水全部交给妻子，然后，再从她那里要一些零花钱，他心甘情愿接受这种奴役。彼斯托一向很穷，做学生时，好不容易才能从母亲那里要到一点钱；他一结婚，就感到很幸福，把可爱的娇小的妻子崇奉为母亲和顶头上司。后来，经过长期的工作，多年坚持不懈的斗争和使尽一切狡猾的手段，才又重新争得一点人权，因为他的妻子太习惯于驾御自己的丈夫了。

头天晚上，彼斯托就想好了打发听差去问莉娜要五个庞克的计谋。

现在，该是他把这事付诸行动的时候了，但他又不想让听差去办这件事。他认为那是根本办不到的，因为他现在使唤的听差是新来的，莉娜不会相信他。彼斯托考虑再三，只好坐下来，写了一张条子：

"亲爱的莉娜，请给我五个庞克。来人是我新的听差。请将钱装进信封里交给他。吻你，彼斯托。"

他按铃唤听差，没有人进来。他出去找，听差不在。

噢、真见鬼，这家伙会在哪儿呢?!

听差进来之前，他又想起，五个庞克太少了。谁知道，在银行里是不是要买印花税票或者票据之类的东西；不过问

莉娜要更多的钱恐怕有困难。因为她的钱也不多呀。

想到这，他把第一张便条撕了，又重新写了一张：

“最亲爱的莉娜，我可爱的妻子，请给我二十个庞克。来人是我新的听差。他是位可靠的人，可以放心把钱交给他。吻你，你的彼斯托。”

听差匆匆走进办公室。这家伙准是在走廊跟人闲谈来着。

“您躲在哪儿啦？”彼斯托劈头便斥责道。“您到我家去一趟，把这封信交给我妻子。把二十个庞克带来给我。您得快，快，因为我马上要出去。”

听差接过信，又匆忙走出去。

莉娜会不会给钱呢？按照她的节约概念，二十个庞克是一大笔钱。莉娜可能会打折扣的。他怪自己不该对听差说，要他捎多少钱来，本应该说，尊贵的夫人给多少就拿多少……

他连这点钱也没有，真太可怕了。这不对头。一个男子汉没有钱等于没了手脚。莉娜在储蓄银行里大概存了七百庞克。改天得问她要一百庞克。

那也不够。人必须尽可能争得越来越多的权利，买房子的事在没有完全办妥之前，暂时不要让任何人知道，另外，那一万五千庞克也不能去碰，那样会使自己屈服的，这笔钱至少得几个月一动不动呆在那里。以后，他身上就老会有钱，用不着老向莉娜要，也用不着老向她说明用途。

这事当然不能交给听差去办，他要亲自向她解释，好让

她明白，她把钱提出来，关系到全家的利益。接着，他又想起一些别的事。

在听差回来之前，他一直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很焦灼地在思考着。这期间，他又想起是不是应该打个电话告诉科勒迪茨，他立刻就去；可是在他口袋里没装着钱之前，他连打电话的劲头也没有了。

让这讨厌的钱见鬼去吧！没有钱，人就不成其为人；一定得想个法子弄到钱。那个司机随时都可能闯进来，得把昨天晚上欠的车费付给他。

听差终于回来了，并交给他一封信。他把信拆开，里面有一张二十庞克的票子和一封短信。

他把那张二十庞克的票子取出来，故意让听差看见，然后示意他可以走开。

莉娜在信里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彼斯托。你竟然要去我一半的家用钱，这使我大吃一惊。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可千万要小心，我心爱的！给你爱吻，莉娜。”

彼斯托久久望着这封信出神。以前，当他看到妻子的笔迹时，往往很激动，以至因狂喜而周身颤抖。现在，他感到羞愧，沉思着凝视前方。

唉，生活就是如此而已。即使是最伟大的爱情，也会随着岁月消逝而褪色的。

他把钱塞进钱夹子里。于是，他又恢复了平静和他的男子汉气概，拿起话筒。

彼斯托给储蓄银行打电话，他想，科勒迪茨会高兴地跟他通话的。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接线员小姐说，总经理先生不在。

“什么，他不在？我是检察长柯普亚斯·伊斯特万呀。”

“检察长先生，愿意为您效劳，”对方回话，“总经理先生在办公室里只呆了一小会儿。”

“谁是他的代表？”彼斯托问

“纽斯特勒先生。”

“那您就接通他的电话吧！”

“是。”

一阵铃声。话筒里出现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我是纽斯特勒。请吩咐吧，检察长先生。”

“请问，总经理先生没有给我留话吗？”

“没有，检察长先生。”

“没有？”

“没有。”

“噢……他到哪儿去啦？”

“他没说。”

“不可能，我们已经约好了的，我现在就去银行，他答应等着我。”

“总经理先生什么也没有说呀。”

“他回来吗？”

“不回来吧。他说过不回来。”

“他说他不回来，又没有给我留话？”

“很抱歉，检察长先生。”

“唔……谢谢。”

彼斯托放下话筒。血一下子冲上他的脑袋。他觉得，这是科勒迪茨想向他显示他是谁，是凌驾于检察长之上的大人物。

怒火在他胸中燃烧。经过昨天较量之后，他以为他的地位会老是这个样子，而储蓄银行总经理也会老听从他的支配，这是世界上最理所当然的……他不希望，也没有想到过等待他的是目前这种状况。不过，要是科勒迪茨一开始就象现在这样，并且如此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彼斯托也不是好惹的。

这是什么意思？科勒迪茨对于他的过分殷勤后悔了吗？让上帝惩罚这个老诈骗犯吧。这个家伙现在竟然如此对待他。他走了，还说不回来，竟没有给他这个检察长留下任何信息。这只能意味着有意的怠慢，一种高傲的姿态，他彼斯托可不吃这一套。这老贼已经在他手心里了。他是不是以为，他已经把他收买了，可以支配他了呢？哦……好在他还没有扑在那一万五千庞克上。他还没有把这告诉莉娜，这该有多幸运！他要是进行这种投机，卷到里面去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昨天看来已经十拿九稳，例如他还向梅涅赫特和其他人许了愿呢。现在看来是吹了……他怪自己太胆大妄为了！

他在办公室里怒冲冲地踱来踱去。

"请过来一下，彼得菲，"他冲着隔壁房间叫喊。

"检察长先生，有什么事吗？"

"请查一下，储蓄银行在养猪场有多少钱？"

"这没法准确作出判断哪，"对方回答，"因为账簿里只写明储蓄银行给了养猪场多少贷款，数目不算大。第一次给了四万庞克，以后又给两万，第三次给一万。在一百五十万中，它总共只占七万哪。此外，他们操纵了支票。不过，科勒迪茨是申特卡诺伊的心腹呀，可以绝对肯定的是，储蓄银行把几十万庞克侵吞了。不过。这老家伙肯定懂得不把它放在养猪场，而是放在申特卡诺伊的地产上生利了。"

"请马上派人到地产登记处去，把申特卡诺伊的地产注册详细抄下来，要全部的。这样咱们就可以看出，养猪场建立以来，储蓄银行放在申特卡诺伊处生利的钱增加了多少。"

"照你说的办。我去一趟。我亲自去搞会快得多。"

"很好，谢谢你了。把勃龙柯伊·弗利名下的也抄下来，甚至麦克罗茨的也要……"

"好的。"

"你也考虑一下，养猪场的头头们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触犯了刑法。"

"那早罗。就在股份公司的领导觉察到他们是在假经营的时候。那是毫无遮掩的，而且公司继续搞假投资。我特别奇怪的是商业法庭竟同意公司这么干。"

"对，这正是咱们需要的东西。"

彼得菲博士完全理解检察长的意思，急忙拿起大衣和帽

子出去了。

彼斯托还在来回踱步，胸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和报复的欲望。现在，他恨不得就去惩罚科勒迪茨。

他突然拿起帽子，把大衣搭在肩上，朝大楼另一侧的总工程师办公室走去。

“总工程师先生在哪儿？”

“请问检察长先生，是哪一位总工程师？”

“比斯特里察伊总工程师。”

“他不在，检察长先生。”

“他在哪儿？”

“不知道。他穿上大衣走了。我想，他不在大楼里。”

“原来是这样……他在这里还有紧急的事要办呢。我把建桥的投标卷宗给了他，他得整理整理呀。”

“很快就整理出来啦，检察长先生，”对方回答。

“那些卷宗呢？”

“这边请。”

对方说着，打开通向另一个房间的门。里头有一个年轻人站在一张大桌子旁，正伏在彼斯托一眼便认出的那些卷宗上用心地工作。他是在制图，面前摆着一大堆摘录的笔记。

“您在干什么？”彼斯托呵斥道，“您是谁？”

那个年轻人满脸通红。

“我叫沙发尔·伊里亚斯，”他自我介绍说。

“您是工程师？”

“是的。”

“您在谁那里任职？”

年轻人不吭声。

“快说，您在谁那里任职……”彼斯托坚持要知道。

“在胡鲁勃有限股份公司。”

“您怎么能来这里看这些投标卷宗呢？”

年轻人哑口无言。

“您马上离开这里，”彼斯托下令了，“把所有的投标卷宗都留在这里。请您马上离开。”

年轻人的脸色青一阵，紫一阵，在原地慌慌张张转了两个圈，才找着大衣和帽子，然后离开房间。

“请您立刻把这些全捆起来，送到我那里去，”彼斯托命令刚才跟他说话的那个职员。

工程局的职员象神经错乱似地冲进来，一分钟以后就把该送到检察长办公室去的文件收拾好了。

他把文件放在桌子上，叫人把卷宗送过去。送卷宗的人象挨了棍子的狗，一放下文件就逃掉了。

彼斯托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他异常激动，因为他完全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全部含意。

他坐下来，点燃一根香烟。随后他又站起来，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然后又坐下来。

“真是闻所未闻，”他在自言自语，“污七八糟。该发生什么就让它发生吧！这些骗子对我会怎么想呢？”

他又很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走来走去，他想：

“我要向公众公开这件事。我倒要看看，他们能拿我怎

么样。我还没有卷进去。我什么也还没有拿。我还是清白的。”

他又想起莉娜的那封信。“……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可千万要小心，我心爱的……”莉娜是对的。人不能出卖自己。这里有一个黑帮在活动……正因为这样，这个城市才毫无起色，市民才不得不在痛苦中挣扎。

听差进来报告说，有一个司机想见检察长。

“让他进来。”

昨天晚上送彼斯托回家的那个司机进来了，手里捏着便帽，显出一副必恭必敬的样子。

“请……”

“尊敬的检察长先生，您昨天晚上命令我……”

“我知道。您昨天晚上忘了告诉我出租汽车的费用。该付多少钱？”

“尊敬的先生，那没什么。”

“没什么是什么意思？”彼斯托怒气冲冲地问。“您想贿赂我？没什么是什么意思？您怎么敢说，那没什么呢？该付多少钱？”

“一庞克二十个弗勒，”来访者战战兢兢地回答。

“您把钱找回给我吧，”彼斯托说着，从钱夹子里掏出那张二十庞克的票子，扔给司机。

司机把手伸进口袋，抓出一把钱，有钞票、银币和小钱币，当着彼斯托的面慢吞吞地点钱找还给检察长。

“这是怎么回事，一个纳税的市民居然有这种道德观

念！你们这些人都想靠诈骗过活。您想受雇于市政府吗？我不知道您是否有资格。这事得经过研究才行。如果您有要求，您就会有事做。当然市政府在委任工作的时候首先要照顾市民。不过，必须结束这种状况了。这里每一个人都在盘算，怎么去走后门，如果走不成的话，他们就给政府职员好处，甚至行贿或者施加影响。我们需要纯洁的道德，不然整个城市就要完蛋。”

“尊敬的检察长先生……”

“够了，我不想听。您的申请交上来了吗？”

“呈上去了。”

“登记的是几号？”

司机把钱袋找出来，从里面掏出一张纸条，放到检察长面前的桌子上。

检察长抄下号码后，把纸条还给司机。

“我会去替您查一查，看办到什么程度了。有人会通知您的。上帝保佑您！”

司机点点头，嘴里叽咕了几句，仓皇离开彼斯托的公办室。

他走出去时，心里在说：

“见你的鬼，你准是有不顺心的事。他们稍不如意，就找穷人撒气。”

检察长一屁股坐在椅子里，从桌子上堆得老高的卷案中，依次从最上面一件一件拿在手里。那都是些清一色的小诉讼，区别仅在于诉讼人的名字不同罢了，都是从一个模子

铸出来的。市政府把一大片与邻区交界的土地全分给小佃户，现在大部分佃户都无力缴纳租税。去年冬天，特大的严寒把沙土地里种的庄稼全冻坏了。为了减轻灾情，市政府发放了粮食，现在该还了。在这期间，谷物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政府却要求佃户按照去年的价格支付。即使收成翻一番，他们也无力支付，更何况实际上今年的收成很糟糕呢。整个克什地区是一片贫困景象。第二百七十号法令是针对那些三年来未付清税款的农户的。彼斯托出神地阅读那些卷案。什么东西促使市政府去对付这些穷苦大众呢？他对这个地区多少有点了解，两年前，为了搞扫盲运动，他曾经坐着马车走遍整个地区。那时，他是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这些事的，因为他内心里还认为自己是民众的代表，可是现在他得用检察长的眼光来看待这些问题了，而且得为市政府着想。他得找个办法来追回这一大笔拖欠的款子，这既关系到国家利益，也关系到城市的利益。

怎么办呢？农民会放出猎犬去追逐执法官的。要不要动用乡村宪兵部队？现在几乎没有这种部队，而且这种乡村宪兵部队在农民面前是软弱无力的，总不能用警察统治整个世界呀。

“阿尔弗勒德平原地区这套农舍村制是失败的，”他心里想，“本应该把农舍按组组织起来，就象他以前去视察尼利切赫约一带的教育事宜时所看到的那样，每个垦殖组都有一个小文化团体。在那里，孩子们上学方便，病人就医也方便。村的行政当局也便于接近村民。当时彼斯托向市政机关

呈了一份有关教育事宜问题的报告，报告中也涉及到社会问题，他还建议在城市的各区也推行农舍村制。现在，他才看出这对城市本身也是极有好处的。如果有人试图把那些贫困交加的家庭从他们租佃的两三霍尔特土地上迁出去，就会产生把他们塞到哪里去的问题。把他们迁到露天去吗？现在，冬天临近之际，出动宪警勒令他们迁居是很不人道的。他们从来没有为搬到城里来时所必需的牲口和车辆。要是已经按村建立了农舍村制，就能在那里把他们统统找到，通过一次行动把全体拖欠租税的农户遣送走，在原来的地方再安置别的农户。仅此一点就值得建立农舍村庄。”

他又接着阅读那一堆卷宗——里面诉说的纯粹是难以想象的贫困呵！

在那里，这些人怎样生活呢？他们白花一大笔经费和精力为农民建立学校。孩子们该怎样去上学呢？整个冬天，学校空无一人，因为孩子们没有鞋子。即使某一家人有幸有一双童鞋，也得全家的孩子轮着穿，这一次是这个孩子穿着去上学，下一次该轮到另一个孩子。许多孩子得伤风、流感、喉炎等各种各样的疾病……想教育这些人，简直是妄想！夏天，父母也不让孩子们上学，因为家里需要孩子帮忙。孩子们得去牧鹅、放猪或放牛。只要他们稍长大一点，能使唤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得帮忙家计，因为穷父母不能再孤军奋战了。

政府允许建立这些分散的农舍制度所犯的错误是多么可怕呵。分散了人力和财力，还把人们推回到原始时代。上帝

保佑，家里千万别有人生病！……到哪里去买药请医生以及接生婆呢？如果时间来得及，叫邻居的妇女来接生就算走运呢。因此，婴儿死亡率高得吓人。

他在阅读这些卷宗的时候，辽阔的平原的图景出现在他眼前。他为他的可宝贵的匈牙利人民背井离乡，颠沛流离而最后毁灭感到痛心。到底该谁去致力于社会安置工作呢？麦克罗茨们吗？这些人有过什么社会责任感呢？

没有别的办法，今天，在这个最后的时刻，必须实现新的定居法，把农户都集中起来……可是，怎么做，又通过谁去做呢？国家没有钱。

但是，现在问题也许能解决了。如果新居民负有义务在分配给他们的田产上按村建起农舍的话，就能建立起新租佃关系……如果他能向市政府论述，现行的制度不可能征收到捐税和其他租税的话，他的上述主张是可以执行的。也许会取得某些成效。当人们不再议论社会问题的时候，会起作用的。

他一笔也写不下来。该不该在卷宗上批“强制执行”呢？这有什么益处呢？谁去执行，如果人们把成百个家庭撵走了，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彼得菲博士回来了，样子很激动，满脸红光。

“都办妥了，检察长先生。”他劈头就说，“现在咱们可以弄清楚了。瞧，我把所有需要的资料都抄下来了。养猪场建立以来，登记在土地册里的申特卡诺伊的债务已经高达六十五万庞克了。银行竟然肯给价值一千二百四十霍尔特土

地那么大的一笔贷款，真不可理解。他的债务已经超过全部田产的价值。咱们只要计算一下申特卡诺伊对养猪场应该负的义务就会发现，他的财产一个子儿也不剩啦。”

正当他们俩逐个研究参与养猪场事务的主要领导人的财产状况时，比斯特里察伊总工程师回到自己的办公室，人们便立即向他报告了所发生的事情。

总工程师听完，气得脸色铁青。

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冲到市长办公室，向市长诉说检察长今天上午的所作所为。但是，现在形势起了变化。检察长已抓住他的把柄，因为那位在胡鲁勃有限股份公司任职的工程师的出现，给检察长增添了他无法抵抗的武器。

他抓起大衣和帽子，急忙跑到胡鲁勃那里去。

年轻的建筑企业家是位高个子，文质彬彬。他坐在很豪华的办公室里，正在抽烟。

他无法干活，既不能思考问题，也不能计划点什么，一筹莫展，坐在那里吸闷烟。比斯特里察伊走进来时，他连头也没有抬。

“这家伙疯了，”总工程师张口就骂，“得把这小子的脖子拧断。”

胡鲁勃不吱声。叼在嘴上的香烟耷拉着，快要掉下来了。他神情疲惫，垂头丧气，木然发愣，迷惘不知所措。他对曾经给他带来如此幸福的生活已经感到厌倦。他的妻子也是困难重重，债台高筑，只好用新的调情来消遣。胡鲁勃苦恋着妻子，却无法支配她。去年，一个年轻的银行家在本城

开业。他叫格里辛格·贝拉，是一位大企业家的儿子。他父亲的公司是全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农产品贸易行，也许是还不曾受价格暴跌冲击的唯一一家公司。他们的佃户遍及全国，租佃的土地大约有两万霍尔特，他们还能不断建立新的分公司。昨天晚上，他们家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这位年轻的格里辛格也在场，他说，他已经叫人耕了六百霍尔特土地种水稻。原来他获悉那个地区的农户搞了水利设施。生产干草。那里是富饶、平坦的地段，有建筑得很好的水闸，几乎不花成本就能用来灌溉。后来根据租佃契约的某几点，这些地产便都落入他的手中。他懂得这些地产的优越性，立刻叫人翻耕，种水稻。第一年便获得特大的成功。大米质量虽不十分好，产量却颇高。据说，大米发黄，不够透明，不适宜出售。对于这种指摘他只置之一笑。在闲谈中他还透露，他种水稻根本不是为了出售，而是留着来年春天饲养鸭子的。他说来年仅鸭子一项就能获得一百万庞克的收益，而他的计划无论如何是会成功的。

当胡鲁勃债台高筑的时候，不得不让这种人三分。养猪场把他的一切全吞食掉了。

他坐在那里，如同马略坐在迦太基①的废虚上一般。

由于这些事情的干扰，他没有做出建桥的投标计划。他已经一蹶不振，想象力也不管用了。他急需得到一项建筑定

①马略（公元前157—86），古罗马大将及政治家，与贵族派斗争失败后一度逃到非洲的迦太基（古代非洲北部奴隶制国家）一带。

单，为此目的，他必须收集别人的计划，再从中定出自己的初次喝价。就在这个时候，来了这次倒霉的选举，麦克罗茨垮台了。科勒迪茨劝慰他，比斯特里察伊也向他担保不会出事。建桥投标的条件是如此确定无疑，首先是叫人估价一项巨大的土木工程。可是，为了不要求最终会得到定单的胡鲁勃去完成，事情一开始就是这么决定的。以后人们会把过高的要求降下来。用这种方法胡鲁勃便可以用低廉的喝价把所有的竞争者全挤掉。不过，他的计划尚搞不出来，因为还缺少统计数字。现在，这个村夫野人挡住了他的去路。其实，比斯特里察伊很机灵，没有把投标从市政厅拿出来，而是派人到现场把必要的数字抄下来。

现在，他该出丑了。城里各个阶层的市民都愤恨胡鲁勃股份公司的专制，布达佩斯各有关公司对在约拉特诺克发生的事仿佛也早有所闻，因此，把自己的投标一直压到最后一天才交上来。

现在，更为明智的办法是压根儿不参加竞争。

于是，胡鲁勃痴呆呆地听着激动的总工程师在说话，嘴里吸着香烟。他看到，这里一切都完了，除了一颗子弹之外，没有别的办法啦。

俗话说，狗咬最后者。跑在最后的遭殃。他用不着为两个孩子发愁，他们都会得到很好的安置，比留在自己身边强，因为他已经没有精力去照料他们了。生活已经最后同他绝缘。

科勒迪茨冷不防闯进来，象往常一样，既欢快又活泼。

“你们好哇，孩子们。”

没有人搭腔。

“怎么啦？”他很惊讶。

他们俩都感到把事情告诉他是很痛苦的。

最后，还是比斯特里察伊自告奋勇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告诉他。科勒迪茨惊叫起来：

“见他妈的鬼了！”

他当机立断，马上拿过帽子，到市长那里去。比斯特里察伊也和他一同去了。

胡鲁勃仍然坐在那里一动不动。烟蒂已经在他那英国式的小胡子下面燃烧，他那张漂亮的、大理石般光滑的脸上的肌肉也一动不动。他那双长着长长睫毛的眼睛几乎闭上了。他坐在那里，象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像。

二十一

市长那里有个什么代表团；可是，接见不能再进行了。小个子秘书伊姆利克进去向市长报告科勒迪茨的造访。老头立即结束同那些请愿者的谈话。市长不仅放弃有关德阿克·弗仑茨轶事的叙述，而且干脆答应他们的全部要求，并同代表团成员握手告别，答应要同他们一起继续斗争，以资鼓励。

科勒迪茨激动地冲进来。他先是怪声怪气地笑着，然后突然破口大骂。

比斯特里察伊总工程师向市长报告。

市长用他那双鱼眼睛久久望着他，然后不紧不慢地说：

“是呀……他终归是对的……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我的亲爱的……公众生活的纯洁是一件最困难的任务，即使是

高尚的，不容反驳的任务……缺乏纪律，当然罗……”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棕色的提货单，问道：

“这些……这些……煤是怎么回事呀，总工程师先生？……我指的是克莱塞煤矿提供的……由巴托伊·贝尔托兰①提供的……”

比斯特里察伊恍然大悟。他这才大吃一惊。他原先没有想到这一招。这怎么可能呢？……这太了不起啦。大家都得救了。贝尔奇舅舅的煤……

他得意洋洋地把全部经过讲了一遍。

“是这样的，阁下，是这样的，可以想象得到，”他末了说，“这宝贝贝尔奇舅舅会送什么样的煤来。”

市长不耐烦地说：

“我的朋友，你干吗说他会送来呢？……”他戴上夹鼻眼镜，朝车站提货单投去审察的目光。“煤已经到啦。”

“煤，阁下……”

“已经到啦，”市长证实道。

“阁下，我对此一无所知，”总工程师回答。

“是的，在这儿，这就是。”

总工程师的举动象个学习成绩很差的学生，把威斯特发里亚和约②的日期说错了，又不相信纠正他的老师。他接过

---

① 即贝尔奇舅舅的全称。

② 1648年结束欧洲三十年战争时所缔结的和约。

那张提货单念起来。

“阁下，我可以打电话吗？”

说完，他拿起话筒，要通了管理科的电话：

“喂，您是马狄吗？……那些煤怎么样？……已经到了吗？……

“嗯，什么？……质量好极了？……那太好了……总之，是上等货，这么说，是沙柯托亚纳煤矿运来的上等煤罗。……”

话筒里响起刺耳的笑声。

“好就行了，马狄，您别让任何人去碰它，只要是上等货，一切就妥了，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是不是上等煤……别从这些上等煤中拿走任何东西，您明白了吗？……连鸟也不要让它靠近。上等煤是不允许弄脏的。”

他放下话筒，脸上闪烁着幸福的光彩，望着市长说：

“阁下，我们还从来没有这么轻而易举就逮住一只狐狸呢。”

科勒迪茨发出如雷的笑声。

“这个马狄是个很机灵的小伙子，”总工程师说，“两天以前他就对我说：‘总工程师先生，我想向您谈个事……得调查那个贝尔奇舅舅运煤来的那个煤矿……我早听说了，他这么干可不是第一遭呢……那里没有煤，只有泥炭之类的东西，那玩艺儿没法烧，光出炉渣。如果用这种东西取暖，不几天就得把炉内的积垢敲掉。总工程师先生，我可不敢用他送来的煤生火。您派我到那个矿去走一趟吧，我要亲眼证

实这个老贼送来的是什么货色。”

市长摁了摁桌子上的电铃。

“这些亲戚，太可怕啦，”他说。“这类人从来没干过好事。我非常厌恶他们。”

他们都同声笑起来。

“这类人还真不少呢。四面八方都得照顾到，因为他们谁也不许你把他们冷落了。到头来得同所有那些生活上不如意的人们一起沦为一个等级。这种人到处都是，您在吃午饭的时候，吃晚饭的时候，在剧院里，在盥洗室里都能碰到。”

市长秘书走进来。

“把检察长先生请来，”市长对听到铃声后进来的秘书说。

“是，阁下，”年轻人回答，脸上流露出市长命令他时那样的微笑。

“一个可爱的青年，”秘书走后，市长说，“每次见到他，都使我想起他的母亲……她以前是位很娇媚，又很有诱惑力的姑娘……是呀，现在这些孩子们取代我们的角色啦……他们还懂得……啊，啊……他们懂得怎么同女人说话……咳，想当年我们也曾经……总而言之，总工程师先生，如果有什么需要，我会立刻请您过来的……，啊，啊，亲爱的……就这样吧……”

总工程师立即站起来，走了。

“尽管如此，你现在还是个年轻人哪，”市长冲着科勒

迪茨说，一边揪着他的外套的一个扣子……“欸，听说今天上午你在你的美人家里度过的，没错吧？……别的时候你就抽不出时间？嘿，你真是个大忙人呵……”

科勒迪茨笑了。

“要是我不提防的话，我就会完全听任他的摆布了，”他把话题转到他现在比一切都考虑得更多的事情上来。“他手里连一张临时契约都没有……即使有……不靠储蓄银行他也休想买到房子……他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我不信他口袋里有两个庞克。他的零花钱都由他妻子给。”

“那个女人有钱吗？”

“有点。她在储蓄银行存了七百二十庞克。”

他们相对而笑，若有所思地嚼着雪茄。他们对已经决定了的事不好意思说出口，因为他们都觉得，作最后决定的时机尚未成熟。眼下检察长占有优势，因为他掌握了有关建桥投标的骗局……不过，再走一步，就可以把他将死……

“欸？”还是市长先开口。

科勒迪茨会意了。

“咱们必须站在瓦格涅尔一边。”

“那还用说。”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检察长第二天辞职，在新的选举中，过去的检察长候选人瓦格涅尔当选……瓦格涅尔是他们的人，是一位老行政人员，是个好朋友，又是个可靠的伙伴……

在他们看来，柯普亚斯·伊斯特万的官场生涯已经完

结。凡是这两个心毒手狠的老骗子决定了的事，是一定会发生的。

秘书伊姆利克进来报告说，检察长到了。

“请，”市长点头示意。

过不了一会儿，柯普亚斯进来了。

“你好哇，你好哇……请坐……”市长向他打招呼。

彼斯托迟疑片刻才坐下。他的情绪异常激动，而且对于一切情况都已加以考虑过了。

“噢，”市长开始说，“噢，我的朋友……这个比斯特里察伊是个蠢汉……你对他还不太了解，如果你跟他稍稍打过交道，你就会发现……作为工程师，是的，还说得过去……要不然简直太不负责任……我一点也不明白，他想干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这家伙整天在这里干些什么呢？……”

彼斯托心里十分清楚，这两个人不仅得到报告，而且还参与了此事，然而，他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得向他们详细说明……于是他就讲开了，当他听到自己的话音时，对这种事更反感了……他认为把这些事情再重复一遍完全是多余的……

“早在一个月以前，胡鲁勃就对我说，他不参加铁桥的投标。他在同市政府交往中损失得够多了，”市长转过身对科勒迪茨说。“这个比斯特里察伊纯粹是疯了。我会教训他的……他为什么要干这种蠢事呢？我倒有兴趣对他违反纪律的事进行审查和裁判。”

"过于热心了，"科勒迪茨说。

"可是阁下，"彼斯托又说话了。"胡鲁勃公司的一个职员还到这里抄录投标的统计数字。"

"你相信这种蠢事吗？"市长问，"你对有些事情该习惯了，亲爱的。同这种人共事……行了，别倒了咱们的胃口。你接到参加星期天晚宴的邀请了吗？"

"去哪里，阁下？"检察长感到很奇怪。

"去勃龙柯伊家。"

"没有接到。"

"哎呀，瞧这些人办的事。星期天晚上他们那里举行告别宴会，几乎邀请了半个城市的人……他们所以到现在还没有给你送去请帖，准是他们想先亲自登门拜访，然后才提出邀请……"

"是的，是的，"科勒迪茨证实道，"弗利告诉我，他们打算去拜访彼斯托和他的太太……另外，亲爱的彼斯托，我非常抱歉，今天没能在办公室等你，因为我不能不去参加有关一批数目很大的英国贷款的谈判……你到银行去了吗？"

"没有，我只打了电话。"

"那时我已经不在办公室了吗？"

"不在了。"

"这样吧，最好让你妻子去看看房子。总得看看正在运转的工厂嘛。"

说完，他又瓮声瓮气地笑了起来。

二十二

彼斯托象在梦中痴痴迷迷地度过以后的两天。他始终摸不透市长和他周围的那群人。他早觉察出老家伙已经作出同他绝交的决定，只不过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罢了。现在他见到的只是幽灵而已。

他回家吃午饭时，把被邀请去参加勃龙柯伊家的星期天晚宴的事告诉莉娜。

莉娜得知勃龙柯伊夫妇要来访时，脸上掠过一层阴影。毫无疑问，这是初访，这就是说，他们星期天中午就要来……怎么办呢？住宅既无法扩大，也无法美化。哎，既然要来，就让他们来吧。

星期六中午，贝尔奇舅舅到了。他同往常一样咋咋呼呼，不过看得出来，这次演的是喜剧。

他告诉彼斯托，他已经送出两车皮煤样品。在彼斯托没有把经济参事曹莫唤来之前，他是一刻也安静不下来的。曹莫对煤的质量表示了有利的态度，也就是说可以接着把煤源源不断地运来。

于是，贝尔奇舅舅的劲头又上来了。

“喂，彼斯托，”他用咄咄逼人的语调说，“你干吗一谈起这桩买卖就那么酸不溜丢的呢？……你看见啦，连他们也很满意。他们得到没有比这更好的煤了……得时刻关心这桩买卖，切忌优柔寡断，要有一股热情劲，要有理想。日日夜夜都得把心思放在这上头。做这种买卖是没有星期天的，不分是不是办公时间，也不分买卖大小，只有一个：这桩买卖……嗯，我要用我心中燃烧着的火来取暖，把各处的暖气都烧起来。我的心就是煤矿，里头有给办公室，包括走廊在内的供暖的燃料……我要暖遍凡是有人生活的地方，连菜场女小贩常去的大市场在内。”

“不过你从来没有这么多的煤，贝尔奇舅舅。”

“这是谁说的？地心里有的是足够的火力。要是煤用尽了，咱们就一直下到地心里去。”

“火山可就要爆发哟。”

“爆就让它爆吧，我的孩子。就象电线能导电那样，可以用管子把热水导出来。热水会流遍整个地球。人们将用热水给所有的住宅供暖，给所有的工矿企业提供热能。地心里已经标明的热水人类是用不完的。有用之不竭的温泉供咱们支配。”

彼斯托想了一会儿，发现老头的想法是正确的。从被埋葬的森林的废墟残存下来的这一丁点煤，同埋藏在地心里的热能是根本无法比拟的……人类还要很久才懂得储存太阳能，一直到那时候，深藏在地底下的热能还可以供人类使用……地心是一个巨大的热水盆，埋藏在地壳下面同一个深度。正是这种可能性使他头昏眼花。其实，费不了什么事，只要建造管道就行了……

就在这时候，柯蒂姨妈开门进来了。她很少呆在家里，老出去串门。刚看完这一家，又匆匆赶去看那一家，所有亲戚和熟人家都去过了，凡是跟柯普亚斯家族沾亲带故的，她都一一登门拜访了一轮。有时，她甚至连着两天不回家，因为那些亲朋戚友总留她吃午饭、接着是晚饭，甚至过夜。

“噢，贝尔奇，”她一踏进门槛就喊了起来。

贝尔奇惊讶地望着这个一度是他的未婚妻的人。

“咦，这稻草人是谁呀？”贝尔奇舅舅高声问道。

“噢，我亲爱的贝尔奇，你不认识我啦？我是柯蒂呀。”

“你还活着？活着干吗？”

“我的上帝，你一点也没变，这怎么可能呢？”

贝尔奇舅舅站起身子，轻轻拍拍柯蒂姨妈的脸颊。

“彼斯托，你看见了吧，”他说，“她今天这副样子，早在两百年前就使人讨厌了。喏，吻我吧。”

柯蒂姨妈尽情地吻他。

“连你身上的那股味也和从前一样，”贝尔奇舅舅说。“是薄荷味……你究竟住在哪儿？”

“现在就住在我这位亲爱的外甥家里。他有一个娇小的，金子般的妻子。”

“等着，她很快会把你撵走的，她可是个精明的女人。”

“那些捷克佬说我是匈牙利人，把我从里马松波特撵出来啦。”

“这么说来，他们也认识你罗……欸，我亲爱的彼斯托，你有巴淋卡[1]吗？我想把这个柯蒂身上的那股味冲掉。”

彼斯托边找喝的，边竖着耳朵听两位老人兴致勃勃地谈论亲戚的事情。他们这支大家族从前日子过得多么美好，后来衰败了，他听到这些时，不由心里一阵悲伤。

当贝尔奇舅舅终于意识到，只要他在这里，莉娜就不想进来时，便决定离去。走之前，他把彼斯托叫过去。

“我的孩子，我跟你说一句话。”

“说吧，贝尔奇舅舅。”

“给我二十个庞克。”

“我身上连一个弗勒也没有，舅舅。”

“我的处境很狼狈。为了这些煤样品，我把老本都垫上了。我差点儿付不起铁路运费。他们不肯先运货后付账……唔，没关系……这个柯蒂到你们这里打什么主意？你们可得防着她点，她可是个多嘴多舌的女人！……我已经对你说过不止一百遍了，别把所有的亲戚都招来。对亲戚得留点神。”

彼斯托沉思着。在这个问题上，贝尔奇舅舅是对的。但

① 匈牙利著名的烈性酒。

是，能对柯蒂姨妈说，她应该离开这儿吗？……究竟有没有法子摆脱一个不愿意走开的人？

“彼斯托，我的孩子，”贝尔奇舅舅又重复道。“即使你没有钱，也得给我二十个庞克。你不能一个子儿不给就打发我走。你会得到两万庞克佣金，市政府很快会付钱的。”

彼斯托紧锁眉头。在他的一生中，从来没有过收取佣金这样的事。这个词本身就已经把他燃烧起来了。他全身颤抖，心想，仅这个词就能毁掉他的前程……

“我的孩子，你在愣着干什么？”贝尔奇发现彼斯托陷入沉思，便问。“那是问心无愧的钱，应得的钱。佣金理应属于那些找来订货的人……连傻子都会采矿；不需要别的，只要地底下有煤，有人懂得去开采就行……可是出售，……那可是一门艺术。市场上的煤供过于求，谁能把大粪变成金子，就理应得到奖励……因此，首先得付佣金。互相帮助嘛，尤其是亲戚。”

彼斯托站起来，神经质地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

“咱们别假装正经了，”贝尔奇舅舅嚼着雪茄，继续往下说。“我为什么提出第一次就给你两万庞克呢？……因为你是我的亲戚……你为什么把第一批订单交给我呢？因为我是你的亲戚。”

“不是那样的，”彼斯托无精打彩地说，“我当文化参事那个时候，因为煤的事伤透了脑筋。所有的煤商都是骗子。”

“这不假。”

“问题就出在佣金上。我认为我的责任是尽力去弄到好煤……在这个世界上我还没有象信任我母亲的兄弟那样信任

过任何人。你会运来好煤，贝尔奇舅舅，这我知道……关于佣金嘛……是的，我准备拿佣金，因为那是我应得的……不过，我拿我那一份，并不是为自己，而是要把这钱用在为了咱们大家利益的一项大计划上……我也要用它来建立一个家族股份公司……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想用它来创造这样一种可能，让咱们家族里有工作能力的每一个人都有工作，得到收入。我要把公司建成一支为咱们大家效劳的军队……”

贝尔奇舅舅惊异地听着。

“比如说，你想安排谁呢？”

彼斯托不作声……他认为过早暴露自己的打算是不适宜的，因为这项计划尚未成熟。

“我想把塔柯尼·安德拉什舅舅安排在养猪场当饲养师，”彼斯托说。

“这么说……是安德拉什，”贝尔奇重复道。

“是他，”彼斯托证实道。

“我了解他。他是个喜欢东跑西奔的家伙。有一次，他跟现在你们城里的头号人物科勒迪茨开了一个很妙的玩笑……那时，科勒迪茨还是个小人物，谷物推销员。安德拉什叫他骑在马背上，这玩笑开得太大啦……他的主意不坏，叫这吹起来的小子，高利贷国王，从马背上灵巧地跳下来……”

“我要谈的正是这个。我要把廉洁奉公、光明正大的人，即使是我自己的亲骨肉，安排在通过强力才能占有的职位上……我相信我自己，也相信我的亲戚……”

“我并不忌妒安德拉什的幸运，不过，我想同你说个

事。你不能让市政府购买我的矿吗？如果市政府有了自己的矿，事情就好办多啦……煤是第一流的，同沙柯托亚纳煤矿的煤一样好……这两个地方的煤谁都区别不出来……只不过我的营业资本少了些……我可以把煤矿贱价转让给市政府，那怕不要钱我也干，只要任命我当个有固定薪水的矿场经理就行了。”

“这事咱们以后再谈吧，”彼斯托回答。“重要的是，咱们先处理头一笔纯洁的生意……只要煤的质量合格，我们就会把煤矿连同你贝尔奇舅舅一起接收过来……重要的是我相信你。”

“你尽可以相信我。我宁可叫大礼拜堂塌了，也不能叫你对我失望……你难道连十个庞克也没有吗？”

彼斯托伸手进口袋里，把向莉娜要的那二十个庞克，分出十个给了贝尔奇舅舅。

“你知道吗，彼斯托，我的孩子，固定收入也是不值钱的。谁要是没有副业收入，那就完蛋啦，因为他得靠老婆恩赐过活。”

说完，他站起来，想要走出去。正好莉娜走进来，用很不友好的目光扫了他一眼。

“我刚才对你丈夫说，我只相信你……喂，莉娜，别把这个柯蒂留在你们家里。”

“她也是这么说你贝尔奇舅舅来着，”莉娜把他顶了回去。

“喏，你瞧，”贝尔奇舅舅发怒了，“她的鼻子伸到哪里，那里就发臭。你听我说，我的孩子，是应该爱亲戚的，

不过得留点神。只应该爱那些用得着的亲戚。”

“这话我早听你讲过啦，贝尔奇舅舅。你倒还没有告诉我，咱们之间能有什么互相用得着的。”

“这将来会证实的……眼下我高兴的是，我能给你们带来第一拨的百分之二十。”

“什么？”莉娜吃惊不小。“什么百分之二十？”

“贝尔奇舅舅在开玩笑，”彼斯托赶紧插嘴。

“我在开玩笑，亲爱的，我在开玩笑，”贝尔奇舅舅笑了，使劲吻了吻她的手，然后走了出去。

“他刚才说什么？”剩下他们俩时，莉娜问道。

“你信他这个大炮……，”彼斯托在堵漏洞。“他要同我合伙做生意，好象我已经同意了似的……”

“彼斯托，”莉娜严肃地说，“答应我，你不背着我干什么事。”

彼斯托把莉娜拉到怀里，亲吻了一阵。

“咱们怎么接待勃龙柯伊夫妇的来访呢？”

“哎，最好是咱们不去参加……”

“是的，可惜咱们得去呀……市长本人用诚挚的口气向我说明，咱们非去不可，因为邀请了全城有名望的人，咱们也得露面哪……”

莉娜疲惫地坐下，颇象一个忙碌了一整天的家庭主妇；这些家庭主妇只要一坐下来，骨架子就要垮……

“彼斯托，不知怎么搞的，我害怕，我对现在这种生活害怕极啦……咱们斗不过这个世界的……”

二十三

州长夫人拥抱玛克托连娜，很亲切地拍拍她的背。

“你尽可以满意啦，我亲爱的玛克托连娜，今天的晚宴很成功。”

“我很幸福，西蒂姑妈。”

就在这一瞬间，彼斯托朝那儿望了一眼，他的目光正好跟玛克托连娜相遇。他手里的酒杯开始颤抖，香槟酒洒在硬领衬衫上。

莉娜偶然朝这边一望，把一切全看在眼里。她发现彼斯托把衬衫弄脏了，不由得大吃一惊。

玛克托连娜被彼斯托的目光弄得心慌意乱，转身跟着州长夫人朝大厅走去。

天气很好。花园里点着一盏巨大的弧光灯。秋日的夜晚

既明亮又暖和，令人心旷神怡。

就在这个时候，彼得菲博士走进来，把彼斯托拉过一边去。

“检察长先生，激动人心的事……，”他开始说，“不过得小心谨慎，只好悄悄谈……刚才会计说，来了一位政府委员，今晚要连夜检查养猪场的卷宗。看来，有人控告勃龙柯伊了，显然是麦克罗茨干的，他没有出席今天的晚宴。部长对这事很谨慎，要马上进行调查……请你留意，市长肯定会叫你的……”

彼斯托坚定地凝视着前方。这是一个好消息。那么，他们都捏在他手心里啦……

为了不引人注目，彼得菲一脸笑容，迅速从彼斯托身边消失了。

彼斯托站在那里胡思乱想了片刻，倾听自己心房的跳动。

“一部完整的罪恶小说，”他在心里说，脸上露出胜利者的表情。

“哎唷，我的上帝，”莉娜向他走来，“你看上去很幸福呀。”

“你不幸福吗？”他回敬了一句，“为什么不幸福呢？”

“那你很幸福罗？为什么？”莉娜问。

有几位夫人出现在镶着玻璃的露台上。

“今天那些跳舞的都跳疯啦，”一位法官太太冲着彼斯

托说。

“连午夜双人舞也是出自良家的，尊敬的夫人，”彼斯托说，“我跳过双人舞，足足跳了两个钟头。”

“什么时候？”

“在战争期间。”

“是的，是的……您说得对，”一位富商的妻子笑着说，“您说说，今年的经济发展形势如何呀？”

“如果有谁从月球上朝下看我们，他看到的将是一副美丽的画面，”彼斯托避而不谈。

“当然，每一个人的脚底下都在燃烧。”

贵妇们笑着走了。莉娜一脸忧郁，一声不响听她们说话。这几个女人她一个也不认识。

“我刚才问你，为什么你不幸福？”彼斯托又重提他的问话。

“我却要问你，你的幸福从何而来？”

“你好哇，尊敬的先生，一切都很出色，我谢谢……”彼斯托向地区学监高声打招呼，然后又转向莉娜：

“幸福由此而来，我的小宝贝。”

“因为我的丈夫象极乐鸟似的炫耀自己，我就该幸福啦？……你站在最显眼的地方，还把自己的衬衫弄湿了。”

“嘘……”

“你起码也得注意点，别把它浇湿了。”

“反正也不能再穿第二次了。”

“当然不能，如果你不爱惜的话。”

“燕尾服衬衫没有人穿第二次的。”

“如果配上一般外套，还是挺好的。”

市长秘书急匆匆走出来，他在到处寻找彼斯托。看见彼斯托时，便抓着他的手臂说：

“检察长先生，市长先生有请。”

“我说话就去，伊姆利克，我说话就去。”

“市长先生在对过牌室里。吻您的手，夫人。”

彼斯托没有动窝，因为正巧贝尔奇舅舅来了，他不愿意让莉娜单独跟舅舅在一起。

“孩子，我同你说一句话，”贝尔奇舅舅说。

莉娜尖刻地回答：

“还是收起你那个‘一句话’吧。”

“你真滑稽……我不是问你要钱……这里不需要付钱，顶多是给那个仆人。”

莉娜拿出小钱夹子，在里面找钱。

“别出洋相了，”彼斯托说。

贝尔奇舅舅笑了，象是听到一个很好玩的玩笑，接过钱一看，非常吃惊地问：

“四十个弗勒？”

“给那个仆人是足够啦，”莉娜说，“他在这里偷够啦。”

贝尔奇舅舅张口结舌站在那里。他把零钱塞进口袋，接着便难过地走开了。

彼斯托过了好一会才清醒过来，说：

“你给我舅舅四十个弗勒，这可是耻辱。”

“你没瞧见，连这点钱他也不还哪。”

“我拿什么给那个仆人呢？……我穿着礼服站在这里，象个威尔士的王子，口袋里却一个子儿也没有。”

他正要走去找市长，勃龙柯伊同他的岳父老申特卡诺伊和科勒迪茨朝露台走来了。

“噢，这一对情人，”科勒迪茨搭讪着说，“在这里可找到一个接吻的地方啦。”

彼斯托感到科勒迪茨的话带有某种侮辱的味道，不由得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同时突然想起：“Zsé. vé. ……我把你装进口袋里，你们就装在我的口袋里啦……今天跟上回的第一次晚宴可完全不一样罗……”

“喏，我的小侄女，你喜欢这幢房子吗？”申特卡诺伊问道。

莉娜满脸绯红。

“对我们来说，它太高，太宽，太大了，”她简单地回答。

“是呀，孩子们过于铺张了，”老铁器商也以同样简单而自信的口吻说。

他们都会意了。他们俩都是远离这个花花世界的人。莉娜怜悯起这个老头来了，心想他一定很痛苦，在这个困难的世界里，他一生的辛劳和全部成就已被付诸东流。

“老弟，我同你说一句话，”科勒迪茨这才冲着检察长说。莉娜做了一个象被蜜蜂螫了一下的动作。她感到全身一

阵痉挛。在她恢复知觉以前，得先镇定一下，原来科勒迪茨也和贝尔奇舅舅一模一样，同彼斯托说话时也是使用这个套语，真可笑。科勒迪茨究竟要彼斯托干什么呢？

“你妻子并不十分喜欢，”科勒迪茨说。

“喜欢。”

科勒迪茨在思索。

“如果你方便的话，我们现在就可以马上签约，”他说。

彼斯托的眼睛闪了一下，可是接着又马上闭上，以免被人发现。那么，能签约罗……肯定有个原因……看来，彼得菲讲的是真事……查账的委员已经在这里了……

“不过我现在得马上到市长先生那里去，”彼斯托拒绝了，“他派人来叫我，我得赶快去。”

“甭去了，是他要我来找你的。他说，还是咱们俩先把事情谈妥了，再一起去找他。”

“是吗？……好吧。”

他们在大画廊最靠外的角落里不声不响地坐下。他们头上伫立着许多画像。

“政府委员今天晚上就回去吗？”彼斯托在探询。

科勒迪茨小心地望着他，问：

“政府委员？”

“这么说来，今天夜里就要查账罗？”彼斯托用嘶哑的嗓子问。因为消息是不是可靠，他没有把握。

科勒迪茨考虑了片刻后笑了起来：

“啊，不错，政府委员，当然……”

他们沉默了许久。彼斯托点燃一根香烟。他们面前的小桌子上有一个装满英国香烟的匣子。彼斯托取出一根，用手指捏了捏，一声不吭望着科勒迪茨。他不想先开口，而是等待着，看对方会说什么。

科勒迪茨还是嚼着他的雪茄。他搞不清楚，彼斯托是从谁那里听来的消息。市长曾对他说，检察长不知道这事。他到底知道多少呢？

“呵，我的上帝，”他轻描淡写地说，“这事只要一刻钟就办妥了。”

彼斯托沉默了片刻后警告道：

“单据搞得很糟，所有收据和支票上都注明，财物都用于什么目的，是用在建别墅，还是养猪场……”

“噢，噢。这些单据在什么地方？”

过了许久后，科勒迪茨又问：

“现在这些单据都在什么地方呢？”

彼斯托避而不答：

“账簿倒造得很巧妙。上面没有注明，各笔款项具体用在哪个管理处的建筑物上……”

“你想说明什么呢？”

彼斯托弹掉香烟上的烟灰。

“我没有向你介绍我的弟弟吧，科勒迪茨表姐夫？”

“不记得了，我相信还没有。”

“他是个很出色的年轻人……他当过布达佩斯银行的高

级助理人员……"

"我还以为他是搞博物馆专业的呢。我是听人这么说的。"

"那是我另一个弟弟。他是民族博物馆考古部的主任……我想安排他当市博物馆的头头。"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是副州长安德拉什告诉我的。"

"副州长向我推荐这幢房子的时候，承蒙他的好意，答应任命我弟弟梅涅赫特当博物馆馆长……，也就是说，可以提出对他的任命……"

"这是个很有益的想法。"

彼斯托定定地望着科勒迪茨。

"唔，我想……推荐梅涅赫特到博物馆，阿勒贝尔到银行……"

"阿勒贝尔，"科勒迪茨重复道。"阿勒贝尔……贝尔奇……，噢，贝尔奇，是你的弟弟，他的煤……他要把煤卖给市政府……"

"不，那是我舅舅。他在波尔苏特州的克莱塞有一座小煤矿，那里煤的质量同沙柯托亚纳的一样……优质煤……可惜他没有营业资本，因此，我想与其向他购煤，不如把矿买过来。由市政府来经营会经济得多……"

"如果他……，噢，你的舅舅……，噢，如果他，比如说，愿意接受，留下来当矿场经理……"

彼斯托被迷惑住了，眼睛里闪烁着喜悦的光芒……不一

会他又产生怀疑，莫非科勒迪茨在挖苦他，或者比这更糟糕，贝尔奇舅舅自己已经把这件事张扬出去了……

“这是以后要进一步商量的事罗。不过，看来这么安排最好，”他说，实际上是作茧自缚。

关键是这帮人今天需要他……他还可以提出一些要求。安德拉什舅舅到养猪场当饲养师，拉约什舅舅的儿子艾勒梅尔到音乐学院……阿蒂勒卡当教员……好在他没有说出来。为此将来还会有机会的，只要其他的办成了……他已经为一件事，为提出阿勒贝尔的事感到后悔……阿勒贝尔做事不够认真……遗憾的是，他已经说出去了，本该只提梅涅赫特一个人就够了……先得办妥一件……看来，科勒迪茨已经知道贝尔奇舅舅的煤的事了……，哼，甚至连梅涅赫特……科勒迪茨准是为这事来的……也许本来可以办成的，可是自己操之过急了。

这不是诈骗。他向本城推荐的是第一流的人材……即使梅涅赫特不是他的弟弟，也会被任命的。没有任何人能同他竞争。他是适当的人选。他是专家，名声又好。阿勒贝尔是另一回事，他本不该提他……

莉娜由申特卡诺伊陪着回来了。她不说话，只是冲他们抿嘴一笑，便走进另一个房间，因为她发现那里头有个熟人。申特卡诺伊却朝他们走来，在他们身边坐下。

“对不起，”科勒迪茨说，“你们在这里呆一会儿，我到老头那儿去一趟，说话就回来。”

“他报告去啦，”彼斯托心里说，口中感到有一股苦涩

味。

“老弟，”申特卡诺伊开口了，“怎么才能逃出这个困境呢？我指的是养猪场……”

“是的，是的，我明白，”彼斯托不太礼貌地回答。

“欧，怎么个逃法？……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我还不知道……一百五十万欠款……这在今天看来是很多的……，当时一霍尔特土地的价格是两、三百庞克。一九二八到一九二九年负债的时候，一霍尔特土地的价格是按一千庞克算的……这只能靠援助罗，如果外面来点……”

“原来是这样。”

“幸运的是，市政府肯定需要养猪场……如果我们把它合理地组织起来，会成为全城公民的福音。连那些原来的股东也不必损失全部款子。”

“这全部怎么讲？”申特卡诺伊问道。他对检察长第一句话的喜悦消失了，惊恐地重复道，“你是怎么理解的：不必损失全部？”

“得损失一些，这是肯定的……凡是次的买卖，原来的主人总得受损失的。”

“这可不是次买卖，”申特卡诺伊暴怒了，“那是危机时刻……”

“正因为如此，才必须摆脱这个恶果，”彼斯托斩钉截铁地说。

申特卡诺伊老头脸孔上布满小血管，象农民脸上常见到

的那样，棕色和紫色毛血管在他鼻头上织成一张网。他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他的脑袋上来。从来还没有人敢对他讲这种话，哪怕拐弯抹角地讲也不敢，而现在这个新上任的检察长却说，他应该作有所损失的准备……其实，他自己也知道，可总想欺骗自己，因为他害怕这会损害他的健康，现在，这家伙却明目张胆地说，他必须承担危机时刻的恶果……这个傻子，同这号人没话可谈。

另一方面，他又想，这样也好，至少能知道自己没有勇气去计算的那个亏损的数目。

他干脆把话挑明了：

“依你看，我的损失有多大？”

“相当大……损失很大，不过不是全部……情况是这样，对能拯救出来的每一个庞克都得感到高兴……”

申特卡诺伊坐在那里，目瞪口呆。他本想说些什么，可是一句话也挤不出来。他咽了一口吐沫，这才说出话来：

“有一次我累极了……我在追赶猎物，跟同伴走失了，……整整走了六公里。经过一座小森林时，那里站着一个看守森林的老头……我问他看见那些老爷没有……我们在那里聊了一会儿……当时那老头儿就象我现在的年纪……他问：‘怎么，会出现什么事吗？老爷！俺们选举吗？’”

他开心地笑起来。彼斯托惊讶不已，这老头怎么能在眨眼功夫摆脱一切痛苦，突然拿出烟斗，满满装了一斗烟，讲起逸事来呢。

“我马上意识到，他想起选举国王的事来了…… ‘人们

干了些多无聊的事’，他说……他指的是战争，因为他叹了口气后又接着说：‘那时俺们有过多少国家哟，而且又是多么美丽的国家哟……当时要是俺们接受忠告的话，今天俺们本来还会有一切的……’”

“嗯，你瞧，”彼斯托插话说，“那个老农多么有智慧呀……要是俺们接受忠告的话……眼下这里的情形也是如此……可惜，人是从来不够明理的，也不从别人的损失中吸取教训……你明白吗？”

“什么？”

“做人要接受忠告。连你们……我这就向你解释……”

“我不需要人解释，”老申特卡诺伊咆哮起来，“我也不要去明白……你们年轻人的责任是从我们肩上接过重担……我一生都在工作和建设，现在我就要失去我工作了一生的成果了。我生活的乐趣在哪里？……我就该得到这种命运吗？”

“可不是嘛。”

“我不是王族！我的财产不是继承下来的，是我自己挣来的。对于这些财产，我享有充分的权利。”

“我也正在竭尽全力保护你，不至于使你丧失全部财产，”彼斯托试图安慰他。

“全部？”老头挑衅似地问，“全部，……全是蠢话……为什么是全部？……半点都不能损失……半点也不能损失，我亲爱的！……半点也不能损失……我是这么理解……”

玛克托连娜从另一个房间看见她父亲在激动，便匆匆走

过来。

“爸爸，你不需要什么吗？”她边问，边把手搁在她父亲的肩头上。

“什么也不需要，谢谢。”

彼斯托垂下眼皮，不去看玛克托连娜的脸。他在端详她的皮鞋，她那在薄薄的丝绸遮掩下的膝盖，以及她如何依偎在身材魁梧的老人身上的动作。彼斯托慢慢把目光往上移，移过她的大腿、腰身、胸脯、裸露的手臂、秀长的脖子，直到她的头发……随着目光的往上移动，他的血液也在往上升，象温度计的水银柱遇热往上升那样……

玛克托连娜用哀求的目光俯视着彼斯托，请他不要折磨她可怜的父亲。他们的目光碰在一起了，玛克托连娜陷入慌乱之中。她吃惊地避开了，好象有人用强力抚摸她似的。她那温柔的嘴唇微微张开着，可以看出，就在那一刹那间她失去了自控的力量。

彼斯托却象处于昏迷状态之中，他仿佛觉得脚底下的土地在往下沉，往深处沉；他的眼睛象发高烧时那样燃烧。他几乎没有注意老先生已经走了。

“您不愿意稍呆片刻吗，太太？”他以一种屈服的口吻问道。玛克托连娜离开正在小声抱怨的父亲，带着略怀恶意的好奇，在彼斯托对面的座位上坐下。

“很愿意，”她说，“咱们终于又见面了，我感到很高兴。”

“我感到很幸福。”

“噢，我可一点也不知道，原来咱们还是亲戚呢。”

“我……我早知道了……”

“早知道啦？”玛克托连娜反问。

“早就……”他神秘地凝视着前方，嘴角上挂着微笑。他冷不防以醉汉似的大胆抬起脑袋……“一次舞会……在一次舞会上，您穿着绿衣裳……”

“绿衣裳？”

“是的，是绿色的，鲜艳的草绿色……您那时很苗条，闪闪发光，您周身闪烁着春天的绿色光芒。”

玛克托连娜笑了。

“是的，我有过一件绿衣裳，”她沉思地说。

“是的，就在那次舞会上。”

“咱们跳舞了吗？”

“没有……那时，我已经不跳舞了……”

“为什么不跳呢？”

“因为要信守誓言……您知道，我在前线呆了四年……有两年是在战俘营里……然后，我回到家……那时，混乱刚平静下来……我想立下一个伟大的誓言……人在受苦的时候会变得浪漫起来，又变成一个孩子……开头我还想留胡子，一直留到……后来我发现，这并不时髦。”

“在您的浪漫史中也有这许多理智吗？”

“是的……我既浪漫，又很理智。我担心胡子拉碴的会损害前程，因此，我只发誓不跳……”

“那您怎么会到舞会去呢？”

"因公去的……那时，人们选我当文化参事，舞会是为筹集教育经费举办的……"

"我记起来了，"玛克托连娜说，"那时我很年轻就结婚了。"

彼斯托打了个寒颤，随后微微一笑。

"那时，我也还不是一个上年纪的已婚男子呀，"彼斯托说。

"是的，我想起来了，我现在只要稍稍一回忆，也能想起您来的。大家都说，您在俘虏营学会了九种语言。"

"可惜打那以后，我却忘了十种语言。"

这时候，莉娜由老申特卡诺伊陪着进来了。从远处就能看出，老申特卡诺伊正在买主面前夸房子呢。

"房子建筑得非常紧凑，"申特卡诺伊说。

玛克托连娜看见他们进来，便站起身，挽着莉娜的手臂。她欠身对莉娜说：

"得知是你们买这幢房子，我非常高兴。"

"哦，这还没有定下来呢，"莉娜婉言拒绝了。

"可是……"

"我们怎么能有这种条件……噢，……我父亲很不幸，我们又不愿意不花钱就把他的房子接过来……他那幢房子的阳台是有顶的，房间暗了点……不过住着倒挺舒适……可是眼前的这幢房子象是一场梦……，而且不是我的梦……我怎么能生活在别人的梦里呢？……"

彼斯托惊讶地听着妻子的话语；她现在的声音象音乐，

她表达出来的思想，又象一首抒情诗。

“可不能让这种想法……”玛克托连娜说。言如其人，她非要把话合乎规律地说完不可，“……折磨自己。人们说：这就是生活，而人们还相信，生活就该如此。不是吗？”

由于莉娜显然无意去理解她说的，玛克托连娜便用她那双冷冷的灰色眼睛去瞟彼斯托。彼斯托感到一阵战慄，说：

“是的，是那样的。”

现在，他又把视线从她们身上移开去，心中只觉得玛克托连娜的存在；看见这两个女人手挽手站在一起，他感到有一种性欲反常的快感，心中升起一股荒淫、放肆的肉欲感。他半闭着眼睛，又看到丝绸衣裳盖着的玛克托连娜的膝盖；这时候，葡萄酒和香槟酒都在他身上起作用了……

玛克托连娜又用眼睛去瞟彼斯托。她的目光停留在这个男人身上时，以探索而又充满忧惧的心情端详着他，从他的脸上看到肉欲在他心中燃烧。于是，她便用陌生而畏怯的目光望着他。

莉娜却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她垂下眼睛，被自己的感情所占据了。

科勒迪茨来了，象往常一样咋咋呼呼地进来。

“一切都办妥了，我亲爱的彼斯托，”他说，“市长先生说：‘必须把一切都给这个彼斯托。’”

“我陪你去四处看看，”玛克托连娜向莉娜提出邀请，“你会看见，这里的一切都建造得很好。一切都很实用，完

全从生活需要出发。这是必然的，因为是我亲自设计的，可惜，我不是诗人。”

实际上，她的一切，她的每一句话，她的声音和她那冷淡、抑制的举止全都是索然无味的——却仍然起到挑逗彼斯托的感官的作用。

申特卡诺伊又进来了，同两个女人结伴，慢慢随他们一起走。

“房子是用最好的材料建造的，”彼斯托听到老申特卡诺伊在说：“这里没有地下水害……”

彼斯托深深叹了一口气后才清醒过来。在刚才的一瞬间，那个女人曾经属于他……现在她走了，把他撂在这里。仇恨在他胸中升起：对他来说，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我已经对那位老先生说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

“什么呀？”科勒迪茨问道。

“他得损失点。”

“损失？损失什么？”

“市政府不能承担他的债务。这在市参议会上是通不过的。”

“你已经想到那么遥远啦？嗯，当然……其实你已经把这事同反对派谈过了。”

彼斯托听出他的言外之音。

“马迪尼是你亲戚？”科勒迪茨问。

“拐弯抹角的亲戚。”

“那么他应该来帮忙。”

“他是反对派。”

“因此更应该这么办，用他的要求来掩护我们所要的……”

“所以我才那么做的，原有的股东也必须损失点……”

“该损失多少？……欸，马迪尼博士有何见教？”

“这不是马迪尼的想法，是我的……现在，我已经非常了解这件事的内幕，而且凭据都放在一个保险的地方了……”

“还有呢？对于整顿养猪场，你有什么高见？”

“非常简单。市政府同一个破了产的企业是没有什么可谈的。这会给反对派提供攻击的口实……因此，我们要搞一个辛迪加，由它把整个企业买过来……”

科勒迪茨被弄得惊慌失措，这是他万万没有料到的。

“一个三人组成的辛迪加买下绝大部分股票，再由它向市政府提出建议，”彼斯托接着说。

“妙极了，然后再由这个辛迪加出售绝大部分股票？”

“否则怎么办呢？……不可能再得到新的贷款了……以后市政府起码还可以为它筹集新的款项……”

“宏伟的计划……异想天开……搞这玩艺儿你有钱吗？我指的是组织辛迪加所需要的钱，因为你当然有份罗。”

“那当然。”

科勒迪茨哑口无言。他摸不准，如何去理解他说的“当然”……是指钱呢，还是指他彼斯托也参加辛迪加……他不耐烦地站起来。

“对不起，失陪了，我说话就回来。”

“他又找市长去了，”彼斯托心里想。

彼斯托把身子靠在沙发椅的靠背上，象在梦中一般凝视前方。

莉娜自己一人不声不响地回来，坐在他的旁边。

“这里的一切是那么陌生，彼斯托，”她轻声地说。“一幢没有孩子的房子……这幢房子的建造完全是为了炫耀！他们相互并不爱……连他们的卧室都相隔老远……丈夫的卧室在北头，终日见不到阳光，妻子的卧室在另一头……做丈夫的难道不害怕夜里找不着妻子时的滋味？……”

“我知道，要是你的话就不会这么安排的……”

“可以把它变成一座天堂……可是，是属于另外一种人的天堂……他们是不会到这么冷的房子来的……”

彼斯托端起侍者刚送来的那杯香槟酒。

“所有的人都被迷住了，”他说。

“这同我有什么相干……这里都是些口蜜腹剑的人……你看看你的周围吧，他们彼此是怎么相待的，一个躲着另一个，尤其防着我。”

“人必须适应生活。大家都在想方设法讨好你，你得给人机会嘛。”

“他们都在讨好我？……彼斯托，你大错特错了。这里整个晚上没有一个人搭理我。”

“你象一株带刺的花……你没看见，他们怎么跟着我的屁股转？”

“谁？他们就象追逐一只善咬的狗那样追着你，他们向

善咬的狗表示亲切，免得挨咬……你原来的朋友一个也不在这里，既没有瓦尔特，也没有好心的莱什涅克……我真不明白，在这座城市里还有那么多咱们从来没见过面的人，这是一座完全不同于咱们至今在那里生活的城市。这里全都是陌生人和敌人。”

“你这是在说蠢话……”

“求你别把我拖进去。我不太了解这些事。我已经对你说过上千遍了，我没有这份福气。我建立起了我自己的小天地，我为此感到自豪，现在我得眼睁睁看着自己值得骄傲的生活化为乌有……我不习惯这里的一切。在我的饭桌上，香槟酒不能任意地流。我已经习惯自己的丈夫从不出去喝啤酒，正因为如此，我才敬重他。他不象这里的男人都有自己的情妇……”

“依你说，这里该是什么样子呢？”

“这套衣服在灼烫着我的肉体。这不应该是我的衣服。我真想把它从我身上扯下来撕成碎片。因为它不归我的皮肤所有，而是归那些在这里把背对着我的人的。如果是我的衣服，那么我就属于他们中间的一个了。那么我和他们之间早就彼此了解了。那么，我就会跟他们同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同他们一道闲聊……可是，我并不属于这里；你忘了，你娶的不是申特卡诺伊·玛克托连娜，而是申特卡诺伊·莉娜。现在你对什么都不会知足，因为你尝过这里的生活，你祖先的血液又在你身上沸腾了……这个偶然的机会把你从过去的位置抛出来，现在你却想同你一起掉进这个圈子中去的蠢人

赛跑了。”

“我要驾御他们，命令他们。”

“你怎么敢呢？……你办得到吗？……你能同这些人并驾齐驱吗？……这里流行的是另一种习惯，另一种道德，连人们说话的口气都完全不一样。要是有一个女友来看我，她会因能同我坐在桌子旁而感到幸福。用不着象今天中午这两个人做的那样，先送请柬来；也用不着坐汽车飞奔而去，仿佛是在逃避麻疯病人似的。当我象个傻瓜，为了求得丈夫的欢心来到这里的时候，他们都不理我，躲着我……”

“因为你不合群，象个被冒犯的王后。”

“因为我有灵魂，这些人却没有，他们心中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金钱……在这里需要有竞争能力；我的亲爱的，步行到这里来是不行的，要来这里得有小汽车，而且最好还要有大的小轿车……你既然穷，为什么要结婚？你本应该等待嘛！……你本不该把我毁了……你把我变成什么样的人呢？……我从来没有读一本书的时间……我几乎同报纸不打照面……我并不赶时髦，我可不懂得那些高贵的漂亮女人们用来打扮自己的格言……玛克托连娜……也许连她也本来可以象我现在这样的，可是生活把她宠坏了……”

“别侮辱人。”

到目前为止，一个旁观者还会以为他们在谈论他们眼前的一群嘻嘻哈哈，洒着一身香水的人群呢。现在，莉娜显然激动得挺直了身子，而彼斯托呢，虽然他兴致勃勃，这时也吓了一跳，因为他了解自己的妻子，他知道，她一旦发起脾

气来，是不顾面子的。

“我干吗不能侮辱她？她给我留的印象太深了。为了追求外表的豪华，把养猪场的钱全吞了。一个女人一旦恣情纵欲，连上帝的全部家当也不够她花……你想叫我也变成她那个样子吗？……那你就尽管买下这幢房子，还要买一辆汽车，雇一个司机并给他买一件皮大衣，再雇一个花匠和其他一切这幢房子该有的东西。你以为我每月只会花三百四十六个庞克，不会花更多的钱吗？噢，我是什么人呢？……我是那样无能吗？……你以为我挥霍不掉三万庞克吗？如果有那么多钱，我每个月都能……好，你去弄钱吧……你这个穷光蛋！你口袋里还揣着我的五个庞克呢，就想入非非了……去弄一个支票本来，到银行去开一个户头……钱就自然而然地来啦？从哪儿来的钱？从哪儿得来的钱？……你想同这些大盗为伍？……小心他们把你吃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愿意把他们的掳获物分一点给你……他们自己一伙人就够了……不需要你柯普亚斯这支大军……他们自己就拿得出这点钱，他们手头还有钱。”

“莉娜……你真是个怪人……当我正在跟一个世界搏斗的时候，怎么能用这种事来折磨我呢？……为了诚实……，正是为了这个，为了制止这种诈骗行为……现在，正当里面那些骗子在伤脑筋，不知该怎么办的时候……我还没有买下这幢房子，因为他们想把这幢房子当杀人的奖金给我，……好让我帮他们把全部负担统统转嫁给民众……你却在这里喊喊喳喳，象一只麻雀……”

他唤来侍者，要他把酒杯斟满。

“彼斯托，亲爱的，别再喝了，没喝酒你已经够冲动的啦……别毁了自己。”

“我是同黑暗势力搏斗……”

“别，你别喝了吧……把杯子放下，不然……”

科勒迪茨冷不防走进来。

“刚才还在亲嘴，现在又吵嘴啦，”他戏谑地说。

彼斯托涸倦地望着他：他同这个人有什么关系？出什么事啦？他怎么什么也不说？为什么他不再接着谈以前谈过的话？

“我们现在可以去见市长先生了吗？”

“什么事？”科勒迪茨很轻松地问，“他在打牌呢。”

“他叫我去的，”彼斯托顶了他一下。

“现在情形有点不同罗。要是他叫你去的话，那就去吧。”

彼斯托站起来，吻了吻莉娜的手，借此在大家面前结束刚才的争吵。

莉娜只淡淡一笑。她感到，现在她又得独自一人留下来，她说服自己不再上当。

彼斯托穿过人群，许多客人已经准备离去。老有人同他打招呼，他不停步，径直朝牌室走去。

他让人知道自己的到来后，便站在市长身后。

他们打的是塔罗克牌①。

---

① 意大利的一种牌名。

“我非常喜欢今天的年轻人，”市长出牌的时候这样说。

“你自己也还年轻嘛，贝拉，我们中间，你是最年轻的，”副州长说。

“可别这么说，我已经是老头啦，正在物色接替我的人呢。说穿了，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哪些人来接替咱们的位置。现今的年轻人哪，在我看来，仿佛根本不是咱们的孩子。他们的想法、嗜好、连爱国主义也完全不同于咱们的……，如果有的话……我不知道……纯粹的爱国主义已经过时了……但是，咱们还在位呢，是不是，我的安德拉什……咱们现在是什么样子，以后还是什么样子……”

随后，只要有空隙，他总要叨唠类似的哲理。

“现今是物质利益第一，”他说，“在咱们那个时候，谁听说过要把穷人根据他们各自的利益组织起来的呢……人民需要美好的思想、热情……必须教育他们……过圣诞节时得想着点悬挂国旗、缎带和横幅。必须用这些把学校装饰起来，让孩子们朗诵美丽的爱国主义诗歌。这次圣诞节得举行一次隆重的民族节日。意大利人的节日可真多，几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个民族纪念日，有时甚至两三个。这是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爱国主义热情。”

“意大利人连穷孩子穿鞋的事也想到了，”彼斯托插嘴道。

大家都愣怔怔地望着检察长。

彼斯托受到极大的伤害，因为科勒迪茨刚才挨着他坐，

他们之间却仿佛没有什么可谈似的。这是什么意思？他们是不是要把他甩啦？

“你是怎么理解的，彼斯托，我的孩子？”副州长问。他面带微笑，显然很愉快。

过了好一会儿，彼斯托才回答：

“意大利人不知道匈牙利阿尔弗勒德的冬天有多么寒冷。他们应该来这里每星期庆祝三次节日，从这个农舍步行到另一个农舍，在没膝的泥泞中行走，或者在上冻时，刺骨的寒风扑到脸上来的时候举行庆祝会。正如我们常言所说，即使是最美丽的民族帽徽，也抵御不了严寒和泥泞呀。”

玩牌的人都把脸冷冷地藏在纸牌后面。自从他们会听话以来，还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话语，这种完全毫无意义的事情。这个人是谁？是个煽动者？……是个革命者？……是个共产党人？……

“在俄国就是这样教你的吗？”副州长快活地问，“你在那里的俘虏营里呆了多长时间？”

“谁也没有教过我，”彼斯托沮丧地说。他后悔自己在葡萄酒和香槟酒的作用下，竟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并不想以此说明什么，只是想说，我们的祖先阿尔帕德当年骑马来时，要是稍稍往前骑几步，并在意大利定居下来的话，该有多好，至少现在用不着张罗着生火的事。可是这里的情况怎样呢？马粪成了最主要的燃料……”

谁也没有笑，虽然彼斯托想方设法说得轻松些。

“你好象不十分喜欢我们这个流着牛奶和蜂蜜的国

家，”副州长说，他是唯一同彼斯托搭腔的人；而其他人，包括市长和法院院长在内，对他的话都没有丝毫反应。

“我吗？……我每一分钟都准备为我们的国家去死，”彼斯托郑重其事地宣布。

“这的确太高尚啦，”市长说，抓起桌上的牌。

“我想提醒你一下，你刚才还批判了我们祖先阿尔帕德的政治呢。”

“那只不过是开个玩笑。”

“好一个漂亮的玩笑！……还有红、白、绿的破烂，它们又成了什么呢？”

“我并没有说破烂呀。”

“是的，你说是缎带来着。红、白、绿三色绳子！”他说。

“如果用红、白、绿三色的鞋带来系鞋子，水还是会从裂缝进去的，这是谁说的？”

“我没有说过，”彼斯托辩解道。

“别围攻我们的彼斯托啦，”市长说，“他是个杰出的、勇敢的人物，他只是为本城的最大利益着想。他有点反对派的味道，头发有点乱蓬蓬的反对派；不过，德阿克·弗仑茨早说过：‘我喜欢反对派，只要他们的头发是乱蓬蓬的；如果他们秃了，我可不喜欢。’”

彼斯托想了想，谁是那个秃顶反对派呢？马迪尼博士可是留着一头长发呀。

“您刚才不是叫我吗，阁下？”他直截了当问市长。

市长把眼睛往上一抬，脸上掠过一丝笑容，接着又整理起他的牌来。

“黑桃尖。”

稍过一会儿后他才转向彼斯托，说：

“我希望你感觉良好……我还有许多话要同你说呢……”

彼斯托站在牌桌旁，足足当了一个钟头的旁观者。后来，他突然想起莉娜不能进牌室来，他也想起了贝尔奇舅舅，这才很不安地匆匆离开牌室，到大厅里去。

大厅里人已经不多了。年轻人在角落里窃窃私语，在情调轩昂的灯光下，姑娘们和年轻男子一起斜躺在卧榻上。一看到这幅狂荡的景象，彼斯托不禁想起他的朋友在俱乐部里说过的关于今天的年轻人的生活来。

他感到高兴的是音乐声响了，跳舞开始了。

午夜以后常有的疲乏、受压制的疯狂的气氛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经受得了的。对爱情的追求和渴望使心中燃起情火的人忘却深夜，可是谁要是整天干活，或者整天发愁，他就受不了这种放荡的追逐。莉娜虽然睁着眼睛坐在沙发椅上，其实她已经困倦得快睡着了。她神情麻木，时间悄悄地从她面前飞逝，而她却感觉不到时间已经从分秒变成为小时。

彼斯托靠近妻子坐下；他既不困，也不累。无法平静下来的激动占据着他。他想到市长和他的人拒绝同他商讨对他的前程很有利的谈判，心中便惊恐万分。科勒迪茨已经不再充当从中斡旋的角色，老申特卡诺伊也不再生气，市长也把

他甩了。他觉得自己掉进深渊里去了。明天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他跑到讨论政治的人堆里去，倾听人们在慷慨陈词，这时，他只想着一桩使他心急如焚的愁事。养猪场的事仿佛已消失在虚幻的远方。他刚来这里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局势的主人，还相信自己可以发号施令，可是，现在这个良机却消失在雾中了，象彩虹一样高不可攀。

他象疯人院斗室里的狂人不停地来回走着。他害臊，也担心人们会发现他仓皇失措而又神情激动。

不，现在除了坚持之外，别无其他办法。正义在他一边，靠正义的帮助他是会占上风的。

他回顾了在这之前他所采取的步骤，坚信自己还没有做过任何一件违法的事。迄今为止，他仍然是纯洁、无辜的。他唯一的缺点是在第一杯香槟酒下肚后飘飘然起来，在两个老头面前暴露了自己……这是个错误……他没有犯罪，可是，亮出自己手中的底牌是一个错误……这样他们就知道他手里拿着的是什么牌了，他打出自己手中的最后一张王牌，与此同时，他却不清楚，对方要的是什么牌……

他感到很苦闷，仿佛明天将会有巨大的危险威胁他似的。

可是，他又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样的危险。

会不会是他拿不到这幢房子？……这倒不算坏，反正莉娜压根不想要。莉娜害怕这一可怕的负担。

感谢上帝！他们究竟能拿他怎么样？……反正他什么也

没沾边，可以照样领他的薪金……他的收入总够维持原来的生活……因此，他没有什么可畏惧的……正义在他一边，这就是他的武器。该发抖的是他们……他并没有照他们设下的圈套去签字……

玛克托连娜站在他的面前。一个侍者用大银托盘端来满满的冷饮。

"正当我心中在燃烧的时候，您却请我吃冰吗？"

玛克托连娜嫣然一笑，用她特有的，只有她才有的那种殷勤的目光去瞟他。

"您能给我一分钟吗？"彼斯托问。

"非常愿意。"

他们俩一同坐在一个角落里。

彼斯托感到眼花缭乱。这是个极不幸的时刻。他不知道自己要说什么。莉娜不在这个房间里。现在他必须彻底弄清楚某一件事。

"您说，太太……"只有在午夜后的那种令人眩晕的气氛中才使他鼓起勇气说出口，"有一个人在七年之后还那么清楚地记得一件绿色衣裳，一个绿色的梦，您不觉得奇怪吗？"

玛克托连娜的脸上掠过一丝闲雅的微笑。她好奇地望着彼斯托，可是，她的眼睛就象同这事完全无关的人的眼睛一样，仅仅出于礼貌上的好奇，才倾听他的话语。彼斯托却继续说：

"……可这个人七年来从未找到机会，把这一记忆向那

个有关的人倾吐。"

玛克托连娜笑了。她的牙齿非常美，而且能够笑得那么真诚。

"世界上有唐·吉诃德和跟唐·吉诃德相反的人，"彼斯托接着说。"唐·吉诃德在还没有征服那个把他迷住的女人之前，不惜赴汤蹈火……而另一种类型的人却默默地呆着，年复一年地在情火中熬煎。"

玛克托连娜担心他说得太离谱，便用亲切的声调问：

"柯普亚斯先生，您买这幢房子吗？"

"房子？"彼斯托象被浇了一盆冷水似地重复道。停了很长时间后，他才声音嘶哑地接着说，"我得感谢市长的殷勤罗……"

"卖方不是市长，"玛克托连娜微笑着说。

彼斯托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

"婚姻是天作之合，买房子却常常是在高级的政治领域里作的决定。"

"非常有意思，"玛克托连娜说。

彼斯托坐在那里，仿佛想通过他的态度来保证他的优越地位，做出一副似乎他同玛克托连娜之间存在着一种亲密关系的样子。他翘起二郎腿，边摇摆着二郎腿，边亲密地审视这个女人。

"要是您买下这幢房子，那我非常高兴，"她直截了当地说，"要是亲爱的人们会为我投入这幢房子的大量工作感到高兴，我就得到莫大的安慰了。"

巨大的痛楚占据着彼斯托。噢，他无法在这个女人身上留下任何印象吗？……她同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仿佛有一个世界把他们彼此隔开了。他脸上泛起一层羞晕。面对着他的这个女人象藏在炮塔里，他永远不能接近她。噢，为什么要在她面前出卖自己呢，为什么……

他们俩都不作声。彼斯托不知道他还该说些什么，而玛克托连娜则更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雇佣兵队长，爱上一座被围困的城堡里的贵妇，可是，无论他怎样进攻，她终归是这座城堡的女主人，而他仍然是雇佣兵队长……即便诉诸武力也是徒然的。

他笑了。他不再想去证实刚才自己的想象。他显然被彻底完蛋了的想法完全占据着了……市长已经发出甩掉他的口令……玛克托连娜现在的态度同刚才和他谈话时完全变了……现在，她显得那样陌生，仿佛她已经知道他被甩掉了……

噢，这些都是跟他完全不一样的人。同这些人搞在一起干什么呢？在这里，他没有什么可寻觅的……他永远无法同这个社会打成一片……这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在这个社会里，他除了同他们对立，叫他们痛苦和恐惧外，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

他一味在微笑，眼睛死死盯着这个漂亮的女人，午夜以后她看上去有点憔悴，正在抽烟。彼斯托定定望着她，但心里明白，这个女人不是属于他的，永远也不会属于他……就

在这一瞬间，他心中的情火一下子熄灭了。这个女人没有灵魂。她那优越而清彻的目光说明她是一个忙碌的公事公办的女职员。以前他也常常看错人；他可以做这样的设想，要是他不看她，他又会重新陷入爱情的狂热中去。这是什么样的爱情呢？纯粹是肉欲的渴求？……象她现在这个样，他能从她那里得到孩子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他说来，感情和内心的热情是很重要的……他能从这个没有灵魂的美貌少妇身上得到什么呢？……

他们俩相对无言而坐，却一味在微笑。不过，他的微笑里包含着去战斗的决心，而那个女人的微笑里则什么也没有。在她的眼睛里，他什么也不是。对她来说，他已经是解决了的……

“您看了卓别麟的新片子吗？”玛克托连娜冷不防问道。

“没有。我不喜欢电影。”

“嗯，那可是卓别麟的片子呵。”

“那就看过了。”

“很逗，是吗？”

“是的，非常逗。他的片子至少总提出一个难解决的道德问题。”

“市政府把两家电影院全接收了，是吗？”

“没听说。”

“这样一定很卖座。轮流演，每家影院上映三天。”

“如果一家放映六天的话，就简单多啦。”

“您的看法是对的，”玛克托连娜微笑着承认。

“请原谅，”她随后突然说，“那里来了一个人，我得马上去跟他谈谈。”说完，她站起来，要去尽她女主人的义务。

彼斯托开始吹起口哨，为了不叫人听见，吹得很轻。也许他喝多了，突然感到头昏脑涨。要是这事情就这样结束该多好。这该是最好的哟。

“彼斯托，我的亲爱的，咱们不回家去吗？”莉娜悄悄走到他身边问道。

他再次往玛克托连娜那边瞥了一眼。那个女人站在那里，亭亭玉立，优雅而又彬彬有礼。她对这里的骚乱肯定感到十分厌恶，可是她已经习惯于整夜整夜不就寝。谁知道，她同其丑无比的法官太太谈得那么投机，是出于什么用心。她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关于电影院的两套节目吗？

正当他们想走的时候，科勒迪茨挡住他们的去路，他神色慌张地挽留他们。彼斯托感到科勒迪茨实际上很惊慌。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彼斯托，你们不是要走吧？咱们还没有谈呢。你是了解你的贝拉大叔的，他只要一打起牌来，就休想跟他谈话。不过，他心里倒是什么都想到了。刚才他还对我说：‘你留点心，在我们还没有把事情办妥之前，别让这个彼斯托偷偷溜走了。’”

这么一来，他们只好留下了。

这会有什么结局呢？时间一刻钟一刻钟地消逝，他只好

从这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打打呵欠，喝喝饮料，左顾右盼。谁也不来理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时间飞逝，外面的雾也开始消散了。

这时候，市长的秘书凯克·伊姆利克出现了，径直走进牌室；几分钟以后，市长从里面出来，一声不响地离去了。

于是，人们终于纷纷告辞；转眼功夫，宾客全走了。

外面停着一长串汽车，可是，不论哪辆车子都没有彼斯托和他妻子的座位。而他们也早已养成不为车子发愁的习惯。幸好街上嘈杂的声音招来了几辆双轮马车，这样他们才不至于步行回家。

由于马车不能走泥泞小巷，车夫只好驱车走柯托林大街后再穿过集市广场。当他们的车子经过市政厅时，彼斯托抬头往上看了一眼。在市长办公室里，仍然亮着灯光。

“这种时候谁会在里头呢？”彼斯托吃惊地问。

“打扫房间的呗，”莉娜想了想说，“天已经亮了。”

二十四

彼斯托洗了一个冷水淋浴后才上床。他心里很不踏实，没有一点睡意。

对他来说，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过去的一天意味着什么，未来又将带来什么呢？

“既然事情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那也好，”他心里想，并企图慢慢竭力去清理自己的思想，“施诡计、耍阴谋、卑鄙无耻，都不是我的为人……我只能走正道，走公正、合理的道路。”

这些狡猾的老家伙，这些油头猾脑的阿谀奉承者……，这个世界使他感到非常恶心。整整一个晚上是多么空虚呀。这些人说的都是废话，他也同他们说话了……玛克托连娜……还有电影院……嗯，这不赖……她说，电影院也是买卖。

他越来越看清他们都勾结在一起。所有的权贵都在那里。一切都掌握在他们的手心里……噢，难道不需要创造一个新世界？……他们，旧世界的人们必须滚蛋，必须从他们手里把政权夺过来……

他的脑海里出现了痛苦、叛逆的想法。

“也许是因为酒后头痛的缘故吧，”他心里想，“人在反胃的时候，会变成一个伟大的道德学家。”

他对来日会带来什么感到好奇。在办公室里怎么同他们打照面呢……

上午八点，他就到市政厅去了。

当他在办公桌旁坐下时，里面还没有人。他对自己那么早来上班，反而感到难为情。

“我傻坐在这里也没用，”他在自言自语，“我一个人能干什么呢？……我究竟能干什么……什么？……”

他无可奈何地坐在那里，连看一份卷宗的兴趣也没有了。

彼得菲博士终于来了。彼得菲博士向他打招呼，他以微笑作答，一言不发，一动不动坐在那里。

他疲惫无力，心中茫无头绪。

彼得菲突然仓皇失措跑进他的房间来报告：

“检察长先生，昨天夜里有人来过这里。”

彼斯托诧异地望着他：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翻了一遍，弄得乱七八糟。”

彼斯托朝保险柜望了望。柜子和往常一样，牢牢地立在那里。

出了什么事？有人闯进来了？他不敢往下想了。

桌子上收拾得很整齐，可是，他一眼就发现那些卷宗已经不在他昨天放的地方了。原来是放在左边的，现在却移到右边来了……右边放的是已经处理了的文件，左边的是急待处理的……

他倏地站起来，掏出钥匙，把保险柜的铁门打开，往里探望。

他是不把钱放在保险柜里的，只放一些重要的卷宗。

他把有关养猪场的那捆卷宗取出来。

已经有人把它打开了。

“有人把账本仔细检查过了，”彼得菲博士用肯定的口气说，“盗窃犯把各种笔记落下了。”

彼斯托脸色惨白。原来昨天夜里，他们查核过账目……怪不得他们不让他离开勃龙柯伊的家。这正是科勒迪茨惊慌失措的原因……因为他得等凯克·伊姆利克回去……他们在他的办公室里干完后，又在市长办公室里接着干……他和妻子乘车路过时，市长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向他的脑袋，他感到头晕目眩。闯入犯。强盗。滥用职权者。使用暴力者。偷窃行为……

单据在他家里，那是他为了准备起诉拿回家去研究的。检查对勃龙柯伊来说进行得很幸运，因为在账本里找不到任何阴谋……总之，勃龙柯伊得以逃脱了……部长会得到一份

有利于勃龙柯伊的报告……

他昏昏沉沉坐在桌子旁。这些家伙就是如此对付他的。

他痴呆呆地望着柜子。

“这是谁的手枪？是闯入犯留下来的吗？”说着，他走到柜子旁拿出那支手枪。枪膛里装着五颗子弹。他毛骨悚然。这是什么意思？这些家伙是不是想自杀？

彼得菲瞥了手枪一眼。

“不是，”他很有把握地说。“我相信这是麦克罗茨的手枪。是他落在这里的。”

彼斯托把手枪放回原处。

“咱们现在怎么办呢？”他冲彼得菲说。

彼得菲博士沉默了片刻说：

“告发那些不认识的罪犯。”

“不认识的罪犯？……”彼斯托知道得非常清楚，告发是针对谁的……

“但是，这怎么可能呢？”他轻声问，“钥匙都在我身上嘛。”

彼得菲不知该怎么回答才好。

“那好……不会是外人……没有任何破门进来的痕迹……无论如何我要去报告……马上就去……”

彼斯托激动得全身颤抖。

他没有时间考虑了，因为市长正好派人来叫他。听差进来对他说，市长先生请他去一趟。

“哦，现在我们该清算了……”他边走边说。

在市长的接待室里挤满了代表。两百名小佃户代表也来了，其中还有马迪尼博士。

看到彼斯托进来，马迪尼博士急忙朝他走去，并告诉他，他们已经到里面见过市长，可是这些穷人在没有得到延期交付租税的书面保证之前，是不肯离去的。

秘书出来催彼斯托进市长办公室。

“我亲爱的，”市长说，“在对这些人的事情上必须作出某种决定。”

他惊愕地望着市长。市长坐在那里，镇定自若，从容不迫……

市长想知道，怎样才能追回拖欠的佃租。

“一切早已办妥啦，”彼斯托尖刻地回答，“要是市政府早执行农舍村制度的话。那么一来，他们就不会杂乱无章地分散居住在二十平方公里的地区，而是集中在铁路沿线。这样就能掌握住他们。”

这人怎么能坐得住呢？即使彼斯托的第一句话是，昨天夜里发生什么事了，他也是不会发抖的。

“我在听着呢，我的伙伴，你尽管说下去。”

“关于这个问题早就谈过多次了，可是市参议会从来不想理会，如果把小佃农迁到村子里去，会有多大的好处。这个问题还常常被误述。人们老在谈论为此市政府要破费多少多少钱，可却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会给市政府带来多少多少好处……阁下，连上帝也没有那么多的宪兵、警察和执勤人

员去追回拖欠的款项，再不市政府就通过勒令迁居的办法来补偿所受的一切损失……把这些人塞到哪里去呢？能把他们赶到田野去吗？……且不谈这会造成一场社会革命，连布达佩斯的报纸也会被煽动起来，使本市的形象在国人面前变得很丑，连中央政府也不得不进行干预了……要是早执行集中居住的农舍制度的话，这问题就很容易解决了 首先，能经常掌握着他们，不至于留下那么多的陈年老账，连大规模的勒令迁居也能迎刃而解了。”

“呵，呵……”

“如果农舍不是分散在二十平方公里的区域内，而是，比如说，集中在十个紧凑的居民点的话，我们只需要同十个居民点打交道，一天之内就可以把农舍从这个点调到另一个点。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市政府还可以亲自出面把他们迁走，安置在临时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在原有的地方安置另外两百户人家。有的是申请要去的人。”

“不坏，不坏嘛，”市长频频点头。

说完，他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彼斯托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

“非常聪明。这样你就可以名扬天下罗……当然，当然，不需要强调有利的观点嘛。我认为这种想法很有益处，只是复杂了些……这事得跟铺设铁路联系起来，对不对？只要铁路一铺起来，就可以马上沿铁路线搞起农舍村来，你不认为是这样吗？”

“在那种情况下，运输问题也随着解决了。”

“你瞧，迄今为止还没有人想到这层呢。这些可怜的执勤人员经受不了这种折磨，而市政府也付不起这一大笔运输费用。如果一转眼功夫在铁路沿线冒出许多农舍村庄，那么大平原该会是多么漂亮呀。”

“在每一个村子里可以设立经济检查制度，观察每个农户的耕种方法，负责监督村长把捐税和租税交上来。”

“可是，这要花多少钱呢？”市长想知道。

“一个子儿也不用花，因为可以把建设移民点的费用加在迁移户的头上。”

“不错，你是正确的。”

市长在那里想得出了神。

“得跟副州长先生的外甥谈谈……”

市长从写字桌子上拿过一张铁路提货通知单，端详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条斯理，一板一眼地说：

“唔，唔，全都是亲戚，整个世界是由亲戚组成的。到处都是亲戚！一个人一旦有了地位，他就能随便安插自己的穷亲戚；以后他什么都不干，什么也不去想，没有主见，所有的勤奋都完了……我是亲戚的死敌。这是整个匈牙利社会生活的不治之症……自从我坐上这把交椅以来，这问题一直使我不安。要是没有那么些亲戚的话，人们本来可以把事情办得很好的，不幸的是每一个人都是某一个人的亲戚。我的脑袋可不是户籍登记处……当我手下职员的孩子们长大以后，我还得操心谁娶了谁，谁把姑娘嫁给了谁。以后这些人又养了孩子，这些孩子又开始长大，战胜了病痛，上了学

校，要是功课不好，还得帮忙。喏，然后这些人又开始结婚，亲戚队伍又扩大了。因为一对夫妇又分出新的家庭，这样无穷无尽地发展下去。我都得认识他们。职员来找我，对我说起玛丽斯卡和朱莉斯卡来，我知道，他已经利用她们的名字得到过我的帮助了。还有，约尼卡有音乐天才，他必须得到奖学金；可以把彼得送到军事学校去深造；巴利卡侵吞公款了，得拉他一把……所有这些事情我都得倾听，因为都跟我有关……跟我有关系……”

检察长惊呆了，一动不动地听着。

“你笑什么？”市长问，“这种事我们谁都要碰到的。我听说，你的亲戚也都纷纷登门造访了。”说完，他又朝那张提货通知单瞥了一眼。

检察长吓了一跳。市长仍坚定地说下去：

“约尼大叔来了，说：‘亲爱的侄儿，我听说，托上帝的福，你高升啦。帮我一把吧，我的境况很艰难呵……’柯蒂姨妈来了，说：‘我亲爱的外甥，我听说，托上帝的福，你高升啦，帮我一把……’第一个来的是贝尔奇舅舅，他说：‘我亲爱的外甥，我一向跟你父亲相处得很好，这个可怜的人，我们曾经是最要好的朋友；瞧，这是我的煤矿，你买下吧，对这个城市会有许多好处的’……”

检察长这才恍然大悟，可是由于害怕，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唔，煤是好煤，”市长继续说，“煤是好煤，这没什么可说的。事情是这样的：本市已经有一位检察长的亲戚把

煤运来了。我们换了一名检察长，也换了一个亲戚。从今以后，检察长的这位亲戚还要接着给我们运煤来。噢，我们拿柯蒂姨妈怎么办呢？”

“柯蒂姨妈也？……”检察长惊慌地叫了起来。

市长笑了。

“你瞧，每一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柯蒂姨妈，而每一位柯蒂姨妈都有九个侄儿和侄女。人总不能是冷酷无情的嘛！总不能对亲戚说，他们该死吧。人都有一颗心，尤其是在我们匈牙利，在我们这里，整个生活是建立在亲戚关系的基础上的。在建国的时候，我们的老祖宗阿尔帕德就把国家分配给亲戚和亲戚的亲戚，从那以后，我们都在亲戚关系统治下生活。可是，我亲爱的，有时候也得给外人一点油水咧……”

检察长臊得脸上直发烧。他不明白，市长想要达到什么目的。

然而，市长并不让他疑虑太长时间，便以平淡、亲切、十分快活的口吻说：

“瞧，我的伙伴，我给你透露一个秘密。我在这幢古老房子里的这把交椅上已经坐了三十八个年头。今天，我是这个国家里年纪最老的市长，如果让你们年轻人知道我是依仗什么才能任那么长时间的公职，不会有害处的……我为什么能从不落选？……我的伙伴，你不妨看看全市各级头头脑脑的名单，在我任职的三十八年里，我从来没有把我的任何一个亲戚安插在市政府机关里……我一向是一个好亲戚，我总尽可能帮助穷亲戚，给他们钱，给他们找工作，可是，三十

多年来，从来没有人能指责我，说我的兄弟是检察长，副检察长，参事，或市政府的什么职员。没有过，从来也没有过！我没有运任何东西来卖给市政府，无论是我的兄弟，侄子、女婿、还是大小舅子，以及他们的任何方面的亲戚都没有过。”

“阁下，要是因为是我的贝尔奇舅舅提出卖煤的话，我只想说，我撤回我的推荐，因为我……”

“你不要这样做嘛，”市长打断他的话，“煤是好煤。只要煤好，不管谁运来的都一样。这事就算这样定了。你现在撤回并不表明你的男子汉气概和坚定，也没有好处，因为你干得也不错嘛。”

检察长的脸一直红到耳根。他明白市长暗示他会从贝尔奇舅舅那儿拿到百分之二十的佣金……，从第一批的十万庞克中得到两万……

“你不是市长，”老头接着说，“对你说来，事情要简单得多。只要我们得到的是好煤，不会有人要你负责的。我并不反对亲戚合伙干，不过，我自己是不这么干的。我高度评价我手下的官员的亲戚，并关照他们。我厌恶的是必须全都认识他们，而且理所当然要我关照所有的人，否则我并不反对将来认识贝尔奇舅舅，而不是沙姆舅舅……”

“阁下……”

“等等，马上就轮到你说了，我的伙伴，还是让我把话说完。我只想说一句，要让亲戚活，也得让那些不是亲戚的人活呀……说到底，在这个城市里也有不是亲戚的……嗯，

甚至是大多数……本市有八万六千居民，对不对？这八万六千人并不都是亲戚，可总不能剥夺那些不是亲戚的人的生活权利吧。”

检察长沉默不语。

“你是怎么对待可怜的胡鲁勃的？为什么你偏要挤着他？是不是因为他不是亲戚，我们对他的困难就不象自己的亲戚了解得那么清楚？”

检察长霍地跳起来，仿佛他身边电闪雷劈似的。原来谈的是关于胡鲁勃的事。他本要就失窃的事跟市长算账呢。好，如果他想较量的话，就来吧。

“阁下……”

他停住了，因为他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想法。市长沉默不语，显然在等他的回答。

“阁下……我并不盼着这家可怜的胡鲁勃股份公司倒闭。我知道，养猪场欠了他六十万庞克的债。要是公司拿到这笔钱，就能度过难关。可现在要不回这笔钱，也不可能要回来，因为养猪场一个子儿也没有了，而且申特卡诺伊的债务已经超过他的财产，因此，一旦破产，有上百年历史的申特卡诺伊商行就要陷于绝境……当然，我用不着为这家公司的股东担心，因为一百年来这家公司建立起来的各种关系会保证它继续存在下去的。我不知道，兴许国家会接济他们，或者会让他的女婿当国务秘书，因为他是个人才，熟悉同经济有关的事务，而且能说会道。”

“是呀，是呀。看来你对公众事务也颇有见解。”

“因此，胡鲁勃有限股份公司也根本不应该倒闭，”检察长稍稍有了点自信心，接着往下说，“虽然我获悉，对这家公司来说更多的在于威望问题。但是，为了想从中爬起来而采取派职员到市政厅摘录那些呈上来的投标材料，然后再提出一项比人家低廉的标价的手段是不正当的……是的，市长先生，是不正当的；那么又是谁走得那么远了，不是外人，正是亲戚，即使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是鉴于在财政上有影响的亲戚……请在清算养猪场财务的问题上也想出一种方法……”

“兴许你已经有了解决办法，”市长打断他的话，“你的脑袋很好使哇，我的亲爱的，看来你完全有能力通过伟大的设想去排除困难。这个，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是你在这次短短的谈话里提出的第三个设想罗，它完全适用于用油来浇狂怒的波涛。”

“是呀，我有一种想法，昨天晚上就把它详细告诉了科勒迪茨表姐夫了。遗憾的是，他没有向你报告……”

“啾……？”市长以一种极温柔的目光望着彼斯托。

“我认为，一方面养猪场以现在的形式是无法存在下去的，原因是猪场的那些头头们财力已经涸竭，个个手足无所措。而且另一方面，由市政府成立的股份公司又同市政府谈判做买卖是不行的……因此，必须成立一个辛迪加购买养猪场的股份。这个辛迪加有一笔微不足道的款子，它将为此承担一部分债务，作为现有的物质价值的等值。这样一来，也许能帮助申特卡诺伊商行维持下去，商行欠胡鲁勃股份公司

的债务就能延期。”

“非常有意思，”市长在坐椅子上动了动身子，插嘴道，“当然，当然……你就可以名正言顺买下养猪场，就象买下勃龙柯伊的别墅那样罗，对不对？”

彼斯托惊愕得不能出声。这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公开的嘲讽吗？他的神经紧张得快要撕裂了。

“问题是，你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购买股份时你应当承担的份额。”

彼斯托没有回答。

“当然，当然，就我所知你在储蓄银行有一万五千庞克的提取权。”

“是的，”彼斯托沉默片刻后坚定地回答，“此外，我还有希望得到两万庞克。总共是所要求的十万庞克的三分之一。”

“还多出点零头呢，”市长笑了起来，“三十三又三分之一……因此，你还剩下一千七百庞克……”

“是，没错。”

“是，没错……不坏呀……很好……可惜这事有点麻烦哪。也就是说贝尔奇舅舅的煤……”

检察长感到一阵昏晕。

“前提当然得是贝尔奇舅舅能运来上等煤罗，”市长说。

“是的，是的，是这样的。贝尔奇舅舅已经运来上等煤……”

“运来啦？……难道煤已经到啦？”

“当然。贝尔奇舅舅是个非常勤快的人。煤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到达了，不早不晚，正好是今天到达的。刚才正巧有人打电话给我，说煤已经到了，是第一流的煤。”

“这太妙啦。进行得好顺利呀。”

市长哈哈大笑，致使他的全部假牙闪闪发亮。

“哈，哈……非常好……非常好……办得好顺利哟……办得好顺利哟，你非常天才地表达了这个意思，我的伙伴……可以说，你向我讲述了三个第一流的计划：第一，为了能更好地掌握住小佃户，你要我建立小佃户村。非凡的天才，可惜很不得人心……如果我出来说，乡村的建立必须从社会的需要考虑，事情就办妥了。要是检察长站出来对公众说，乡村的建立不需要考虑卫生和文化的需要，也不用考虑人民的利益，而是为了用这种方法能更容易逮住所有的匪徒……，一千或者两千个租佃这个城市的土地的家庭……是的，我不认为这会很得人心，就是说，这个着眼点……”

检察长敌意地盯着市长的脸。

“第二个计划，”老先生接着说，“必须用这种方法来拯救申特卡诺伊一家：国家把他的女婿召去，比如说，让他当国务秘书……这个着眼点也是不合适的。因为如果果真如此，我的上帝，那也是中央政府的事，是中央政府把合适的人选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在下头散布这种计划，我看也是不得人心的……眼下，我唯一重视的是得民心的问题……”

又是一阵折磨人的沉默。彼斯托琢磨不透市长想用他那

平淡的微笑达到什么目的。

“……嗯，再谈谈第三个计划。这比前面两个都要庞大……由一个集团接管一个机构，比方说，总额为七十万庞克……因为你的确是这样打算的：十万庞克是整批股票，六十万庞克是将要接受过来的债务……然后把这些次货，比方说，用一百万庞克推给市政府……于是，辛迪加的三个成员每人可以挣十万庞克……这是最不得人心的哟……这是有利的，我无可争辩……，就是说，对三位接收人……可是社会舆论马上就会嗅出其诈骗行径……噢，我太了解社会舆论了……反对派领袖，我的伙伴，只有在他没有捞到钱的时候，才称得上反对派领袖咧。他一旦捞到钱……在公众的眼里，他马上变成吃贿的人。”

检察长脸色死一样的苍白。

“我没听明白，阁下，”他喃喃地说。

“我们再考虑一下。总不能一手遮天吧。公众是要说话的，而且公众舆论是举足轻重的，我亲爱的狡猾的总管家。人们的眼睛是很亮的……不过，没关系，没关系，那些煤……”

“什么煤？”彼斯托不解地问。

“就是贝尔奇舅舅的煤……贝尔奇舅舅非常担心那些煤，也就是他那小煤矿生产的煤不中我们的意。那都是泥炭，可怜巴巴的褐色的东西，在我们的锅炉底下是烧不起来的，或者一烧就变成炉渣，得马上敲打炉子……总之，贝尔奇舅舅从沙柯托亚纳买了两车皮的煤运到这里来。”

彼斯托觉得整座大楼顿时塌下来，压在他身上。他只觉得呼吸停止了，出了一身冷汗。

过了很长时间后，他才能说出话来。

“这事详细调查了吗？”他结结巴巴地问。

“调查过了，我的伙伴。仓库管理员马狄亲自到那里走了一趟，从你的贝尔奇舅舅的矿上带回来真正的煤样品……装着给我们煤的两节车皮上，还贴着沙柯托亚纳发车站的条子呢，他忘记把它撕下来……”

检察长用双手捂住脑袋。

现在，他模模糊糊想起梅涅赫特曾经提醒过他，要留神贝尔奇舅舅，因为他从来没有办成过一件干净的买卖……真是捉弄人！……

他觉得天旋地转；他看到自己现在完了，一切全完了……

他已经听不见市长在说些什么，只听到这样一句话：

“哎唷，亲戚，亲戚……”

还会出什么事呢？

他霍地跳起来，声嘶力竭喊叫：

“昨天夜里，有人闯进我的办公室。用私自配的钥匙打开我的保险柜。偷走了养猪场的卷宗。”

市长用蔑视的眼光打量他。

“有人闯进你的办公室？把柜子撬开了？全抢走了……不过，是我命令去搜查的……”

“可钥匙在我身上，”彼斯托插嘴道。

“你那是后来配的！……原配在我这儿，”市长证实道。说完，他从桌子上拿起两把一串的保险柜钥匙。“检察长先生，那是我的保险柜，”他说，“我只不过把它放在检察长的办公室罢了……”

“训示里没有这一条，”检察长说。

“训示里也没有规定贝尔奇舅舅可以从他的泥炭煤矿运来沙柯托亚纳的煤呀！……”

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检察长动弹不了了，他感到自己快窒息了。一切都化为乌有。一切计划和一切希望全完了。生活也完结了。

他掉进猛兽群里了，以前他还傻呼呼地相信自己比狼更凶狠。他起先还以为整个城市都在他的手心里呢。现在，他却躺在粪坑里，沾污了自己的名誉。结局应该是这样吗？……他是不是操之过急了？……有些事情得赶快办，否则办不成……是他们把他骗进陷阱里去的吗？……有可能……他太不留神了……他还不习惯于同骗子决斗……

他抬了抬眼睛。市长连看也不看他一眼，戴上眼镜，只顾看文件。

莫非是有关他的卷宗？或者他这就算完了，他在与不在这里，他们都不在乎……

以后呢？……此刻，他又想起了莉娜。该不该回家去，把一切统统告诉她？他是否要对贝尔奇舅舅负责……

一个诚实、无辜的人陷进骗子群里，现在的形势是有他们便没有他……一个正直的人就没有生活的地方了吗？……

他果真是正直的人么？……他不想干他们所干的事情么？这个老骗子看得多么透彻……他对这类事了如指掌……他象猎犬一样跟踪他。他全嗅出来了……他不得不服这家伙……三十八年来他居然能保住自己……

只有一条出路了……对他来说全都无所谓了……他现在已经等于死了……

他被端出来了……被残酷、无情地端出来……他骑在马背上，马把他摔下来了；他坐上火车，又从火车上滑下来，现在，滚滚的车轮正从他的身上压过去。他感到全身的骨头都断了，火车把他碾得粉碎……

他的两个儿子……他们又将开始象他那样过着穷困、烦恼的生活，也许其中有一个会有出息……又爬上高位……然后，另一个会去找他：上帝帮助你高升了，现在该你帮助我们啦！……

他无可奈何，失神地坐在大沙发椅上，象小孩生病的时候坐在母亲的怀里似的。他把脑袋搭在皮靠背上。房间开始慢慢在他跟前旋转……

一个人仅值这么些吗？生活就是如此吗？人们能把一个人这么快就结束啦？……

呵，随他们去践踏吧……随他们去埋葬他吧……随他们去踩踏他的坟墓吧……

莉娜有女教师的文凭，也许她会得到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她可以把一间房子租出去……角上的那间房子她可以不用……她可以招几个学生来寄宿……，给他们打扫房子。莉

娜很有毅力，自己一人抚养孩子，反而会使她坚强起来……，“你得当心哟，我的亲爱的……”在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困难的时候，她怎么会预感到这一层，怎么会预感到这一层，又为什么要忧虑呢？……

他又抬头瞥了市长一眼。市长正在专心致志地工作：用铅笔在什么文件上勾勾画画，这家伙怎么还能工作。象他这么大的年纪……已经白发苍苍……彼斯托过去想过，市长太老了，很快会换一个新市长……到那时，他该很富、很有威望、很有影响，很受人们的爱戴……可是这个诈骗犯很懂得反戈一击……向他逐点分析，一切都是叫人无法忍受的，换句话说，彼斯托的每一个想法都是卑鄙的……也许……他之所以要这么说，是为了适合其他人的胃口，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而他是理解得多么好……彼斯托现在以压迫民众者和骗子的面目出现，真是闻所未闻……

他闭上眼睛，坐在那里。他感觉到体内的血液在沸腾。他本想跳起来，使劲捶桌子。他真想冲着市长的脸叫喊……

但是，叫喊什么呢？

一切都是针对他的……首先是贝尔奇舅舅的事……

红的灯光，

黢黑的昏暗；

一切都完结了，

无法挽救。

既然生活如此令人憎恶，

哪还值得活下去？

令人作呕，

当他是纯洁和诚实时。

诚实也是徒然，

人生来凶狠，

不是偶然变成骗子；

他早该如此，

从孩提时候起，

呵，管他呢。

玛克托连娜会把他忘却……

一个骗子，不值得她去……

市长抬头看了他一眼，然后把冰冷、陌生的目光停留在他身上。他似乎感到惊讶，怎么彼斯托还呆在这里……

彼斯托站了起来。

他想说点什么，可又想不出该说什么。

他鞠了一躬，走了。

市长不吭声，也不回礼，也不说：你好哇，我的伙伴……

彼斯托仿佛用别人的腿来走路……是的，自从他到这里头以后，一直是用别人的腿走路的……

他走了，随手把门关上。

过了一会儿，科勒迪茨从另一个房间走进市长办公室。

“别忘了，今晚在申特卡诺伊家吃晚饭，”他边进来边说。

“噢，不会，不会，我不会忘记的。”

科勒迪茨向市长伸出手去。

“你真高明，”他说。

市长从鼻梁上取下眼镜，放在桌子上，然后向他伸出他那瘦小、干瘪的枯手。

“你真高明，我亲爱的，”科勒迪茨又重复道，多肉的胖脸上堆满了谄媚的笑容。

“我相信，这家伙……”市长开始说，一只手还紧紧握着科勒迪茨的手，另一只手在捋胡子，“……我认为，这家伙明天会回来，将来会证明他是个很有用的人。我在位期间，还没有遇见过象他这样，那么快又那么全面熟悉工作的人。用那个……用那个辛迪加就能很稳妥地解决问题。那是一个……一个天才的想法……当然，……当然没有他参加他是不干的……因为这样一个把事情看得如此透彻的人是不能把他落下的，对不对？很好……我可以说，他很好地抓住了事情的要害……”

科勒迪茨松开市长的手，说：

“是的，是的。事实上，三个人就足够了……比如说，你的女婿，……和我，当然不是我本人，最好通过我的儿子亨利克，还有他。”

就在这一刹那，彼得菲博士疯也似的闯进来。

二十五

“阁下，”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检察长先生，检察长先生……”

“噢，噢，他怎么啦？”市长急着问。

“他开枪自杀了。”

“喔，为什么呀？”

市长愤怒地望着彼得菲博士，把彼得菲吓得向后踉跄了几步。

“我，我不知道，”他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

“他哪儿来的枪？”

“麦克罗茨检察长先生把手枪留在他原来的办公室，他用的就是那枝手枪。”

“噢，噢，……这太可怕了……喂，快去叫医生……必

须救活这个可怜的人……他死了吗？”

“快死了。”

“你们还站着干什么呀，混帐东西？！他是这个城市里最有价值的人……马上把整个医院动员起来！”

“是。”

彼得菲博士象进来时那样，飞跑出去。

市长也拿起大衣和帽子。

“你不是要到那里去吧？”科勒迪茨惊叫起来。

“我当然要去。这太可怕了。必须救活他。他得活下来。”

他向刚进来的秘书下令道：

“马上给那个寡妇……，就是说，他的可怜的妻子……，送去一千庞克……五百，……马上派人给她送去五百庞克！”

“我再加一百，”科勒迪茨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掏钱夹子。“这种时候是需要钱的。”

说完，他们都匆忙去抢救那个可怜的人去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亲戚
作者＝（匈）莫里兹·日格蒙德著　　张春风　　冯植生译
页数＝３９９
ＳＳ号＝１０８３４７１９
出版日期＝１９８５年０９月第１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正文